

種六第書叢院究研防國

紀戰大界世次二第

年一第

譯編駿奇張
校時建杜

行印局書華中

逸
蜚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THE WAR FIRST YEAR

by

EDGAR MCINNIS



中華書局印行

國防研究院叢書例言

(一)本院負有研究國防問題之任務，冀能參證現實，針對實際需要，以研擬各項方案，故爲廣求參考起見，曾向各國選購最近出版之權威著作多種，分別譯出，并刊行於世，以期普及。

(二)本院研究員，或本其平日工作經驗，或就其入院後研究心得，編撰成帙，其中亦有不少可以公諸社會者，茲爲集思廣益計，亦陸續印行，藉求教正。

(三)現代國防科學範圍極廣，殆已包括一切學術部門，本叢書大別爲國防理論、國防交通、國防教育、國防經濟、總動員、陸海空軍建設、陸海空軍聯合作戰、現代戰爭等類，以便研討。

(四)本叢書之編印，諸承各方協助，茲當劬劬，謹此致謝。

序言

戰爭爆發後，多數美國人士對於戰訊之所讀所聞不肯買然一一置信。第一次世界大戰之記憶，雖已模糊，然對當時之宣傳一道，猶未忘懷。蓋自爾時以後，宣傳一事已為全能國家力加修飾而成為一至善之新工具矣。檢查制度隨戰爭應運而生，意欲對不正確消息之傳遞作不得已之取締。因一事之真象無論如何總難完整且間常故意加以曲解，是以彼等認為最佳之態度，莫如遠避可資懷疑之報道。報章提示讀者，勿信彼等自身得自國外之新聞；無線電台，在其報告新聞之前，亦賡續誦述其提示，故在戰爭之初，新聞致受疑信參半之歡迎。

在此期間新聞之損失多寡，此刻自難預言。然必損失甚鉅。一般對於戰爭本質之感覺力亦屬遲鈍。罕有就戰爭勢將影響美人生活之事實加以考慮。迨至法國慘敗，英國極端危險之時，許多美國人士，方始脫離孤立思想，開始擁護前以阻於懷疑態度未能早日通過之國防方案。

爭所產生之新聞，在最初六個月中實屬浩瀚大觀，足增教益。歷史上無一次戰爭，有如此之明朗能使人共見共聞，亦無一次戰爭能使如此衆多國家羣衆瞭解其詳情。美國交通設備之發展，已至從未到達之頂點，戰事報道之迅速與理解以及啓迪性之分析與夫特別事實之紀錄，均能超過任何國家所獲之戰訊，但美國如此決心不甚聽信其得之新聞，誠奇事也。數月之後，一般對於宣傳之警惕，方漸鬆懈，而先入為主之懷疑態度因亦消失。蓋因此際戰爭本身之形式與意義均已形成，且亦非常明顯與可慮，故不能視為抑制真相或惡意歪曲事實之產品而置之不理。

新聞為歷史之原料。歷史家較新聞記者便利之處，即彼可就許多已完成之事件，加以論述，而此種事件之在新聞記者手中，則為懸而未決者。因新聞記者所工作者，幾恆為懸而未決之事件，故其工作頗較興奮。歷史家可見事件之全部，而新聞記者僅可見其一部分，此亦新聞記者所感興趣者也。但此僅屬較不重要之插曲，歷史本身為一永

無完成之事業，比之新聞更能深切動人，歷史上雖於未定事故略有記載，然將來對於歷史家之記載比之對於新聞記者更爲可畏，新聞記者所述不過有關一次鬥爭，一次戰役，或一次選舉運動而已，而歷史家所述者，則有關一個戰爭，一個帝國，甚至整個文明。

此次戰爭第一年之歷史，自應略帶新聞性質，新聞事業，係供給一般暫時之報道。一個尚未結束而不知止於何時之戰爭歷史，乃係一年代記錄，並非說明事實之真相，但此次大戰第一年之歷史，因戰事消息之豐富，亦能成爲詳明而透澈之戰爭記錄，任何懷疑新聞報道之真實性者，讀此大戰第一年之歷史，必當感覺驚駭不已。彼將見其爲一有形式、有範疇、有格局、有組織之披露；非仍爲一尙未揭曉之祕密，此項人類最大力量之偉大鬥爭，如就其全部觀之，實已近於表面化。

但此非謂第一年之歷史，即屬完善無遺，反之，歷史永無完善之時，日後檔案公開之時，許多細小之事實，亦將隨之掘而出。但戰爭第一年之重要史料，經已大體形成。縱令檔案公開時發現許多新資料，對於就現在已有事實所作之基本判斷，亦不致有所更改。麥克因教授所著簡史之讀者，當能領會此點，並欣然承認此乃著者爲編年史家之最大成就也。麥克因教授，有異常豐富之史料來源，且具有評判資料之理解力。能使其著作有卓異之成就，彼之歷史中所載之細節，均經審慎選擇，一如工匠之所爲，且此史不偏不倚，意味深遠，此其所以能成功者也。

但輿言至此，吾人亦可想到後來史家對於戰前及戰爭開始後之一年間而尙未見諸史乘或未完全鑑定之事實，亦將有所披露。在戰爭之第一年中，最重要之單純插曲，即波蘭之被征服。自然較之法國之崩潰，或不列顛之戰，更具決定性質，但就某種意義而言，法國崩潰，始自波蘭之戰敗，而不列顛之被攻，亦起自該處。希特勒之戰爭機構，自其隱蔽嚴密之處，出現於波蘭國土，並以閃電之姿態，獲得最大之成功。在此戰爭機構轉向荷蘭、比利時，法蘭西之前，其間經過之時間足有六個月；此乃一充分之時間，藉以倉卒完成防禦而抵抗其攻勢，並準備外交上之基礎。希特勒之戰勝法國，僅屬事態之一面。另一面則爲英法未能利用此六個月之時光。英法之生產，未能按

與需要而加速，毗連比利時邊境之堡壘與戰壕，亦未預爲設計，且無外交上之準備，以穩固西線之安全。反之，此政府於波蘭戰後，不久尚獲得英法政府允以英法軍隊保衛其國土之保證，而英法軍隊日後所遭遇之慘敗，實亦肇因於此。此數月之歷史，自應將此種閒散無爲，如甘末林、達拉第、高特與張伯倫之所述所思，及兩國政府對勞工之要求與勞工對政府之回答等，逐一予以記載。設英法對波蘭前車之鑑，有所研討，瞭解與應用，則希特勒西線之師，並非無敵者。然英法並未出此，比較前此之妥協政策更爲失策。吾人固能明瞭英法不願在慕尼黑黑會議之前無備而戰。但於交戰之後，彼等低估敵軍實力，并忽視敵人之裝備與戰術之實例，實不可恕。此六月之時光，實乃西方文化最堪惋惜之時，在此時期中之善意、率真、及似可稱譽之英法民主領袖，無疑將於後來史乘中成爲希特勒初期勝利之真正創造者。

前此之黑暗階段，即係奧蘇聯之交涉。克林姆宮之執政者，至是乃以其真正之性格流露於世。彼等具有直率無情之意向，並未準備分別西方各國中孰可信任孰不可靠，其國內外之危機已相逼而來，不知所措，當時雖仍表面宣稱國際社會主義，但對國際之合作，則毫無所知，然彼等亦非無法應付者，德蘇公約之簽訂，乃希特勒之勝利，英法之失敗；此一失敗一如法國之敗北，未可避免者也。英國外交不能充分了解蘇聯之真面目，亦未改正其作風以適應之，是以造成一致命之大錯，此即未先與克林姆宮獲得妥協，即給予波蘭以保證也。英國外交，既於數年前未能把握一易於把持而極簡單之納粹革命，而今又有此次工作之失敗。

以上所舉僅爲備戰階段中之若干失敗而已。其更甚者，乃民主政治家未能把握維持和平之重大問題。民主國家僅能在世界和平中照常行使職權，世界如有真理，此說當爲不謬。因民主國家不善從事戰爭，在作戰之時，民主政治必須自行中止，自行變更，並於戰事中止後担保其再生。民主國家在過去亦曾從事戰爭，並安然度過其憂患。英帝國並由世界第一次大戰中建立不列顛聯邦政府；就殖民政策而言，此實對民主政治一大貢獻。大戰之後，建立和平之機會，本在民主國手中，但被零星浪費，一如遺產之分散，直至全部耗盡而後已。此次戰爭之降臨，仍爲戰爭

之一面，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日本極端派促成軍事鬥爭之行爲，乃係此次戰爭之正面原因；而民主國家，未能明瞭和平之本質與未能及時應付侵略之洪流，則爲其反面之原因。設使領導民主國家而具有善意之人士，更有優良之理解力，則和平當可維持。

設對於上述之失敗，不能常記於心，則對世界危機之明瞭，亦必不能透澈。由表面觀之，希特勒乃一不能征服之人物，因此，納粹主義，既已獲勝，必有其價值與效能，納粹之社會機構，亦必優異，而民主國家須聽其支配。但希特勒並非不能征服者；彼之當權德國，實因德國民主政治力太薄弱，不能逐而出之。彼之能在國際間建立其權威，實因民主國家理解力太薄弱，不能明瞭和平之本質，因是乃能在波蘭獲得其第一次之大勝。但彼在波蘭即已戰敗，蓋其力量與作戰方法，業已暴露無遺。惟因民主國家缺乏了解，致能在其後連續獲勝，故希特勒之不可征服，乃因民主國家不能明瞭戰事之本質，一如其在世界大戰後二十年中，在產生此次大戰之危機中，及對波蘭失敗之意義中，缺乏充分之認識，同一錯誤。

不列顛民主政治在挪威戰役之後，始首次嚴重面對戰爭。不列顛政府之改組，與工黨合作，並將內政上之重要地位給予工黨，不但表示不列顛現行政策之轉變，且爲對主張統一戰線人士心目中所有之疑慮作最後之抉擇。此一抉擇雖爲時已遲，但其效果已在丹刻爾刻之役獲得明證；其後努力奮鬥之英國皇家空軍（以非常之工廠作其後盾）與英勇之民衆在保衛倫敦之時日中，更能證明其效果爲如何矣。

對於民主政策之全面批評，今日何非其時，但任何誦讀戰史之人士感應切記，彼並非追尋注定命運之發展，而係闡讀民主政策與其觀念之結果，此讀者本身亦應負極大之責任也。

雷蒙格萊斯瑞文

740.3143
8995
v1
第二次世界大戰紀 第一年

目 錄

序 言

第一章 戰爭之背景與啟端……………一—三〇

和平之尋覓 希特勒學說 德意志與裁減軍備 德意志重整軍備 不列顛之妥協政策 羅加諾與萊因蘭 不列顛保證法國 羅馬柏林軸心 奧國之併吞 一九三八年五月之危機 慕尼黑 捷克 斯洛伐克之併吞 和平陣線 但澤與波蘭 與蘇之談判 大戰之臨臨

第二章 一九三九年九月至十二月……………三一—五六

交戰各國 戰略地位 波蘭之戰 西線 海上之戰 經濟戰與中立國 蘇聯之前進

第三章 一九四〇年一月至三月……………五七—九六

戰鬥之進行 海戰 阿爾馬克號船上之搶救俘虜 空戰 斯卡巴與賽特 英國本土 英國戰時內



開 法國戰時政府 戈林之大權 戰時經濟 財政問題 蘇聯與芬蘭 曼納林防線 蘇聯和平建
議 瑞典之處境 芬蘭與同盟國 蘇芬和約 近東及巴爾幹 羅馬尼亞與德國 土耳其與巴爾幹
集團 意大利之政策 煤炭爭執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 蘇聯與軸心 美洲各國與戰 加拿大之
地位 對拉丁美洲之影響 戰時貿易與美國 中立國之權利 韋爾斯之使命 緊縮圈

第四章 一九四〇年四月至六月十五日……………九七——一四五

新型戰爭 斯堪的納維亞之被侵 德國之準備 丹麥之佔領 挪威之被侵 海戰 同盟國遠征軍
德國之獲得 張伯倫內閣之倒台 荷蘭之被侵 低地國家之防禦 同盟國之支援 荷蘭之征服
法蘭德斯之戰 自比撤退 德國之收獲 巴黎淪陷 戰時聯合政府 邱吉爾內閣 中立國及非交
戰國 巴爾幹各國 對於美洲之影響 意大利參戰

第五章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至八月……………一四六——一八四

法國之傾覆 軍事之崩潰 政治之崩潰 休戰協定 貝當之獨攬大權 英國與法國之艦隊 不列
顛之戰 和平試探與預算案 空軍與封鎖 地中海與巴爾幹 海戰 羅馬尼亞之分割 美洲各國
與希特勒 哈瓦那會議 根據地與驅逐艦 希特勒新歐洲

附：大事記——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〇年八月……………一八五——一九四

第二次世界大戰紀——第一年

第一章 戰爭之背景與啟端

「任何人點燃歐洲戰爭之火炬，其所得無他，惟混亂而已。」

阿道福夫·希特勒。一九三五，五，二十一。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希特勒在德國取得政權。此日一如其他任何時日註明歐洲歷史上「戰後時期」之結束。在過去之十四年中，政治家均就大戰後所得之教訓或尙待解決之問題予以思攷。自一九三三年以後彼等被迫非僅思及上次之大戰，且對下次大戰亦益形關切矣。

和平之尋覓

一九一八年後各國所遭遇之顯著問題，乃爲如何建立一和平之世界。「以戰止戰」一語，實由於深惡以戰爭爲解決爭端之殘暴手段而來。但欲避免驚人慘禍之重演，則足以召致禍端之狀態必須剔除淨盡，尤其關於任何國家欲藉其自主權利，以擾亂和平而從事其本國目的之行動，必須廢止。列強堅持此種權利，不願抑制其本身之慾望，以謀普遍之福利；結果遂使國際間關係混亂不已，一九一四年之大戰即由是而生。永久之和平，唯有於國際之事務中消除暴力而代以法律裁判，始能獲得保證。

因此，在戰後世界歷史上之一大論題，乃在如何建立以和平調停爭端之方法。國聯盟約序言中申明訂約國之意

願，乃在「接受不訴諸戰爭之義務」與「確實建立國際法之瞭解，以爲各國政府間行爲之真實規律」藉以增進國際間之合作。國聯盟約欲使此項原則生效，乃訂立和平解決爭執之明確程序，並規定對於破壞條約之國家予以懲罰，或稱之爲「制裁」(Sanctions) 由於巴黎公約 (Pact of Paris 或稱凱洛格公約 Kellogg Pact) 之簽定，六十二國贊成不以戰爭爲「執行國策之工具」——即不以戰爭爲強行其願望，或強達其野心之方法——並約定訂約國間，爭端之解決，除用和平方法外，不得覓取其他途徑。除此一般議約之外，許多國家與其鄰邦更簽定睦鄰及互不侵犯之特殊條約。即使如此，戰爭在某種情況之下，仍屬可能。但此等條約如均獲忠實履行，則對消除現代世界上之戰爭亦爲一長足之進步。

德意志共和國曾在上述發展中參與足資讚揚之工作。勝利者與被征服者雙方間繼續無益之鬥爭，及因戰爭而發生之惡感，自一九二四年即開始消沉。協約國均同意德國有爲歐洲國家社會中正常一員之必要。德國在斯特萊斯曼 (Stresemann) 領導之下，亦棄絕復仇與抵抗之態度而贊同「和睦邦交履行條約之義務」之政策。此種轉變之直接結果，即一九二五年羅加諾條約 (Locarno Treaties) 之訂定。德國與法國互換保證，對於「兩國間可能發生之各種問題」，均同意以和平方法進行調解而不訴諸戰爭。德波法捷仲裁條約，亦係此次所解決者之一部。一九二六年德國與蘇聯又有互不侵犯條約之簽定。同年德國加入國際聯盟，接受國際聯盟之責任與義務。一九二八年德國更爲巴黎公約基本簽字國之一員；一九二九年其與蘇聯之和平關係，因兩國間友好協定之簽定而更增進。由此種種行動可知德國即不欲爲和平目的而處於領導地位，亦準備積極參與維持和平之任務。

但在此等明朗發展之中，尙有其他較爲不利之原動力亦在進行中。許多戰前思想之陳腐習性依然存在。戰爭之遺物如懷疑與恐懼，仍難消除。且建立和平世界之企圖，係起始於一九一九年各項條約所造成之局勢，此點亦極重要。此等條約之睿智與公正，此處勿需加以研討。吾人僅承認訂立各種條約動機之一乃欲獲致安全，迫使戰敗國不能重事攻擊，即已足矣。戰勝國咸感彼等必須保持強大武力，以壓制任何復仇之嘗試——或最好能使彼等之敵人，

毫無武力藉以重演一九一四年之侵略行爲。如永久和平制度得以成立，則此種不信任之觀念或已廢除。但各國非至一國被侵而他國赴援之集體安全制度其效力可以信任時，咸感必須繼續依靠其自身之優越武力。

其結果以協商調解爭端而不使用武力之觀念，實際上所得之成就，確屬有限。戰勝各國不願以任何實質上之利益讓與其以前之敵人，蓋恐其日後或即以此而與之相抗衡也。德國因而感覺以和平調解爭端之整個觀念實屬幻想，獨有力之國家主義份子，認爲大胆之挑釁較之委曲求全之修好，更爲有效，致使斯特萊斯曼難以履行其政策。當此時也，斯特萊斯曼之政策，不能產生其所期懷之後果。而德國一如其他世界各處，亦陷入一九二九年之經濟蕭條，故其溫和政策之推翻，以及憎恨與暴力之恢復，至是已準備就緒矣。

希特勒學說

希特勒之獲得政權，實由此種精神所促成。彼對於試圖建立和平之理想，具體表現極端之仇視。反對國家集團之觀念，而贊成狂熱之國家主義。反對法治之理想，而主張武力之至上。促成國際聯盟與巴黎公約之努力，乃基於一種信念，謂和平，不僅可求，而且可能，并謂國家間發生之爭執可依和平協商解決。希特勒所代表之精神則拒絕承認德意志之願望可對他國之讓步而獲得妥協。此等願望已成正當「權利」，不容他國置之不顧，亦不容有任何協商；一經德國之要求，即須承諾——否則戰爭，將爲其後果。

持此觀點之德意志人民，遂以凡爾賽和約爲攻擊之具體對象，因凡爾賽條約之訂定，德國損失戰前八分之一領土，包括屬於其數代甚至數世紀之土地。損失六百多萬之人口，包括多少迄今仍與其祖國隔離之日耳曼人。土地之讓與，即爲煤與鐵諸重要資源之損失；而其前領殖民地之損失，即爲對德國物資供應之剝奪。此種損失，實助長戰前經濟機構之分裂；其復元之機會，復因科以賠款之重負，而大受妨礙。此外，條約上更以「戰爭罪犯」一詞之恥辱，加諸其身，因是須接受：（1）發動一九一四年大戰之責任；（2）海陸軍數量之限制，與擁有空軍之禁止；

(3) 萊因河兩岸上永久不設防區域之建立（在此區域內不准駐紮軍隊或建築要塞）；(4) 協約國家得在和平之後派遣佔領軍當駐其國土，至少須達十五年之久。

純粹德國之第一目標，即為將條約中所包含之桎梏解除。即使德國承認亞爾薩斯洛林兩省 (Alsace-Lorraine) 為永久損失，亦不願使其西線永不設防，以抗拒敵人之侵襲。關於東方國境，完全不能同意一九一九年所劃定之疆界。但澤 (Danzig) 之喪失，西利西亞 (Silesia) 之割裂，分裂德國土地波蘭走廊 (Polish Corridor) 之創立，均被視為對德國國家權利不能容忍之恥辱。上述失地之終須收復，現已成爲德國外交上堅定不移之政策。

但希特勒之目的遠過於此。彼雖採取戰前德國所已有之軍國主義姿態，與泛德意志帝國之野心，但完全違反其戰前外交政策之目標。俾斯麥在戰勝法國之後，便捨棄更形擴張德意志疆界之任何願望，聲言德意志爲「一滿足之國家」(Satisfied state) 並致力於交結盟國，修好鄰邦以防被侵。彼之承繼者於從事擴張政策時，亦僅屬於殖民地之開拓，而非推行於歐洲大陸範圍之內。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對上述兩項政策，再三嘲笑。收回因大戰而喪失之土地，尚不能使德意志滿足。「要求重建一九一四年之邊界是政治上之神經錯亂……一九一四年之邊界對於德意志之未來毫無意義。」在彼心目中舊有殖民地之收復，至少在目前亦無意義。「德國唯一可能執行之土地健全政策，在於由歐洲大陸內獲取新土地。」

在此觀念中，更有希特勒關於種族與國家主義之理論：種族是人類所有進步之基礎。而血統之純粹，則爲種族之根據。「一個民族不會因戰敗而毀滅，唯有含於純粹血統中抵抗力之喪失，始足以毀滅。」最優秀民族之亞里安種 (Aryan) 或福那狄種 (Nordic) 乃現代文化之唯一創造者，而德意志即係此種民族之最純潔具體表現。保持血統之純正與統治其四週較爲低劣之種族，乃德意志人民神聖之職責。

此優秀民族之基本義務，並非僅在求生存，且在求擴張。國家「必須保證此民族，得以生存不息於此行星之上。」德意志必須獲得維持其人民舒適與安全所必需之一切土地。「獲得領土與耕地之「權利」一詞應變爲「職責」，

如無土地之擴張，一個偉大國家似已註定走上毀滅之途。『此不但應用於德意志現今之人民，而且應用於其未來之子孫。』今日吾等在歐洲之日耳曼民族已達八千萬，但非至一世紀後有二萬萬五千萬德人生存於歐洲大陸之上時，上項外交政策之正確性，勢將無法建立。』

此種學說，一言以蔽之，即『血統與土地』。其所含義即決心統一所有日耳曼民族於一個國家之下，並取得足用之土地，以供應其優越民族所應得之生活水準。『舉例以言，顯然此種土地政策，不能在喀麥隆 (Cameroon) 求取完成，其完成幾乎全在歐洲大陸。』但德意志能在歐洲何處為其增加之人口尋獲土地？唯有自德意志邊境向東伸展之北方大平原而已。『今日吾人如提及歐洲土地，吾人首先想起俄羅斯及處於其勢力下之四鄰小國，命運似已在此為我人指出途境。』業在此等土地上生活之劣等民族，實無權抗拒優秀日耳曼人民之需要。盧森堡 (Alfred Roschke) 曾明白說過『民族之榮譽，需要足用之領土』在此種鬥爭之中，卑劣之波蘭人與捷克人等等，實不值憐恤與眷顧。彼等之土地，必須廓清而留待德意志之農民。』

此種帶有革命性之計劃，顯然未給緩和和方法留餘地，斯特萊斯曼之目的並不多，僅欲以和平之協商求得此等目的之最後完成。希特勒則無此種希望，事實上亦無採取此種步驟之意願，故意棄絕和平之協商而採取武力解決。『收復故土，』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曾謂：『單向萬能上帝作莊重之呼籲，或對國際聯盟抱虔誠之希冀，絕不能獲得成功；如欲成功，唯有訴諸武力。』事實上此種方法，不但需要而且可嘉。『如欲生存必須戰鬥，在此鬥爭不停之世界中，如不欲戰鬥，即不配生存……不斷之鬥爭已使人類變為偉大——不斷之和平將使人類走向滅亡。』

德意志與裁減軍備

凡能認識此一程序重要之人士，必已明瞭應付希特勒之德國須與應付斯特萊斯曼之德國不同。但各國雖對希特勒當政表示關切，而於德國國內，及在國際局勢間所已發生變化之基本性質，則未能充分認識。或者較以往更未準

備對德作足以減弱其本身生存保障之最大讓步；依然採用以逐漸調整之協商一法與德意志新政權相周旋。

事實上，德國雖益形急燥、而此一方法業予彼以重大之利益。賠償戰費問題之處理，乃其最顯著者。一九二四年之道威斯計劃 (Dawes Plan) 與一九一九年之楊格計劃 (Young Plan) 均係針對減輕與調整德國負擔所作之努力；及至因世界經濟蕭條而使楊格計劃失敗時，全部賠償政策之不能實行乃為一般人所了解；由於一九三二年洛桑會議 (Lausanne Conference) 之結果，遂將其廢止，某種索取權利雖在形式上仍予保持，並將清償與戰債問題相提並論，但就實際目的而言，清償一事即係賠償問題中止之謂。

在裁減軍備方面亦有一重要而成就有限之進展。戰勝國家願在道德責任下採取有效步驟以處理此事。國際盟約載明維持和平實屬必要。凡爾賽條約 (Treaty of Versailles) 中關於解除德國武裝之一條載有「其目的在促使各國普遍限制軍備成爲可能。」協約國關於此條遂致德國之照會中會謂：

協約國所欲申明者，即其對德軍備之要求，並非僅爲迫使德國不能恢復其軍事侵略政策。此種要求乃係裁減軍備之初步，亦即各國所欲促成最有效之避戰方法，且爲國際聯盟所應推進之首要任務。

因是當裁軍會議於一九三二年二月開會之時，德國認爲有權要求上項允諾付諸實施，或使德國解除加諸其身之種種限制。前者難於採用，而後者尤爲法國所不願接受。然終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簽訂協定——恰在希特勒執政之前七週——依照協定之規定，英法意三國同意「在保證各國安全之制度中各國具有平等權利之原則。」此一步驟之採取，係在德國退出軍縮會議之後；而此項原則之有效應用，因而遭遇計多之延宕。但此項原則之被接受，亦爲一極真實之讓步。長年拒絕德國在此方面之要求，已屬不可能矣。然不久即顯而見者：即使希特勒確有成立磋商協定之意願，彼亦不欲等待緩慢之磋商。至一九三三年三月，彼之挑戰行爲節節進逼，遂迫使英國連續提出完全新的建議，以期打破僵局。自五月十三日聯邦議會代理議長巴本 (Von Papen) 發表演說之後，世人遂小心翼翼等待希特勒四日後向國會發表之演詞。羅斯福總統直接呼籲之效力，僅能緩和希特勒之語氣，但未能緩和其基本立場。

。希特勒現已開始施行世人咸知之技倆：一則顯明提出合理之建議，一則以拒絕一切可以保證其信用之辦法以阻止一切有效之磋商。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緊張局勢達於頂點。當日清晨，日內瓦會商討論英國所提出逐漸普遍裁軍之新提案，但其所附條件，德國須在實施此項方案所需之期間不得重整軍備。同日下午，柏林宣佈德意志不但退出裁軍會議，且同時退出國際聯盟。此乃希特勒放棄集體行動之一切藉口而贊成以武力為後盾之挑戰行為的信號。

同時更有兩種使德國與其他列強行動一致之努力亦遭挫敗。在六月間，世界經濟會議集會於倫敦，在失望與挫折之空氣中，於八月宣告閉會。但在會議期間，德國曾以備忘錄一件送交大會，宣佈補救德國經濟危機之意見，並要求歸還舊有殖民地及實際上對蘇聯得以自由行動。在七月中另一會議舉行於羅馬，墨索里尼藉英國友善之助力克服法國之反對，俾可獲一協定，以為完成德意兩國主張修正和平解決辦法之願望，闢一途徑。但此一觀念僅能促成四強公約之訂定，此約既無利害可言，故無一國批准。至十月間，德意志乃深感在此時際唯有單獨前進方能更為迅速。

德意志重整軍備

際此局勢，雖極嚴重，但不列顛政府仍故意只見樂觀一方面，彼等拒絕承認此次決裂已成定局，修好方法，自此以後亦將無效。西門爵士 (Sir John Simon) 曾謂：「德意志並非可以任意命令之目標，而係公開研討中之夥伴……希特勒保證：德意志之唯一願望。在於尋覓和平、並無侵略之意圖、吾人竭誠歡迎」。因是英國乃以中間人自任，將以解除尤其存於德法兩國間之困難。西門爵士並謂：「政策上之中心論點，是如何將德意志之平等要求，與法蘭西之安全願望，予以調解。」為達到此目的，英國乃積極贊助德法兩國根據有限制而又有約束之德國重整軍備方案從事直接談判。

此種努力，並無收穫。法國堅認德國重整軍備，應在危險點之下。而德國方面所要求之條件，似在取消有效之

限制。在此種情形之下，法國乃更決心在未遭遇再獲武備而嗜嗜侵略之德國的進攻以前，維持其本國之絕對安全。一九三四年法國內閣總理巴圖歐 (Barton) 遂向此目的勇往邁進。

其結果即東羅加諾 (Eastern Locarno) 之計劃。蘇聯對德國之興起，亦益形關切，故亟欲參與建立軍體安全之努力。希特勒和平意向之宣言，遂予其以參加新計劃之機會，藉以測驗其是否具有誠意。法國對於此舉之結果，表示懷疑，而英國則不遺餘力，以促其成。英國本身雖不願接受新責任，但對德國與其東鄰各國（包括蘇聯在內）訂定互保協定條約之觀念，以及蘇法兩國間互助條約之簽訂，則予以善意之贊助，而後一條約德國亦有參加機會，並可與羅加諾條約及國聯盟約相連繫。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德國於通牒中，開列討論此項提案之條件多則，實際上等於明白拒絕，故以上述原則，而求澈底解決之一切希望，頓成泡影。

此際有種種象徵，顯示德國不顧其本身之較為脆弱，盡力推行其侵略政策。由一九三四年三月德國之國家預算上，即可獲知其早已不顧條約上之限制，已重整軍備矣。同時希特勒於其演說中，強調邊境調整與種族統一之挑撥論題，致增法國與德國四鄰小國對德之恐懼。未幾具體之實例，使此恐懼之感覺更形深刻。一九三五年一月德國在薩爾 (Sarre) 舉行公民投票之運動，顯示納粹之技術，在於恫嚇與威脅。雖投票之結果，使薩爾區域歸還德國，因將可能成爲危險之問題和平解決，但對納粹之方法與希望，乃一不幸之鼓勵。納粹對但澤之壓力，已成嚴重滋擾之因素。在默麥爾 (Memel) 之煽動，幾至成爲攻擊立陶宛 (Lithuania) 之威脅。尤其嚴重者，納粹在奧地利之挑撥，已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促成陶爾菲斯總理 (Chancellor Dollfuss) 之被刺，並造成德國入使之形勢。在同年內，各小國開始忘却彼此間之不和，一致爲互助而合作，此亦不足爲奇者也。二月間巴爾幹公約 (Balkan Pact) 與九月間波羅的海公約 (Baltic Pact) 之簽訂及——更爲顯著者——諸小國前此遲遲不決，而今遽然承認蘇聯政府之事實，顯示各小國如何感覺已起之風波矣。

但英國政府則仍希望局勢之好轉；薩爾之歸還德國，似予從新努力以良機。希特勒於退出國際聯盟時，曾稱德

國對法國之領土要求，僅在薩爾一地。『薩爾區域，既已重歸德土，唯有癡狂者，始能考慮兩國交戰之可能。』如希特勒確屬誠懇，則協定不能簽定，以屬毫無理由。

因是，由於倫敦會議之結果，英法乃於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提出連續之建議，提議「德意志與其他列強之間，可以隨意協商以謀一般之解決。」而其所包括者，為取消對德軍備之限制，但德國須重行加入國聯，放棄一切侵略意向，並加入各項互不侵犯與互助條約。

德國之正式答覆，如以往無異，極為動聽而明確，表示彼對推進和平之保障實有誠意，並贊同雙方公約而不願簽定一般之條約。但德國之真正答覆，則為表現其言行不一致之行動。三月十日戈林將軍宣稱德國業已不願條約之約束，建立空軍。同月十六日，西門爵士正準備於數日後起程前往柏林討論最近之提議，而德國命令公佈，恢復徵兵制度，並建立約有五十五萬兵員之軍力。

不列顛之妥協政策

漸進政策 (Semi Step Policy) 乃希特勒策略之骨幹，而其結果亦獲成功。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著稱「智慧之征服者，如屬可能，常將其要求加諸被征服者。一個自願投降之民族漸次毀滅其性格；君可預料任何壓迫，均不足構成此種民族再行訴諸戰爭之理由。」彼應用上述原則，並擴大之，不斷竭力離間並孤立其敵手，予以猛烈打擊解除其武裝之後，即表明此種行動，乃屬最後一次，並為未來和平提出明顯之基礎。

不久，即顯然可見在此種情形之下，並無訴諸戰爭之危險。英國雖曾抗議，但彼不擬聯合法國改慮實施懲罰方策之可能性。四月英法意集會於斯曼拉薩 (Stresa) 對德國行動提出譴責——國際聯盟於一星期後，亦響應此種譴責。然德國並無所忌憚。事態之發展，在某種局面之下，證明德國依然大膽憑藉其戰爭政策闊步向前邁進。

最終之問題：乃德意志既已擁有武力，彼究欲如何加以運用？凡相信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之所述者為

其真正目的之人士，均能預料重整軍備後之德國，將以武力為後盾從事侵略政策。希特勒於演說中，經常表示熱心於和平，但與其書中所述，則大相逕庭。希特勒雖有多次行動，似極違反此種願望，但英國一部份之意見，堅決認為其言之可信，並為求一協商之恆久基礎而繼續努力。

結果，僅在德國宣佈重整軍備九日之後，西門爵士即偕安東尼·艾登(ant. anthony Eden)聯袂抵達柏林，與希特勒及其幕僚舉行會議。雖於會後宣佈：「兩國政府之目的，在於增進國際間之合作，以鞏固並加強歐洲之和平，」但無明確之成就；其所稱之友善會談，並未阻止英國在斯特拉薩及日內瓦參與對德國之譴責。但在五月中，足供探討妥協趨勢之新機會復又到來。此一機會，即希特勒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向國會演說所引起者。彼再度否認一切侵略計劃，並稱強有力而滿足之德國，對於歐洲和平，實為一種貢獻。且總結德國政策為十三點，在表面上，似可作為具有建設性協商之真正根據。彼又重申對真正平等之要求，並連帶暗示允諾重行加入國聯，假如此舉能與條約無異。允諾在將來不僅尊重凡爾賽條約上之土地條款；凡自願簽訂之所有條約，均願予以尊重；其顯而易見者，即此項允諾包含萊茵河區域不設防之接受。且重申與鄰邦締結不侵犯條約之舊調，並進而提議：(1)航空公約之增添，以補充羅加諾條約。(2)公正而合實際的限制軍備計劃之接受，(3)簽訂一國際協定，藉以有效阻止外來勢力干預他國內政之所有企圖且使其不可能。L

此種提議，初視之下，似甚使人興奮，但當各國企圖使其成為事實時，則又變為異常難於捉摸。航空公約之觀念，永不出於交換意見之範圍；英國之問題，在欲求得希特勒意念之精確解釋，然始終遭遇規避。不久之後，雖與德國簽一協定，但殆難視為對希特勒前進之約束，或對集體安全有所貢獻。

此即英德海軍協定。當西門爵士訪問德國之際，希特勒所提出之要求，乃德國空軍須與法國相等，海軍須等於英國海軍力量百分之三十五。上項要求，在其五月二十一日之演說中重行提出。英國並未期望能使法國同意法德兩國空軍之平等。但擺在英國面前之事實，乃德國不顧一切異議，業已建立一有力之空軍。彼已深知德國正在重軍整

備；唯一之問題，乃爲能否以一定之協定限制其重整軍備，或任其自由進行，不加以有力之約束。是以英國關於海軍問題。決心與德國協商；當其獲知德國於四月已發出裝配上年冬季所建造十二艘潛艇各部之命令時，其決心更形加強，結果乃有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德海軍條約之簽訂。德國不但有權可以建造等於英國百分之三十五之海軍實力，且更獲得建造等量潛艇之權利，惟在當時之情況下，其潛艇數目，不得超過英國潛艇數目百分之四十五。

英國海軍大臣對其人民宣稱：「吾人認爲此一協定，對於世界和平大有貢獻……吾人所處理此一主要而實際之問題，乃爲德國業已建造超出凡爾賽和約限定之艦隊；吾人之所爲，即在與德國訂立協定以約束因片面之決定而自行擴展之事實。」不列顛人民中，並非每人均贊同上項解釋。彼等尙記憶一九一四年大戰所受潛水艇之蹂躪，故對德國之重建潛艇，極爲震駭。法國對於英國於斯特拉薩英法決議共同譴責德國之後未及兩月，竟未徵求法國政府同意，接受德國對條約之破壞大爲震怒。此等反應，與英國政府從而予以鼓勵之事實，即英國欲不惜重大讓步爲英德關係尋求一穩固不變之基礎。

羅加諾與萊因蘭

法國遵循之途徑，頗不相同。自大戰結束後，法國即畏懼德國軍事力量之恢復並決心制止之，在不能取得英國軍事上之保證後，乃轉而依賴于與東歐諸小國之締結聯盟。各小國本身亦因須抵抗戰敗國家急于重復故土之意願，必需有所保護。惟此種聯繫情形減弱，因法國在希特勒執政之初，似不欲或不能採取有效之對策。及至一九三四年夏季，法國又重新努力，不僅加強其與他國既有之友誼，且更拉攏蘇聯。惟英國則爲避免一九一四年歐洲分爲兩大敵對陣營之重演，仍堅持條約之本身必須適合國聯盟約之體制，並以相等之條件對德國公開，由於極度技巧之起草，此種條件被共同接受。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法蘇簽訂互助協定，約定一方被侵時則即互相援助，其條款極與國際公約相連繫，且適合德國之加人。

但德國並不因此條約而感寬慰。以爲此約係針對德國而表異議且益激昂，實不啻默認其有侵略之意向，迄今爲止，彼之面對英法之競進，均已獲得完滿之成就。至此彼須另對蘇聯加以注意；如其行動足以招致戰爭，則此戰爭必爲犯俾斯麥一向所欲避免之兩方面戰爭，一如一九一四年其愚昧之繼承者所促成者也。

除此以外，此中尚含有一極大之感情因素。希特勒與納粹運動顯明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爲不共戴天之仇。我的奮鬥一書中，充滿反對共產主義者之激烈論調，與攻擊蘇聯統治者爲「雜種罪犯，人類渣滓」之辱罵。法國尋求蘇維埃援助之形勢，比之蘇聯業已獲得法國援助保證之實現不過稍爲驚人而已。

希特勒答復法蘇條約之第一個動向，非常大胆而單純，指責法國爲撕毀條約。德國政府並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發表備忘錄表示其立場，內稱：依照法蘇公約條款之任何軍事行動，均爲「羅加諾條約之公然破壞。」如此舉僅止於申明一種原則，則無異惡魔譴責罪惡之有趣事例。但此種論調，實對法德兩國含有極端重要之實際意義。凡爾賽條約禁止德國在萊茵河或沿萊茵河東岸五十哩寬之地帶建築砲台或駐屯武裝部隊；德國現已重整軍備與實行徵兵，但是西境因而暴露於法國之進侵。蘇聯之加入法方，更予德國較以往尤爲嚴重之危險。若德國欲得一向東進展之自由大道，則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關閉其西境洞開之大道。

現已顯然可見：德國對於凡爾賽條約之撕毀並無所躊躇。但不設防區，已由羅加諾條約加以保證——此一條約即希特勒於五月二十一日所同意履行者。若法國真已違背羅加諾條約，希特勒必感其已解除履行羅加諾條約之義務。此種觀點彼不但決定採取且擬進而實行之。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德國軍隊在所謂「象徵」佔領之口號下，進入萊茵流域——此一象徵，於一星期之內，竟達九萬大軍。

德國參謀本部，曾反對進兵萊茵，認爲在此時際，法國必將訴諸戰爭，法國參謀本部亦願從事戰爭，但戰爭未能成諸事實。因希特勒以其獨特之銳敏選擇此時期者。適英法兩國已爲意大利入侵愛西屋皮亞(Ethiopia)——即阿比西尼亞——及國聯對意大利執行制裁所產生之局勢所困累。英國主張以投票決定石油制裁之提議，甚或引起戰端

。但處此情況之下，意大利雖屬羅加諾條約保證者之一，似未必能對德國採取敵對行動。另一保證國家之英國，雖被法國請其履行採取行動之諾言，然彼極端表示不願受此束縛。同時法國又因陷入選舉前之政策紛擾，減弱其政府之外交力量。

因是希特勒之賭博，得以獲勝。意大利未採取行動，英國僅參與法國向國聯之呼籲。並贊同法國之提議而將羅加諾公約繼續有效之問題提交海牙國際法庭（Hague Court），但拒絕放應軍事行動或要求國聯對德採取行動。以往德國所提出之新和平基礎，（包括一連串之互不侵犯協定），或可有助於此種情勢之緩和。此次英國確較以前少為所動。三月二十四日希特勒之演說顯示殆難期望以一簽字之文件約束此人。「如世界各國墨守條約上之成文，余則依附永遠之道德。余為德國國民之代表必須堅持德國之生存權利——德國榮譽，自由與生存攸關之利益。」艾登遂對德國發出探詢性質之通牒，要求德國關於希特勒所述各點加以正確解釋，同時並指出「倘將來簽約國之一方可藉條約簽訂之時機不合為理由，而自由推卸其責任，則立約之談判實屬無益」，並對「德國政府所抱未來調解基礎之觀點表示懷疑。」德國於思及如何以一遁辭答覆此項棘手之質問後，乃決定置之不理，此亦不足為奇也。但英國仍繼續努力，以求獲致諒解之基礎。

不列顛保證法國

除上述努力之外，尚有一較為重要之新發展。英國不承認羅加諾條約業已無效。如德國否認此一條約，彼自不能獲得任何利益。前此給予法比之保證，依然存在，而其重要性亦日見增強。英國於三月十九日允諾法比於遭遇無端之侵略時，給予協助，而其參謀本部之間亦從事舉行軍事會談。然按羅加諾條約之規定，英國如遭攻擊，法國並無協助之責任；迨至十一月底，具有明確基礎之新協定，始獲成立，因此英法兩國乃有互助之責任。事實上，德國之行動已將其所參與之羅加諾條約變成與彼不利之聯盟——亦即法國自一九一九年以來。求之不得之聯盟。一九三

四年七月，因陶爾菲斯之被刺，鮑爾溫首相 (Mr. Baldwin) 乃申明英國之國防線在萊因河上。德國遂進佔萊因蘭，延長服役年限為兩年，並實施戰時經濟四年計劃。英國因而感覺必須以其全力屹立於該線之後。

因是而有哈里法克斯爵士 (Lord Halifax) 後來所發表之雙重政策。『當暴力主義阻撓調解之途徑時，吾人首須制止侵略。但暴力主義一旦廢棄，一切未決之問題必可迎刃而解。不列顛之政策在於其目的之兩項基礎。其一為決心抵抗暴力，其二為吾人承認世界之願望在於樹立和平之建設工作。』軍事會談即第一項目的之表現，而第二項目的之表現則為擬即召開一會議以訂定新羅加諾條約之企圖——然此種企圖終因西班牙戰爭之爆發而失敗。

羅馬柏林軸心

西班牙鬥爭之重大意義可自李德爾哈特上校 (Liddell Hart) 在一九三八年三月致送英國陸軍部之備忘錄中得其大略。彼謂：『研討防阻第二次大戰之人士，已不切時宜二十閱月矣。二十世紀之第二次大戰於一九三六年七月開始……意大政府以飛機之直接援助，及德國以軍艦運輸佛朗哥 (Franco) 之軍隊自非洲橫過海峽至西班牙之間接援助，實為第二次大戰之肇端……吾人所以迄未明瞭進行中之戰爭者，因吾人依然作政治上之思攷，而與裁國家則已作軍事上準備之思攷矣。』

不論彼等思攷之基礎為何，在英法兩國政府心目中，則有一誠懇而深沈之觀念，此即設法使西班牙之戰爭，不致擴大而擾及全歐。因此，彼等乃提倡普遍之不干預政策。此種政策在原則上，似甚可取，但在其實行上之效果，則因德意兩國絕對拒絕遵守其諾言而化歸烏有。為和平之故，民主國家仍力避作戰，而獨裁國家則傾其人力與物資運入西班牙。此種政策雖能避免公開之戰爭，但仍有助於最後戰爭之接近；因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之合作，遂有羅馬柏林軸心之成立，而德國之孤立，亦因而免除。

德意兩國成立同盟，乃『我的奮鬥』一書中所列主要目標之一。意大利懷疑德國對奧地利之規制，妨害其出路

，已三年於茲。至一九三六年，意大利乃移其對多瑙河（Danube）之注意力而集中於地中海，事實已證明：兩強之合作，互蒙其利。德國拒絕參與對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之制裁，遂使制裁之效力大為減弱。德國在萊因蘭之行動，復更形強硬可能招致最嚴重後果之制裁因而中止。就德國方面言，意大利可用為阻止英法之工具，實為極明顯之事實。因是兩國並肩作戰以摧毀西班牙之共和政府，此僅為延伸其合作至全歐範圍內之初步。

事實上趨向上項目的之步驟，係在一九三六年之初即開始。三月間兩國官吏開始互相訪問，並於六月簽訂商業協定與航空協定。對於奧國之妥協亦於七月商定。德國對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之承認乃一友好並表示歡迎之姿態。至十月二十五日兩國就外交方面之一致行動及在西班牙與多瑙河之合作，亦商得採取同一步驟之辦法。十一月一日墨索里尼在米蘭（Milan）宣佈此一接近為「一軸心，環此軸心之全歐各國，凡有和平之願望者均可合作。」此項合作之直接結果即奧地利之淪亡。

奧國之併吞

希特勒於獲得政權之後，奧人願與德國合併之熱心，因而減弱，但納粹對奧國內外之壓力則有增無已。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初，即有納粹可能突然進擊之謠傳。納粹組織，在奧國內極為活動；自國境之外，更傳來不斷之無線電宣傳與辱罵；奧國對於德國旅客收取之一千馬克入境費，竟成為其歲入之重要來源；納粹難民所組成之「奧國軍團」（Austrian Legion）亦在德土成立。奧國立時感覺彼需要切實之支援，以抗拒其嗜好侵略之鄰國。

一九三四年陶爾菲斯總理之呼籲，曾予各國以若干印象。二月十七日，法意英三國聲明彼等對於「依照有關係約以維持奧國獨立與自主之需要，實抱共同之見解。」但除表示其見解之外，並無其他行動。三月間奧匈意三國所簽訂之一連串協定（見關於經濟與政治合作之羅馬議定書），顯示陶爾菲斯已將其自身投入墨索里尼之懷抱。

此等議定書，未能保全陶爾菲斯之自身，但在當時，或可拯救奧國。七月間納粹暴動之企圖，促成陶爾菲斯之

被刺，但未推翻奧國政府；意大利軍隊向邊境之迅速集中，乃對希特勒不得干與奧政之有效警告。此事益使英法關注奧國之自由。英法意三國乃於九月二十七日重行申明其上年二月所發表之宣言；一九三五年法意兩國政府曾允諾如奧國之獨立遭受威脅，當舉行咨商。在四月間，此項諾言，又在斯特拉薩再度加以申明。一九三六年三月羅馬議定書之重被申明，似為墨索里尼繼續予以支持之担保。

但就事實而言，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二人間友誼之發軔，已使後者減低其對奧國獨立之熱誠。至是彼切望奧國不惜讓步，以與德國妥協。結果，陶爾菲斯之繼任者許士尼格總理 (Chancellor Schuschnigg) 遂感覺不得不與德意志締結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之奧德協定。在此協定之中，希特勒承認「奧地利聯邦政府之完全主權」；而奧國於其含糊之答復中，承認彼為德意志之一邦，並將本此目標而行事，因此，一般希望其繼續獨立之人士，大為驚懼。至是另一問題，隨之而生：希特勒之諾言，可以信賴至何種程度。彼曾於一九三三年之春季揚言無侵略任何國家之意念。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講演中亦謂：「德國無意且亦不願干涉奧國之內政，或吞併奧國。」進佔萊茵蘭之時，宣稱德國爭取平等之鬥爭，業已結束，並謂「吾人對歐洲已無其他領土要求。」於七月間給予奧國之担保，復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再度加以保證，宣稱「所謂驚駭之時期，現已過去。」

但納粹一再主張，所有日耳曼人均須統一於帝國之下。希特勒在其所著「我的奮鬥」一書之第一頁上即有：「日耳曼血統之奧地利亞人，必須回歸大日耳曼祖國之懷抱……共同之血統，屬於共同之帝國。」因此，希特勒之言行是否可信，至成問題。此與其他情形相同，世人相信「我的奮鬥」者均屬正確。

希特勒於其最近保證未及一年之內，即決定對奧國有所行動。德國陸軍領袖弗里希 (Von Fritsch) 將軍與外交部長牛賴特 (Von Neurath) 均持異議。一九三八年二月在普迦我法政府高級官吏之下，二人遂被免職。此係希氏再度不聽專家之意見，以支持其自身之判斷，因彼等畏懼採取行動即係戰爭之謂。

因是行動乃迅速而來。二月八日希特勒於貝茲加登 (Berchtesgaden) 邀請奧國總理許士尼格前往會晤。許氏

於十二日到達。本期望提出納粹違反一九三六年協定陰謀之佐證，以責難希特勒。反之，乃被希特勒之長篇激烈而具有極大恫嚇力之咆哮所制服。在以侵略相威脅之下，許士尼格乃同意撤銷對納粹黨活動之限制並以開員職位給予二位納粹同情者。而所得者則僅為希特勒允諾再度申述對奧國獨立之保證。

此僅屬於事態之開端，不久即顯然若揭。希特勒在二月二十日之演說中大聲急呼彼為所有日曼人之保護者，但對奧國之自由並無明確之保證。許士尼格遂感希特勒背約失信，乃決心採取勇毅與堅定之態度。與工黨領袖開始談判（工黨機關已於一九三四年二月之流血期間被搗毀）；並宣佈於三月十三日對奧國之獨立問題舉行國民票決。

此一最後之措施，促使行動加速。墨索里尼稱之為「此乃一種將在汝手中爆炸之武器。」希特勒斷定在此時期必無意大利軍部屯駐於布倫納山隘（*Brenner Pass*）。李賓特羅甫（*Von Ribbentrop*）在倫敦向英國政府保證希特勒並無進攻奧國之意向。法國因內閣總理旭丹（*Chautemps*）之辭職，正處於無政府狀態中，納粹黨示威運動保證遂在奧地利爆發，德國報紙從而狂喊奧國之殘忍兇暴。最後通牒於三月十一日正午發出，要求停止即將舉行之公民投票。四小時以後，又送出第二次最後通牒，要求許士尼格於七點三十分辭職。任何一項之拒絕，均將招致德國之進攻，故不待流血之發生，許氏即接受德國之要求。在納粹領袖監視下，所急遽組成之政府，乃請求希特勒派兵進駐奧國維持秩序。德軍於十二日清晨開始侵入。十三日奧國正式被併吞。十四日希特勒乘騎於凱歌中侵入維也納，此即其第一次不流血之勝利也。

吾人僅需一視地圖即知捷克斯洛伐克必將為其次一目標。

一九三八年五月之危機

捷克斯洛伐克之存在，係與納粹信條之基本因素相觸。在其國境之內，尤其在其西部所謂蘇台德區域（*Sudete*

tenland)之內，約有三百多萬屬於日耳曼民族之人民。彼等與其祖先居於是地已歷數世紀。至一九一九年止，爲哈布斯堡王朝 (Hapsberg empire) 之臣民，而非屬於德國者。但屬於日耳曼血統之人民而令其生存於斯拉夫族統治者之下，實與納粹種族學說不合。統一所有日耳曼人於一個國家之政策，必須擴及蘇台德人。

然除所謂血統之外，更有所謂土地問題。捷克斯洛伐克對納粹向東擴張之計劃，乃一極大之阻礙。俾斯麥嘗謂捷克乃「上帝在歐洲心臟所築成之堡壘」，今已因其具有新式防禦之工事並守以裝備良好之軍隊而更形堅強。更有甚者，彼與法國聯盟，因是可以構成可能戰爭之工具。設欲爲實現納粹之野心清一大路，則捷克斯洛伐克必須予以分裂而毀滅之。

更爲重要者，捷克與蘇聯，業以發生密切之關係。在法蘇成立同盟之時，捷蘇已簽定互助條約；法國因此亦應履行其責任。納粹目視以一小國而竟接受布爾什維克之援助，大爲震怒。蘇聯愈益成爲德人最後不共戴天之敵人，其預想將來由蘇聯所得之戰利品，亦隱約呈現目中使之戀戀不捨。一九三六年九月紐倫堡 (Nuremberg) 大會之記錄，大部份係反對蘇聯之激烈演詞。希特勒宣稱：「若吾人獲有烏拉 (Ural) 山與其所蘊藏之無量資源，西伯利亞與其廣大之森林，以及烏克蘭 (Ukraine) 與其無限之麥田，則在國家社會主義領導之下，德國必將充分富饒矣。」此種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之敵意充分表現於一九三六年德日兩國所簽訂之防共協定 (Anti-Comintern Pact)。此項條約雖在形式上爲對抗共產主義而非特爲蘇聯，但以嚴厲手段以對付共產黨徒「在國內與國外」活動之規定，因條約本身含糊不清，仍具有恫嚇之作用，意大利於一九三七年參加此一協定；西班牙，匈牙利及「偽滿洲國」亦相繼附和簽字。在此鬥爭中，希特勒認爲捷克斯洛伐克乃「布爾什維克主義用爲進入之要點。吾人並非欲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相接觸，實則布爾什維克主義擬利用捷克向中歐開一通路。」蘇聯飛機及其根據地已在捷克國土出現之謠傳，遂被德國用爲此項指責之論據。捷克斯洛伐克爲蘇聯進攻德國工具之觀念，因而自易加以伸延，而成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卽爲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之信念。

當奧國被佔之時，德國曾保證對捷克斯洛伐克並無任何企圖。但不久即顯然可見，此一允諾之價值，正與前之納粹担保無殊。前此用以對付奧地利之策略，今又重行扮演。德國官員及報紙不斷痛詆捷克人民與其領袖，並以廣播指責捷克之殘暴。斯拉夫人與日耳曼人內部相互之不滿，亦被煽起，而後者之工具，即康來漢倫 (Konrad Henlein) 所領導之蘇台德日耳曼團體。

此一集團，由於世界經濟蕭條及希特勒顯達之結果，益見得勢；自一九三三年始，即已獲得德國有增無已之支持。但彼時之要求，只限於在捷克國內求得較大之自由，自治，並非併吞，直迄慕尼黑 (Munich) 之前夕仍爲其官方之目的。

奧國之併吞，遂使漢倫之阻氣益壯。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彼之卡斯伯得 (Christoph) 計劃中所含之要求，幾使捷國境內之德人完全獨立，而其基礎，實際上等於將彼等交於希特勒之統治。五月蘇台德衛隊宣告成立，此乃醞釀中之糾紛進一步之信號。

各國，尤以英國爲然，依然不願先發制人。奧國被佔五日之後，蘇聯建議召開會議商討制止再度侵略之方策。英國認爲時機未到，拒絕在東歐負担新責任。張伯倫於三月二十四日曾謂「蘇聯之提議，似在以一致行動抗拒尚未發生之事故，並不在於舉行會商以求事態之解決。」然當其拒絕提前予以保證時，又作以下之警語：「凡涉及和平或戰爭之處，其所牽連者非獨法律上之責任；設有戰事發生，其影響所及亦不僅限於負有該項責任者而已。」換言之，英國雖不同意參與其中，但亦不願袖手旁觀。

危險之程度如何，可於五月二十一日達於極點之危機中見之。捷克國民選舉將於五月二十二日舉行。五月十九日得悉德軍十一師已在國境集中。德國於答覆英國之質問時稱，軍隊之移動乃屬「慣例」。邊境之槍擊事件，及漢倫拒絕繼續與政府業已舉行之協商，遂使捷克人深感侵略即將降臨。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彼等乃守禦其邊境要塞，並向英法呼籲。法國政府允諾支持捷克。英國同意支持法國。法國之行動亦將迫使蘇聯加入。至星期一，德國

慎然否認其對捷克斯洛伐克有所圖謀；漢倫亦同意與總理霍柴 (Hobbs) 重開談判，危機遂安然渡過。

慕尼黑

但此僅爲緊張之暫時鬆弛。蘇台德問題已使歐洲達到普遍戰爭之邊緣。就英國之觀點而論，亟欲在新危機促成不可避免之戰爭以前，舉行「協商以求解決」之途徑。法國亦同樣切望和平解決。德國所提出西方四強應「仲裁」此項爭點之建議，於七月二十二日遭受拒絕；但英法力勸捷克政府對蘇台德人作極端可能之讓步；八月四日來西曼爵士 (Kunehman) 遂以「調查者與仲裁人」之資格到達布拉格 (Prague)。

其後六週內之記錄，乃納粹以有增不已之侵略以答覆捷克有增不已之讓步。九月五日德國更提出蘇台德日耳曼人應有地方自治權及在中央政府享有充分權利之寬大計劃。但此時德國報紙連續累積登載捷克兇殘之故事，並罵捷克人爲說謊者、酷刑者與刺客，直欲殺盡德人而後已。日耳曼人所煽動之混亂，似爲干預捷政開路。

八月二十七日西門爵士宣稱：「吾人深信設各方均抱善意，則必能尋出對一切合法利益之公正解決。」但德國決心以其自身之決定以求解決，即有戰爭之危險，亦所不顧。最後之階段，復由希特勒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二日在紐倫堡之演說而開啓。彼大聲狂呼，納粹政府已被來自德模克拉西以及布爾什維克之陰謀者所圍困。蘇台德之日耳曼人被人歧視有若野獸，德國不能容忍此種待遇。其西線要塞自五月即匆匆完成。「無論情勢如何，余再不能安然坐視捷克境內日耳曼同胞遭受不斷之壓迫。」

此一演詞乃蘇台德區即將發生騷動之信號，顯然德軍或將立時越境，但無侵入情事；捷克警察未幾即將秩序恢復。漢倫於九月十五日第一次明確要求與德合併。捷克政府以拘禁命令答覆其要求，彼乃逃亡德國。布拉格依然不顧希特勒之威脅，堅定不移。但堅定不移之立場是否僅能增加戰爭之危險實屬疑問。張伯倫首相於九月十四日決定親自出馬俾與希特勒獲得妥協。並電告希特勒稱：「因危急局勢之有增無已，余擬立即趨訪閣下，謀求和平解決之

方法。」九月十五日乘飛機抵德，會希特勒於貝茲加登。

張伯倫於會談之後發覺「局勢較其所已知者更爲尖銳與急迫」。彼深知；希特勒決心併吞蘇台德區並圖謀立即侵入。希特勒所能允諾者，即英國如能同意其要求，若無任何新事件發生足以迫其動手，彼當制止其實際之戰爭行爲，迄至張伯倫獲得與其閣員會商之時間止。其後張伯倫在下院稱：「余毫不懷疑：余之會晤，已使一切業已準備就緒之侵略，得以避免。」

來西曼爵士於十六日將其報告之大意通知首相，更於九月二十一日以函件補充之。在此文件中，指出捷克政府實際上已同意所有漢倫提出之要求，現今之大半困難，應由漢倫與其黨徒直接負其咎。但是，彼繼謂：「在此繼續動盪不安情勢下，有一真正之危險，甚或成爲內戰之危險。所以立即採取激烈行動之政策，殊有極正確之理由。」來西曼以奇妙之邏輯，斷定此種行動應爲首對漢倫屈服，而將蘇台德區移交德國。

由於此種決定，不列顛政府乃與十九日到達倫敦之法國總理及其外長舉行會商。次日所途達捷克政府一連串之要求，即其結果，其性質實與最後通牒無異；其中包含：將所有超過百分之五十之日耳曼人所住地區讓與德國，由國際團體處理邊境調整；及以英國所參加之國際保證以担保新疆界。當時捷克政府對此表示異議，並建議依照一九二五年之德捷條約加以仲裁時，英法乃於上午二時十五分發表之通牒中明告貝奈斯 (Benes)：彼如拒絕該項提議，英法將不願予捷克以支持。捷克於二十一日屈服，次日，張伯倫又飛往格德斯堡 (Godesberg) 以期取得希特勒之最後同意。

彼發覺希特勒仍未滿足。又提出新備忘錄，並付以有關之地圖，要求更進一層之讓步，其中包括立時對割讓區域之軍事佔領。此一最後之條件，遂使張伯倫所欲竭力避免之軍事衝突形勢，復又開啓。希特勒對其抗議之答覆，亦僅爲攻擊捷克之冗長談話與立即採取行動之威脅。

張伯倫乃由格德斯堡返國，而和平問題仍懸而未決。彼遂以新要求多則送達布拉格。並稱「英法兩國不能繼續

拒負勸告彼等停止動員之責任。」此係暗示倘捷克拒絕德國之要求（其實亦應拒絕）英法允諾予以支持。捷克隨之拒絕德國之要求，並實行動員。此項允諾，又因九月二十六日倫敦之聲明而形明確，聲明中有云如德國攻擊捷克，「其立將發生之結果，必為法國履行其義務以助捷克，英蘇亦必援助法國。」

希特勒並無表現退讓之跡象。召開列強會議之建議亦無結果。希特勒於九月二十六日要求捷克於十月一日投降，並允諾如此一問題能獲解決，德國對歐洲將無其他領土問題。其後傳說會將決定於九月二十八日開始進攻之事，通知墨索里尼。羅斯福總統致彼兩函，亦不足以動搖其態度。英國艦隊開始動員。法國召集後備兵役，並守備馬奇諾防線。瑪伯倫向墨索里尼呼籲，請其運用其聲望與勢力，並致函希特勒稱：「余感覺閣下，勿須訴諸戰爭，亦無任何延擱即可獲得一切主要利益。」但希特勒所需要者，似為戰爭。

此種緊張情形於二十八日消失；希特勒邀請張伯倫，達賴弟(D. L. Davies)與墨索里尼開會於慕尼黑。四國協定於三十日午夜不久之後簽字。捷克割讓區域，須自十月一日至十日間分領。並成立勘定疆界，與決定何區必需舉行公民投票之委員會。關於波蘭與匈牙利應獲之土地，亦有規定。英法重申其允諾之保證。此外，英德更簽訂一聯合宣言稱：此一和解乃「兩大民族切望永不相互戰爭之象徵。」

但此條約亦不能遏止希特勒之要求。最後彼不但取得日耳曼人佔大多數之區域，即純屬捷克人所居的區域，亦佔領之。國際疆界調整委員會，亦無法制止德國之貪婪。在英國成立之維持公民投票區域治安之警察隊，至是乃行解散。公民投票亦未舉行。而保證條約亦未簽訂。張伯倫於十二月十九日，論及納粹政府時，曾謂：「余仍待一種跡象……彼等對和平有所貢獻。」

而此跡象，永未出現。德國對殘餘捷克所施之壓力——捷克現已改組成爲聯邦國家——仍繼續不已，並不斷提出經濟上與政治上之要求，希特勒於九月二十六日宣稱：「吾人對壓迫其他民族並不感覺興趣。吾人毫不希望其其他民族混於吾人之中……當捷克政府業已解決彼之其他問題時……余對捷克不再感興趣……吾人不再需要任何捷克

人。

一九三九年三月希特勒併吞波希米亞 (Bohemia) 與摩拉維亞 (Moravia) 並宣布彼為斯洛伐克 (Slovakia) 之保護人。

捷克斯洛伐克之併吞

循一定之步趨，而採取此種行動之方式，現已盡人皆知——即煽動捷國內部之混亂，慫恿斯洛伐克人提出強烈自治之要求，縱容德國報章指責「殘忍捷克之恐怖行爲」及「波西米亞教徒之侮辱」，召哈柴 (Hecha) 總理自布拉格前至柏林，強彼在德國軍隊已在移動之時「請求」德國干預。但此種步驟之含義，則極爲新穎。張伯倫聲稱「世界公府，已因德國現政權之措施，遭受更爲嚴厲之打擊」。蓋彼已認識德國之政策，已進入一以舊方法不足應付之新階段。

希特勒政策之第一階段已於一九三六年三月佔領萊因蘭時達於極點。此係關於撤除凡爾賽條約加諸德國之內在限制。在一九三八年第二階段中，彼根據條約有違「民族自決」，與所有日耳曼人應聯合於一個國家下之權利，對條約所訂定之疆界加以攻擊。但國家之獨立，或民族之統一，均不能構成此種新併吞之理由。此種併吞，實根據更多土地之要求，因而造成無限擴張之形勢。希特勒於其宣言中稱「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數千年以來即屬德意志人民之生存空間。強迫與無理由之仲裁，乃使彼等與其悠久歷史之祖國分離……，德帝國基於自衛之原則，已決定斷然干涉，以重建一合理中歐秩序之基礎。」吾人由此實易洞悉德國之企圖，在於在北歐及東歐全部土地之上，重建神聖羅馬帝國 (Holy Roman Empire)。

各小國起初以爲希特勒僅欲使日耳曼人歸附其帝國；此種幻想中之安全，至此乃完全消失。張伯倫曾謂：「目前所發生之事件，無論其或是或否已使每一與德爲鄰之國家感覺不快，並對德國未來之意向，均感憂慮與不安。」

三月二十一日立陶宛所屬默麥爾 (Memel) 之被佔，更不會平定此種不安之情緒。多腦河與巴爾幹各國對此種種新發展，亦極關切。德國商業侵略，已使彼等與納粹經濟機構發生連繫。納粹對於完成其在經濟上與政治上獲致統治之努力，似較以往更形活躍。據聞德國於三月十七日以實際上等於最後通牒送交羅馬尼亞，欲將該國之經濟生命完全置於德國管制之下；由此可知其活動為何如矣。此項傳聞，德國加以否認，其後並與羅馬尼亞磋商一較為溫和之商務條約。然德國之否認，歐洲各國政府均感無端重要。

德國統治勢力無限擴張之形勢，當能影響其他列強之政策，包括英國在內。在慕尼黑危機達到最高峯時，張伯倫於廣播中宣稱：「余乃衷心酷愛和平之人。國與國間之武裝鬥爭對余實如夢魔。但余一旦確信有任何國家存心以其武力之恐懼以統治世界，余以為應予抵禦。」至是，彼乃譴責此種新併吞，並作有意義之詢問稱：「此係舊日冒險之結束，抑屬新冒險之開始？此係對弱小國家最後之攻擊，抑更有其他之攻擊隨之而至？此是否事實上企圖以武力統治世界之步驟？」

對此詢問之答覆，似無足資置疑之處。慕尼黑協定所依賴之和好與誠意之全部基礎，至是已被毀滅。張伯倫謂希特勒之保證已不值一文，而英國之信心亦全被摧毀。英國政策之新根據遂亦明白確定。

和平陣線

此項基礎之性質，哈里法克斯爵士於二月二十日曾加以解釋。「倘各國顯然看出凡阻礙統治計劃進路之國家均將相繼遭受侵略，並無明確之保障，則此際之國際局勢將失其均衡而趨向其他一方，舉世各處亦將立即更顯攻慮廣泛互助義務之接受，是否係為「自衛必要」所決定者也。」

事實上，英國二重政策現已變其性質。此並非予以放棄，而係直接轉變其着重點。其以往之主要着重點在於修好，而將抵抗一舉含忍保留以為最後無望時之手段。而今顯然抵抗已成首要；但仍希望如將抵抗之力量與決心非常

明顯表白於世時則重行修好，或有多少成功之可能。

其結果之一，即英國加速重整軍備。於一九三五年春季已見其徵兆之明確決定，遂在一九三六年付諸實施；一九三七年又決定於五年期間支出十萬萬五千萬磅。至一九三九年二月顯然此數或將超過。三月間所發生之事件，更與以一新的刺激，英國之國防預算遂由上年度之二八三、五〇〇、〇〇〇鎊增至三八二、四五六、〇〇〇鎊；下年度將有增至近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之趨勢。英國之兵力在三月底時，已有增加。五月乃與美國開始協商，俾可預貯原料。英國更於四月二十七日採取向無前例之步驟，宣佈實行平時徵兵法。此乃英政府動員其兵力以爲萬一之準備。

同時英法聯合陣綫，亦逐漸加以調整。二月六日張伯倫於其演詞中證實兩國已負有互助責任。彼稱：「設有戰事，兩國所有力量可以互相使用。其促成英法結合之共同利益者，即法國重大利益一旦遭受威脅，無論來自何方，必將引起吾國之立時合作。」此休戚與共之意義可於三月七日見之，其時英國擴充遠征軍爲十九師之計劃——可能爲三十萬人——業已發表。英國實行徵兵計劃，乃其意志更進一步之堅定表示。自該時起，吾人須知英法兩國在外交方面步調一致。

當時在外交上最爲尖銳之問題，乃係波蘭。希特勒在波希米亞與米爾獲得勝利不久之後，即轉移注意力於其東鄰。要求歸還但澤自由市，割讓橫過波蘭走廊可修築公路之狹長地區，及增加波蘭少數日耳曼人之權利。波蘭拒絕此項要求，召集軍隊並照會英法兩國。法國已因同盟關係，必須援助波蘭。是時英國亦準備赴援。三月三十一日張伯倫述稱：「設有任何行動。足以明顯威脅波蘭之獨立，並經波蘭政府認爲須以其國力加以抵抗時，則英國政府亦將立即以其所有力量支持波蘭政府。」

此乃和平陣綫之起端，其目的在於制止更進之侵略，必要時運用武力亦所不惜。次日，英法以同樣保證給予希臘、馬尼亞及希臘，五月英土兩國就地中海方面成立互助協定。此等保證，實乃英國政策上之轉變，而其改革性幾如其

實行徵兵制相似。自上次大戰以後，英國堅決拒絕其在中歐及東歐接受遙遠與空泛之責任。英國政府之轉變，乃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以制止納粹統治歐洲之威脅的措施。

但澤與波蘭

希特勒之答覆，足以表示其特性。彼又棄絕另外條約多種。在其四月二十八日之演說中，彼以英國對波蘭之保證作口實。廢棄英德在慕尼黑所發表之友好宣言，及一九三六年所訂之英德海軍協定。英國對此以鎮靜處之，一如其於上年十二月接獲德海軍增強潛水艇實力至英國潛艇水準之通告。更嚴重者，乃德國對一九三四年德波互不侵犯條約之廢棄。此約即係希特勒與波蘭所簽訂為期十年之互不侵犯條約，常引以自豪以表示其對和平願望之例證者也。彼於一九三五年五月曾謂：「吾人承認波蘭國家為一偉大愛國民族之祖國，此種民族具有坦白國家主義之諒解，與熱誠之友愛。」一九三〇年二月彼謂此種諒解「已完成消除德波間所有之磨擦，並使兩國間真誠友愛之合作成為可能。」九月間又稱：「吾人均已深信此一協定，將使吾人獲得永久之和平。」即至一九三九年一月底，李賓特羅甫於赴華沙途次仍稱：「余敢向在波蘭之日耳曼人保證，一九三四年之協定使我兩大民族間之敵意消除淨盡。」但到四月，希特勒即將此約撕毀，因該約已被英國之保證所侵害，「因此已不存在。」

德國對波蘭之鬥爭，至是乃進入人所共知之緊張階段。德國報紙對在波日耳曼人遭受可怕之虐待，及波蘭向德提出難以容忍之挑釁，大肆咆哮。但澤納粹領袖福斯德 (Herr Forster) 來往於柏林但澤之間，一如漢倫之所為。希特勒之權勢，因五月與意大利軍事同盟條約之簽定更加增強，根據此項條約之規定，一旦發生武裝衝突，兩國須嚴格履行互助之義務。波蘭人與日耳曼人開始互相排斥，極似衝鋒隊之大批「遊歷者」突然蒞臨但澤。大量軍火偷運城中，波蘭境內之衝突層出不窮。但澤當局與波蘭海關衛隊之衝突，亦有一觸即發之勢。而邊境之射擊事件，更為接觸之徵兆。希特勒於此手段完成其悲慘目的之後，曾謂：「德國決意廢除在其邊境上馬其頓式 (Macedonian)

之情形，且德國此舉，不但有闕國內秩序之維持，即歐洲之和平亦利賴之。」
當此時際，英國乃與蘇聯舉行談判，以期完成和平陣綫。

與蘇聯之談判

英國政府於三月十八日向蘇維埃政府詢問：設羅馬尼亞無端被侵，蘇聯將採何種步驟。蘇聯在含糊答覆中建議召開國際會議，以討論德國侵略問題。英國政府認為時機尚未成熟；但於三月二十一日在倫敦與法國總統舉行會議之後，英國決定提議聯合波蘇發表宣言，其中包括：如有新侵略發生，即舉行磋商之保證。由於保證波蘭及其他小國之決定，英國遂感與蘇聯密切協商及謀求更形積極行動之基礎實為迫切之需要。三月十日史太林在其外交政策之演說中，已明言：「吾人願對已受侵略犧牲而仍爭取獨立之民族，予以支持。」訂定協定之機會，至是在雙方面似已均屬有望。

此種希望所以瓦解之詳細原因，僅能於協商經過之全部記載可以公開時，方能知之。但有一原因不久即已顯然。蘇維埃政府擬將一有約束性之聯和保證，予以延伸，俾可包括波羅的海各國，以免彼等受來自間接或直接之侵略。而波羅的海岸各國，則堅決拒絕接受任何未曾請求之幫助，尤其來自蘇聯者。英國欲覓一互讓之協議，張伯倫於六月七日謂：「余希望現時即可建議三國政府均能接受之規定，俾於尊重其他國家主權與利益之際，保證三國合作，以抵抗侵略。」談判依然徐徐進行。蘇維埃之急燥，可於五月三日之任命莫洛托夫 (Molotov) 為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以代替李維諾夫 (Litvinov) 一事見之。六月十二日外交部官員威廉斯坦氏 (Sir William Strang) 攜帶新建議前往莫斯科。七月三十一日，因困難依然無法消除，英法乃決定派遣軍事代表團赴莫斯科。然直至八月中旬，此一問題仍在未決中，而危機乃進入一新的而有決定性之狀態。

八月十六日，當歐洲軍隊於一年內第三次動員正在集中時，德國宣佈多項新要求，其中包含波蘭走廊地帶與但

澤之吞併。同日英國駐柏林大使報告其與德國外交部秘書魏塞克 (Baron Von Weizsacker) 會談之內容。『彼似極信並稱相信蘇聯對波蘭之援助，不僅微不足道，即蘇維埃社會聯邦政府甚至於最後參與其對波蘭之劫掠，及余堅持英國之必將干預，似亦不能改變其意志。』德軍於十八日佔領斯洛伐克並開始向波蘭南部邊境集中。十九日蘇德商務條約簽訂。及至二十一日兩國宣佈已決定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實際上，德蘇間自一九三六年起，即有互不侵犯條約之存在。但就希特勒對共產主義之謾罵而言，此一條約在各方面看來似已早成具文。新條約之宣佈，尤其在此期間，實有重大之意義：八月二十三日所簽訂之實際條約較舊約更為廣泛而有約束力。此實明白表示希特勒決定不理蘇聯而對波蘭採取明確行動之前奏。

大戰之來臨

如希特勒推測英法乃將畏縮不前，則彼將完全錯估。其第一結果，即英法再度申明其對波蘭之保證，並稱此種保證已見於條約之中。法國召集新預備役。英國並於八月二十二日致德之通牒中明白表明其立場：

據稱，倘英國政府在一九一四年更能將其態度明白表出，則當時之慘禍，或能避免。無論此種傳說是否確實，英國政府現已決心不使此次再有如此之悲痛誤解。

設有戰事發生，彼等決心並準備立即運用其所有之力量，結果如何，無人可以預料。

但此項警告，附有休戰請求及德波間之直接談判，並由英國合作以求獲得解決。張伯倫於其致希特勒之私人函件中，重申此意，由漢德森 (Sir Neville Henderson) 乘飛機攜往柏林。漢德森雖受盛大之招待，而所得之答覆，則無妥協之餘地。但澤與走廊乃德國之利益所關，絕不能予以放棄，英國之行動，業以鼓勵波蘭之侵略。英國動員之意向，乃『一直接對德國有計劃之威脅行動。』

因此，中止戰鬥行為之建議，遂被完全置若罔聞。

其他各國領袖，此時亦爲挽救和平而努力。比利時國王李奧波得(King Leopold)，代表西部中立各國，於二十三日廣播呼籲。次日教皇亦以無線電發表其警句：『和平中一無所失——戰爭中將損失一切。』二十四日武裝軍隊在歐陸集中者已達一千一百萬之衆，而英國之戰鬥艦隊，亦駛至其防地，羅斯福總統亦發出通牒三件，力勸意王試作制止戰爭之努力，並請波蘭總統摩蘇茲基(Moscicki)採納和平調解辦法，復以相似之呼籲，送致希特勒。翌日，波蘭接受建議之電報到達。乃再度向希特勒呼籲——此爲一年內第五次之呼籲。但無一次獲得答覆。達頓第亦以上次大戰時同屬老戰士之資格，送致希特勒私函一件，但其所得之答覆，亦屬空洞無物。

英國在外交上，仍繼續努力，在漢德森爵士於八月二十五日由柏林帶回倫敦之函件中，希特勒承諾：彼如對殖民地已感滿足，並于波蘭獲得解決，彼即保證英帝國並接受合理之軍備限制。英國於二十八日之答覆中表示，願對此問題加以研討，但必需首先公平解決波蘭問題，並稱無論有何特殊利益，均不能使英國撤回其保證。同時並告希特勒，波蘭政府已準備討論此項事件；英國又力勸波蘭避免採取足以引起衝突之任何行動。

歐洲各大城中之燈火管制，已普遍實行。巴黎與倫敦開始疏散兒童及老弱婦孺，德國則正期待蘇聯批准兩國所訂之互不侵犯條約，並於二十九日以新通牒一件送交英國大使，內稱波蘭野蠻行動所引起之事態，實爲『大國所不能容受者，現已迫使德國由數月來之被動旁觀者，轉而採取必要步驟以保護其正當之利益。』(被動之旁觀者，業已全部動員。但次日，波蘭命令局部動員時，德國電台則指責此種行動爲一『重大與全不正當之挑釁。』)但德國政府現同意『接受英國政府勸告波蘭當局派一全權特使前往柏林之提議。』並期望於次日蒞臨。

此乃英國政府最後之一線希望。在八月三十一日內，曾五次致電柏林內稱英國已以壓力迫使波蘭避免一切邊境事件之發生，並懇求德國給以更多之時間。當晚復向德國發出電報與通牒各一件，力陳此種商討程序，頗不合理。德國應遵循協商之通常慣例，經由波蘭大使轉達其政府，並重新提議在協商期間中應休戰。

當此一通牒於三十日夜半送達時，李賓特羅甫乃出一冗長文件以德語迅速宣讀以爲答覆。此即包括十六點之建

議，而其所根據者，則爲但澤之歸還德國，波蘭對琴尼亞（Carpinia）之保留，及在走廊區域之公民票決，（無論投票結果如何，雙方均對某種權利，加以保留）。但當漢德森大使索取此項提議之原文時，李賓特羅甫答稱現已過遲，因波蘭政府迄未派遣全權特使前來柏林。此一提議，因此永未送交波蘭。經英國政府之催促，波蘭大使於多方努力之後，始可於八月三十一日晚間獲見李賓特羅甫。其時蘇聯已批准德蘇互不侵犯協定，而德國之路至是乃障礙盡除。當波蘭大使欲與華沙取得聯繫時，發現交通通信機構，已爲德國政府切斷。次日凌晨，德國開始進攻波蘭。希特勒宣稱：「除以武力對抗武力外，余已無其他途徑可循。」

英法現已決定赴援波蘭。然彼等在最後絕望中尤等待兩日。墨索里尼現已不顧其與德國所訂條約之義務，決定採取中立，並建議召開會議。英法接受此一建議，但德國須先撤退其侵入波境之軍隊。同時英法直接要求德國政府撤兵，否則即係戰爭。至九月三日星期日，仍未獲得答復，於是乃復指定限期答覆之時間。英國之限定時間止於上午十一時，法國止於下午五時。此時既過，戰爭從茲開始。

第二章 一九三九年九月至十二月

交戰各國

德國於九月一日侵入波蘭，英法於九月三日加入戰爭。此種局面，如其謂為新戰爭之起始，不若謂為已在進行中之戰爭緊張階段之開端，戰事現已歷時若干，則因解釋而異。有人認為自一九一四年以來，戰爭即從未停止。而較為穩重之觀點，如李德爾哈特上校所主張者，則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革命戰爭之爆發，為此次大戰之起點。但任何消息靈通之觀察家至少均能明瞭此種鬥爭在訴諸武力前，即在不流血而日見緊張之情況下進行已久之時間。

新式之戰爭，不僅包含武裝人員之衝突，已為世人所公認。此係各國用其一切可用之資源，以壓倒其對方之鬥爭，藉以避免本身之毀滅。試如荷伯斯 (Hobbes) 所云：「戰爭之本質不但包括實際之戰鬥，而且包括業已完成之佈署。」陸海空軍乃其最後一擲之後備隊。各種部隊雖能獲致最後之決定，但不能於孤立無援中完成此種任務，陸海空軍僅屬前鋒，必須以舉國努力之支持力作其後盾。一國之支持力及其他攻擊所仰賴於其工業生產力與經濟之資源者，甚且超過於武裝力量之多寡。吾人欲知各交戰國開戰時潛在力之概略，不僅須估計其在戰場上之力量，經濟資源與戰略地位亦應涉及。

茲先就三重要交戰國而言，三國同屬工業國家，惟在程度上稍有不同。戰爭之第一要素，乃作戰力量所依賴之機械武器，及此等武器所須要之大量軍需品及其供應品。就設備而言，德國無疑佔居優勢。彼僅次於美國之工業力量但約等於英法兩國工業力量之和。加之，當英法工業大部為供應其平時社會通常需要之際，德國之工業已完成適於戰時目的之組織。一九三六年之四年計劃，將所有德國之經濟體系概歸戈林將軍指導；此乃擬使德國不因戰爭或

受封鎖而遭挫敗，大砲替代牛油乃其高喊之口號。戈林曾謂：「吾人生存於一堡壘之內；」在此堡壘內，八千萬居民之精力首先應用於防禦之目的。

反之，同盟國家對於管理其經濟以適應戰時目的所採取之步驟，則為數無幾。英法政府固均享有管制工業，進口物品，及外匯之廣泛權力，但法國除白魯姆 (Blind) 政府採取將軍火工業收歸國有之步驟外，鮮有運用此項權力。甚至英國因重整軍備而擬定之特種軍需工業計劃，亦僅予以有節制之運用。直至一九三九年六月供應部 (Ministry of Supply) 成立之後，方始有主要調整之規定。總之，當戰爭初起時，兩國之經濟，主要仍以人民之需求為基礎。

關於此點，德國雖佔初步優勢，但亦受種種限制。其一，彼之消費品生產，早已大量減少以適應軍事要求，故無再行發展其軍需生產之餘地。若干事物，自可以實行定量分配而做到，因定量分配，可將通常之消費量降低，並使剩餘之人工與原料運用於戰時工業。福里希元帥 (Von Fritsch) 說過：「君等雖可以定量分配卡片而結束戰爭，但君等絕不敢於戰爭之始，即實行之。」但福里希元帥已因反對進攻奧地利而失寵，其總司令職務亦於一九三八年二月解除。此次戰爭開始不久，即在波蘭前綫執行一危險斥候戰而遇難之宣佈。此一戰役之性質如何，何以顯要如福將軍者參與此一戰役，實乃外間只可加以推測之問題。

因此，就德國而言，戰爭係與定量分配憑證同時而來。連續發表之命令嚴格限制食品、衣料、肥皂及自動車一類物品。圓胖之戈林於九月九日告德國聽眾稱：「關於肉類，在任何方面講，吾人所食者已感過多。少用肉食，吾人將變瘦小，因是需用數少之材料，以製新衣，」但其生活水準，已極接近最低點，勞工之缺乏，已在戰前形成；故德國對其經濟上之努力，似已達到最高峯。

在另一方面，法國與英國尚有相當充分之餘裕，如再加以有效之合作，必可更能增大。彼等業已同意：設有戰事，即調整其軍事努力。戰爭爆發後，乃進而將此項調整擴及經濟部門。商業協調於十一月十七日商定後，隨之即

有十二月十二日經濟協定之簽訂。以上各端，乃構成一空前所未有之廣泛妥協。實際上近於將彼等之共有作戰資源，食物，船舶噸位以及在國外之存款共同應用。其向國外採購之共同政策，不僅旨在避免爭購之現象，且可幫助管制與生產計劃有關之進口物資，並規劃公平分配兩國間所需要之物品。外匯資產可以共同使用；匯率規定一七六·五法郎兌換一英鎊；關於價格及賒欠之協商，及共同行動，亦有所規定；給予他國財政幫助之負擔由英法兩國担負，計法國担負百分之四十，英國担負百分之六十。關於十一月商洽協定，兩國所發表之聯合公報稱：「兩國以此方法所完成共同行動之佈置，於戰事開始兩月後即付諸實行，而在上次大戰中第三年尾，始獲成功。」十二月之協定更將兩國合作擴大，為第一次大戰中所未有。

其二，無論平時或戰時之工業，必須仰賴原料。德國於此顯為不利。其食物之供應，估計僅達其需要量百分之八十三，而水菓，蔬菜，尤其脂肪亦感不足。不論德國如何增進其國內生產與發售代用品之應用，通常須由國外輸入所需之工業原料三分之一。關於主要物資之供應，僅在煤，炭酸鈣及鎳三項有所盈餘。主要物資如棉花、橡皮、石油及鐵苗，尤特感缺乏。英法本土固亦缺乏多種此項主要物品，但，若于可得自其本國之內，並可獲得國外之資源。至於德國，在其敵人一旦保有制海權時，欲獲得國外資源，實一異常困難之問題。

在軍事方面，德國亦有初步之優勢，但此種優勢，似不能於長期戰中保持不輟。陸軍上任何實力懸殊之存在，均於盟方有利。德國以正規軍八十五萬對抗法國之七十萬八千人與英國之二十五萬人。兩方在完全動員時，均能增加二百萬至三百萬人。在理論上德國既有八千萬以上之人口，可能維持此數，但在事實上，德國國內生產之需要。似較英國或法國更為嚴重。據不正確之估計，德國可資利用之人力共為三百五十萬人，而英法則有五百萬人。德國於一九一九年後，即無普遍之軍事訓練，故其後備兵之素質深受影響，其後雖有半軍事性質之組織而稍改善，但亦不克與法兵相比擬。德國另外之缺點，即缺少自上尉至上校階級之適當負責軍官。德國之參謀本部，或仍保持舊日之輝煌，但實際作戰之軍官，乃其軍事機構中脆弱之一環。

德國最大之優勢，在於空軍。雖無正確之統計，彼或擁有一萬至一萬二千架飛機，其中六千架或屬第一線。英法之聯合空軍力量當少於此數，或較德國少百分之二十。然就某一方面而言數量之缺少，可以優良之素質抵補之。吾人有理由相信英國飛機之構造上，較為堅固，而德國之超速戰鬥機，在作戰上較英國者缺少適應性。再者，德國空軍之迅速擴張，勢將涉及訓練有素之駕駛員問題，尤其領隊之訓練。就訓練一點與英國空軍素質而言，英國現有空軍，或為歐洲之最可畏者。

空軍在戰時，每月之損失與毀壞，約可高至百分之九十。關於補充能力，一若其初步兵力，德國在開戰初期，佔有優勢，但可預料此僅暫時而已。英國每月生產飛機七百至八百架，法國可能為二百架而德國則為一千至一千二百架。據在年終可靠之估計，同盟國之生產，僅略低於德國每月一千五百架之生產，即同盟國約產八千四百架，而德國可能為九千三百架。此外，英國已在加拿大發展飛機工業及訓練飛行員之機場，其貢獻必極重大。即最穩健之估計，亦信德國現有之優勢，恐難保持至來年春季。

戰略地位

就戰爭所仰賴之各種物資需要而言，兩方不同之處，立即可以判明。德國無殖民地，所以亦無統轄殖民地之責任。勿需分散軍力以保護殖民地或保護商業路線，一如一九一四年，可集中軍力；地理之位置亦只許可內線作戰。吾人欲對戰略形勢加以研討，事實上，似不能不與一九一四年之形勢相比較。

最為明顯之事實，即以一九三九年與一九一四年相比擬，此次德國乃係單獨作戰。其與意大利之同盟，兩國均曾予以熱烈讚揚，稱之為「鋼鐵公約」，當戰事爆發時，為期不及四月。意大利不願其繼續信守聯盟之宣誓，立即採取斷然之中立態度——此由十月三十一日內閣之改組，排去政府中主要親德派一事，可以見之。十二月十六日齊亞諾伯爵（Count Ciano）向商會演說，表示意大利業已規定三年之和平，以完成其軍事準備；德國不應不顧意

大利對避免戰爭之努力而與波蘭開戰，並與蘇聯締結德蘇協定。意大利公告上之官方語調，雖仍對德國表示親善，但其動機，似在繼續激怒英法而非出於對德之友誼。意大利再度接受任何一方所提出之動人條件，大有可能。

意大利之態度，尤其德蘇公約，對於反共集團之另一國家具有重大之影響。佛朗哥將軍及其支持者咸祝賀其在西班牙勝利，認爲此係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之勝利。德國原期西班牙必將感謝其助西班牙之往事而助德國；但此種趨勢，現因德蘇條約之訂定而大爲減弱。無論如何，西班牙能否有所動作，誠屬問題，除非意大利亦有動作。因是西班牙在此時際之中立已屬確定。此項發展當可解除同盟國在地中海方面或可遭受之重大威脅——此一結果，致少半因幸運半因妥善處理。地中海其他一端之形勢，較之一九一四年更對盟方有利。其時，土耳其加入德國方面，而今土耳其不但爲一中立國家，且爲担保抵抗德國向巴爾幹方面侵略之中立國。同盟國與土耳其關於東地中海方面之明確互助條約，於十月十九日簽訂，其中包括對希臘與羅馬尼亞之保證。隨之英土兩國間更有商務條約之簽訂，及三國間所舉行之軍事談判。同盟國家至是乃信關於巴爾幹與近東之防衛努力，各國必能通力合作。

一九一四年德國之另一盟國爲奧匈帝國。哈布斯堡皇室，已在凡爾賽予以清除；但最終之結果，乃納粹德國將以前哈布斯堡王朝之地如奧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併爲己有。德國此舉或可視爲抵消其所失去先前盟國之一部，尤以自戰略觀點爲然。波希米亞乃「上皇建造於歐洲心臟上之堡壘」，此一地區之統治，至是更屬確定。工業設備與自然資源之獲得，且有經濟上之利益。然此種利益，亦非純然無損者，在另一方面，就純軍事性質之觀點而論，人力之增加，遠不能與昔日奧地利之軍隊相等。反之，奧捷境內具有敵意與怨憤之人民，可能成爲妨礙德國戰爭努力之一嚴重問題。

德國固孤立無援，但其敵國亦較少。德國敵人在西部之比較力量，似較一九一四年爲強。英國海軍優勢具有壓倒力量，法國陸軍幾一致被認爲世界上最佳之軍隊——惟有德國不贊同此點。法國陸地防禦（此即以馬奇諾爲信心及其決心之基石）一致認爲堅固異常，如敵方由正面進攻無異自殺。一般人以爲即敵人經比利時或瑞士從事側面攻

擊，法國最高統帥部亦必對於此種行動，已有完全之準備。然法國亦有不利之處，此即如德國不能進攻法國，法國亦難進攻德國。在東部，一九一四年向德進攻之帝俄，今則一變而成蘇聯，其對第三帝國之新友誼正在鼎盛中。

德國參謀本部昔曾最關切之兩面作戰危險今已不復存在。但德國並未將第二戰場完全免除。至少波蘭似將成爲多少可懼之問題；德國遂以其所有之力量加諸其弱小之敵人，期在主要敵手集中全力於西綫之前，將此小國一舉而消除之。

波蘭之戰

波蘭民族久慣危險中之生活。彼等之國土恰位於波羅的海平原之上，因而成爲向東向西行軍之天然大道；並因國內天然防禦之缺乏，波人遂成其強大而貪婪之鄰國犧牲品。一七七二年至一七九六年間，奧俄與普魯士三國會聯合瓜分原有之波蘭。彼等之壓迫歷十九世紀而不輟。波人雖被征服與瓜分。但從未被制服，波蘭國魂屢經摧殘而尤存在。重建波蘭國家之夢想，爲所有波蘭愛國志士之目標。彼等之良機，隨一九一四年大戰之爆發而俱來。畢蘇次基 (Piłsudski) 出任軍事領袖；波蘭國家委員會 (National Committee) 亦在法國成立，並取得同盟國對波蘭獨立之支持。一九一九年重獲自由之波蘭，復又建成。

畢蘇次基自當時起至一九三五年逝世止，始終爲波蘭之統治人物。死後之領導工作，讓於二人——一爲外交部長貝克上校 (Colonel Beck)，一爲陸軍領袖薩格來李茲元帥 (Marshal Smigly-Rydz)。彼等之工作，乃在風雨飄搖之嚴重局勢中，維持其國家之獨立。德國或蘇聯之進攻，德蘇間之發生戰爭，德蘇之犧牲波蘭而成立協定——均屬可能，且亦均足威脅波蘭之生存。波蘭領袖爲未雨綢繆計，乃建立有力之陸軍，對德蘇兩國維持正當友好之態度，並尋求德法之支持。波蘭雖希望和平，但不願以危及其獨立之犧牲換取和平。當希特勒向波提出威脅其獨立之要求時，波蘭人實已十分決心寧願戰鬥，不肯投降。

德國大舉進攻之波蘭，爲一擁有三千五百萬人民之國家，內中三分之二以農爲生。波蘭並非富饒之地。其農民生活水準，較德國低甚，工業資源亦不多，僅能以有限之資本，資助其工業之滋長。上西里西亞（Upper Silesia）之獲得，即係領有煤礦蓄藏豐富之一主要工業區域。在其南部靠近喀爾巴阡（Carpathians）山麓，更有少許之油藏。波蘭政府曾擬在其南部之中心區域，建立重工業——此一工業之性質，與其所在地位，均有軍事上之價值。波蘭雖已有若干之發展，但其經濟機構仍不足以完成戰爭目的之任務。

就防禦觀點而論，地理條件於波蘭幾全無利益可言。喀爾巴阡山脈，形成其南部之天然疆界，但因德國之吞併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並於八月十八日佔領斯洛伐克，致其側面國境線延伸過長，難以軍力防守。其西部有若干炮台掩護西里西亞，並有若干重要城市，亦已設防，但無類似馬奇諾之防線以止侵略。是以主要之攻擊任務，仍須由波蘭之陸軍直接担当。

波蘭陸軍之訓練與素質均屬良好，計有三十二師第一線兵力，與三十個預備師，共約一百萬人；如再行動員，可增至一百五十萬。但是與德國之兵力相較，不但在數量上，即在裝備上亦處於劣勢。重砲，平射砲（射擊坦克車用），高射砲均感不足。雖在理論上有一個裝甲師，但已自動或被迫放棄機械化之擴充，而倚恃騎兵之機動力。空軍力量，雖有飛機一千二百架，但在波蘭之整個防禦機構上，實爲一致命之弱點。

德國戰略在以猛力之一擊，以期迅速獲得消除波蘭爲一交戰國之效果，並欲在英法兩國軍隊進入陣地所需之時間內，及在西線發動主要攻擊之前，獲得此項成功。爲完成此目的，德國乃以九十個步兵師及八個裝甲師四分之三（超過一百萬）之兵力，集中攻擊波蘭，而將大部份西線之防務移交二十個老弱預備師接防。

德國之計劃，係以兩支主要兵力向華沙包圍攻擊。每一支主要兵力，均係反復集中攻擊一點，以導致最後宏大之推進。在北部之走廊地帶，則由波美拉尼亞（Pomerania）與東普魯士同時發動之攻擊將其切斷；在東普魯士之第二支兵力，直趨華沙以牽制波軍。在南部之兩支兵力，包圍西里西亞，然後會合同羅茲（Łódź）攻擊之第三支兵

力。南北兩支大軍，至是乃同向一點作決定性之推進，以粉碎波蘭殘餘之抵抗。

爲應付此種攻擊，波蘭計劃在接近邊境之若干地點，作宥延性之抵抗。在其前進兵力之後，有三支主力軍進入保護華沙及南部工業三角地帶之陣地。在接續之宥延作戰後，此主要兵力當可退守那勒——布格——維斯杜拉——聖 (Narew-Bug-Visula-San) 之內河防線，此即決定性戰爭所發生之地點。

促使此一防禦計劃之紊亂，實有三個因素。其一，當攻擊降臨時，波蘭之動員，仍未完成，德國動員早於八月九日開始，至八月二十日幾近於完成。但爲避免挑釁計——此乃英法兩國所鼓勵者——波蘭延緩其總動員直至八月三十一日，即德軍開始進攻之前一天。波蘭於戰爭發生之前一星期，方採取初步步驟，由此可見波蘭實缺少時間，以實施其全部計劃。其二、德國空軍之攻擊，具有完全摧毀之効力。波蘭之運輸與交通機構，因鐵路之被炸而脫節，並無法加以調整。德國藉其最有力之間諜工作，大舉轟炸波蘭空軍基地，致波蘭整個空軍未及起飛之前，即被毀滅殆盡。於兩天之內，德國空軍完全獲得制空權，而使波蘭之陸軍盲然無助。其三，德國機械化部隊前進之迅速與果敢，出乎所有預料之外。波蘭原期道路之惡劣與波蘭之泥沼，可將坦克與運輸車陷於泥沼中。但天久不雨，河水低淺，以致其所依靠之天然障礙未能發生充分作用。德國機械化縱隊輕率猛進，多次與其主力完全失卻連絡，並在若干場合證明其犧牲甚鉅；但其對於促成波蘭軍隊混亂之貢獻亦值得其所付之代價。

最初兩日之戰鬥，顯示德軍攻擊之摧毀性。德軍對迄未準備就緒之波蘭軍隊追擊不已，使其無法在適當之防禦陣地，獲得穩定。波蘭第一線防軍，乃被迫撤向華沙與維斯杜拉河一線。在北部，由波森 (Posen) 與東普魯士聯合推進之德軍威脅波軍之側翼，並迫其向南退却；德軍遂於九月五日會師而將走廊地帶切斷，但在琴尼亞附近與馬拉 (Mela) 半島，波軍仍繼續抵抗。在南部，德軍迅速向西里西亞工業區域移動，由於九月六日克拉科 (Cracow) 之攻取，此全部地區遂淪於德軍之手。在上述兩個戰場，機械化之德軍猛力向前推進以截斷波軍交通並切斷其退路。此南北兩方之鉗形發展，係爲中路主力開路，此一主力軍至九月七日即已到達重要城市羅茲。

戰爭之第一階段於一週之內如此完成。波蘭之初步抵抗已被壓制，包含重要資源之地區亦被蹂躪。然德軍尚未能完全摧毀或分離波軍之主力。彼等之抵抗益見加強，並退至較短之防線，以迎擊現已接近彼等之德軍聯合攻擊。

戰爭之第二階段，乃係側翼攻擊之擴展，以迫使波軍一再後退，並逐漸包圍在華沙作戰之波軍。德軍機械化襲擊部隊於九月八日到達首都城郊，但直至十五日德軍始到城前。同時來自北方之襲擊，則轉向東面推進，直達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 (Brest-Litovsk) 德國在南部之強大機械化部隊則直趨羅夫 (Lwow)，其目的在切斷通往羅馬尼亞之道路。至十六日華沙區域實際上已陷重圍，在西南方之德國前進部隊，亦向維斯杜拉河以外推進。此際波蘭之交通，已被破壞，其軍事指揮亦現混亂現象，但抵抗益形猛烈，波蘭或期望在其東部建成一有效之防禦。

以上所述乃九月十七日，蘇聯自東進攻時之局勢。蘇聯政府宣稱：由鈔看來，波蘭國家已不存在，與波訂定之條約，如一九三二年之互不侵犯公約，亦告失效。因此，蘇聯認為必須加以干涉以保護其在波蘭境內之同胞。同時柏林宣佈：蘇聯之干涉，德國業已完全獲悉並贊同此舉。

此乃對波蘭命運決定性之打擊。雖前進之蘇軍遭遇波軍甚少之抵抗，但此種侵入，完全瓦解波蘭防禦之力量及其在東部建立有效戰線之機會。在華沙區域之頑強戰鬥，曾繼續三週之久。德國雖於十七日要求守軍投降，但華沙在其不斷被轟炸與困乏日增之情形下仍能維持其英勇之抵抗直至二十七日。莫德林 (Modlin) 要塞於二十九日放棄，黑拉半島上之抵抗繼續至十月二日；在盧布林 (Lublin) 以北有一萬六千波軍直戰至十月五日方止。但此均屬孤立無援之困鬥，波蘭政府之作戰努力，至是已因蘇軍之侵入而告瓦解。

戰爭尚未完畢，而戰利品即被戰勝國所瓜分。在暫時『軍事劃分』，使蘇聯伸至維斯杜拉河之後，九月二十九日蘇德又簽一協定，規定兩國之疆界更向維斯杜拉河以東延伸，大體上係沿人種之分佈為界線。因是蘇聯乃以近半之波蘭土地滿足其自身，而將最富庶區域一部讓與德國，蘇聯約得一千二百萬之居民，此等居民在種族上與經濟上均與蘇聯農民相近似。自其餘之部分，德國進而吞併西部直達其本國版圖，並在中部創建一理論上之自治省，此

地計有十一萬二千方哩之土地與超過一千三百之人民。自此以後，居於此地之波蘭人與猶太人，均須與德帝國之其他居民相隔離。

吾人早已料及希特勒一旦解決波蘭之後，彼將以戰爭之對象已不存在為理由而向同盟國作和平之呼籲。此種呼籲在希特勒九月十九日關於但澤之演詞中，已見其徵兆；彼於十月六日向國會發表演說，建議解決之方案，須以德國已獲得之勝利與所餘之需要為基礎。但此種建議，毫未接近實際可行之基礎。所以意大利於兩日前，即實際上否認其參與德國和平努力之意向。張伯倫於十月十二日宣稱：「德國總理在演說中所提出之建議，含糊不定，亦未提及糾正其對捷克斯洛伐克與波蘭所作之不法行為……故仍須詢問德國政府，將以何種實際方法以使世人信服其侵略即將停止，並能遵守其保證。」在此情形之下，顯然和平之期，仍屬遙遠難求；且因波蘭戰役之結束，軍事努力現已集中於西線矣。

西線

當戰爭初起時，同盟國在西線之目前問題，係予波蘭以有效之援助。直接之援助，顯屬不可能，除非被等準備冒險而向波羅的海方面壓迫。間接有效之援助，僅能以壓力加於西線，以迫使德國放鬆其對波蘭之緊逼，而以其主力集中於萊因蘭之防守。但此舉仍屬危險，設須正面進攻永久防線之西輪 (West Wall，或稱齊格菲防線 Siegfried Line)，則其所需之代價，除自身毀滅外，恐無他途。

齊格菲防線，乃德國對法國馬奇諾防線之答覆。馬奇諾防線之建造，歷時多年，用款約五萬萬元，包括連續不斷之地下砲台，中間築有掩蔽部及彈藥所多所，以掩護自盧森堡至瑞士之邊境。有若干地方深入內地達二十五哩。在此互相連貫之要塞中，守軍足可維持相當長久之時間，而不需外來之援助，在此掩蔽體之後，法國陸軍當能自由集中與調遣，而無被襲之顧慮。德國之防線，係根據縱深防禦原則築成之連續陣地，其方位之佈置，足使穿入任何

一區之敵軍，遭受致命交叉火力之射擊。此等陣地於一九三七年，開始建築，幾近五十萬人參與其事，於一九三八年危機時期中匆促完成。二者之構造雖有不同，但以下各點則屬相同，即均以逐漸堅強之防禦以對抗敵人之攻勢，使其在未穿過最後要塞之前，消耗殆盡，以至可藉反攻，予以毀滅之程度。

法國軍隊於戰爭之初，即向此等陣地開始移動。九月五日法國公報宣稱：『我軍已在來因河與摩塞爾河 (Moselle) 間國境線上各處與敵接觸。』十日之後，法軍佔領德國境內約一百方哩之區域。前進之部隊，均審慎將事，顯示決心避免生命上無謂之犧牲，並在進行次一戰鬥之前，完全前一戰鬥之每一階段。至十二日法國接獲德國開始堅強抵抗之報告，而德國之反攻則自十五日開始。當波蘭之抵抗瓦解時，法國僅佔領若干前進陣地，而主要之要塞仍在前面。因波蘭之消滅，德國當前之危機隨之消失，遂將其大部軍隊移防西線。至八月中旬德軍方對法軍開始發動連續之局部攻擊。同時德國統帥部已決定『將進入德國境進行攻擊任務之各師，撤至其他地區，以便間接援助波軍。』至該月底，法軍均已撤至本國境內，而其戰鬥僅為偶然之襲擊或巡邏之衝突，間或雙方以重砲互擊。

當法軍正從事此等戰鬥時，英軍已源源渡過海峽。十月十一日倍立廈 (Mr. Hore-Belisha) 宣稱：在戰爭開始後之五週內，已有英軍十五萬八千人，運到法國，並暗示其他調動正在進行中。十二月十日又宣佈英軍已接防馬奇諾防線之一段並已與敵軍接觸。

敵軍此時尚無直接進攻馬奇諾防線之意向。但，有種種跡象顯示德軍領袖擬再度運用經由低地國家進行側面攻擊。自波蘭調返之德國軍開始集中於比利時與荷蘭兩國邊境，其時德國報紙痛詆荷蘭接受英國違犯其權利之柔弱，日見激烈；故二國之驚恐亦隨之而增。荷蘭政府業已實施初步氾濫政策，並於十一月十日宣佈邊境數地已為大水包圍。比利時國王於十一月六日突然秘密蒞臨海牙訪晤威廉明娜女皇 (Queen Wilhelmina)，次日兩國國王以和平呼籲致送交戰各國，並提出彼等願効斡旋之勞。九日比利時增加其兵力至六十萬人，而荷蘭則更氾濫其他地區。

一般咸信德國軍決定於十一月十二日開始攻擊，但此說果確，而觀念之改變亦起於其間。鈔等之和平呼籲，雖

未獲得結果，而兩中立國之團結一致，或可發生効力。隨英法十二日之謹慎答覆之後，德國亦於十四日以英法答覆已構成拒絕爲理由提出拒絕之答復。緊張局勢雖已平息，而德國之軍隊，仍滯留於邊境。法國因鑒於危險之繼續存在，乃於十二月初宣布：馬奇諾防線已予以加強與延伸以掩護瑞比兩國之邊境，法國發言人以謹慎而樂觀之口氣稱此防線「爲極堪畏懼者」，法國此舉，或在警告德國。

上述陸地作戰有一頗堪注意之特點——即空軍並無劇烈活動。一般預料，對平民中心區域之大舉空襲，亦未實現。即戰線後方之交通線，亦未被炸。因無空軍在上空之阻撓，法國得以輸送其軍隊；德國亦可得其在波蘭之軍隊調至西線。兩國均因畏懼報復，或因顧及中立國之議論，不願率先大舉轟炸，僅有偵察飛行之活動。英國皇家空軍亦僅飛往德國領空，實行廣泛印刷品之空襲，以散發宣傳品。但除空軍巡邏偶爾發生衝突外，陸軍之戰甚少配有空軍。惟空軍對於海戰，則有極大之活動。

海上之戰

一九三九年同盟國海軍所估之優勢，較一九一四年爲大；英法艦隊之總和，幾近二百萬噸；德國艦隊尙不足二十三萬五千噸。德國僅有七艘主力艦，其中兩艘乃上次大戰之遺物及三艘袖珍戰鬥艦，而英國則有十五艘主力艦，法國七艘（八艘航空母艦在外）。然雙方實力之懸殊，並不如上述數字所示者之甚，因同盟國須保護主要海路，包括地中海在內，是以無法迫使劣勢之德國艦隊，採取決戰。但德國海軍雖能嚴重傷害盟國，殆難威脅同盟國之海上霸權。

德國海軍領袖李德爾（Erich Raeder）之任務，即在發揮此種威脅達到最大之效力。且有若干徵象證明彼準備實行並擴展特比茲（Tirpitz）之傳統。彼乃一極具經驗之海員，曾於上次大戰期間參與獨奇爾海岸（Dogger Bank）及遮特蘭（Jutland）諸役。仍緬懷其軍艦被沉歿之一役，及於最後戰敗時，將德國艦隊擊沉於斯卡巴佛洛（Scapa

Flow) 軍港之光景。顯然擬採用不顧一切之殘忍手段，在海上作戰，凡可打破英國海權，或擊敗英國封鎖之各種武器，均將使用。對於潛水艇戰術，尤為嫻熟，認為以此武器，似可完成其目的。

其在英國方面之對手，則為溫斯敦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彼曾於一九一四年任海軍大臣，在此次大戰初起時，即被召入閣，担任此職，俾在運用其重要之經驗，保持英國海路暢通，並將海洋上之德艦掃除。彼曾以其勇氣與想像力在非常艱難之情況下，担任此種任務。如此種能力，足以使其再度成功，則邱吉爾之此種能力，尙有甚多。

德國之潛艇，乃對抗英國艦隊之主要武器。當戰爭開始時，估計德國擁有六十五艘。主力艦如有驅逐艦適當之掩護，則雖遭潛艇之攻擊，其効力亦屬有限，但亦不可輕視。此點於九月十八日得到證明，其時因數種情況之結合致一艘德國潛水艇能以擊沉由一艘舊主力艦改成航空母艦之勇敢號 (Courageous)。此艘潛艇，並於十月十四日進入斯卡巴佛洛，將戰鬥皇家橡樹號 (Royal Oak) 擊沉，致喪失八百一十二人。此一戰績之全部意義，僅於日後始得明瞭，其時英國宣布主要海軍根據地斯卡巴佛洛，已因此戰而放棄，並須另選不易為敵方接近之錨地。十二月初英國又受一暫時損失，因伊利薩伯級戰鬥艦一艘 (其後證明為巴漢號 (Barham)) 被魚雷擊中，但仍能設法駛返港口。

英國亦有潛艇，但不甚活動，僅於十二月中有兩次非凡成就。潛艇西蒙號 (Salmon) 在巡弋白海之際，無比之失望與勝利同時而來。在其一地點，德國郵輪布來梅號 (Bremer) 正自摩爾曼斯克 (Murmansk) 向其本國海港謹慎航進，其時似已入於西蒙號射程之內。但正當西蒙號準備對其船首發射魚雷時，德國飛機突然飛至，並迫其下沉。此際以魚雷攻擊布來梅號仍屬可能，但西蒙號遵照戰時公法之規定，停止發射而讓德郵輪逃去。不久之後，彼獲有擊沉德國潛艇之輝煌戰果；前此之失望，因而抵銷；次日又遇更為重要之戰利品，因彼發現德國本部艦隊正向北海作其罕有之遊弋。此隊包括一艘袖珍戰鬥艦，二艘戰鬥巡洋艦，二艘重巡洋艦及一艘輕巡洋艦李比茲號 (Leipzig)。

西蒙號偵審對準方位之後，發射魚雷六枚，然後潛入水中逃去。但艇長仍有相當時間，目睹一發擊中李比茲號；過後不久，又有爆炸聲兩響，表示兩艘重巡洋艦中之一艘，可能為布留希號 (Blucher) 亦被擊中。數日之後，英國小型潛艇烏蘇拉號 (Ursula) 在易北 (Elbe) 河口實行一次果敢之作戰，此艇在六艘驅逐艦掩護之下潛入水中，以魚雷擊中六千噸科倫 (Köln) 級巡洋艦一艘，且能平安駛去。

以飛機轟炸戰鬥艦乃海戰中之新方式，但其效率如何，專家方面各執一說，爭論不休，在開戰三個月後，仍不能得到結論。一般相信皇家空軍在此次戰爭中對基爾運河 (Kiel Canal) 第一次之襲擊，曾予袖珍戰鬥艦一艘以嚴重之損傷，並有多彈炸中其他一艘。在十二月中，英國對納粹海岸根據地之轟炸，日見加強，俾可局部抵抗德國之襲擊與敷設水雷之機隊。同時對德國艦隊之空中搜索，亦猛力進行。十二月三日英國宣布英國之強大轟炸機羣在黑爾戈蘭島 (Helgoland) 附近攻擊德國艦隊，並以重磅炸彈直接命中此等艦隻。十二月十八日之出擊，因德國防禦加強，致有劇烈之空戰。德國宣佈英機有五十二架參加戰鬥，被擊落三十六架——此係超過英國機隊實際力量之損失數字。英國承認英機損失七架，德機損失十二架，並視為滿意之成就，因此役乃以轟炸機對抗德國新式米塞戰機 (Messerschmitt) 戰鬥機。

就德國方面言，亦曾數次出擊，雖誇稱其戰果，實則無何成就。九月二十七日與十月九日之兩次攻擊，均為艦隊所逐去，且亦毫無損失。德國一再宣稱：皇家方舟號 (Ark Royal) 已被擊沈，但此種宣傳，終因此一航空母艦依然完好無恙之證明而告消失。其十月十六日對停泊福斯河口 (Firth of Forth) 軍艦之攻擊，則稍有成就。艦隻之本身並無損傷，僅巡洋艦掃雷者致沈 (Southampton) 曾受輕傷。巡洋艦艾丁堡號 (Edinburgh) 與驅逐艦莫哈克號 (Mohawk) 兩艘上之人員傷亡，係為炸彈破片所致。次日德國對斯卡巴佛洛 (Scapa Flow) 之攻擊，僅用作基地之舊鐵公爵號 (Iron Duke) 被直接擊中，然人員並無傷亡。以上轟炸之結果，乃襲擊者遭損失；故此貧乏之戰果，當可挫其銳氣。至十二月，德國飛行員於設得蘭羣島 (Shetland) 尋覓英國主力艦之後，即捨棄不易受損而

更危險之對象，而轉其注意力於漁船及燈船矣。

但在海戰中之最爲活躍者，乃係潛艇對於商船之襲擊。開戰第一日搭客郵輪雅典尼亞號 (Athenia) 即被擊沉，顯示一九一八年已告結束之無限制潛艇戰鬥現又復活。當戰爭初起之時，英國以百計之商船，正在各處航行；如在初期，即予以保護實屬困難，故其損失，自爲嚴重。但英國迅即採用在上次大戰時所得之教訓，護航制度之組織，瞬即完成，且立即獲得效果，蓋此爲對潛水艇最有效之答覆。依據邱吉爾十二月六日之報告，十月份英國商輪之損失僅及九月份之半，十一月份之損失僅及十月份三分之二。英國常川行駛海上之商輪共二千艘，約有一百至一百五十艘每日進出於英國港口，平均每進口十一萬噸即損失一千噸，總計損失三四〇、〇〇〇噸。(至一九三九年底已增至四六〇、〇〇〇噸)。但英國在開戰時，計有二千一百萬噸，故可以捕獲之敵人船隻，中立國轉讓以及新建之輪船補償其損失六分之五。

德國爲對付英方此種防衛，乃開始運用兩項策略——潛艇對中立國之攻擊，與不分地區之敷設水雷。中立國船隻所受潛艇襲擊之損失，隨戰爭之進展而日見增大；其因觸雷而損失者，約倍於英國。此種敷設於英國沿海之水雷，多有裝設磁性機構，故勿須直接衝擊，即可自行爆炸，其中顯有經飛機敷設者。英國爲對抗計乃於增強掃除工作之外，復竭力搜尋敵人之潛艇。邱吉爾估計每週約可毀滅德國潛艇二艘至四艘。關於此點，彼稱：『吾人相信此種比率超過德國補充其潛艇與受有適當訓練潛艇艇長及水手之能力……當余看到德意志在一九四〇年內，將有四百艘潛艇編隊服役，並以鏈帶方式 (Chainbelt System) 生產潛艇之報道，余懷疑彼能否以同樣之方式產生潛艇之艇長與水手。』邱吉爾對於英國業已拘禁潛艇俘虜一四四人之公告，堪與一九一六年末之情形相比擬，其時一百八十名之俘虜即表示德國損失四十六艘潛艇。根據此點，德國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之第一週末，必已損失三十六艘潛艇，或超過其戰前所有潛艇之半數。除搜索潛艇之外，英國並於十二月底宣布將沿其東海岸佈設一長五百哩寬三十五哩至四十哩之防雷網。

但除潛艇，水雷與轟炸機外，英國海軍並須應付另一威脅。此即所謂武裝商輪襲擊艦。鑒於上次大戰中愛姆敦號 (Ennen) 所造成之蹂躪，英國特別感到此種襲擊艦之危險。此種危險可能來自於十一月十七日自葡屬西非洲之羅比特 (Lobit) 港逸出之德國武裝商船如溫得胡克號 (Windhuk) 一類船隻，或來自設法逃免英艦巡邏而駛出之德艦，尤其來自三艘袖珍戰鬥艦，此等戰艦之速度與火力，使其特別適於對商船之襲擊。

至少有兩艘船隻，已遺遙海外，並活躍於襲擊之工作，此乃不久即成明顯之事實。十月二日英國貨輪克立門號 (Clement) 被襲擊艦擊沉於巴西海外。擊沉英國貨輪石門號 (Stonegate) 之袖珍戰鬥艦德意志號 (Deutschland) 於十月九日因在北大西洋捕獲美國貨輪佛林德城號 (City of Flint) 而洩露其航跡——因是引起一戲劇式與喜劇式之插曲，結果，當此輪企圖自摩爾曼斯克經過挪威海岸駛返德國途中，被該輪上之德國捕獲水手非法駛進胡基桑得 (Haugesund) 港，挪威當局因將此輪接收並交還美國船主。六週之後，在冰島南部海岸外，德意志號同一德國輕型戰艦與武裝商輪洛爾品弟 (Rawalpindi) 號相遇，該輪與優勢敵艦作英勇無望之激戰後遂被擊沉。因英國巡洋艦之駛近，德意志號乃遁入北部之濃霧中；彼是否尚有其他之騷擾，外間並無所悉。

顯然另有一艘襲擊艦亦在活動中。由於十月二日克立門號之沉沒，英艦乃在南大西洋至莫三鼻給 (Mozambique) 之範圍始搜索，因此處，非洲貝殼號 (African Shell) 於十一月十五日被一似為希爾上將號 (Admiral Scheer) 之德艦所俘獲。其後英艦又駛向南美洲，至十二月十三日此種搜索乃於該處結束。

是日該襲擊艦，首次被證實為格拉夫斯比上將號 (Admiral Graf Spee)。當其發現法輪福姆塞號 (Formose) 為英國萬噸巡洋艦厄克塞忒號 (Exeter) 護送時，正沿烏拉圭海岸向南駛行。德艦艦長樂道夫上尉 Capitan Lan-adorff) 立即開火。但其所佔之優勢因厄克塞忒號之求援而有輕巡洋艦愛傑克司 (Ajax) 與亞奇利斯 (Achilles) 號趕來參戰遂形減弱。

雖即如此，德國艦長有理由自信其軍艦之威力實超過其敵艦之聯合力量。英艦上最重之軍備為厄克塞忒號上之

八吋口徑砲六門。兩艘輕巡洋艦僅配備六吋砲。格拉夫斯比上將號則有前後砲塔兩座，每座按裝十一吋砲三門。其射程較厄克塞志號上所發之火力超過三千碼，較愛傑克司與亞奇利斯兩艦砲火射程之超過五千碼。其射出之重砲彈爲六百七十磅，而厄克塞成號上之最重砲彈僅爲二百五十三磅。是以就射程與威力而言，德艦確佔優勢。

德艦所缺者，僅爲速度。其速度爲二十六海哩，配有如是重武器之軍艦而有此種速度固屬迅速；但英國巡洋艦具有三十二哩之速度，其所以能獲得輝煌之勝利者，即因善用此種速度。戰鬥於上午六時，在晨光清朗，海闊天空，「中開始，（此爲愛傑克斯號艦長於事後所敘述者）；當時英艦以其優越之速度，駛入格拉夫斯比號與海面之間，即使德艦艦長欲避免作戰，亦無避戰之機會。

在交戰之第一階段中，厄克塞志號獨當其衝。兩艘輕巡洋艦則須相當時間駛入射程，因此格拉夫斯比號得以集中其火力於其最可怖之敵艦。開戰四小時後，德艦重彈命中厄克塞志號達四十至五十發之多，致後者舵機受損，八吋大砲多門被毀不能作戰。至上午十時厄克塞志號僅餘之一尊八吋砲亦賦能以手操動，實際上彼已被迫退出戰鬥中任何有效之部位。

但至此時，愛傑克斯號與亞奇利斯號兩艦已加入作戰，且逐漸迫近格拉夫斯比號。愛傑克斯駛入內方而在格拉夫斯比號與海岸之間，亞奇利斯號則在向海之一方；兩巡洋艦上之六吋大砲在向內之追逐戰中猛擊德艦，英艦利用煙幕以隱蔽其行動，並用其速度以誘致格拉夫斯比號，使其分散火力。至下午三時餘，格拉夫斯比號已陷入嚴重狀態中，尾部受傷，司令塔被擊出艦外，作戰人員亦傷亡甚多，故其戰鬥力大爲減弱。雖企圖脫逃，但受傷之厄克塞志號追隨不捨，並切斷其向北退却之路；至是英國兩艘巡洋艦乃利用煙幕以接近格拉夫斯比號，並以不可置信之近距離，猛以偏舷砲齊射。德艦頭被退中，其中多發且均在水線之上，以致損傷甚巨，而英國之勝利於是奠定。愛傑克斯號亦被擊中一彈，其四座砲台，僅剩二座可以使用；格拉夫斯比號因而獲得其所急需之休息，乃乘夜開足馬力向蒙德維多（Montevideo）逃逸，期在中立國港內永得安全。當夜半時，彼以艦尾向前進入港中；此際已爲一完全

擊敗之戰艦。

第二階段，乃一關於其停泊該港之權利可至若干時間之外交戰。德國要求給予該艦以相當之時間，使其適於航行海上。英國堅持不能允其修理因戰鬥所受之損傷。經過一度調查後，烏拉圭當局乃不願樂道夫上尉之抗議，令其於星期日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八時前離開蒙港。顯然此實不允格拉夫斯比上將號重獲其對戰鬥之修理。德艦並開在巴拉他河口 (Patio) 守禦之敵艦，業已獲得更為強大之增援。故德艦如不願面對絕對優勢之敵人而遭敗績，即須被拘於該港以至大戰終結之時，二者之中須擇其一。依照德國政府之直接命令，樂道夫乃遵循第三途徑，十七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將該艦駛出港外，令水手登陸後，即將其擊沉於距海岸三哩之淺灘中。三日後樂道夫上尉本人及其水手於避難地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以自殺聞。

昔曾自傲之戰艦，今竟如此可恥下場，因使全部插曲，具有重要意義。其後披露，當時英艦隊所獲之增援，僅為替補厄克塞志號之一般重巡洋艦昆布蘭號 (Cumberland)，故此事宜為世人所注目。格拉夫斯比號所面對之敵艦實力，並不比其初次所遭遇者為強。然事實上此種兵力，已非彼所能應付。在巴拉他河一役之前，一般以為唯有最新式之戰鬥巡洋艦，始克與袖珍戰鬥艦相抗衡。至此乃顯然可見以實力懸殊但異常迅速之小型艇隻，如能操縱巧妙果敢作戰，即可與德國海軍之龐兒相週旋。關於袖珍戰鬥艦性能之神密，在初度測驗之中，即被粉碎無遺。

經濟戰與中立國

海軍此種努力，其本身自不能代表最終之目的。除在海上鬥爭之外，雙方更須竭力保護其自身之經濟生命，並摧毀其敵人之經濟生命。所有交戰國之最後力量，均須用於在此經濟戰線上所作之重大而可能為決定性之戰鬥。

每一國家之首要工作，乃保證與其國家生命及作戰力量所關之物資供應。此並非僅指以進口之方法，獲得其主必要必需品；且須繼續覓致出口之市場藉以支付其進口物資之價款。希特勒在開戰前，曾謂德國必須向外輸出，否則

必亡。此種需要對於英法兩國，亦屬重大，惟法國不若英國之甚。張伯倫於九月二十日宣稱：戰時一如平時，「吾人生命所仰賴者，在商業上不斷之流通；盡力維持商業之常態，乃吾人之基本政策。」

由此可知英國所必採取之手段，當為以各種可能方法，以阻撓敵人之商業。張伯倫曾稱：英國之目的，在瓦解德國之經濟機構，使其不能繼續作戰。德國亦抱相同之目的，以對抗英國。德國之武器，為潛艇與商輪襲擊艦，以及對中立鄰國所施之外交壓力，並以武力進攻以威脅之。同盟國之武器，為對德國之海上封鎖，及以經濟力量為後盾之外交政策。

顯然就攻擊與重要防禦而論，海洋之控制，對於同盟國之關係遠較德國為甚，尤其英國易受有效之封鎖。彼仰賴進口之食物，達百分之七十五，其工業原料，除煤與鐵而外，幾完全仰賴國外輸入。法國雖於食物一項，實際上能以自足，但於重要原料，仍須取自國外。彼等因能控制海洋，故其所有需要，幾乎均能由大西洋沿岸獲得。德國在此種情形之下，難與此等地域直接接觸；其尋常出口原料三分之一，至是大部須靠其大陸上之鄰國。

因此，中立各國在此種經濟戰上，實居重要之地位。即在開戰之前，彼等已成不宜而戰之主要戰場。此種鬥爭現已益形激烈；所以在實際戰線之外，中立各國復成經濟上側面攻擊之通路，經由此路之進擊，或將成為最後具有決定性之打擊，亦未可知。

職此之故，西方各國中立國家在戰爭開始時，即處於雙方堅強外交壓力之下。瑞典因出產鐵礦之故，尤於德國特別重要，其供應德國之鐵礦，計佔德國鐵礦進口百分之四十一。荷比兩國雖對德國物資供應，較為次要，但可能成為國外物資進入德國之通路，故亦重要。然德國努力之成就，似較不多。十一月十四日彼與瑞典之談判陷入停頓，顯然係因德國實際上要求壟斷瑞典之商業。反之，英國與瑞典於十二月二十七日締結一商務協定，而將瑞典投入同盟國商業之懷抱。隨後又與冰島及比利時成立協定。及至年底，同盟國與西歐中立各國間建立圓滿關係，大有成功之望。

東歐局勢，似較複雜。在戰前數年內，德國商業已在此區獲得驚人之進展，其能供應德國之物資，約佔德國平時進口百分之二十。但此種商業之基礎，顯示德國經濟上之弱點，此即德國缺乏向國外自由購買之流動資金。德國官方發表之準備金，約為七千七百萬馬克，比其所發之流通券，尚少百分之一。彼在國外之投資，若與一九一四年相較，實微少不足道。其自各方所得之黃金與外匯，總計約達兩兆馬克，但即有此數亦僅足償付其一九三八年進口物值三分之一。結果德國對外貿易，主要係以互換貨物為基礎；但就戰時經濟要求之觀點而言，德國能否維持其貨品之出口，以償付其所需要之進口物資，至屬疑問。

同盟國關於此點所處之地位，較有伸縮性。戰前同盟國與東南歐之商業貿易額，約佔其貿易總額百分之一。五強。但若在此等區域，出高價與德競買，則同盟國佔有付現之絕大便利。英國之準備金計為五萬萬六千磅，其對外投資約達十一萬七千二百萬磅。法國有準備金十七萬萬零二百萬元，其在國外之資產約在九十至一百八十億法郎之間。

此即同盟國之經濟力量，並運用此種力量使未受封鎖壓力之各中立國一一就範。英國經濟作戰部大臣，曾謂：「吾人所已定立之合同，如在平時，將使一般清醒之商人，為之發抖。」同盟國平時對於此等國家甚少或根本未曾買過物資，此時期須實行購買，若德國則一向必須由此等國家採辦主要原料。同盟國所給之價格，較由他處所購之同一物資為高。當德土商業協定於八月底滿期時，土耳其拒絕與德續訂該項條約，同盟國乃貸以鉅款，並收買土耳其全部鎊、無花果、及葡萄之生產以為酬報。南斯拉夫之鎊，一向運往德國，至是亦轉向同盟國，其出口之全部梅子，亦為同盟國所收買。關於羅馬尼亞之堅強鬥爭，亦在進行中。三月間德國與羅馬尼亞成立協定，德國因是得以處置羅馬尼亞之大部資源，尤其關於德國非常需要之石油。在開戰以後，德國即就增加羅馬尼亞石油對德之輸出，及獲得更有利之匯率與羅馬尼亞協商。據十二月二十日之公佈，羅馬尼亞同意將德之石油，自開戰時之每月八萬噸增至至少十三萬噸，並儘速交付其以前協定所積欠之二十六萬噸。德國欲將四十里（羅馬幣制單位）換一馬克之匯率，增

爲一馬克換六十里；結果實際增至四十九里。但兩日後經同盟國之壓力，上述匯率已減至四四、七五，除黃豆外，其他重要物資均按此率。顯然同盟國在此方面之財政壓力，亦不可忽視。同盟國現金準備之重要性，由十二月份英國之商業指數可以見之，是月英國進口計值八千六百萬磅，出口則值四千二百萬磅。同盟國因有堅強之財政後盾，故敢冒貿易上之不平衡，使用此種經濟戰之戰術。

同盟國對於其他不與德國直接毗連之國家交易較爲合算。德國在美洲履行其以貿易貨之協定既不可能，同盟國因而獲得堅持有利條件之機會。其意義可由阿根廷匯兌管理局 (Argentine Exchange Control Bureau) 於十一月二十日對進口商與商人所發之通告見之；通告指出賣於同盟國之數量應依據阿根廷自各該國所購得之數量爲準繩。關於西班牙方面，因佛朗哥政府與德國建立之商業關係中斷，及其迫切需要外匯之調濟，所以不得不同意向同盟國出售銅與鐵礦。但在此等所有之發展中，美國更改其所已採用之中立法 (Neutrality Law) 條款，尤有最重大之意義。

原來之中立法，爲一九三五年聯合決議所採用者，並於一九三七年使其成爲永久法規。其最初之動機，爲避免美國因經濟上牽累之結果而捲入戰爭。因此美國禁止出售軍火或貸款予交戰國，但亦祇願在無戰爭危險之範圍內，繼續儘量擴大其商業貿易。美國民衆同情盟國之情緒，顯然隨歐洲危機之發展，愈益增長！並不願在戰爭中阻礙同盟國——羅斯福政府即熱烈具有此種情緒。

所以當戰爭初起時，總統首先於九月十五日公佈實施現行之中立法，並於九月二十一日召開國會特別會議，以商討該項法令之修正，尤其對於軍火完全禁止出口之廢止。十一月四日通過之新法令，對同盟國獲得美國物資之期望有根本上之改訂。對於交戰國之出售，係採用「現購自運」原則，以代替前此之完全禁售。美國船舶不准裝運武器前往各交戰國，所有向交戰國出口之物品之所有權，必須於離開美國海岸前更名。對交戰國貸款之禁令，仍然保留；但同盟國至是已能謹慎運用其現款資源，以獲致美國工業之生產能力。美輪雖被禁止駛入戰區，以致盟國無法

利用，但至少亦由此規定獲得其補償，即美國對同盟國封鎖之不滿，不致再行滋長。

封鎖之效力，乃自上次大戰中所得最顯著之教訓。故於此次大戰爆發之初，封鎖計劃，即立刻付諸實施；以前之方法，復被採用並予以加強。由羅納爾克洛斯 (Ronald Cross) 負責之經濟作戰部亦成立於英倫。經濟作戰部所公佈之絕對違禁品，不但包括武器與軍火，而且包括燃料，運輸器械，牲畜，交通器材，『錢幣，金條，通貨，及債券。』其附有條件之違禁品，如因運交德國政府或其軍隊而被捕獲者，則『包括各類食物，食物原料，飼草，糧秣，衣服及用於製衣之一切物件與原料。』九月八日由柯克威爾 (Kirkwall) 至海法 (Haifa) 設立船舶統制港五處，一切船隻均須到港檢查，嗣後又增設檢查港多處。至十一月一日，其力量更因全面封鎖制度 (Navicert System) 而增強——在中立國港內檢查出口貨輪，並對違禁物品之貨輪，發給護照，俾有途中易於通過管制。

此制所生之效果，異常宏大。甚至多瑙河流域之各國，實際上亦受此制之影響。平時自匈牙利及羅馬尼亞至德國北部海港之商業航路，係取道黑海與地中海。而今德國已被迫試行發展多瑙河上之艱難水上運輸；當十二月初，此河結冰之期時，彼唯有仰賴火車運輸一途，此似不足運入其自東南歐所輸入之必要物品。瑞典鐵礦之大部，平時係由北海上之挪威海港那維克 (Narvik) 出口。一部份在夏季則由波羅的海之魯勒 (Lulea) 出口；但此一海運通路，在冬季數月中亦不能通航。此外，英國所能實施之封鎖力量，因能使船隻遭受損害與阻滯，故凡願為德國作中間人之各中立國，英國即以此有力之武器以對付之。自戰爭開始起，中立國實際上即由英國按其平時進口准其輸入一定之數額。瑞典條約中之特徵，即彼承認此點，無疑此已成爲其他各國家之典範。

英國封鎖之效力，可由數字上見之。在戰爭之第一月中，英國捕獲德國之商品，較其本身損失於潛艇者超出十五萬噸。至年終，同盟國捕獲德國之商品，估計約達一百萬噸，等於德國一年進口物品百分之十。此外，德國在世界各處港內有四百至五百艘之商輪不能移動；雖間有一艘乘機逸出——如不來梅號自紐約經摩爾曼斯克駛返本國，——但通常之事實，則爲克布勞特 (Capnote) 在公海上之被捕；哥倫布號 (Columbus) 爲被免捕獲而自身墜

沉，或塔可馬號 (Tacoma) 之被拘禁於蒙的維多港。德國來自國外之進口，遂減至微不足道之數額——德國進口物資，業已減至接近最小限度，故在商業方面，無法再縮小其範圍。

進口既如上述，茲再申論出口，前者既已減小，同盟國乃進而窒息其後者，使德國不得藉以償付其穿過封鎖之進口物資。據十一月二十一日之宣佈，同盟國為報復德國之不法與無限制之敷設水雷，此後無論在何處發現德國出口物品，一概加以捕獲。多數中立國隨之提出強硬抗議；但同盟國之決心，並未因此而變更。喬治國王於十一月二十七日簽署必要之勅令，而此種措施，遂於十二月四日付諸實行。

但有一重要中立國，仍與上述措施無涉，——此一中立國，已與德國發生新關係，故彼在外交上經濟上或軍事上之動向，至成疑問。此即蘇聯。

蘇聯之前進

自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訂定日起，德國即欲使世人感覺：彼與蘇聯間新關係之密切，幾等於軍事同盟，每一新發展，均被指為進一步之完全合作。九月二十九日之條約中，載有兩國允諾一致對和平努力，如此努力失敗，則舉行聯合咨商。德國遂稱此約乃蘇聯加入戰爭之預示。按此約之規定，兩國同意以蘇聯之原料交換德國之工業機器，其數量須超過以往所已達到之最高水準。此等條款，似表示兩國前此之經濟關係完全轉變。

然而實際上之發展，並非與上觀點完全符合。希特勒和平試探之失敗，雖使莫洛托夫重對同盟國大加抨擊，但蘇聯維護本身中立之意願，益形堅決。關於物資之交換，蘇聯雖於十月九日允諾即行開始，但其發展並未達於堪以注視之程度。至於蘇聯之軍火，不久即顯然可見，蘇聯除將此項軍火直接交予德國外尚有其他用途。

事實上蘇聯意欲利用此次戰爭所給與之無上地位。自革命以來彼從未解除其即將被攻之憂懼，有如今日者。九月十六日彼又與日本締結休戰協定，故更無被襲之憂。但仍恐資本主義國家最後或將予以襲擊，彼乃決心利用目前

休養之時機，養精蓄銳以爲翌日之準備，尤其乘德國有事於中歐之時，鞏固其側翼。

蘇聯對其南部側翼之努力，並未成功。彼在此處須應付土耳其；因於九月二十二日與土開始協商。正確之細目，雖無所悉，但蘇聯之目的似在海峽之封鎖，使海峽以外各國不得出入其間，及巴爾幹集團 (Balkan bloc) 之建立，以羅馬尼亞爲犧牲而取得調整。然土耳其拒絕接受蘇聯一切要求。協商於十月十七日終止之時，雖雙方均稱友好如初，而其成就者，最多不過使蘇聯解除參與兩日後所簽訂之英土同盟條約。蘇聯侵入之威脅，使意大利與巴爾幹各國羣相驚起，以探求其本身方面有無成立防禦公約之可能。其時羅馬尼亞問題，雖能阻礙任何協商，但任何來自蘇聯之直接威脅，必將遭遇激烈之抵抗，則甚明顯。

兩相比照，蘇聯在北面之前進，更爲可觀。波羅的海各國之大員，召赴莫斯科舉行協商。彼等既到之後，唯有希聽，與承諾。九月二十九日蘇聯與愛沙尼亞簽訂互助條約，蘇聯因在愛沙尼亞國土獲得駐兵及建立海空軍根據地之權利。此乃其後於十月五日與拉脫維亞及十月十日與立陶宛所締結條約之規範，而立陶宛之能獲得其久已想望之維爾那 (Vilna)，亦因後一條約之簽訂。蘇聯之勢力因在一向認爲德國之勢力範圍內龐大無比。德國亦因此於十月七日邀請居住此等國家之日耳曼人歸返德國，並宣稱德國此舉，旨在將彼等安置於新由波蘭吞併之地方。顯然史太林不欲在其手中，仍有被壓迫之少數日耳曼人之問題。

蘇聯之次一目標，即係芬蘭；但蘇聯在芬之迅速而無阻礙之前進，現已遭遇困難。協商於十月九日開始，其空氣顯示芬蘭政府至少正計劃抵抗之可能性。在其後之兩日中，住於較爲暴露城市之居民奉令疏散，以爲預防步驟。十四日芬蘭政府宣佈任何性質之同盟，均已不成問題。一再中斷之協商，終於十一月十三日決裂。據悉蘇聯之要求，主要係與列寧格勒 (Leningrad) 及芬蘭灣之安全有關。爲完成此目的，蘇聯乃向芬蘭要求灣中之數島，及在灣中進口處可充海軍基地之漢科 (Hangoo) 半島。卡累利阿地峽 (Karelian isthmus) 之領土，亦須割讓，以使芬蘭邊境移出列寧格勒大砲射程之外，並要求將伯塞摩 (Poisamo) 區域之疆界，加以調整。蘇聯方面，則準備沿兩

國邊境之中部地區讓予芬蘭二三四方哩。芬蘭願就赫吾蘭（Hogland）島之割讓，作進一步之商討，但堅決拒絕出租或割讓漢科港，聲稱後者之讓與，係與其中立政策不合。

在當時看來，蘇聯似已相信芬蘭終將就範而暫時滿意。但至十二月最後之一週，此一立場突然轉變，忽然又向芬蘭政府大肆抨擊，並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向芬抗議所謂邊境射擊事件。二十八日，蘇聯宣佈廢除其與芬蘭政府簽訂之互不侵犯條約。芬蘭請求重行協商之提議，亦置若罔聞。三十日蘇軍侵入芬蘭。

其結果遂惹起世界各國之憤慨。羅斯福總統及於十月十八日舉行會議之斯堪的那維亞各國之元首，均對芬蘭公開表示同情。瑞典於十二月三日以中間人之資格，將芬蘭建議送達莫斯科；但蘇聯已於前二日在特里估基（Terijoki）自行成立一芬蘭政府，而將上項建議，置之不理。芬蘭乃於十二月二日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一及十五條之規定，向國聯請求援助。

國聯之行動，亦非常敏捷。蘇聯對國聯最初之呼籲，答稱蘇芬間並無戰爭狀態之存在，國聯行政院遂定於十二月九日開會；國聯大會（Assembly）亦定於十二月十一日舉行。蘇聯對國聯第二次促其接受調停之呼籲，亦置之不理。兩會乃通過一決議，譴責蘇聯為侵略國家，並認蘇聯現已置身於國際聯盟之外，所有會員國均應各盡其力以援助芬蘭。

不久即顯然可見：芬蘭雖在志願兵與供應上獲有相當助力，但無一國願為芬蘭採取直接軍事行動。芬蘭在等待他國援助之時，其自身亦復證明其能善於自助。

蘇軍分在五處主要地點開始進攻：芬蘭北部之伯塞摩首被攻陷，並有蘇軍一隊企圖向南推進。同時蘇軍第二支隊經薩拉（Salla）向波的尼亞灣（Gulf of Bothnia）之頂點攻擊，而第三支隊則企圖在蘇馬斯薩爾米（Suomussalmi）之附近切斷芬蘭最狹之「腰部」。以上三支兵力，數目比較不多，其主要目的，乃在佔領連接芬蘭與瑞典並環行波的尼亞灣頂端之鐵路線。

蘇聯主要之努力，係在南部。卡累利阿地峽之芬蘭設防地區——曼納林防線（Mannerheim Line）——係一直接攻擊難於攻克之阻礙。蘇軍當時僅在此區作固守性之攻勢，而欲以兩個縱隊環繞刺多加湖北部，包抄芬蘭防地側翼。

上述各縱隊，均已獲得若干初期之勝利，其中包括伯塞摩之佔領，及越過薩拉向開密河（Kimi River）之挺進。但至年底，五路挺進之部隊未有一路完成其主要目的。在第一階段中，蘇聯所使用兵力之素質，就許多方面而論，甚為低劣。各部隊間缺少不可思議之合作。在交通與供應方面，蘇軍所仰賴者，唯一運輸力不足之摩爾曼斯克鐵路。而具有內線作戰便利之芬軍，則有足資運輸其供應與增援部隊之鐵路網；其參謀工作之能力，亦非蘇軍所可比擬。彼能制止蘇軍向刺多加湖北部側面之猛攻，並能向北方急調大軍以阻止在薩拉與蘇馬斯薩爾米蘇軍之前進。至十二月底，行動遲緩之蘇軍，似已暫時陷於泥淖之中。蘇維埃聯邦若不能將此種挫敗予以迅速而有效之補救，則其軍事上與精神上之威望，自將損失甚重。

第三章 一九四〇年一月至三月

戰鬥之進行

自入本年以來，主要交戰各國之軍隊，均嚴陣以待；西線之戰事，除互相警戒外，雙方均無立即發動大攻勢之朕兆。盟國此時似已接受邱吉爾十一月十二日所發表之觀點：「吾人若能安然渡過嚴冬，而無任何重大事件發生，則吾人實已獲得戰爭第一階段之勝利。」德國方面，則以即將予以毀滅之空洞而殘暴之聲調，以威脅盟國。希特勒在其新年宣言及一月三十日之演說中，暗示大戰即將真正開始，戈林亦宣稱：德國空軍於奉到希特勒之命令後，即將對英國發動「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之攻戰」。然此項豪語之表現於事實者，僅西線各地之分散空襲；盟方僅欲於此等戰鬥中尋求情報，德國則試圖獲得控制日後或於彼有用之邊鄙陣地。

德國可能行動之嚴重威脅，係於一月十四日到來，因德國有在荷蘭發動新戰爭之可能。若干報紙消息指稱，此乃根據在比利時被迫降落之德機飛行員其衣袋中所帶之德國攻擊計劃。此種局勢，復因荷蘭政府於一月六日發表彼已決心「以其全部武力」抵禦任何方面之進攻而益可奇，同時比利時政府亦表示準備協助荷蘭以抵禦侵略。但無論其理由如何，此種恐懼，已足以使比利時動員六十萬人，英荷取消所有軍隊之假期。一月二十四日張伯倫首先重對比利時保證：一旦被德侵略，英國將立即出兵援助。當時之危機，雖已安然渡過，但荷比與瑞士等國仍因間常接獲德軍集結邊境之報告，而加防備。德國四周之各小國中，顯然無一國敢對德國之信用，深信不疑。

然此一期間之情形，殆難成爲理想中軍事進攻之時期。氣候——氣候報告，因其或能有助於敵方之航空員，故亦爲檢查員所扣留——亦顯示其自身之閃電戰術，獲得如何之成就；此時歐洲氣候爲近五十年來所最冷者，連日大

雪，致火車無法駛行，運輸中斷；短時間之煤荒，因使人民及各工廠之用煤，均感不足。據報二月間柏林四分之一居民，均住於無火之室中。此種國內之困難，無疑反映於其軍事方面之不斷停頓。

但海空戰鬥，並未受其影響。商船仍裝載主要物資，照常行駛海上。海軍仍不斷巡邏於主要商業航線。海面上空及海底之戰爭，仍不斷進行——此乃緊縮對德封鎖，及破除敵人奮力所設據點之戰爭。

海戰

在此種戰鬥中，盟國方面可謂所得者多。據非官方之估計，截至三月底止，英法共損失船隻二百一十一艘，計八十一萬噸。交戰國與中立國船隻之損失，共計平均每日為七千三百噸，在一九一七年，無限制潛艇戰爭之時期，每日平均損失二萬噸。其尤可引以為慰者，即沉沒船隻之數目，逐漸減低，主要係因實施護航制度之成功。盟國及中立國船隻在三月間之損失為九萬噸，在二月間則超過二十萬噸。在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一週間共損失船隻二十艘，其中僅五艘屬於英國。在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三日一週間，英國僅損失小船兩隻，計一千八百八十六噸。三月三日邱吉爾發表在過去兩週內，英國船隻僅有一艘被敵人擊沉。

德國在此種情形之下，途遞怒於中立國之船隻。納粹之完全不顧國際公法與信義，於其擊沉交戰國船隻之前，不預先警告，及不分區域濫佈水雷一事，暴露無遺；其更為明顯之例證，即故意攻擊中立國之商輪。據聞英國在二月間損失船隻二十五艘，中立國損失三十九艘。截至二月十四日止，瑞典自開戰起共損失貨輪三十二艘，死海員二二八人，失蹤十五人。瑞典外交部長宣稱，其中七艘，確係被德國潛艇所擊沉，其中三艘係在駛往中立國口岸途中被擊沉；三十三艘中僅有七艘駛往英國。至二月二十一日止，挪威損失四十九艘，死亡海員三三七人。至三月底止，中立國之損失共約二百艘。中立國行駛於海上之船隻，惟有獲得護航隊之保護，始較為安全，大約八百艘中，僅有一艘可能被擊沉。盟國及中立國船隻，固受影響，而德國之船隻，則自海上肅清。截至三月底止，德國損失三

十八艘，約二十萬噸，其中多係爲避免捕獲而自行擊沉者。加上爲盟國所捕獲者之十萬噸，總計約達德國商船總噸數百分之八。其剩餘之船隻，則多繫留於中立國港口，或其本國港內。其航線僅能行駛於波羅的海與北方各中立國之洋面。

德國主要航線，尙未被封鎖者僅沿挪威海岸一帶，德國業已竭力設法闢一航路，使其船隻自摩爾曼斯克逸出，全程均經中立國海面，以駛返本國。據聞在二月下旬，盟國軍艦，已在北極海中摩爾曼斯克與伯薩摩 (Petzemoo) 一帶洋面遊弋。至三月底，由於挪威向英國提出之抗議，一般方悉英國驅逐艦正嚴格監視德國運輸鐵苗之船隻，且間有駛入三海峽領海以內之情事。三月二十二日，英國潛艇又以果敢之作戰擊沉德國載運鐵苗輪船一艘於滿佈水雷之卡脫加得峽 (Kattegat)；次日另有貨輪一艘亦在同一洋面被擊沉。但英國潛艇處置德國船員之辦法，顯與納粹不同，在上述之兩項事件，英國潛艇司令均曾竭力營救被擊沉船隻之船員，務使船隻全毀，而不傷及生命。

此時英國對德國之封鎖，日有進展。自德由海參威運入物資，及德國向蘇日兩國請求在太平洋設立潛艇基地之消息傳出後，盟國海軍在遠東活動之報道，亦接踵而來。截至三月底，至少有蘇聯商船兩艘（其中一艘早於一月十三日被逮捕）被英國截獲，連同全部金屬貨物，帶入香港。蘇聯所提出之抗議，僅能使英國以「經營爲理由」將船隻交予法方管理。至是業已顯然，盟國以前懷疑有貨運至德國，今已證實中立國確有此種情事矣。

海軍經常執行如此遠距離之活動，自難期其毫無損失。然在此期之損失，極屬微薄，遠不如大戰開始時之最初數月中所損失之重。主力艦未有損失，僅納爾孫號觸雷受傷，巡洋艦一艘於斯卡巴佛洛海面空襲時，略受輕傷。據一月十六日所披露者，英國潛艇三艘，因「執行特別艱鉅之工作」——而損失，或即企圖往襲德國在黑爾郭蘭拜特 (Heligoland Bight) 海軍根據地。英國驅逐艦格林維里號 (Greenwillie) 及愛克斯毛司號 (Exmouth) 於一月間被擊沉，勇敢號 (Daring) 於一月間被魚雷擊沉，法國驅逐艦拉瑞留司號 (La Rallieuse) 於三月間在卡薩布蘭卡 (Casablanca) 內因爆炸而沉沒。關於抵補上述少數之損失，英國方面計有主力艦五艘將近完成，其中兩艘可望於

春間編隊服役。法國有一艘戰鬥艦可能於本年內完成，另有一艘傑恩巴特號（Jean Bart）——新造四艦中之第二艘——可於三月間下水。

至於德國之損失，則不易估計，蓋德方艦隊非凡之處，主要在其不能活動，尤其袖珍戰艦久未駛出作戰。按理德國在格拉夫斯比上將號擊沉後，應尚有袖珍艦兩艘，然自開戰以來，希爾上將號即未聞及。至於德意志號據最近一月二十五日所得離奇之報道，彼亦駛回根據地，並已改稱留特壽號（Ludowig）以保持其原有之英名。德國在建中之巡洋艦，既有一艘名留特壽號，此艦之更名，似極離奇。然無論其名稱為何，此艦嗣後即再無消息，故此二艘袖珍艦或因英國之空襲及潛艇之攻擊而失去作戰能力，亦未可知。

至於德國在海底作戰所處之地位，亦難加以估計。無論德國如何宣傳現已大量生產，其能否每週完成四艘以上之潛艇，至屬疑問；若不到此數，則或近於事實。據審慎之估計，德國每週損失潛艇二艘至三艘，其生產情況僅能彌補其損失而已。各方關於德國新潛艇性能之情報，人言言殊。但外間所傳德國擬以艦身較大而活動範圍較遠之潛艇作戰，尙待確切事實之證明。

阿爾馬克號（Almark）上之搶救俘虜

在此海戰中有一最生動之插曲，此雖於德國海軍實力所關甚微，但對德國僅存之威望則大有影響。阿爾馬克號（Almark）事件乃格拉夫斯比號毀滅後之又一勝利；該輪載有被德國袖珍艦擊毀英艦七艘之俘虜員兵。自巴拉他河口一役之後，英海軍即四出搜索，為時已屆兩月，該輪迄未就獲，然終於二月十六日被英偵察機發現。其時該輪正在卑爾根（Bergen）以南沿挪威海岸駛返漢堡，不久即可進入安全地區。

於是英驅逐艦三艘，即向此一目的物急駛，但當英艦勇猛號（Intrepid）企圖俘獲阿爾馬克號時，挪威砲艦出而阻止，其司令且要求英國尊重挪威之領海主權。正當雙方爭執之時，阿爾馬克乘機駛入附近峽港避難；最後英艦

乃退出三海哩以外，並以無線電向海軍部請示如何處置。

英海軍部當即命令英艦立即駛入救出俘虜。領隊驅逐艦寇塞克 (Cossack) 於黃昏後駛入，當要求挪威司令將阿爾馬克號在雙方監視之下帶到卑爾根，俾在該處搜尋英國之俘虜。并請求挪威司令率一搜索隊出場監視。此等辦法。均爲挪方所拒絕。英艦寇塞克號遂駛向阿爾馬克號，該輪業已駛入冰塊中，爲冰塊所阻，斯時爲勢所迫，乃由冰塊中駛出，企圖撞沉寇塞克號，於是英國驅逐艦遂與該輪扭成一團，海上登船部隊一躍而登德輪之甲板，雙方遂即開火，一部由船邊逃去之德國水手，由海岸開始射擊，英國水手當予還擊，並擊斃德水手數名。禁閉於彈藥倉，畜藏庫及空油櫃中之英水手二九九人均被救出，其中多名，因在被囚期間備受虐待，衰弱不堪。寇塞克號於被俘人員上艦以後，即將擱淺之阿爾馬克號委棄於其水手，而被獲救人員回航。

於是一連串之外交抗議繼之而起。德國抗議挪威允許英國侵犯其中立。英國則根據阿爾馬克係一武裝商船，并以挪威當局亦曾派員在卑爾根上船搜索之理由，向挪威政府抗議，謂挪威未能發現英俘，而予以釋放。挪威否認該輪會停泊於卑爾根，且不知該輪載有英國俘虜或阿爾馬克號係一武裝商船等情事，乃向英方抗議英艦寇塞克號之行動，並要求歸還被救之水手——挪威採此立場，並非期望英方允其所請，不過藉以和緩德方之空氣耳。瘋狂之納粹發言人竟藉此題表示德國厭惡違反國際公法，此亦殊可笑也。張伯倫乃於二月二十四日就德國之遽然關注法律及以往之通常態度，作一尖銳之概述如下：

「納粹對於中立國船隻之利益，向不關心，甚至航行於中立國間之中立船隻，亦不免受其攻擊。商船可任意擊沉，貨物可以任意毀滅，船員可使之淹斃、焚死，或任其死於海中，中立國均不得加以申辯。至若吾人爲拯救三百名受非法禁閉之俘虜，使其脫離慘無人道之集中營，僅在技術上違反中立法，並未傷害中立國之人民或侵佔其財產，納粹何得如此狂吠，以至筋疲力盡。」

挪威既已提出正式有力之抗議並申請公斷，是其職責已盡，遂以互讓了事爲滿足，此次之事件因亦成爲懸案。

空戰

當海面上下從事此種戰鬥之際，空戰之戰鬥，亦繼續不已；而其對作戰之貢獻，實極重大。雙方飛機，均在大陸上作廣泛偵察之飛行，盟機甚至向東飛至波蘭。但雙方除巡邏機偶爾發生衝突外，並無大規模之空戰，亦未轟炸軍事目標或居民區域。但軍艦與商船均有遭受空襲及來自潛艇與水雷之危險。

中立國無保護之船隻危險之大，一如其在海上受潛艇之威脅者然。三月間德國飛機攻擊英護航隊，顯較以前頻繁，然均幾無所成就。德國轟炸掃射漁船與燈船之所往，殆難補償此種慘無人道之行為所引起之公憤。單獨行駛之英國船隻，間常遭受襲擊——如郵船杜麻拉號 (Dornier) 即其一例。該輪於三月二日遭德機掃射。至少死一百零八人，其中多係自德國送歸故國之英籍印人。但中立國之船隻，通常既未武裝，亦不閉燈，故尤易被襲。荷蘭於四月四日一日以內——即有商輪九艘被炸及受掃射，次日又有三艘被襲，斯堪的納維亞之船隻，亦受飛機與潛艇之攻擊，即屬於意大利者亦難獲免。三月七日正當英意關係尖銳化之際，意國貨輪意米力路羅號 (Enilia Lauro) 遭受德國空軍殘酷之襲擊，死一人，傷三人。該船船主悲切聲稱此一行爲「乃係來自余等友人之突襲」。

斯十巴與賽特 (Sarda and Silt)

此種戰鬥，主要係以商船爲對象，僅偶然波及護航之軍艦。德空軍在此一階段中，對英國艦隊之主要努力，係三月十六日對斯十巴佛洛之轟炸。邱吉爾約於三週前，即已宣佈：「皇家橡樹號既被擊沉，斯十巴佛洛已不作爲主要之根據地，惟此地顯然仍可作爲一重要錨地，此次被襲時似該處泊有若干主力艦與小型艦隻。三月十六日薄暮時，德亨克爾式機十四架俯衝轟炸，計達一時半之久，約投彈一百枚，海軍人員傷亡七名，僅有小型軍艦一艘，略受微傷，據稱並非主力艦」。此次空襲之特點，即係德國空軍首次襲擊英國港口之船隻及其岸上設備。其目的，顯

然爲襲擊飛機場與機棚，以阻止英國戰鬥機之起飛；故投燃燒彈與爆炸彈於其四處，計平民受傷七人，死一人。

此種戰鬥行爲，立即引起英國之報復。英空軍爲完成此目的。乃先發制人，以沿海岸巡邏隊襲擊德方海空基地，並及德國海岸附近之德方巡邏艦。斯卡巴被擊之同日，英機發現黑耳郭爾海外有德國巡邏艦數艘，並轟炸之。三月十九日，英方又對德空軍根據地賽特島，發動一次歷史上最大規模之空襲。英機羣於暮色初臨之後，分批連續攻擊達七小時之久。當空襲進行時，出擊機羣隨時均以無線電報告海軍部轉達張伯倫首相，彼復一一轉告下院。

一如斯卡巴佛洛被襲之情形，英德關於空襲賽特島結果之報告，大相逕庭。英國飛行員深信彼等已擊毀德國機棚多所，油庫與軍火庫亦均着彈，並澈底破壞該島與大陸相聯之唯一堤道與登陸場。然德方則承認損失甚微；納粹黨徒且選派新聞記者數人至該島遊歷，以資佐證。總之，雙方之空襲，似均屬試探性質，而雙方之試探，能否有所結論，亦屬疑問。

顯然雙方均不願以空軍全力，孤注一擲，蓋轟炸機縱能穿過敵人之截擊，而其所冒之危險亦甚大，甚至永遠不能歸隊。即使空中防禦實力不如襲擊者之強，亦能於中途予以攔擊。雙方即對船隻之空襲，亦係少數飛機，或單獨飛機且戰且退之戰鬥，故因空襲而沉沒之船隻，尚不及損失總額百分之三。防守飛機一經升空，來侵之機隊通常即行飛去。故此兩次空戰及在西線之損失，均無關輕重。盟方發表擊落敵機一百三十三架（德方僅承認損失八十五架）。重傷而可能無法返防者二十六架，德方發表擊落盟機三百五十七架，盟方則稱：其實際之損失，尚不及此數之半。即承認雙方所發表之數目，旁觀報(Spectator)二月二十三日之評論，仍屬正確：「吾人設已明瞭在所有之戰鬥中——北海，黑爾蘭拜及西線——雙方均未損失等於其一週或半週所生產之飛機，則即可知現今空戰之規模，與將來空戰之正確比例矣。」

故在目前之戰爭中，雙方海陸空軍均避免決戰，企圖運用封鎖與對船隻之攻擊，以窒息其對方之經濟生活。雙方於進行此種經濟攻勢時，均力圖增強並調整其內部，以爲戰爭所需要之努力，預作準備。

英國本土

英國戰時內閣，於九月九日宣布：一切計劃，均係假定戰爭將歷時三年或三年以上而定，此種措詞，雖或出於審慎，然亦非不可預料者。回憶一九一四年大戰之時，一般均期將能及早獲得容易之勝利，今則罕有對於若干國家已從事之嚴重鬥爭抱有此種幻想。在面對此種局勢之下，雙方均決心竭力避免上次大戰期間前後方人力之極度浪費。在一九一四年，英國即為增強其軍事上之效能，亦不願干擾人民之通常生活方式；但在一九三九年，顯然自戰爭開始時，全國之所有活動，均集中於獲致戰時最高效率之單純目的。

就民主國家而論，此即係經濟努力之管制與調整，其嚴格遠非往日可比，並由一權力集中遠過平時之有力機構以指導之，英法均願避免獨裁一字以及類似獨裁之措施。但為有效指揮全國努力以達到最高目的計，某種具有充分權力之中央機構，實屬絕對必要。此種事實之承認，乃兩國戰時政府之基礎。

但在此等發展之中，尚有一更為基本之事實，此即兩國對議會政治制度之維持。英法兩國政府所享有之廣泛權力，實基於國會大多數議員審慎之決議。英國議會於八月二十四日通過戰時緊急防禦法案，授予政府以命令推行廣泛管制之權利。法國政府業已享有以暫行法令實施管制之權利；法衆院於十一月三十日參院於十二月一日又以投票方式予以認可，並延長至戰事結束日為止。但無一項措置，意在取消議院之基本權力。內閣依然存在，閣員執行其職權時，最後仍須聽命於立法機關之繼續裁可；兩國議會均可收回此項權利；並於認為推翻內閣為國家利益所必需時，即將其推翻。

英法兩國政府不斷遭遇合理之批評，並須予以解答而使各方滿足，由此可見上述之事實矣。當戰爭開始之時，英國下院即將戰時法規內之規章大事改革，以增加個人之自由。法國檢查制度中若干最荒謬之部分，亦因各方評論而廢止，其中包括實際上對政府政策評論之禁止；英國聲名甚劣之情報部之改組，亦因批評之結果。但此種成就實

爲加強民主政府之效率而非削弱其權力。邱吉爾於一月二十七日廣播稱：

「吾國之公民，均以爲人民之公僕爲榮，而恥爲人民之主人。帝國政府之閣員，感覺彼等因有上下兩院經常開會並不斷覓求鼓勵彼等行動之機會，而益有力；上下議院對於政府之批評，自然有時十分嚴苛，然吾人決不憎惡任何入欲使戰爭獲得勝利之善意批評，吾人亦不願對公正之評論有所畏縮，此乃最危險者也。」

英國戰時內閣

英國由於上次大戰中，深知包括二十餘位閣員之內閣，未免過於龐大，實難有效處理國是。當一九一六年勞合喬治任首相時，彼以閣員五人組成小組，專負指導戰爭之任務，此即此次戰爭爆發後組織戰時內閣之前例。戰時內閣之主席爲首相，其中包括西門爵士（財相），哈理法克斯爵士（外相），奇特非爾得爵士（國防調度），倍立夏（陸相），伍德爵士（空軍）以及賀爾爵士（掌璽大臣）。另有閣員二人，得以其上次大戰期間所獲之經驗，提供於戰時內閣。邱吉爾仍任海相，亦爲戰時內閣之一員；漢基爵士（Lord Hankey）前會充任帝國國防委員會秘書甚久，並會任帝國戰時內閣秘書，故得以不管部務大臣之資格參與其間。殖民大臣艾登爵士，如有與其所轄之事務有關，亦得出席閣議。

此次內閣與一九一六年之戰時內閣，顯有不同之點：第一，此次內閣並非各黨聯合組成者。自由黨與工黨雖經政府接洽，經考慮之後決定不參加，但對政府之作戰努力準備予以支持，並保留自由批評之權，以便於有批評之必要時，得以自由批評。第二，此次內閣閣員，大部係管部務之大臣。上次戰時內閣閣員，均已解除一切行政職務，俾可以其全副精力，處理有關戰爭之重大問題。此次內閣閣員，均保留其原有行政職務，因此一般感覺此似一種錯誤。若干方面，表示——此或由於邱吉爾加入內閣之故，戰時內閣過於偏重作戰方面，若於民政方面，加以補救，則其平衡，必更有益。

不到四閱月之時間，內閣即有重要人事之變動。一月五日，政府覆奏陸相倍立夏辭去陸軍大臣。全國人士聞知此種消息，均極驚訝。倍立夏爲有名之維新派，尤其在陸相任內。於高級軍官之大事調整，軍隊民主化，各級官兵擢升之辦法，以及改進普通士兵待遇之措施，均曾博得好評。此一祕密，雖經政府在國會加以解釋，終未消除。倍立夏個人略帶神祕性之言論，亦僅近於一種暗示，彼稱：「余並未思及吾人擬使爲民主而戰之軍隊過於民主化。」而首相則忙於否認外間所流傳之解釋，並謂倍立夏與內閣或陸軍會議 (Army Council) 並無政策上之衝突。倍立夏之辭職，並非受軍隊之壓力，高級長官中亦無要挾其辭職者。余僅能說，余已預知未來之困難——余或可說此種困難，係來自余之可敬老友之偉大性格中——因此以余觀之，陸相之易人，終須實現。由上述之聲明，可知若由斯坦萊爵士 (Mr. Clion Stanley) 繼倍立夏任陸相，則此種特別困難，即可不致發生。

此次內閣之更動，雖被接受而未引起嚴重抨擊，然對於平定以後數月間，若干方面日見增強之不耐，並未奏效。當時一種情緒曾公開表示不僅若干官員在其職位上不合於理想上之要求，即現下基礎上之戰時內閣，亦須加以更有効力之調整。四月初，政府乃採用試驗性質之步驟，以和緩此種情緒。除若干大臣有所更動外（其中包括空軍大臣伍德由賀爾繼任，奇特非爾得退出內閣），即中心機構體制亦須改組。邱吉爾自任軍事委員會主席，西門任經濟委員會主席。掌璽大臣伍德主持內政委員會。因此關於作戰經濟事項及社會內政問題之處理，均操之於一合理之機構，由戰時內閣爲執行調整任務之最高機關。但此並非批評者所要求之全部，而係走向指揮統一之一顯著進步。

法國戰時政府

法國政府亦因戰爭爆發而改組。達拉第擬擴大其內閣之基礎，而加入兩位社會主義黨領袖，然彼等未能獲得該黨之許可，因該黨所提出之條件未被達拉第所接受。達拉第於九月十三日所發表內閣之內容，極與前一內閣相似。其最顯著之更動，即布奈特 (M. Bonnet) 調長司法部，彼在外長任內，曾與緩靖政策極有關係，故爲人所不喜。

法國新內閣，不若英國內閣之簡單，其相同之點，即達拉第除總理一職外，復兼外長與陸軍部長，致將大權集於一人之手。

法國國會在傳統上一向以提防態度約束其政府；法國內閣既有命令權，而首相手中又握有如此大權，故其一切行動，自將遭受議會方面異常慎重之考核。社會主義者，尤其關切政府對左派極端份子之態度。在戰爭之始，政府即運用其所有權力向共產黨發動攻勢。共產黨之活動被禁止，領袖被逮捕；其改組共黨而成農業工黨之企圖認為違法；共產黨地方會議亦被禁止，七十三名共產黨國會議員中有六十人失去議席。其實自蘇德不侵犯條約簽定後，社會黨即已譴責莫斯科矣。國會投票表決驅逐共產黨議員，達拉第於二月在國會秘密會議申辯其政策時，獲得信任票空前未有之勝利。

但此乃暫時之成功。一般對於戰爭處理之不安情緒，於三月間已甚顯然，及至蘇芬議和時更形增強。上院經過兩日秘密辯論後，於三月十五日一致通過信任案，但缺席者不乏其人，三月十九日，下院亦舉行秘密會議，以二百三十九票對一票通過對芬蘭表示敬佩，並信任政府抗戰到底直至勝利為止。由投票數字，可知議員中有三百名（多係社會黨黨員）未曾投票，而政府地位之日形不穩，亦已可見一般。其結果即三月二十日達拉第內閣之總辭職。

繼任內閣總理者，為財政部長雷諾。雷諾為人能幹而果斷，屬於穩健派，且為民主方式與健全財政之堅強擁護者。彼在達拉第內閣任內之工作，益使其聲譽增高。其政策不但穩定法國財政上之地位，且能挽回法國之信心，資金逃往國外之風，因被遏止。在彼之內閣中，陸軍部長一職，仍由達拉第担任，雷諾自任外長，其特點有二。彼以九位閣員，組成戰時內閣，並邀社會黨員三人加入其中，以擴大政府之基礎；又為謀取更有效之集中指揮，設立戰時委員會，其中包括防禦部長、軍事首長及內閣經濟委員會，其任務為調整經濟。

議會對新內閣之態度，曖昧不明。第一次信任投票以二六八票對一五六票通過，而缺席者為一一一人，實際僅以一票之差，獲得通過。其理由約有數端。以九人組成之內閣，雖雷諾聲稱：「此等人數商討問題，固已够用，採

取行動，亦不過多，」然許多人士仍感人數過多。社會黨黨員之加入內閣，尤為保守黨所側目；同時急進社會黨徒（即達拉第所屬之黨）亦有不滿之表示。新閣雖於日後漸趨健全，但其四月初以後之最後前途，仍在未知之數。

戈林之大權

希特勒之德國，自屬無此為作戰目的而集中權力之問題，因此項工作，於希特勒秉政時即已完成。然在德國，一般仍感覺須有一種機構，以指導有關戰爭有效執行各種措施之調整。希特勒因於八月二十日命令成立國防委員會 (ministerial council for the Defence of the Reich) 其性質等於英國戰時內閣。

此一機構之首領，即戈林將軍，因是彼在德國之地位，僅次於希特勒。自納粹執政以來，彼曾相繼擔任艱鉅之工作，故其勢力，業已達到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彼係帝國國會之議長，空軍之創立人及其首腦，以及管制德國經濟建設之四年計劃之領導者。希特勒於九月一日向國會演說稱：若彼於戰時遭遇不測，戈林即其繼承人。

希特勒並指定國防委員會委員赫斯為第二繼承人。赫斯之特殊功績，即彼絕對效忠希特勒。希特勒對赫斯之信任，或亦過於其他部屬，故命赫斯代表其本人為國社黨領袖。希特勒之一切瑣碎工作，如起草革命命令等等，均交赫斯承辦。希特勒相信赫斯必能始終服從其命令。

國防委員會中之其他四委員為魏赫曼福拉克 (Wilhelm Frick，內政部長)，芬克博士 (經濟部長兼帝國銀行總裁)，季特爾上將 (希特勒私人參謀長) 及拉瑪斯博士 (Dr. Heinrich Lammers，國防委員會秘書)。此輩均因其職位關係，而為委員會當然委員，然彼等之參與委員會，反不若其他若干領袖之未被列入可堪注目。外長李賓特羅甫之未被列入，或因該會主要任務係處理內部事務之原因。至於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及秘密警察首領希姆萊未被列入，大多數觀察家咸認係因彼輩與戈林有私隙之關係。戈林與戈培爾之不睦，久為人所共知；而戈林之憎惡希姆萊，雖或為較近之事，但亦勢如水火之不能相容。一般高級將領，亦復如此，因彼等對希姆萊之殘暴秘密警

察制度，同感不滿。但不久之後，內政部長福拉克博士如缺席時，戈林將軍仍必須允諾希姆萊為其代表人，由此可見希姆萊之權勢為如何矣。

轉年以來，一般咸感仍有更形嚴密調整之必要。國防委員會雖能齊一國策，但在全國經濟方面，如尚有類似參謀本部之組織，則將促成經濟更大之調協。結果乃有一月四日戰時經濟會議之創立。仍由戈林任主席，其同僚則為處理經濟及社會事務之主要機關之首長，軍隊方面及執行四年計劃之機構，亦有人員參加其中。此項新任命，使戈林在全國經濟上之職權無與倫比，並使其直接管理一切希特勒無暇顧及之瑣碎事項。

戰時經濟

西門財相於提出英國戰時預算案時，曾謂：財政乃國防之第四種武器，應與其他三種並重，若財政失敗，則整個支持戰爭之力量，亦將隨之崩潰。但在此次戰爭中之財政，除使政府收支相抵外，尚有其他任務；各交戰國於戰爭不靜階段中，即已消耗約等於國家收入之一半，故各種借款及稅收之來源，均須予以考慮。此即謂戰爭國家對收入之來源，實有深切關注之必要。

其結果之一，即政府完全改變其對個人消費問題之態度。政府於平時自將鼓勵人民儘量購買物品。蓋購買愈多，則愈能鼓勵生產之能力，一般以為此乃國家走上繁榮之途徑；然在戰時，一切生產力量，均須用於作戰。個人之需要愈多，則作戰之物資愈少。反之，個人愈能減低其必需品以至最低之限度，則國家獲得之物資亦愈多。

減少個人消費辦法之一，即實行定量分配。德國對於若干重要物資，於八月二十七日起即採用此制，並於九月間加以修正。盟國採用強迫制度，則較為遲緩。英國於一月八日實行定量分配牛油、糖、醃肉與火腿，三月間又將肉類列入。財相西門謂此種步驟，旨在減少物資之消耗；二月間英國對於管制棉花與羊毛供應所採之步驟，亦為同一目的。法國於三月一日所實施之限制辦法，並非逐日定量分配，而係定期禁售某種物品——例如星期一無牛肉，

星期二無麵食等。烈性酒類，每星期禁售三天，然普通酒類，法人則可自由購買。

第二項辦法，即提高物價——或減低薪金。各交戰國政府，咸知減低薪金之困難；然均設法阻止薪金之劇漲，而許物價逐漸上升。一般對於未曾實行分配之若干重要物品，亦感有加以限制之必要；二月間英政府乃採用食物津貼計劃，每年計達五八、〇〇〇、〇〇〇英磅，此於牛乳麥類以及逐日分配之肉類及醃肉，均可適用，因後二者之價格，現已高漲過甚。但交戰國對於大多數物價之上漲，均未加以限制——歐洲之中立國亦然——生活程度在此期間之上漲，係在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之間。

各國除此種措施外，且更致力於國家農業及工業產品之生產，並特別刺激工業物品之出品——此在英國尤然，英國在國外之採購，本已甚多，現因戰時之需要，大為增加。一月間入口總值為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英磅，超過出口總值二倍又半，比一九三九年同月之進口總值，約超過三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磅。二月間入口總值降至九六、〇〇〇、〇〇〇英磅以下，然出口總值亦在四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磅以下。此種情形不僅涉及商業平衡問題，且與外匯問題有關。政府實行增墾本國耕地二百萬英畝之計劃，可望予以補救；而外匯問題，亦可採取在帝國內購買辦法略見改善，蓋在國內大量收買毛織物，五金以及木料等物資，業已準備就緒也。但若補救貿易上之不平衡，顯有大加努力之必要。

因此英國商業界人士，乃要求政府成立經濟部，俾可調整並指導全國之經濟活動——事實上此即德國戈林之經濟會議所正完成之工作。但張伯倫拒絕此種建議，因彼深恐此一職權甚高之大臣，而又有職權甚高之幕僚，或利少而害多。彼並懷疑；若此一大臣能向各部門發號施令，則首相將有何事可做。然彼終於二月一日發表成立出口物資委員會，由安都拉杜肯爵士 (Sir Andrew Rao Duncan) 負責主持，其任務為鼓勵英國出口商業，並減低入超之數額，務使出口總額增至百分之五十左右。

財政問題

上述數項發展，乃交戰國致力於奠定籌措經常戰費必要之基礎。此項戰費，在英國每日爲六、五〇〇、〇〇〇英磅。法國較少，而德國則較多。稅收雖已盡量增加以充戰費之一部，但全部戰費，實非經常稅收所可敷用。英人所付之所得稅爲百分之三十七至百分之八十。法人之所得稅爲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十五——表面上似較英國爲低，但法國除所得稅外，又增加間接稅並大量徵收商業之利潤，以資彌補。德國早已將其甚重之所得稅增至百分之五十，各種消費品間接稅增至百分之二十。即英國亦極難期望以稅收獲得每年所耗巨額戰費三萬萬萬鎊百分之四十。德國如能達到此種比例，即屬甚好。法國於一九四零年之用費，計達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四分之三須以發行公債及信用借款補足之。

此種局勢遂使各國對其債權之資源，必須審慎運用。現有之投資，自須加以運用，對於國外信用借款之獲得，尤其注意。各交戰國均對匯兌加以種種限制。德國早已要求其國人將國外所有財產交與國家。二月間，英國將選定六十種之美國證券，收歸國有，然主要之財源，則係借自本國可資利用之資財。英國以百分之三利率發行三萬萬英鎊公債之成功，顯示英政府欲將貸款之用費，極力減低。英國又以種種措施防止私人投資利率之上升，並將政府證券規定最低價格，法國亦竭力爲政府保持有利之債權地位；德國亦有種種跡象顯示愈益擴大其管制私人及公司投資政策之範圍。

實際上，除英法德外——歐洲財政之壁壘——足資利用之貸款財源，實已爲數無幾。英國期望運用加拿大及其他自治領之債權力量，並向中立國寬致商業信用借款；然此等國家，除美國外，僅能以有限之資金，借與交戰國；若向美國借款又爲中立法所不允。故海外貿易部大臣 (Secretary for Oversea Trade) 胡得桑爵士總結財政與供應問題稱：

「吾人甚難集中全部力量以製造軍火，因吾人尚須將工業之一部用於製造貨品，藉以償付軍火之原料費。吾人不能如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年間可自國外借款以應此需。然吾人在作戰之時，必須付出此項費用，此乃現購自運之戰爭」但預算上之困難，不至使任何交戰國因此而崩潰。若其人民繼續不斷生產，並同意將其生產貢獻於國家足敷戰費之用，則其經濟上之困難，並非不能克服者。業已實施之種種限制，及定量分配，大部係為未雨綢繆之計，並非因目前需要而出此；生活上絕對必需品，各交戰國仍能供應無缺。德國無疑已將其人民之生活水準，減至接近最低限度，較英法尤甚。在本年初，德國於薪金及額外工作之所得，採用一種更為緩和之政策，予以調整——足見工人所受之壓迫，苦痛已極。二月十五日戈林於發表牛油牛乳加價時，宣稱：德國仍有甚多可資利用之食物，並懇求主婦堅定不移，蓋感覺必須對此有所申明，以安定人心。

至在商業方面，德國由中立國之輸入總額，似已達到甚或超過戰前之水準，由其他國家經德國鄰邦私運入境之物資，亦有若干數量。至於德國之出口，則日見減少，甚至運往歐洲大陸者，亦復如此。其彌補進口與出口之不足，唯有仰望其與蘇聯關係之發展。德國迄今尚未由此關係，獲得若何利益。然二月十二日之商業協定（此項協定已成爲每月之例行公事），意在使兩國交易總額，由現下之二萬萬馬克增至超過世界大戰後任何一年之水準——即超過一九三一年之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如此項希望，果真出於誠意，無疑此乃受蘇芬戰爭結束之影響。

蘇聯與芬蘭

歐洲冬季之嚴寒，無論其對西線戰爭之影響如何，並未減少蘇芬間之激烈戰鬥。戰線現已延至北極圈，而氣溫有時降至零度以下五十度，但戰鬥仍繼續進行。芬蘭初期開勝而喜之心境，現已開始消沈，而對未來之嚴重局勢，作冷靜之估計。

本年初，芬蘭軍隊仍抵抗蘇軍在各線不斷之進攻，且能非常成功。北路蘇軍經薩拉（Salla）向鐵路終點站開米查維（Kemijarvi）之推進，於十一月十九日遭遇初步之遏止，其第二次進擊之企圖，亦於二月中旬因受阻而停頓。蘇軍並擬穿過芬蘭窄狹腰部，進佔波的尼亞灣（Gulf of Bothnia）以切斷瑞芬鐵路連路，致引起本年初旬蘇馬斯薩爾米（Suomus-salmi）之戰鬥，在此戰鬥中，芬軍首次將蘇軍第一六三師擊敗；一星期後，又將來援之第四十四師加以痛擊。蘇聯向曼納林防線之攻擊，全被擊退；其在蘇馬斯薩爾米以南向沽摩（Kuhmo）所發動之新攻勢，亦被擊敗；其在刺多加湖以北之猛烈攻勢，繼續一月之久，至一月底仍未獲得決定性之成功。

但至二月初，蘇軍改變戰略。蘇軍將領亦有更調，其以前作戰之次等軍隊，均換以可能來自西伯利亞素質較優之軍隊。改編之後，復採用新作戰計劃。蘇軍前此主要之努力，乃以機械化部隊進攻芬蘭東部未設防之邊境。其未獲勝之故，係因地形之艱阻，交通之不便，以及芬軍善於利用此種因素。蘇軍今已放棄其以前所採用之方法。北戰場之兵力，已減至僅能從事於輔助性之作戰，其主力於二月一日，以全力開始向曼納林防線正面進攻。

曼納林防線

曼納林防線乃第一等新式堡壘之典範。此係芬軍採取德國在西線及法國在馬奇諾防線後方新築陣地之原則而築成者——即縱深防禦之原則，並充分利用防線上之天然地形。在六十英里寬之卡累利阿地峽一帶，湖沼星羅棋佈，乃大部隊沿全線進攻之天然屏障。蘇軍因受地形之限制，非採用滲透戰術不可。而芬軍之防禦工事，則係針對此種戰線而設。此等工事，並非堅密之陣地，而係一連串互相隔離之堡壘。防線中之堅固據點。係在中部之摩拉（Mora-laa）衛城，刺多加湖上之泰伯爾（Taipale）防禦工事，及芬蘭灣上之科維斯圖（Kovist）砲台。界於其間及其後地帶，在三個主要區域中，設有工事多處，以控制主要路線，並可發出交叉火網，以制止前進之敵軍，蓋芬軍擬以漸次增強之防禦，壓制敵人於一點，再及時反攻，以殲滅之。

蘇軍於一月下旬，似已將此線予以初步之突破，其時蘇軍已沿蘇瑪 (Summa) 前之維普里——列寧格勒公路 (Viipuri-Leningra)，向此線上摩拉奧科維斯圖間之中部集中進攻，並以大砲集中轟擊，一如上次大戰中宋美河與凡爾登之戰役。蘇軍大砲多門不斷轟擊芬軍堡壘，估計每日射出之砲彈，約在三十萬發以上。其最終之目的，乃在毀滅芬軍砲兵陣地，迫其後撤，俾蘇軍步兵能隨坦克之後向前推進。經四十晝夜之作戰，蘇瑪遂被攻陷，至是芬軍之第一道防線，已被突破矣。

芬軍以往之勝利，均係誘敵深入，使之孤立無援，然後切斷其交通線以擊破之。此種戰術，必須行動靈活，若僅防守防禦陣地，則無此種靈活之可能矣。用於曼納林防線之戰術，應為乘蘇軍未攻克蘇瑪之前，予以反攻。但強大蘇軍猛攻曼納林防線之東部，及刺多加湖以北之地區，故大部芬軍被其牽制，無法增援蘇瑪方面之守軍。芬蘭除召集四十五歲至四十六歲之男丁外，亦無其他後備兵可資反攻。蘇軍於攻克蘇瑪後，即擴展其前綫轉向威脅其後側翼之科維斯圖砲台進攻。

二月二十六日，芬軍最後承認科維斯圖之失守。於是重鎮維普里城，遂入於近程砲火射程之內。蘇軍於三月初攻抵城郊；另一部蘇軍渡過維普里灣從事側擊，不顧芬軍之砲擊及機槍之掃射，強渡已結冰之港灣，終於佔領海灣中各島嶼，並在大陸上獲得立足點。維普里於三月十一日被蘇軍包圍，其陷落之期則指日可數矣。

但在該城陷落四日之前，即三月七日，世人已驚聞蘇芬和平談判已在進行之中。

蘇聯和平建議

促成和平談判之步驟，極為秘密。著者寫此書時，由各方所得之敘述，僅可揭露其秘密之一小部。但顯然雙方即於開戰後，仍認為有和解之可能。芬外長於十二月十五日以私人名義向莫洛托夫播講，要求協商公正之和平。凱利歐斯 (Kaaliors) 總統亦於二月一日在戰時議會席上提出類似之建議。同時蘇聯顯然已於一月二十日通知瑞典；如

芬蘭接受蘇聯原有之要求，並有進一步之保證，彼等亦願接受芬蘭之和平建議。然芬蘭之答覆，及凱利歐斯總統演說中所暗示之基礎，均不能適合蘇方之條件。莫斯科乃又故態復萌，認爲芬蘭合法之政府，係在特里佐基(Terijoki)之傀儡政權，而非在赫爾新基之芬蘭匪徒；二月十二日芬蘭托瑞典轉致蘇聯之新建議，未獲答復。

但在二月下旬，此種態度忽又變更。蒙古邊境上與日本發生新衝突之危險，蘇日協議之破裂，以及蘇聯內部情形之不安，或與此事有關。無論真相如何，蘇聯駐英大使於二月二十日請求英政府，轉達蘇方對芬之種種建議。

蘇聯之建議，較原來引起戰事之要求，更爲嚴苛，其中包括刺多加湖一帶，及卡累利阿地峽全部土地之割讓，並割讓柏薩摩地區，及長期租借漢科島上之海軍根據地。經英國政府五日之研究，深感過於苛刻，難以轉達。蘇政府既未獲得英方之斡旋，故又轉求瑞典政府。

瑞典之處境

瑞典對其所處之地位，日感不安，故其渴望獲致和平之機會較英國尤甚。蓋德國與盟國之戰爭，已使其中立地位漸趨不穩，德國亟願維持其自瑞典所得之供應品，尤其瑞典之鐵苗，故以種種手段加重其政治上之壓力，尤其壓迫瑞典各報，不得登載與德國不利之言論。瑞典商業與船舶，常因德國之殘暴海戰方法，遭受損失，故此種抨擊論調，自屬難免。盟國雖對瑞典同情，但必須阻止瑞典在技術上維持其中立而實則被德國利用之情事。

蘇芬戰爭爆發後，瑞典所處地位更形複雜。此使斯堪的納維亞，尤以瑞典爲然，三面受敵。一般深感芬蘭乃一重要前衛，芬亡，則瑞典將成蘇聯侵略之次一犧牲者，瑞典行動派(activists)之情緒遍及國內，不僅要求以自願軍援助芬蘭，且主張直接出兵干預。同盟國方面雖在事實上尙未實施壓力以助芬蘭，然由邱吉爾一月二十日呼籲中立國支持盟國抗德之演說，顯然可見此種措施，終將成爲事實。更爲迫切之危險，即瑞典若有妄動，必將引起德國直接對瑞之行動。此並非謂德國因與蘇聯有關係，必須仇視芬蘭。德國雖會屈服於蘇聯之壓力，扣留意大利經德運

芬之飛機，但對蘇聯之冒險，並無熱誠，並完全否認彼曾給與蘇聯軍事或技術援助以抗芬蘭之謠言。德國顯然並不反對瑞典之助芬，或盟國之供應品及志願兵經挪瑞地區，而達芬蘭。

但盟國若欲直接以軍事干涉蘇芬事件，則係另一問題。德國深疑此種干涉之目的不僅為援救芬蘭且在打擊德國。英法方面亦有多人支持干涉芬蘭之政策，藉以造成抗德北方陣線，並使德國失去瑞典之鐵苗。倍立夏於二月二十三日向其部屬演說時，即極力主張此種政策。德國同時亦明白向瑞挪兩國表示，盟國軍隊若在瑞挪國土登陸，德國即開始向其進攻。

芬蘭與同盟國

在二月間，盟方確曾計劃派遣遠征軍赴援芬蘭。芬方自十一月三十日以後所屢次提出之第一要求，咸係軍事上之供應品，盟方對於此種要求，均答以必將盡其所能以助之；其後英法政府並披露一極可動人之軍火供應表，其中包括大砲、飛機以及各種小型武器。但直至一月中旬，曼納林男爵 (Mannerheim) 方稱：彼願於五月中旬能有三萬訓練有素之援軍。

二月五日，最高國防會議開會，決定派遣遠征軍赴芬。然恐此舉，或將引起德國之攻瑞，故須有一部份兵力赴援瑞典。因此遠征軍雖定為十萬人，實則僅有三萬人開赴芬蘭。英法政府於二月下旬，向芬蘭建議：芬蘭政府須於三月五日以前公開請求派遣遠征軍，以便盟方與挪瑞商洽假道問題。

此時，正值蘇軍砲擊曼納林防線，故芬蘭之處境，更危在旦夕。芬蘭於二月十三日或於此日前後，正式要求挪瑞兩國予以軍事上之援助，並稱彼等亦可轉求盟國加以干涉；同時又向挪瑞暗示，盟國已具體允許派兵援芬。二月十六日瑞典宣布，已經拒絕芬蘭之要求。此項新聞，引起其國內行動派之激烈抗議，以致三日後瑞王格斯陶夫 (Gustav) 即召集御前會議，俾可公開發表演說，以支持其臣屬之處置。二月二十五日，挪威瑞典及丹麥三國外

相舉行會商，並發表彼等一致決心，保持其中立，但對於促致交戰國進行磋商之努力，甚表歡迎。

同時，芬蘭已明白迫切要求盟國立予援助。達拉第遂於三月十二日發表法國已於二月下旬接獲芬方之要求，並於二月二十六日通知芬蘭，謂法國現已集中所必需之船隻，並有五萬法兵準備赴援。同時並非正式暗示，英國業已採取同樣之步驟。

盟國於靜候芬蘭正式請求之時，即欲將通過斯堪的那維亞之道路，予以肅清。據挪威外相發表之公報，盟國於三月二日要求挪威與瑞典准許盟軍假道。瑞典於三月三日挪威於三月四日相繼予以拒絕。此時，蘇芬雙方之初步和平談判，已在斯德哥爾摩開始進行，芬蘭政府本身尚在猶豫不決，故向盟國要求，准予將正式求援之決定，予以延長，並欲獲悉盟方能否於一月以內派遣五萬兵力赴芬。據張伯倫所發表之談話，盟方前次對芬之允諾，乃盟國運輸力量所能運輸之最大兵力。顯然此即係盟方應芬蘭之請求所允諾之「一切可資利用之資源」，如張伯倫於三月十一日在下院所發表者。然芬蘭之正式請求，因芬蘭代表正在莫斯科談判最後條件，終未到來。三月十二日盟國關於假道斯堪的納維亞之正式請求，亦無結果，因數小時後，芬蘭代表已與蘇聯簽定和平條約。

蘇芬和約

芬蘭被迫接受之和約條件，較其十一月所拒絕者，尤為苛刻。在其北部，彼雖收復在戰爭開始時被蘇聯佔領之伯薩摩，然一九二〇年和約中關於此區海軍之限制，亦重行恢復，芬蘭並須割讓來巴基 (Rybach) 半島。在其東部，彼不但未能獲得俄屬卡累利阿一片土地，如前次所提出者，且須將薩拉利予蘇聯一長條，包括古拉基爾維 (Kuola)aervi) 市鎮在內。此外，蘇聯在上述二處之通行，芬蘭須予以特殊之便利。蘇聯與挪威之來往，可自由通過伯薩摩區域，蘇聯與瑞典之間，得以最短之鐵路自由通行。因此之故，芬蘭復允許於一年之內，將自波羅尼亞灣至開密查維 (Kemijarvi) 之鐵路線延至邊境，俾與干得拉克夏 (Kandalaksha) 蘇屬鐵路相連接。蓋必如此

方可完成由波的尼亞灣至白海最迅速之運輸線，此線於摩爾曼斯克地區之發展，極為重要。

然芬蘭真正重要之損失，則在南部。最初談判之失敗，係因芬蘭不願割讓芬蘭灣中具有戰略價值之島嶼，及出賣或租讓漢科海軍根據地。現則彼須一一讓步，維普里灣內之全部島嶼及芬蘭灣內島嶼之一部，均須割與。漢科租與蘇聯三十年，每年租金八百萬芬蘭馬克；半島及與半島相聯之島嶼，在租借期內，均由蘇聯管理。

關於卡累利阿之條約，尤為苛刻。蘇聯最初之要求，僅係國界之調整，使兩國邊境在列寧格勒砲火射程之外。今則全部地峽，包括維普里及刺多加湖以北一帶地區，均須割讓，致整個刺多加湖劃於蘇聯領土之內。就經濟而言，此為芬蘭所受最大之損失。維普里（或稱維堡（Vyborg））乃芬蘭之第三大城，且為主要工業區之港口。而今此區之一半，包括重要鋸木工廠、木漿工廠、及將近四十萬之人口均須割予蘇聯，其所剩之地區，亦失去其直接出入天然出口之便利。

此項經濟上之損失，雖係芬蘭重大之打擊，但最關重要者，則條約上之戰略方面，尤以自蘇聯之觀點為然。蘇聯最初談判之目的，係在獲取芬蘭灣之控制權以保證列寧格勒之安全，並解除由來巴基半島威魯摩爾曼斯克之可能性。今已如願以償；此外，芬蘭若再起而與之抗戰之機會殆亦甚微。蘇聯現已統治伯薩摩。古拉基維之讓與蘇聯，復減短至波的尼亞之路程，此突出之鐵路線，可供蘇軍用以切斷瑞芬之連絡。漢科及其附近之島嶼之租讓，使蘇聯在芬蘭灣上獲得無上之權力。而刺多加湖四周地帶之割讓，尤關重要，此無異奪取芬蘭主要防守地帶。新防禦線，雖可築於其後更遠之地帶，但蘇軍之進攻，不致再因刺多加湖而分散其兵力；至於維普里及刺多加湖以北地帶之讓與，足以切斷芬蘭東線防禦所賴之鐵路連絡。

蘇聯如此掌握芬蘭之情勢，遂引起瑞典重大之關注。蘇聯雖曾保證：彼於斯塔的納維亞並無其他領土願望，但不能令人完全置信，蘇聯代表於勘定蘇芬新界線細目會議時，曾提出一地圖擬在某某數處將其原來要求予以延伸，益使一般人不致信賴蘇聯之保證；其後蘇聯又否決瑞挪芬三國互助防禦條約，認為此種條約實違反和約中禁止敵視

聯盟之條款，蘇聯欲置芬蘭於其本身之政治勢力範圍內，昭然若揭。

因此，此次和平，雖可緩和瑞典目前之憂慮，但不能完全將其解除。在若干方面，多有責難瑞典處置失當，尤其瑞典不應阻止盟方出軍干涉。然瑞典之問題異常艱難，其同情芬蘭，亦極明顯，估計約有九千瑞典志願兵赴芬——無疑多於各國所派遣者之總和。並有五千人以上已請求服役。經濟物資方面之接濟，已達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雖然此於六百萬人口之國家，乃一極微之努力。曼納林於其辭別疲敝芬軍時，曾對此一問題作一總括之敘述，彼稱：「吾人無瑞典及歐西各國之武器與裝備之迅速協助，竟能抗戰至於今日，實屬不可思議之事……吾人深知吾人所負歷史上之責任，須應繼續完成——此即西方文化之保衛，因此文化乃吾人數百年來所繼承之遺產；然吾人亦知吾人業對西方所負之責任，已盡其最後之努力。」

近東及巴爾幹

因芬蘭戰事之結束，其立即對德開闢北方戰場之趨勢，亦暫告解除。英法雙方評論家亦曾公開討論及此，彼等深感因齊格菲防線之存在，盟軍必需另覓一較為妥善之地點，以攻擊德國。且北戰場並非唯一之可能地點；故當若干人士注目於斯塔的納維亞及芬蘭之時，亦有多人以觀察之眼光，注視巴爾幹與近東兩方面。此種觀察，因盟軍在東地中海正從事重大之軍事準備益形有力。安薩克 (ANAK) 兵團三萬人於二月十二日在蘇彝士登陸，致在該區所集結之大軍，益為世人所注目。英國在埃及與巴力斯坦之駐軍，及法國在敘利亞之駐軍，估計約在五十萬人以上。土耳其亦有三十五萬武裝軍隊；盟方與土耳其參謀人員於三月下旬在亞勒伯 (Aleppo) 舉行會議時，雙方曾提議設有必要，此項軍隊應協力合作。

此可引起若干可能之事件。其常為一般所討論者，即對蘇聯在巴庫 (Baku) 之油田，加以攻擊。如蘇聯計劃供給德國所急需之大量汽油，則此項汽油，必係來自巴庫。蓋巴庫係蘇聯最悠久及產量最豐富之油田，年產二千三

百萬噸，等於蘇聯產額總數四分之三。巴庫之估價，對於蘇聯之經濟，及德國獲得大量油類接濟之期望，係一嚴重打擊。

攻擊巴庫，必須經過南高加索之艱險山地，而交通工具之嚴重缺乏，更增劇其困難。土耳其雖已完成通至愛爾斯命 (Erzurum) 之新鐵路線，但有一部份係狹軌，且土耳其國內之鐵道系統，因年初受亞那陀利亞 (Anatolia) 北部地震之結果，傷損甚重。但主要目的，若為切斷德國之供應，則將巴統 (Batumi) 予以佔取，亦可有若干成效，此港為巴庫油管通至黑海之終點，距土耳其邊境僅二十英里，乃一易於由海上攻擊或封鎖之港口。盟方對巴統採取行動，於二月間即有可能，其時據聞蘇聯油輪開始自巴統運油至羅馬尼亞港口康斯坦薩 (Constanza) 並存於該處以便轉運德國。據稱盟方在亞勒伯會議時，已商得土耳其之同意，准許盟方軍艦經過達但尼耳駛入黑海。然此一報告，盟方立予否認。

在另一方面，一般推測蘇聯攻擊波斯或伊拉克之可能性，較土耳其為大。其目的在奪取摩蘇爾 (Mosul) 之油田，或切斷盟國經波斯灣至印度之交通線。二月下旬蘇聯海軍在黑海之神祕演習，有人認為此即蘇聯入侵之先聲。據聞中東各國間，亦因此而感不安。然蘇聯對該方面懷有任何立即侵略之計劃，並無確切之證明。

可能發生戰爭之第三個區域，即係巴爾幹。若巴爾幹一國或數國最後將其命運投入盟國，則對德東方戰場之開關，即有可能。若巴爾幹各國中有一國遭受德國或蘇聯之攻擊，則類似之情形亦將出現。就該區極緊張之外交鬥爭觀之，上述之發生，非為不可能者。

同時，德國除非所有各種方式之壓力，業已用盡，似不至向巴爾幹輕啓戰端。目前德國所求者，係在保證此一區域所產之物品，完全供德使用，而非實際將其佔領，軍事侵佔，僅能妨礙其生產，至少在目前足以阻撓其欲完成之目的。巴爾幹各國一日繼續與德國貿易，則德國最智慧之方策，莫若支持彼等之中立，同時試以各種和平之壓力，迫使彼等之經濟，能為德帝國所利用。

羅馬尼亞與德國

此項壓力之主要焦點——不僅來自德方者，即來自盟方者亦然——乃在羅馬尼亞。羅馬尼亞之物產，對於德國實屬首要，尤以羅馬尼亞之油產爲然。由於十二月之協定，德國每月至少似可獲得十三萬噸。然實際上上一月份交德之數額，不到二萬六千噸，此因其間阻礙甚多，運輸即一艱鉅之問題。結冰之多瑙河，既已阻礙水上運輸，而盟方又準備於春間租賃所有可用之駁船，以免落入德國之手。通過現爲蘇聯所有之加里西亞 (Galicia) 之火車運輸，亦難使德國滿意，故於一月底，德國取得蘇方許可由德國技術人員及路警管理此路，以期有所改善。盟方之競購，遂使每噸之價格由十七元激增四十元。德方急迫增加船運，盟方亦以此法以對抗之。羅馬尼亞油產百分之八十爲外人所有；及至一月十七日石油委員會成立，以管理此項工業時，盟方遂警告羅馬尼亞不得強迫英法公司付油予德。爲控制羅馬尼亞之貿易，及斷絕五金與橡皮向德之輸出，盟方於二月間強迫卡羅爾政府允諾：不得接受德國增加供給量之要求，並須禁止飛機汽油運往德國。至少在冬季數月間，納粹對於羅馬尼亞交付大量油類之希望，似難如願以償。

此外尙有其他步驟，以阻止他種物產之運出。自二月十二日起，穀類與茶屬之出口，開始課以重稅。二月二十二日，並將單內所列各種適於製造軍火之物品，禁止輸出國外。二月二十六日，出口運費，亦予增加，在若干物品中，甚至增達百分之四十。除此之外，羅馬尼亞至三月初，已有一百六十萬武裝兵力——此種情形，實妨害羅馬尼亞之農業，並減少或可供給德國所用之農產品。德國爲減少羅馬尼亞之兵力，遂提議願對羅馬尼亞之國境加以保證，同時並提出實際上等於壟斷羅馬尼亞商業及在內閣中加入親納粹份子之要求——此項要求，均被堅決拒絕。德國使節圍於三月下旬到達羅馬尼亞，以協商商務上之新讓步，尤其有關農業產品及油類之分配量，但至月底，仍無顯著成就。

土耳其與巴爾幹集團

羅馬尼亞處於交戰國之間而仍能保持其平衡者，實因全巴爾幹各國咸願置身於戰爭之外。此項態度，無疑更因土耳其之立場而加強。事實上，土耳其本身顯與盟方親善。其與盟國所訂之條件，與英法兩國在經濟上之密切關係，對伊士坦堡爾(Istanbul)克虜伯(Krupp)工廠之佔領，以及德國百餘技術人員之驅逐出境，在在為其同情之明顯表現。土耳其外長於二月初會謂：『土耳其並非中立國，目下僅為非交戰國而已。』但土耳其在巴爾幹各國之勢力，並非誘致各國加入盟方，而係使各國不為德所控制。而其勢力亦未因其維持巴爾幹獨立之堅定立場而減弱，誠如某土耳其報於二月二十二日載稱：『若德國進攻巴爾幹，彼當發現吾人係立於盟方以抗德者。吾國決不致等至巴爾幹被征服之後，拱手聽人宰割。此種錯誤，吾人決不為之。』

年初曾有若干跡象，足示土耳其有鼓勵創立強大巴爾幹集團，以阻遏德國或蘇聯侵入之傾向，而巴爾幹各國，一時亦似同意此項觀點。但任何共同戰線，必將涉及此等國家本身間現存困難之解決。此乃一極大之障礙，而羅馬尼亞又為問題之焦點。彼會於上次大戰結束後，由匈牙利及保加利亞獲得領土，而今並未準備放棄任何一部，以取得此二鄰邦之友誼。保加利亞顯然無意生事惹非，即匈牙利亦不欲在目前威脅何方；但無一國甘願放棄其領土野心，而此項野心之滿足，亦唯有犧牲羅馬尼亞。二月二日巴爾幹集團(匈牙利與保加利亞均不屬於集團)集會於伯爾格來德(Belgrade)時，一般以為各國將對此問題有所努力，以期獲得解決。但三日會議之結果，除發表一平凡公報，表示共同維持中立與和平外，並無其他成就。

由此可知集團中之其他會員國，並未準備以有效之壓力加諸羅馬尼亞，以求取廣泛之團結。尤其重要者，即彼等似未採取成立一互助協定，以對抗侵略之步驟。南斯拉夫外交部長於學會之時，曾以極樂觀之口氣堅稱：『巴爾幹各國，並未遭受任何方面之威脅。』彼等在年初感覺危險即在目前，現此種情緒已漸消失，因對巴爾幹之安全，

更具信心，其意義即各國認爲目前之團結一致，並非如此重要，致必須作重大讓步或履行互助之新義務。此項感覺之原因，並非相信德國之終極目的，而係對意大利及蘇聯所持之態度，更爲安心。

意大利之政策

意大利曾有一時期似對巴爾幹集團之建立，採取贊助態度，但隨歲月之逝去，其熱誠亦因之而減低。意大利起初所以有此種動機，乃恐蘇聯進入巴爾幹，甚或實際進攻此區。但此種畏懼，因蘇聯正有事於芬蘭而減少；因畏懼之減少，其對於巴爾幹團結之願望，亦隨之而減弱。但至少土耳其在此一集團之勢力，仍極強大，足使集團各國加入盟方之懷抱，此對意大利毫無利益。意大利所抱之目的，在使巴爾幹各國懷疑所有交戰國，包括蘇俄在內。於是巴爾幹各國爲保持中立計，勢將借助意大利之支持，並接受意大利善意之政治指導，以期求其保護。

此即謂意大利一如其他列強，對於羅馬尼亞之地位，極爲關切。蘇聯企圖在巴爾幹擴充其勢力，羅馬尼亞必將成爲防禦線上之第一線。意大利若遵守其一再申明之堅決意向，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之推進，則在上述情況之下，必將援助羅馬尼亞。羅馬尼亞上議院曾稱墨索里尼已允諾：一旦羅馬國被攻，彼必前來救助，不論攻擊來自何方。

然意大利是否能毫無保留條件給予此項允諾，實屬疑問。彼雖或承認羅馬尼亞之決定地位，但彼在匈牙利更有重大之傳統利益，匈牙利雖仍維持其和平態度，但決不放棄其對羅馬尼亞之領土要求。且匈牙利亦處於危險地位。彼亦爲蘇聯之鄰邦；或尤其甚者，彼正處於德國計畫中沿多瑙河向下擴張之大道。

因是，匈牙利理應加強其與意大利之連繫，而意大利亦應支持匈牙利，使其成爲巴爾幹中立區之城堵。正月初旬，兩國外長，齊亞諾伯爵與賽克伯爵 (Count Czaky) 會議於意大利，會後發表聲明稱：彼等業已建立「一完全相同之觀點」，各方遂認兩國殆已成立明確軍事同盟。羅馬否認會對任何正式新協定加以協商。但兩政治家或已同意共同抵抗蘇聯，而齊亞諾亦重提意大利允諾支持匈牙利領土之要求，但同時又運用其勢力，勸導匈牙利暫時勿堅

持該項要求。

雙方未能成立任何明確條約之故，係因三月末週特立基 (Telen) 總理訪問羅馬所處之環境使然。外間謠傳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在布倫納山隘之會晤，乃意蘇兩國接近之前奏，因而顯使匈牙利對其處境，頓感不安。顯然特立基伯爵此際必已再度獲悉意大利並無意根本改變其對莫斯科之態度。但在同時，彼須認清匈牙利之願望，不應使此極端微妙之局面，益形複雜。彼於會見中曾謂：「匈牙利完全認識目前之困難，故其所採取之態度，實與歐洲最高需要適合。吾國乃一堅忍之國家，具有千年之歷史，因是能以等待。」此顯示匈牙利之特殊要求，必須展緩一至于歐洲門爭之結果較目前更為明確之時期。

其未如此明顯者，即上述之一切，將對德國在多瑙河盆地之勢力，發生何種影響。意大利雖欲取得優越地位，但對德國之進入匈牙利及巴爾幹，並無準備予以強硬反對之象跡。其所持之態度，為意大利非一中立國而係一非交戰國，其與德國之連繫，亦堅定如初。經一月之協商，遂於二月二十四日與德國締結一商務協定，因乘此機，重申德意間政治上之合作。而其被統治之報紙，仍舊對英法表示敵意。

此種態度，實有重大之含義。意大利一旦認為與其目的相合時，必將起而干擾盟國。彼可在法屬非洲殖民地，埃及，阿拉伯等地，挑動是非；亦可使盟方在地中海之地位，偏促不安，甚至不穩。如同盟國在巴爾幹或近東捲入漩渦，則意大利或將憑藉其海上之交通線，向盟方勒索路費。

煤炭爭執

英國於二月底制止意大利向德運煤之舉，乃係警告意大利對英採取敵意結果之一例證，藉以澄清意大利之態度。此時適值英意商約之談判已告失敗。據聞英國願以某種工業原料換取意大利之武器與軍需品。意大利不肯以軍火供給德國之敵人，但欲以水菓及紡織品與英交換（然可注意者，意大利交付法國武器仍繼續無阻；兩國並於三

月六日締結新商務協定。至二月中旬，意大利與英國之協商已告破裂；更經若干之爭執後，英國乃宣佈自三月一日午夜起，所有自德運意之煤炭一律沒收。

此項命令，正擊中意大利之要害。彼每年輸入之煤炭，約一千二百萬噸，其中約有七百萬噸係來自德意志。通常約有一千萬噸由海路運入；其中雖有若干可由陸路運輸，但估計德國負擔過重之鐵道，似不能輸送五百萬噸以上。意大利若願獲得其工業必需之此項燃料，則即須與盟方訂定條件。

英國業已准許德煤即在十二月對德輸出禁令實行之後，亦得通過封鎖，顯示願與意大利和平相處。意大利顯然不能判定英方是否真正履行其新措施，乃決定不理英國之命令以測驗之。意大利煤船十三艘於三月上旬自德港駛出，英國艦隊立即加以逮捕。由於業已發生煤荒及價格急劇上漲之故，意大利雖已提出憤懣之抗議，但仍決定尋求協議。英國方面業已準備妥協，尤其鑒於李賓特羅甫之即將訪問羅馬。三月九日雙方乃決定重開商務談判，英國放棄其對軍械之堅持，但須獲得貨車及飛機引擎之允諾，而意大利則允諾不再由海上運進德煤。為着重此一教訓，英國於三月二十日答覆意大利先前抗議之通牒中，指出意大利及其他中立國之船舶業因德國之完全不顧戰爭法律而蒙損失，並稱英國決將繼續運用一切合法武器以對抗德國。

此事之解決，恰值德國竭力拖其軸心伙伴作更有効力之合作。德國前恐芬蘭戰爭或能造成種種糾紛，甚為不安，現此種憂慮，已因蘇芬間和平有望而減退。其改進並鞏固在東南歐地位之願望，至是亦可以更大之氣力，自由進行。芬蘭之失敗，或可視為有損盟方在巴爾幹威信之挫折，此一良好機會，德國自當加以利用。意大利對於此事之合作，實屬重要；或因其與英國關於煤炭爭執之怨恨，轉而助德。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

德國外交部長李賓特羅甫於三月十日負外交探詢使命到達羅馬。彼除與義王及墨索里尼談話以外，並訪問凡蒂

岡以期緩和教廷與德國間之緊張關係。彼在該處所受之招待，冷淡而正當。教皇早因德國對被征服之波蘭人之殘酷待遇而極痛心，彼明白宣示，一如其前此在聖誕節所提出之五點和平計劃，由彼觀之，此種罪惡之改正，乃和平之重要條件。

顯然李賓特羅甫擬求教皇支持其和平十字軍之努力，已告失敗。其與意大利領袖之多次談話，雖可能較為誠懇，但亦似未獲得若何較為確實之結果。關於德謀交付協約之成立，暗示李賓特羅甫曾運用其勢力支持當時克魯底阿司博士 (Dr. Clodiana) 在羅馬從事之商務談判。但最後公報雖稱：「談話係在同盟條約之精神與體制及現存於德意兩國間之和諧」中進行，而於任何積極之步驟似未商得同意。意大利一俟李賓特羅甫越過阿爾卑斯山，即正式公佈意大利之新要塞，係為防禦德法兩國邊境而設者，一般認為此實有深長之意義——此一聲明，曾博得意大利議會熱烈之讚揚。

希特勒在此情勢之下，乃決定自行處理。三月十七日在一突如其來之公報中，宣佈兩大獨裁已準備於次日在意大利邊境會晤。

三月十八日之布倫納會晤，官方稱為「和諧之會話」。除該項公報之外，並未發表其他確實之消息。雖謂任何結果，均屬推測之論，但由上述種種外交活動中，不難推知德國心目中政策大綱。

該項政策中之第一要素，在使戰爭之範圍，不擴及東歐。不論德國軍事計劃如何，彼似欲將戰爭限制於西線一線，而避免開關可使盟方加以攻擊之新戰線。此須涉及巴爾幹中立之維持——此一地區，乃保衛德國後門之緩衝地帶。德國及其友邦在巴爾幹須有優越之政治勢力，始能獲得完全安全。此乃為經濟勢力之增加，開一坦途，而將巴爾幹各國置於德國有効統治之下，並允德國開發此等國家之農業及其他資源。若在該區域建立一強大經濟集團，使在商務關係上受德之約束，則對同盟國封鎖之破壞，將有長足之進展；設其結果所造成之停頓狀態，仍不足使盟國相信繼續鬥爭之無望，此舉亦可為德國在西線上發動一強大而有決定性之打擊開一途徑。

但此項政策需要蘇聯及意大利兩國與德國之合作。此三國在巴爾幹培植勢力之競爭，以及因此而生之畏懼，已使土耳其與同盟國重整其在巴爾幹之勢力。反之，共同陣線所加於巴爾幹各國之壓力，將使彼等除接受其統治及改變政策以適合德國戰時需要外，實無其他途徑可循。

此在整個計劃中，最關重要之一點，就各方觀之，亦屬一難以克服之阻礙。意大利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之敵視，於八月德蘇條約締結之後，即迅速增長，其後復因芬蘭戰事之爆發，更形激昂。蘇聯向巴爾幹推進之可能性，已使意大利視蘇聯為其最直接之敵人。德國似望芬蘭戰爭之結束，足以減弱此一敵意，而蘇聯準備保證羅馬尼亞與土耳其邊境安全之担保，或可平定意大利之驚懼。但意大利似仍懷疑；據聞齊亞諾曾向李賓特羅甫申明，意大利無意改變其政策，此種申明，亦可適用於其對蘇聯之態度及其對中立之維持。

蘇聯與軸心

蘇聯方面對於密切合作之觀念，似極冷淡。雖柏林堅稱莫洛托夫即將起程訪問德京，但並無此項動靜之徵兆。蘇聯似擬乘與芬締結和平之機會，回復其觀望與防禦之中立態度。

芬蘭戰爭，對於蘇聯土耳其及巴爾幹之關係，確有重大之影響。蘇軍初期之挫折，曾鼓勵此等國家，尤以羅馬尼亞為甚，對蘇進攻之形勢，採取毅然之態度。土耳其對蘇之敵意，日見加深，而盟國亦作軍事準備，以致引起蘇聯對高加索邊境安全之關切。此種情緒，於二月下旬已達頂點，其時蘇聯專家自土撤退，而邊境衝突及土國宣布緊急狀態之消息，亦相繼而來。但此緊張局面，因蘇聯保證無意攻土而消沈，兩國並同意將駐軍自邊境撤退，以免再有衝突情事。至三月中旬，蘇聯又對羅馬尼亞表示同樣妥協態度，並願給以不致被侵之保證。若羅馬尼亞仍不信任蘇聯之允諾而減縮其軍事上之警戒，至少此亦有助於減滅立即發生戰爭之可能。

蘇聯之立場，已由莫洛托夫外長於三月二十九日對最高蘇維埃之演詞中加以概述。彼重述其不以武力自羅馬尼

亞收回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a) 之允諾，並追憶與土耳其及伊朗互不侵犯條約之存在；對同盟國在近東之準備，則表示懷疑，且進而警告彼等，如此措置，直同玩火。其語氣自首至尾，顯對同盟國帶有敵意——此一敵意，更因蘇聯駐法大使發表關於蘇芬締結和平最不合外交禮節之電報，致被法國要求召回該大使一事，而益加深。由于上述之論述，及莫洛托夫對美國之言論，充分明白表現蘇聯仍對西方列強，並無任何友誼可言。

然莫洛托夫涉及軸心之言論，並無顯著誠懇表示，同盟國因而感到幾分慰藉。自其演詞判斷，意大利不願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顯然莫斯科方面，亦以此種態度報之。意大利對芬戰之態度，亦略為提及，並對意大利以飛機運交芬蘭，深為憤慨。莫洛托夫關於德國之言論，則可視為對德表示同情。彼以「帝國主義者，對社會主義國家之敵意政策」與莫斯科柏林間之友好關係相比對，並預言兩國間之經濟關係，將更形發展。但此種言論，雖極誠懇，尙未達於熱誠之頂點；彼又表示蘇聯無意將此友好關係，變成軍事同盟，並稱：「蘇維埃聯邦，過去不為，將來亦必不為他人政策上之工具。吾人嚴守中立，且將不參與列強間之戰爭。」

至是同盟國，雖於目前不能對意大利與蘇聯有所希望，但至少可以逆料此兩大中立國家，無一急欲以其力量加入德方。是以英法仍可以不斷呼籲之壓力，加於兩國，此即不能有動於彼等之高尚情緒，至少亦可有動於彼等之貪婪或其恐懼。當盟方試以外交方法減少此等國家依舊所表現之敵意時，美國繼續不輟之友誼，盟方實可視之為可靠之支援。

美洲各國與戰爭

美洲各共和國，隔洋遙視歐洲中立國之情形，頗以其所處地理上位置之遠離戰場，感覺滿意。此一戰爭之進行，自於彼等之利益有重大之影響。而其結果對於彼等之最後命運亦有重要之意義。但至少彼等不致立即遭受如歐洲各小國所已遭受之壓迫。無一主要交戰國覬覦彼等之國境，設彼等欲不願參與戰事，即使戰事擴大，亦不致捲於

其中。其中若干國家或將最後加入，一如其於上次大戰所爲者；但其決定，係按當時之情況及自由之意志而抉擇者，並非因不可抵抗之壓力而被迫加入。

加拿大之地位

加拿大在美洲所處之地位，正與此相反。加拿大議會於九月十日宣布對德處於戰爭狀態，此一自治領毫無保留加入交戰國方面。然無其他美洲國家——雖有林白上校 (Colonel Lindbergh) 驚人之言論——感覺戰爭之威脅，已因此參戰一步而驟近其大門。至若歐洲大陸則不然，如荷蘭被侵，則比利時甚難希望置身事外；如羅馬尼亞加入戰爭，則所有其他巴爾幹各國之中立地位，亦必因是而危及。蓋此等國家所處戰略地位，對交戰國家之雙方，均極重要，故彼等捲入戰禍之危機，因而加強。但加拿大未必即爲此種戰略考慮之焦點；西線存在一日，則其參與作戰，未必可能引起足以威脅其他美洲國家安全之侵略。

此並非謂其戰略價值，除其他要素而外，無關輕重。除其監視太平洋之重要任務外，彼在哈里法克斯 (Halifax) 有一爲北大西洋鑰匙之海軍根據地。自此軍港，附以英屬西印度之基地，海軍分遣艦隊可以出動護航，搜捕敵方潛艇與商船剿襲艦。在理論上言之，此項工作，或使軍事行動可能接近美洲半球。但實際上，加拿大僅能供給若干足資控制海洋上有價值之設備，使英法海軍在任何情形之下，亦不論在任何區域，發見交戰國之商船與軍艦，即能加以控制。

因是加拿大本身之動作，自其大陸上之鄰邦視之，並無不安之感。其增加兵力及建立戰爭工業，均不致使彼等困惑失措。運用加拿大工業資源，擴充軍火製造之計劃，無疑最後或可多少減少同盟國對美國之依賴。但同時盟國每年撥訓練一萬五千名駕駛員之空軍訓練計劃，勢將借重美國之裝備；盟國運用加拿大之財政資源，似不至引起其他國家發生任何嚴重之憤懣，因此等國家盟國會向其購買物資也。

對拉丁美洲之影響

各美洲共和國起初最所關注之問題，乃戰爭對彼等經濟利益上之可能影響。專門觀察家已預告上次大戰時之市場繁榮，似難重演，即能重演亦難完全如意。但極為明顯，美洲各國商業，無論或好或壞，必將發生重大之變遷。通常對外之貿易路線，已受無可避免之破壞，將來之所得，能否抵償其不可避免之損失，亦屬疑問。

就拉丁美洲而論，在戰爭爆發時，有一特殊事件，頗堪注目。此即其與歐洲各國尤其與德國以貿易貨商務協定之存在。在此等協定之下，許多中美及南美國家，在柏林建立僅能以取得德國物品為付款之商務債權。在慕尼黑會議後之期間，彼等因局勢不定，咸圖增加其自德國之進口物資，以清債務。迄至戰爭爆發時，彼等究獲若何成就，仍不能全然明瞭。烏拉圭否認彼有巨額凍結債權之謠言，並稱彼與德之賬務，業已結清。另一方面，墨西哥因為對德意出售油類之結果，仍有未能收回之債務。某觀察家估計約有七千五百萬美元，已被凍結；但由大體言之，大多數國家，似已將彼等貿易之差額，減至較小數額。

但因封鎖及盟方對德出口之捕獲，顯然德國益難維持其以貿易貨之協定。智利與阿根廷兩國對德之貿易，尤其出口一項，急劇降落。但若干出口物資，仍有繞道運出之徵跡。巴西增加對意大利棉花之出口，使人懷疑此是否僅供意大利一國所需者。德國被切斷後，巴西途損失其在歐洲之咖啡最佳市場，但對德國鄰邦之出售，則有增加。但有種種象徵，顯示盟國欲對中立國之採購物資，執行嚴厲之監督，拉丁美洲乃不得不在商務關係上，謀畫重大之調整。

此種情勢，因同盟國所採取之政策而益明顯，盟方現已減縮多項物資之採購，以存貯外匯。例如英國自智利之進口物資，於一九三九年最後三月內跌至一九三八年同一時期百分之六。但此僅為初步之調整，以使進口與出口密切連繫。英國仍係阿根廷最佳之顧主，其與英國之密切連繫，如就商業而論，實際已使其處於如一自治領之地位。

但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即使在此方面希望甚大，亦須仰賴美國以補償其在歐洲所損失之銷售。

戰時貿易與美國

同盟國與美國間之商業連繫，即在平時亦極重要。英國與加拿大乃美國最主要之主顧。英加兩國在一九三九年自美國購得之貨物，共值一萬萬美元——等於美國出口總額三分之一，且超過全拉丁美洲向美國採購之總值。同年售與德國者，其值僅四千七百萬美元。法國所購之總值，為一億八千二百萬美元，較德蘇意三國之合尤多。

此項差異，因戰爭而加大，因同盟國之購買總值，劇烈上升。按十二月發表之數字，美國對英之出口比一九三八年同月超過三百萬美元以上，對法之出口增加三倍，而加拿大之購買增加一千五百萬美元——計增加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反之，自九月至一月之五月中，大德國全部（包括波蘭在內）所購之貨物，總值不到一百萬美元，而一年前之同期，則為六千六百萬美元。中立國之採購，增至百分之四十七——斯堪的納維亞各國增加百分之七十——顯示德國之所得或能超過上列數字所示者；但同盟國對此事件料能早已注意。

無論美國對中歐商業之損失如何，其對同盟國及拉丁美洲之銷售則有增加，足可超過其損失而有餘。一月之出口，乃十年來之最高者，較一九三九年一月之數目。增加百分之七十五。但美國所有生產部門，並非一致上升。戰爭原料雖獲利甚豐，而若干大宗出口工業，則受其犧牲。英國在自治領及阿根廷之購買小麥，致減低美國小麥之出口，美國菸葉，亦因英國自土耳其購買之結果而受損。汽車出口減低百分之十。在另一方面，因參加兩國大量收購棉花，故一九四零年二月棉花之出口三倍於一九三九年之同月；而五金，機器，化學用品，尤以飛機為然，似均走向戰時繁榮。

但關於戰爭之供應，買賣雙方均似小心將事。英法兩國調整其購買政策之協定，在使兩國駐美購買委員會避免互相競爭，並就兩國所需之物資，實行嚴密議價之政策。美國製造商方面，對於接受定貨單異常謹慎，惟恐超出其

現存之生產力；除非彼等確信能得相當之高價，足以支付其擴充廠所及設備上所需之費用，則不肯多事接受。

此於飛機一項，尤為明顯。同盟國，尤其法國，均仰賴美國之大批交貨，定貨總值計達十億美元之鉅。當然彼等欲得最新式之飛機，並望儘速出貨。如此大規模之定貨，必須將現有之廠所，予以擴充；因此廠方要求保證此項建築費用，亦應計入貨價之內，不能因財政部之稅則，而使雙方關於此點之同意，歸於無效。同時，輿論與軍界兩方鑒於新式飛機之出售，或將若干軍事秘密洩露於外國，頗感不安。緊張之協商，歷時整個三月，而國會委員會亦研討此事與軍事之關係。但至該月底，以上種種困難，似已逐漸消除，而來年將有大批物資供給盟軍之使用，亦極有望。

中立國之權利

此種經濟上之發展，足示善意之中立，實有若干利益。反之，其目前之不利，則比較為小。歐洲中立國家，經常關切其各種權利將受侵犯——其領海已為交戰國之軍艦所侵犯——其領土已為交戰國飛機所飛越。美洲各共和國，則無此種憂慮。上次大戰中極關重要之問題，乃中立國之商務權利，此次因美國船舶禁止駛入戰區而減少其重要性。雖有若干困難，因封鎖之結果及其他在海戰中之偶然事件，間常發生，但其重要性及其影響所及，則較為渺小。

另一爭論，緊隨美洲各國擬建立足以避免此種爭端之局勢而俱來。在戰事初啓時，泛美會議即開會協商採取共同政策，以應付或隨戰爭而俱來之問題。此會在巴拿馬集會，自九月二十三日起直至十月三日，其所產生之最新奇觀念，乃建立一環美洲大陸平均寬三百哩之「美洲安全區」，並以此地帶為領海；在此領海內，禁止交戰國活動。此區雖不包括加拿大海面，但英國在加勒比海之領地，則包括其中，因此此等領地之用為海軍根據地，及消除交戰

國商務之問題隨之發生。此一議案之效力，須視交戰國是否願意接受並遵守之而定，因美洲各國中無一國真正計劃以有效之海軍手段強迫其履行。美國某海軍上將對此缺點之評論，極為中肯，彼稱：此意甚佳，「但如有人闖入此區，吾人將如何處置之？」

十二月間，果有此事發生。英國巡洋艦與德國格拉夫斯比號在巴拉他河口之作戰，使此問題頓為世人所注目，並因烏拉圭宣佈，一部作戰艦在領海三哩以內進行而益複雜。十二月二十三日美洲各國乃就此事及其他事件向交戰國提出抗議，包括對交戰國船舶之攻擊。一月十五日英國之答覆表示願意接受巴拿馬之宣言，但其公正之履行，須有保證，並稱，此種保證既付缺如，「英國皇家船隻之合法活動，不僅無害，且對美洲大陸之安全有所貢獻」。德國於二月十四日拒絕整個要求，堅稱此對英法有利，並謂加拿大為一直接毗連此區之交戰國。管理交戰國船舶之新建議，雖於二月三日經美洲各國中立委員會(Inter-American Neutrality Committee)所擬定，但對國際法如此廣泛之改革，顯然並無立時即被實際接受之機會。

在已確定之問題中，仍間有小爭執。美國抗議捕獲德國出口物資之通牒，於十二月八日公布，但實際上此種措置，並未造成嚴重之糾紛。英國於二月二十二日之答覆中。根據報復權利，辯護其為合法，並就德國佈雷及潛艇戰爭所用之方法，指出德國對國際法及條約之違反。但若干其他封鎖事件，則在美國造成重大而轉瞬即逝之煩擾。美船在控制港之被扣留，尤其在直布羅陀，使美感覺此係不合理之歧視。美國在一月二十二日之備忘錄中，指出意大利船舶，平均於宿延四日後即被釋放，而美國船舶，則平均被扣十二又十分之四日。其更嚴厲之抗議，乃關於英國逮捕自美輪運往德國之郵件——此種措施於一月十八日竟擴及降落百爾慕他島之大西洋飛剪號。對此種措施合法與否之爭執，係以一九零七年之海牙條約為中心。美國主張第一條所載：所有郵件不得侵犯之規定，具有決定性。但英法兩國，則指第二條中所載此種不可侵犯之權利，不能解除中立國船隻對海戰法之約束，並稱此條證明：彼等中途截獲郵件中所包括之迪貨及其他貴重物品價值達八百萬美元之措施為合法。關於此一問題之討論，一如其他問

題，終未獲得協議。

韋爾斯之使命

此類事件顯示美國與同盟國間或可偶爾發生磨擦，但不足造成任何嚴重嫌隙。羅斯福所最關切者，乃戰爭中更為廣泛之問題。總統完全瞭然此次戰爭對於美國之意義及因盟國之可能失敗而生之危險。彼亟欲隨時隨地運用其勢力，以推進恢復和平之機會。在其三月十六日之演說中，彼表示：真正持久之和平，須有道德之基礎。在此時際，似難期望德國或可接受任何接近此種條件而和平解決。

二月九日，羅斯福總統宣布其已委派沙萬韋爾斯先生 (Mr. Sumner Welles) 前往各交戰國首都作探求事實之旅行，總統此舉，顯然意在考察有無此種希望之存在。白宮宣稱：「此項訪問之任務，祇在考察歐洲目下之情況，以供總統及國務卿之參考。韋爾斯當然無權代表美國政府提出建議或約定。」

此種解釋未免過於簡單，自難滿足多數觀察家推究之意向。彼等雖曾探求韋氏任務中更為深遠而微妙之目的，但終未自韋氏方面獲得助力。此位副國務卿身材高大，緊閉其口，遵其所指定之路線，由此一首都至另一首都。在四週之旅程中，彼在羅馬與柏林會見政府首長；在巴黎倫敦與各黨領袖會談，並會晤波蘭流亡政府之代表。在其旅行結束後，彼所提供唯一之啓迪，乃以下之聲明：「余願明確申明，余未自任何交戰國或任何政府收到任何和平計劃或建議；亦未將之轉送任何交戰國或任何政府；余更未將之帶交羅斯福總統。」

然似已顯然者，即歐洲政治家在與韋爾斯談話之際，堅持任何和平，必須實際上為一勝利之和平。英法雙方均堅持納粹陰影必須自歐洲大陸清除。如柏林之半官方消息，足資憑信，則德國方面所申述者，更屬可驚。李賓特羅甫強調德國具有摧毀英國「財閥政治」勢力之決心。彼進而說明此項摧毀，即係英國統治海洋之結束，直布羅陀及蘇彝士運河之投降，以及自大陸驅逐英國之勢力，俾德國對其「生存空間」之統治權，得以保證。希特勒苦心製作

此等要求，且又加上德國舊有殖民地之歸還，及承認德國在中歐東歐建立其本身門羅主義之權利。紐約時報對此批評稱：「門羅主義，大約可予吾人以權利，得以佔領阿根廷與巴西，槍殺其社會領袖，關閉其學府，強徵其勞工，驅使千百萬婦孺流離失所，以及在刺刀下以我人之思想，強制加於拉丁美洲。」

韋爾斯自其探詢旅行帶回之慰藉，至少可由總統對其使節歸來之聲明中見之。羅斯福宣稱：「彼並未接到，亦未自任何方面帶回任何建議交與本人」。彼又稱：「即使目下難望歐洲建立一公正穩固永久之和平」，而韋爾斯之情報，「仍屬可貴」。同時，有一奇巧偶然之事件，暗示至少有一個歐洲國家對韋爾斯之行有所不滿。彼方到國門，納粹即發表所謂得自波蘭檔案中之一連串公文，意在證明美國外交使節，曾鼓勵波蘭與盟國間，藉以煽動足以促成最後戰爭之爭端。無論此一公布之將來歷史價值如何，吾人似難看出此於目前之納粹主義，有何宣傳之價值，其對美國如此表憤，亦難看出此與納粹有何裨益。

緊縮圈

一入四月，兩方之決心，益見堅強，且均對未來更形緊張之新搏鬥，加緊準備。納粹毀滅行動之新威脅，因戈林宣稱，希特勒業已準備在西線發動具有決定性之打擊，而達於頂點。盟方拒絕承認若干某方面所稱彼等擬發動攻勢之傳說，但明顯表示決心作戰到底。英法之經濟陣線，因二月十六日兩國新商約之締定，更形加強。其軍事與政治之聯合，亦因三月二十八日最高作戰會議之集議，而益堅定，並於此次會議席上，兩國商定除彼此相互同意外，不得覓求和平，即和平獲得後，仍應在安全與重建歐洲所需之期間內，繼續採取共同行動。雷諾總理於其四月三日之演說中，曾提及其新近成立之戰時內閣，此似預示彼將採取更有力之方策：「吾人已鍊成此一武器，今吾人正運用之。」

至少其運用此一武器方式之一，業已明白指出——對德國經濟壓力之緊縮。盟方不復坐視各小國維持其合法中

立而實際上有利於敵方之情事。並擬定更爲廣泛之購買政策，以免中立國之物資，淪入德國之手。新訂商約，規定有關各國必須自動限定其進口額，以避免進口逾額而致成爲供給德國物資之通衢。且更明白表示如各中立國不願自動爲此，盟方必將以封鎖強其實行；並預示彼等即將採取某種手段，以處置有如類似瑞典鐵苗運交德國之重要情事發生。此時盟方之封鎖，業已展至波羅的海，亞得里亞海及太平洋，顯然盟方現已準備實行極爲強烈之新壓力。惟此種對中立國毫無裨益之壓力，能否以中立國爲犧牲而使戰事擴大，尙待事實之證明，因德國必將設法突破此包圍圈也。



第四章 一九四〇年四月至六月十五日

新型戰爭

由於盟國之採用新封鎖政策，來春將見重要攻勢之可能愈形接近。此種步驟之採取，至少寓有兩個明顯動機。其一，剝奪德國賴以繼續作戰之方法。其二，期望德國遭受悄然窒息之危險，以迫其放棄守勢戰術。若干方面，咸感德國如發動攻勢，必將被迫離其預設之陣地；此於盟國確屬真正有利。蓋德國必將奮力作戰，因而加速消耗其所備存之器材；同時且可期望：納粹攻擊盟軍陣地，必將消耗甚重，盟國可乘機反攻，以最低之代價換取勝利。

此種防禦作戰之原理，係一有限責任之戰爭，其能成功與否，端賴對於防禦實力之精確估計而定。但德國先發制人，並在斯塔的那維亞突擊成功之後，復對荷蘭予以摧毀性之打擊，此際，顯然看出依照過去經驗所作之估計，殆已失效。「真正」戰爭，於其爆發時，即係一種完全新型戰爭。其基本要素，雖成爲教科書上所載有，而其戰術之發展，則係依據其所用之新式武器，至於運用之妙，則史無前例。

盟國旋即發覺彼等對於此種戰爭，尚無準備，勢須非常努力，期于應戰中獲致相當勝利得免被毀，同時尚須闡明戰爭之性質，並探討對付此種新型攻擊之方法。其時正值納粹以其新技術，採取主動。彼等能選擇有利之地點及時間，並於最適合其目的之情況下，攻擊困難窘迫之敵人。彼等於兩月之戰鬥中，所獲之戰果，即足證明此次戰爭實與二十五年前在同一地區所作之戰鬥，如何不同矣。

其不同之處，不僅屬於兵路方面，且涉及門爭中廣泛之含義。受此戰爭之影響者，不僅交戰國，或小緩衝國而已，甚至置身局外無立即被攻顧慮之國家，亦皆爲之驚醒。深感此次戰爭已非昔日僅爲某種目的之普通戰爭所可比

擬。此乃關於兩種完全相反之生活觀念之鬥爭；世界本身，必將隨戰爭之演變而改變，其改變之性質，將隨納粹勝利而定，現已逐漸顯明。此必為西方世界百年以來所演化社會形式之告終，而另一完全新秩序之創立。不僅被征服各國受其影響，即整個世界亦難倖免。全世界遭遇此種局勢，必能自知其已面對迫及燃眉之世界革命的威脅——此非來自莫斯科，而係來自柏林與羅馬之威脅。

斯堪的納維亞之被侵

三月杪，盟國加強對德國封鎖之決定，最為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所關懷。當然此際仍有許多漏洞，盟國欲加以封閉——德國取自巴爾幹之油類與金屬，取自多瑙河沿岸各國之食料，及經低地國家由海外運來之廣大物產。此等物資，固甚重要，但有理由相信盟國目前所最關切者，乃德國取道挪威領海運入國內之瑞典鐵苗。

此兩國之中立問題，自戰爭之始，即日見困難。若彼等稍有不完全遵從德國之表示，則納粹報章與其政府必將辱罵備至，以恫嚇之。同時，德國空軍及潛艇之作戰，亦不分別彼等或交戰國之船隻。截至六月六日止，已有挪威五十二艘，瑞輪三十三艘，丹輪二十八艘被擊沉，損失生命幾達千人。德國對此等中立國之抗議，僅以新的反許以答復之，盟國至此當感若此之中立，缺點實多。

芬蘭戰爭，有一時期曾使此種局勢，益趨錯綜複雜。此戰結束之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始得解除因盟國援助芬蘭之干涉計劃所引起之危險。但一般問題，仍然存在，且因盟國對德國繼續由斯堪的納維亞輸入接濟之益難容忍而加甚；邱吉爾於三月三十日之廣播中，對此已有表示，彼指稱中立各國，正被迫接濟某一國家，而某一國之勝利即係彼等之被奴役。任何關於此種態度將對斯堪的納維亞有何意義之懷疑，已因張伯倫四月二日之聲明而廓清。彼對「雙重中立」大加批擊，並強調暗示目前對斯堪的納維亞通路之封鎖努力，僅屬更有效行動之初步。兩日後，首相對保守黨國民協會(National Union of Conservative)演說時稱：「雖吾人將永遠不使中立國家蒙受傷害或損失，

雖吾人切望遵守所有法則，但不能因吾人之審慎將事，即期吾人將准許德國無限制自中立國家取得援助與便利。」

盟國於四月五日致送挪威及瑞典政府之通牒中，正式表明此一見解。據四月八日科特(M. Kott)之敘述，此兩通牒申明過去三個月之發展，業經證明德國不許斯堪的納維亞各國自由處理其外交政策。結果德國獲得輸入重要原料之利益，而盟方則處於不利與危險之地位，此乃盟國所絕不能容忍者。盟國之作戰，為本身亦為小國，故實難容忍德方獲此利益而讓自身反受其累。是以必須保留採取適當措置之權利，藉以制止任何有助於德國，或危害盟國目的之行動。

彼等心目中之措置，特別係與鐵苗之路線有關，德國船隻發見可由納維克(Narvik)沿挪威海岸。不離挪威領海，駛至斯喀基爾拉克(Skagerrak)及德國佈雷之防護區。四月十一日邱吉爾宣稱：「妨礙對德封鎖者，莫過於挪威之走廊。上次大戰如此，此次大戰，亦復如此。」上次大戰中，盟方曾勸挪威在此地帶敷設雷區；當此次戰爭爆發時，彼等曾要求挪威允諾盟方自設雷區。但挪威堅決抗拒此項要求；其實際拒絕盟國之請求，如四月五日通牒所載者，顯示絕難期望挪威能採有效之行動。四月八日盟國由文字進而採取行動。當日黎明，盟國宣佈彼等已決心「不使敵方長此利用對彼有特別價值之狹長領海」，結果乃在挪威領海敷佈雷區三處。

挪威政府立即提出抗議，並要求撤除雷區，此似可能引起挪威與盟國間之嚴重局勢。但尚未發展至此，而整個之局面，即因德國之行動而改觀。

德國之準備

自戰爭之始，德國即已竭力促使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歸於其掌握中。為經濟及戰略之理由，德國保持進入此等國家之通路，並阻止其對方在此半島獲得外交優勢或軍事立足點，實屬極端重要。此種顧慮，復因芬蘭之戰爭及盟國干涉之可能而增進。同盟國並未幻想利用干涉一途，對德創立新戰場；在同盟國決心以軍事援助芬蘭之前，德國已

對北歐方面之此類動向，開始準備，以便先發制人。

當其犧牲中立國而保護自身之利益時。納粹自當自由行動，而同盟國則反是。後者乃基於道德主義，以維持國際法律及保護大小國家之權利。納粹此項立場，當能有效阻止盟國不能嚴重侵害中立各國之固有主權，彼等原可用報復之理論，以證明某種非常行動為合法，如擄奪德國之出口或於挪威近海敷佈雷區之行爲。亦可在技術上甘冒侵犯中立國之理論權利，如特殊事件阿爾瑪克(Alma)之類。但彼等唯有在不得已之情形下。爲軍事權宜之計方犧牲其道德上之立場。德國則無所謂道德。在納粹學說中德意志帝國之安寧，乃其唯一所重視之道德標準；雖德國于欲達到其目的時，亦曾援引民主政治道德之概念以攻擊盟國，但其本身，則無受其約束之意向。

因是德國入年以來，即已決心控制斯堪的納維亞，藉以保護其地位，並擴張對抗英國之海上戰線。在二月初，此種初步準備，業已就緒。運輸船隻均已集中，並沿波羅的海海岸訓練登陸作戰部隊。盟國有意加強封鎖之宣佈，更刺激德國此種措施，並使德國報紙滿載惡意而帶警告之言論。三月十六日德國國民觀察報(Volkischer Beobachter)指稱：「凡弱小民族對其生存空間之規律有所蔑視者，波芬兩國之遭遇，可爲殷鑒……德國寬大態度與英法企圖強迫弱小民族爲勞等服役作戰之卑鄙利己主義，乃一驚人之對照。」月底柏林報紙於評論邱吉爾演說之時提出詢問稱：「中立國家少數生命之損失，較之欲使一國婦孺死於饑餓窮困者何如？德國不能忘懷，倘任何……憑藉其剝奪德國人民合法自衛之手段，而參與此次集團謀害行爲。」四月五日德國記者與戈培爾(Goebbels)會議之後，又開始預示戰爭之新階段，及中立國家不幸時刻之接近。

此種表示，係與實際發動進攻挪威之役同時並作。德國之進攻，起初雖似反擊同盟國所設置之雷區，但此種符合，純係偶然，德國許多船隻，至少於三日以前即開往預定之目的地，戰事已在進行中之象跡，因滿載軍隊之德國運輸艦來德介尼羅號(Rio De Janeiro)於四月八日被英潛艇擊沉於里爾桑得(Lillesand)海外，即形明顯，並據報德艦一小隊，正經大貝爾特峽(Great Belt)向北行駛。當一般人士尚在揣測此事之意義時，德國業已進擊。四月

九日黎明其軍力在一千里之長線，已經侵入挪威及丹麥之境界矣。

丹麥之佔領

當德軍在法林斯堡 (Flensburg) 越過丹麥邊境時，彼等幾乎橫過歐洲最後不設防之疆界。丹麥深感為國土所限而復處於戰略地位，故其所仰賴者為國際信約，而非以武力為其唯一之可能防禦，此較斯堪的納維亞各鄰邦更有過之。全國之人民不滿四百萬，唯一陸上邊境，係與德意志帝國毗連，彼早已承認，無法對於侵略者作有力之抵抗；最近撥付防空經費，亦不過藉以表示其希望保持獨立之姿態而已，而非反抗征服之真正保障；其首相在新年廣播中稱：「丹麥國民僅有一途可循。吾人必須繼續循此中立道路而行，並深望一切適用於吾人之所有保證與協約，皆屬可靠。」

各種協約之中，尤以與德所訂立之互不侵犯協訂為重要。一九三九年四月，由於羅斯福總統呼籲和平之結果，希特勒遂邀請德國弱小鄰邦陳述彼等是否感覺已受威脅，且建議簽訂足以解除彼等任何疑懼之條約。挪威與瑞典皆未接受其建議，弱小國家接受德國任何保證之危險如何，已有不少先例。但丹麥感覺彼不能冒險觸怒於其跋扈之鄰邦；故於五月三十一日與德國簽訂條約，依此條約，雙方彼此允諾，「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決不訴諸戰爭，或用其他暴力手段，互相對抗。」

由德國之一往行徑觀之，此種保證實嫌薄弱；然此為丹麥所得之唯一真實保證。彼未與其他任何國家聯盟，或獲得其保證。一如西方其他中立各國家，彼多年來所寄望者，乃國際聯盟及普遍之裁減軍備；此既無望，唯有於任何之新戰爭中，不開罪或激怒於任何一方，以致危及其中立。彼與奧斯陸 (Oslo) 集團諸國（包括斯堪的納維亞及低地國家），有不甚嚴密之政治與經濟之合作，以相連繫；但此等國家避免互相同意以締結軍事同盟之一切觀念。當三月間，芬蘭獲得瑞挪兩國允諾，可於蘇芬和好之後，簽訂互助條約時，丹麥則被摒棄於此計劃之下，因其或將

成爲贅累而無裨益；此項計劃，旋因蘇聯提出堅強異議，而自告瓦解。結果，所有斯堪的納維亞各國，遂於德國新壓力之前，處於分散孤立之狀態。

丹麥用以抗拒此種壓力之兵力，微不足道。理論上，彼於戰時可能召集十五萬人；但多訓練不足，平時兵力尚不及一萬一千人。故入寇者之未致遭遇真正抵抗，殆不足奇。德國從海上及陸地向多處地點襲擊之兵力，統達四萬至五萬人之譜，僅在哥本哈根之皇家衛隊，略事抵抗，但立即被克服。午後三時，此一國家即被德軍有效統制矣。

此種統制，依照德國政府之解釋，並非戰勝者而爲保護者之統制。在其送致被侵略各國政府之公文中，德國申明盟國之封鎖措施，乃「中立概念之致命打擊」。德意志帝國業已獲有英法兩國計劃侵佔北歐諸國之證據，而此等國家顯然不能作有效之抵抗，故德國乃起而干涉，以「維護北歐和平，不使英法任何攻擊得逞，而保其安全」。德國闡述此種向無先例之利人主義，意在期望此等國家明瞭其動機，而不加反抗。彼又提出警告稱：「德國武裝部隊將以各種有效方法擊破一切抵抗，故其結果唯有引起完全無謂之流血耳。」

面對此種情形，丹麥祇有屈服而不容其稍有選擇。國王克立斯坦 (Christian) 於內閣會商之後，即發佈由首相副署之公告接受其所抗議之局面。並請其民衆避免抵抗，以免國家遭受戰爭慘禍。在下午國會之特別會議中，首相發表演說稱：「德國會向吾人保證無侵犯丹麥獨立與領土完整之意向……我等國民定能體察政府應取之態度……吾今日最所關切者，唯有丹麥，亦唯丹麥而已。」

但丹麥王國雖被犧牲如此之易，而挪威則與此迥然不同。

挪威之被侵

德國海軍同時向挪威六個港口採取行動，並知彼等進襲之成功，不能徒恃其本身，故滿裝援軍之德輪，已在數處待命赴援，此等德輪，外表似屬備戰艦之物件，其實隱匿於船口之下者，均屬用於進攻之軍隊，及機械化之配

備。此種襲擊戰術之要素，係乘挪軍尚在驚愕不定之際，用少數兵力佔領重要陣地，以收戰爭初步之優勢。其最後之一着，則有待挪威境內之內奸，彼等於其指定之時間，履行重要工作，以鞏固其勝利。

挪威外相於事後尙不置信有何內援；彼於五月六日宣稱，彼仍須查考內奸之真實情形。「此殆使人極難置信之事，然吾人已被襲擊，彼等係乘吾人於夜間酣睡之際來襲」。一般所談之第五縱隊，及圖拉真 (Trydri Horns) 之馬多屬誇張其詞，殆無疑問，就大部情形而言，襲擊之成功，並非由於挪威叛徒之內應，而係納粹自身所頒發令之結果。但內部之合作，勿論來自何方，仍為整個計謀中之要點。德國軍艦以非常之自信並不顧雷區之阻礙，及海岸要塞砲擊之危險，而駛進狹窄曲折之狹江 (Jords)，顯可證明此一路線早已準備就緒。舉例而言，在納維克之役。納粹即由德國領事之活躍，及挪威軍事長官之行動獲得助力不少。前者主持準備工作，包括暗裝軍隊貨輪之到達。後者則不肯預為部署及發出可能引起抵抗之命令。在納維克港內毫無準備之挪威軍艦兩艘，突然發現德艦穿過暴風大雪之中迎面而來，遂向德艦開火；但幾乎立被魚雷擊中，市區遂於半小時內被佔，而岸上亦未發一彈。據一挪人所述，在德倫的英 (Tondheim) 之德艦，以一小隊挪威船隻圍繞其四週，以阻止阿蒙尼斯 (Agdenes) 砲台向之開火。此城亦未經抵抗即被佔領。但其東面赫格里 (Hete) 砲台則發砲轟擊，直至此一戰役之終止。卑爾根 (Bergen) 斯遠完格 (Stavanger) 及克立斯提恩桑特 (Kristiansand) 等處於略事抵抗之後，亦告陷落。

但奧斯陸乃全部戰爭之關鍵。此處亦因突擊與偽令之結果而將抵抗力量減至最低限度。僅在航空站略有戰鬥，奧斯卡堡 (Oskarburg) 之砲台亦有短促之抵抗。德國雖於駛過海峽途中，損失軍艦兩艘，但亦不能阻礙其前進；彼等終於四月九日清晨佔領挪威首都。

挪威當局於午夜獲知德國軍艦業已駛進峽江，內閣遂於外交部開會。清晨五時戰爭業已進行，德國公使適於此時前來致送通牒一件，通知挪威政府彼已處於德意志帝國善意保護之下，並要求挪威完全服從德國之統治。德國公使勉強應允外交部長科特之請求，准其於答覆之前可與其同僚作一會議。該項答覆，乃一斷然拒絕，此必引起戰爭。

殆無疑問。政府立即遷往哈瑪爾(Hamar)並召集國會報告最後事變之經過，並接受其對緊急措置之認可。是晚德軍業已準備攻擊哈馬爾，政府乃再遷往愛爾維勒姆(Eivernum)。

但調解之可能，尙未完全絕望。在愛爾維勒姆，國王哈康(King Haakon)接獲德國公使布勞爾博士(Dr. Brauer)晉謁之請求。布勞爾乃係科特教授極爲信任之人，此似可能提出新而較易接受之提議。故國會同意以議員三人伴同科特出席，並通知布勞爾可於翌日覲見。

關於接見一事，亦有困難，因爲德國於接見舉行之先，即向愛爾維勒姆作最不智慧之攻擊。挪威於擊退德軍之後，德國公使始能獲致其所請求之晉謁。但已證明此爲徒然之舉。布勞爾博士通知國王，隨後又通知挪威代表團，謂因局勢之變遷，實有提出新要求之必要。其中最重要者爲現任內閣之辭職，由挪威納粹黨領袖吉斯林少校(Major Vidkun Quisling)成立新政府。科特雖曾表示願就政府改組俾與德國合作一事，加以考慮，但若屈服於一聲名狼藉之傀儡。實屬要求過修。國王堅持彼不能任命一不能獲得人民信仰之政府，實則吉斯林之政權，實與蘇聯侵佔芬蘭後所立之庫西林(Kuusinen)政府，初無二致。國王同意保留其答覆直至與其合法政府會議之後，政府同人皆贊同其決斷，遂於四月十日晚間將此意通知布勞爾博士。德國公使又詢問此是否表明挪威將繼續抵抗，挪威答稱：「然，苟屬可能，決不中止。」

事實上挪威倚賴其本身力量，以作有效支持之時間，極屬有限，縱在有利情形之下，亦難由僅及三百萬人口中徵集十萬軍隊。今又遭此突擊，似未能召集其半數。至四月十一日，德國或有五萬人已在挪威境，雖其時尤未配備多數坦克與重砲，但皆配有良好之輕武器。挪威目前之急務，唯在竭力制止此等現代部隊，尤其須阻止在奧斯陸之主要敵軍，及業已佔領其他挪威港口之輕裝守軍，不使其作有效之連繫。

實則，此即旨在阻止敵人向奧斯陸峽江以北及以東之推進。德軍之向西移動，不外加強其對一段簡短海岸之控制。但向東之移動，勢將打開通至瑞典邊境之交通，其向北之推進，如獲成功，則不久即可將挪威切爲二段，並鞏

固其對挪威南部全部之控制。

是以挪威必須針對德軍向此兩方之進擊，建立環形陣地。沿古樓曼山谷 (Glommen Valley) 向北進攻即可通達哈瑪爾及愛爾維勒姆鐵路之連絡點，此處築有康斯文格 (Konsvanger) 要塞防衛其東。在奧斯陸之東南，德軍於峽江東側登陸向內地挺進。其兵力雖顯然不多，但其所遭遇者亦不過挪威之臨時分遣部隊。四月十五日德軍聲稱業已達到瑞典邊境，且已控制奧斯陸峽江兩側之防禦；至四月十八日挪威在此地區之抵抗似已中止。

此際德國所關切者似乎擬將其在挪威政權之工具加以調整。吉斯林傀儡之全無效能，可由四月十五日改任前任省長及司法部長因高夫·克拉司丹生 (Ingolf Christensen) 接任其職一事見之。此亦表示德國期望維持一虛偽之獨立政府，以行使其有效職權並接受德國之保護。但此種希望，旋即減縮，至四月十九日又因希特勒命令驅逐挪威公使離開柏林遭受另一打擊。德國於四月二十四日宣佈：彼在挪威佔領區內有無限制之最高權力，並已委派一僅對希特勒一人負責之行政官吏。

然其所統治之區域，顯然仍屬有限。納粹守軍擴張西部各港四周之控制，亦鮮有成功。奧斯陸以北之德軍遂以挺進部隊向山谷壓迫，但對哈瑪爾以外之控制，仍未穩固。挪軍仍然頑強抵抗，而盟國之援助，已開始到達。將來之演變，端賴英國海軍能否切斷德國與挪威間之交通，並為有力聯軍開闢登陸之路線。

海戰

挪威戰役之前，英國本部艦隊之主力係在斯卡巴佛洛。自皇家橡樹號損失後，此港之防禦已經增強；過去五六週內，英艦隊即用此港為出動作戰之根據地。在此時期，德國按時對斯卡巴佛洛空襲；侵入挪威之前進，計有兩次。另外一次，則未能到達奧克尼羣島，但於四月八日晚最末之一次，艦隊已不在該港矣。

此因海上已發現德國海軍。四月七日星期日，英國偵察機發見包括戰鬥巡洋艦之德艦一隊在黑爾郭蘭 (Helleo

Lang) 海外向北移動。英艦隊接得此種情報後，立即開出海面搜索敵人。索料德國艦隊即使未被追獲，亦將駛入陷阱；蓋此時英國強大艦隊。適在挪威北面準備於翌日黎明佈設新雷區。

德國艦隊之獲逃脫，實因倖運與不良之天氣。其逃脫之餘裕甚微，可由英國驅逐艦火螢號 (Glowworm) 之遭遇見之。四日七日星期日，艦上有一士兵失足落水，因救此兵上艦，致耽擱若干時間。次日向北航駛會合其餘艦隊時，遭遇兩艘德國驅逐艦，甫經交鋒，即隱見另一艘較大之德艦出現於北方——此即德國新巡洋艦希伯爾上將號 (Admiral Hipper)。火螢號尚未認清並報告彼已駛入德國主力艦隊之中，即被擊沉，其大半水手亦遭滅頂。

第三日英國艦隊掠過德國艦隊之邊緣。於四月九日星期二之破曉 (德國遠征軍指定開始進攻之時間)，戰鬥巡洋艦名望號 (Renown) 經風雷之中遙見德國戰鬥艦香霍斯特號 (Scharnhorst)，由希爾伯上將號伴同航行於納維克港外。在一萬八千碼距離之間，名望號命中兩發，其一使香霍斯特號之砲火管制失却效用；由於風雪狂濤及其伴同巡洋艦施放煙幕之助，乃得逃出視界，而名望號以二十四哩之速度於大浪滔天中從事追擊，實際上遠離其驅逐艦。在此次交戰中，彼(名望號)為一砲彈貫穿於水線附近，但未爆炸，是以艦上亦無傷亡。

勿論德方有如許之上述幸運，其海軍仍付出鉅大損失之代價，始獲成功。其最終損失若干，殆難加以正確之估計。挪威聲稱：彼在奧斯陸峽江會擊沉戰鬥艦格尼森諾號 (Gaisnean)。但一般觀察家頗不相信。英國潛艇一艘與挪威海岸砲隊發生爭執謂會擊沉巡洋艦卡爾斯魯希號 (Karlsruhe) 一艘，英國空軍人員相信，此艘巡洋艦乃先被魚雷擊傷，後為彼等在卑爾根所炸沉者，據目擊者談，此係科倫號 (Kohn)。其後德方承認損失不魯希爾號 (Blücher) 及卡爾斯魯希號，並似已證實愛姆教號 (Emden) 已被一艘挪威佈雷艦擊沉，希爾上將號 (Admiral Scheer) 為一英國潛水艇擊傷不能行動。某一英國海軍當局估計：納粹海軍於第一週終了時，損失主力艦百分之五十，重巡洋艦百分之三十三，輕巡洋艦百分之八十三，及驅逐艦百分之四十五。此種估計，縱有錯誤，而德國海軍現已失去其有效之攻擊力量，則無疑問。

但此事之意義未免易於估價過高。惟德國之水面艦隊，即使完整無損，亦永不能向英國海軍挑戰，充其量不過僅爲一種襲擊兵力，且即使以此方式有所活躍，其成功之微，幾乎可以不必介意。但德國如用其海軍以保證其挪威之征服，因可獲得由挪威出擊英國之空軍及潛水艇根據地，則即損失其實力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似不可認爲代價過高。希特勒一旦佔領此等陣地，彼將不用海面艦隊，而用空軍及潛水艇以保護其交通線，俾使英國無法運用其海上威力，將彼逐出。

德國對此二事之估計，係有重要之根據。盟軍對斯喀基爾拉克敵方交通線之攻擊，敏捷而有力，在其初期至爲奏效，故在挪威之德軍，大部須賴空中運輸之增援，但盟軍作戰之本質。大爲環境所限制。如邱吉爾事後所述，德國空軍將使盟方在此地區繼續不斷之水面巡邏損失甚重，致使成爲海軍之慘禍。盟國遂轉而仰賴以水雷爲輔助之潛艇封鎖。英國潛艇受命：如機會許可，即將所有德國船隻一律擊沉。英國不僅在斯喀基爾拉克及喀德加特 (Kattegat) 一帶敷設水雷，且沿德國波羅的海海岸佈雷。此等活動之結果，即德國於三星期中，最少損失運輸艦及供應船二十八艘。受重創者十有餘艘。但德國艦船雖受如許之嚴重損失，仍繼續由此通過；其較爲安全之交通線，在初次被襲時本已動搖，現已逐漸重行穩定矣。

以直接攻擊俾得德軍立即逐出之可能性，實含有重大之危險。奧斯陸港外各處之德國守軍雖起初不過二千人，但已先發制人，故有真正優勢。進攻之艦隻不僅在不易運動之峽江中面對空中之襲擊，且有來自海岸要塞及敵方埋伏於犬牙交錯峽江內敵艦所加之危險。納粹一旦掌握此處各砲台，則對奧斯陸之攻擊，不啻自殺。英國對德倫的英之攻擊，業已計劃就緒，其內有加拿大之部隊，亦準備於四月二十五日出發遠征。但在安達爾斯尼斯 (Ardanes) 及德倫的英初期登陸之成功，遂使軍事專家決定集中軍力於此兩點，不願冒險重損失之危險，直接向德倫的英進攻。

至於納維克形勢之轉變，則不相同，大部係因此一區域英國驅逐艦隊司令官之主動。四月九日，此五艘驅逐

艦所組成之小艦隊於霍堡頓。李上尉 (Captain Warburton-Lee) 指揮之下在西峽江 (West Fjord) 中羅佛敦羣島 (Lofoten Islands) 與大陸之間一帶巡邏。經偵察後，司令官獲知納維克防護甚嚴，有六艘最新式最大之納粹驅逐艦——其火力幾達英國艦隊之兩倍——泊於港中。英國海軍部於獲悉此種形勢後，雖亟欲毀滅伴隨德國遠征軍之供應船，但於下令攻擊，則猶豫不決。但彼等通知霍堡頓。李上尉可自行斟酌辦理，並稱無論採取任何行動，海軍部均將予以支持，故此後之演變如何，彼等必已明瞭矣。

四月十日清晨，英驅逐艦開始向峽江上駛。彼等完全預料航道必已佈設水雷，港口有海岸砲台之防守。時正大雪紛飛，一軍官報告稱：「吾等永未見峽江兩岸，除起初吾等幾乎碰到岸上之時，看見一次。」英國艦隊之駛入港內，完全出於德軍意料之外，故於被敵方砲火所迫撤出以前，即將停泊于港中之德國供應艦擊沉。此役中英方驅逐艦獵人號 (Hunter) 被擊沉；勇敢號 (Hald) 受傷甚重，因而擱淺以至放棄（艦上殘存人員游泳上岸，於四日後獲救）；急性號 (Hotspur) 被擊傷，但仍能與其餘兩艦駛出港外。彼等於退却之際，又擊沉德軍火運輸艦一艘。留於其後者，為德國驅逐艦一艘已沉沒，另有三艘在燃燒中。

此一戰果，為三日後德國海軍之消滅開路。四月十三日，英國驅逐艦九艘，由担任掃蕩海岸要塞使其沈寂之戰鬥艦戰仇號 (Warspite) 率領，駛入泊有七艘德國驅逐艦之納維克港內。七艘中之三艘於兩小時半之奮戰中被毀。餘艦上駛，逃入納維克以東羅伯克 (Rombak) 之十哩峽江內，但英國驅逐艦仍跟踪追擊。已受重創之德艦一艘着火焚燒；其餘三艘擱淺，其水兵將其擊沉後逃入內地。此役英國驅逐艦三艘受創；但德國海上兵力則被一掃而空；德國從海上增援守軍之一切希望，亦隨之而消逝。

但納維克之本身，猶未入於盟軍之手。縱已加以佔領，其地勢之遼遠及陸地交通之缺乏，亦難使其成為對抗德軍主力之有用軍事根據地。在西海岸外之海軍巡邏，已可阻止任何重要援軍到達卑爾根及德倫的英之守軍。但若驅逐在此兩處之德軍，勢須出動陸軍，故盟方欲將侵略者逐出挪威，海軍須使巨額及配備良好之兵力，可能在挪威作

有效之登陸。

同盟國遠征軍

此一遠征軍，實為情勢所必需者。在理論上，盟國之於挪威與丹麥，一如其前之於芬蘭，並無直接義務。張伯倫在三月十九日國會舉行之芬蘭辯論中，曾對瑞典及挪威有所論及，此或極近於一種保證，彼稱：「彼等除決心保衛其自身及聯合其他準備予以援助之國家，實無其他足以保全之道。」但就本身利益而言，同盟國殊難坐視德國蹂躪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故立時宣佈：盟國決心以其全力援助挪威，並在作戰中通力合作。四月九日張伯倫重申此一保證。四月十一日邱吉爾提及挪威時稱：「吾人將以力之所及，援助彼等。吾人將與彼等共同從事此一戰爭，吾人僅於彼等之主權及自由已獲完全恢復時，方始講和。」四月十三日英皇喬治以私函保證挪王哈康，謂盟國現正以其全力援助挪威。

初經之苦痛時日，日復一日，盟國之援助似遲遲其來。德人宣稱：彼等之佔領挪威與丹麥，不過為預防同盟國迫近之侵略。四月二十七日，由於李賓特羅甫提出虛偽而不能令人置信之「公文證據」，此種傳說益盛，致納粹竟謂盟國遠征軍一隊實已出港，迨聞德國動向之消息復又折回。盟國對於此類傳說，唯一可信之答覆，即彼等並未立時採取軍事行動，而英法事實上遭受乘其不備之攻擊，亦種因於此。四月十一日邱吉爾對此亦有表示，彼於承認數月前即獲悉德國有所準備之後，即謂盟國無法獲知德國之此項準備，實際究欲何為。其實低估其個人及其同僚之觀察。泰晤士報某軍事記者之論述或能充分表明盟國估計錯誤之真像，彼稱：

「當芬蘭戰事告終時，準備用於援芬軍隊之主力（連同高射砲在內）遂被調往他處。但第四十九師（West Riding）及其他部隊，仍整戈待命，俾於德軍自南方進攻之際在挪威主要港埠登陸。德國之攻取此等港埠，盟方未加注視，認為負防守責任較小之部隊即足堅守上述地區，直至援軍在其掩護之下而獲登陸……是故德國之侵入，並非完全出

於意料之外。但其侵入之範圍及其所成就者，則使盟方原定之計劃不切實用。」

結果。盟國乃感覺彼等現已面對一向認為困難異常之作戰——面對敵方之抵抗，在敵人海岸登陸。加利波利 (Gallipoli) 不愉快之回憶早已復蘇，而今又因挪威地形之顧慮，益難使其平息。此一多山之海岸，有無數島嶼之拱衛，又有深入而錯雜之海口貫通其間，實一可怖之問題。其對防衛上之價值，英國戰略家完全明瞭，一如上述引證之所示者。現今彼等必須覓取一法以克服敵人率先佔領並加經營之防禦。

全部軍事行動之關鍵，顯在德倫的英港。奧斯陸在目前與問題無關；至若卑爾根一類之海港，高山環繞，幾與內地相絕，就戰略觀點而言，其重要性較小。反之，德倫的英進入挪威南部之主要交通系統則屬可能——不過不易而已。如有一部兵力能在此地區獲得立足點，庶幾可望建立一切斷南北兩方戰線，並可充盟軍直趨中部高原，掃蕩德國沿海陣地之根據地。

但初步之努力，並非正面攻擊，而係從後方奪取德倫的英陣地之運動。十四日及十七日，海軍陸戰隊分別在安達爾斯尼斯港及南薩斯港 (Tranås) 兩處登陸；十六日及十八日，第一批陸軍部隊亦相繼登陸。彼等目前之目的，在於穩固鐵路之控制，以阻止德倫的英駐軍與德國主力會師，同時又須守護交通線，俾與挪軍取得連絡，並奪取前進陣地而堅守之，直至盟軍主力到達。

迄今為止，此乃一對時間之競走，或係已經失敗之競走。德國經一週之作戰，終未能使其主力部隊與其海岸之守軍取得連絡。此因挪威抵抗能力非常堅強之故。但挪威守軍正受德軍自奧斯陸向北及自德倫的英向東之節節進逼。挪威公使於四月十六日在倫敦呼籲同盟國從速採取行動並強調挪威迫切需要增援，以對抗挪威南部之德軍。

德國力量，現已迅速增長，故其初期之成功極有可能。其對斯喀基爾拉克控制之重行建立，亦大有進展，故其交通亦較為安全。彼等至是不僅獲得增援部隊，且可獲致機械化裝備，使其前衛部隊因能急劇前進佔取重要陣地，挪軍當可明瞭德軍前在波蘭非常成功之戰術，行將重演於挪威也。

英國之第一批部隊。並不能在重武器方面作若何之抵抗。此輕裝部隊疾速開入內地以與挪軍聯絡，並協助彼等制止由哈瑪爾向利里哈瑪爾 (Lillehammer) 前進之德軍，但由於數目及裝備之劣勢，無法鞏固其陣地。同時在德倫的英峽江內之德海軍已能猛烈砲擊由南薩斯港向南推進之盟軍，迫其退守斯退因邁 (Strandfjorden)。然而此種不利不久即可克服之期望，復受德國空軍優勢之嚴重威脅所阻滯。

此役之開始，即見空軍與海軍從事前所未有之直接作戰。四月九日德國大隊飛機於卑爾根海外空襲英國海軍艦隊。此乃代表第一次大量海軍與空軍在大海上真正作戰。就此次轟炸機與戰鬥艦相對力量之測驗而言，其判決確屬於後者。

此次戰役中最有意義之一彈，即係直接命中洛德尼號 (Rodney) 之一千磅巨彈。戰艦上重裝甲之艙面，完全能耐受其震動，僅有官員三人及水手七名因爆炸而負傷。其他巡洋艦兩艘亦被命中，但僅略受彈片之傷害，仍能保持其在艦隊中所居之位置。

較小及裝甲較輕之艦隻，自難希望逃免若是之易。此等艦隻，對於直接命中之致命打擊，其主要防禦，乃為速率。在此次交戰之中，德機曾激烈高射砲火網之危險，曾五次迫擊驅逐艦晨光號 (Aurora)，然終未完成其目的。反之，驅逐艦蓋卡號 (Chick) 則受重傷而終於放棄。在其後之戰役中，德國飛行員對於此類艦隻之襲擊，亦僅偶爾獲得成功。四月七日斯他葛格被炸之時，彼等似近於獲得豐碩之戰果。即有巡洋艦一艘被其擊傷，但此艦仍能繼續航返港內。德國航空員似過估其所攻擊各艦隻之體長，其最後之公告中，竟包括擊沉伊利沙伯皇后級戰鬥艦一艘，約克 (York) 級巡洋艦一艘及航空母艦一艘。但海軍部否認會有任何主力艦於此役損失；德國以往之公告光怪陸離，故其最近之張大其詞，並不能使獨立觀察家發生若何印象。

因是，空軍不能有效爭取海上霸權，已獲明證。海軍仍能維持盟國遠征軍海上重要交通。但空軍之威力止於港口，亦唯在介於海上與陸地作戰之港口，德國空軍乃能以最大有效之限度從事攻擊。

此等港口縱於最佳情況之下，亦嫌設備不足。如盟方對德倫的英攻擊成功，則可獲一具有新式船塢設備之重要軍港。盟軍初步努力之決定，係僅向南薩斯與安達爾斯尼斯兩港大舉進攻，故彼等唯有仰賴漁村中少數之船塢，此等船塢係用粗石或木料建成，機器起重機及其他卸貨之設備完全缺如。盟軍首批登陸部隊因無防空武器，更易遭受空襲。德國乃對此等據點予以猛烈之攻擊。四月十九日彼等空襲南薩斯達七小時之久，其後三日仍連續未斷。某法國記者述稱：「使會見閣北 (Chapel) 馬德里 (Madrid) 阿布 (Abo) 以及樂萬依密 (Rovanemi) 炸後之慘况。余知轟炸為何物，但南薩斯之完全被毀，實為余空前所未見者。」安達爾斯尼斯之被炸，雖未若是慘重，但幾同樣被毀。及至防空配備到達時，兩港已成廢墟矣。

進入內地之盟軍，亦暴露於同樣可怖之戰鬥。彼等遭遇步兵、坦克車及俯衝轟炸機之連合攻擊；在斯丹因邁，彼等更面對德倫的英峽江內德艦之砲火，後一因素，及德國海軍部隊之登陸，因使首批由南向里萬格 (Lovanegh) 前進之部隊，有被切斷之威脅，且實際已使盟軍對德倫的英鉗形動運之北部一肢陷入泥濘。此際唯望南面盟軍部隊首先攻取唐巴斯 (Dombas) 奧斯陶倫 (Stoeren) 兩地間之主要鐵路連絡站，再儘速向南壓迫以阻止德軍攻入通往德倫的英之重要谷地。

配備不足之盟軍，實難担负此項工作。彼等缺乏機械化配備及重砲，亦無戰車防禦砲及高射砲之充分接濟。充其量彼等僅可完成阻滯優勢敵人之任務，直至獲得數量與物質俱優之援軍。而彼等獲得援軍之可能性，復視其空中之形勢而定。

由此可知盟國須在挪威建立許多空軍基地。彼等起初即企圖攻擊德方主要根據地以削弱其空軍力量。斯達完格幾乎經常被炸，奧斯陸附近之福尼布 (Fornebu) 及丹麥北部之奧爾堡 (Aalborg) 諸地之機場，亦常受空襲。但此等機場雖受廣泛之破壞，而納粹之飛機仍能起飛作戰，顯然轟炸機如不能控制海路，則其敵人之空中活動即難阻止。英國戰鬥機不能遠離英國根據地三百哩以外，從事有效之作戰。變發動機戰鬥機與敵機交戰之成績，固屬優異，但

不能在空中停留甚久，比之德國新容克八十八式 (Junkers Ju. 86) 轟炸機或亦較慢，彼等只可執行有限距離之巡邏或攻擊一定之目標。但在防禦上，須有能在空中停留較久及當敵轟炸機來襲時立即能起飛之戰鬥機。惟此種兵力，若無基地即難作戰，而德國業已奪取挪威所有重要之根據地。盟方數度企圖利用結冰之湖面，但均證明不切適用；在唐巴斯區域臨時設置之基地，亦被敵方發覺而予以轟炸，至於幾乎完全無用之程度。納粹在挪威始終掌握制空權。

此事注定盟方遠征軍之命運。德國在兵力及火力方面所佔之優勢，不斷增加，同時德軍之挺進，亦進展甚速。至四月二十五日彼等已進至奧斯特達爾 (Osterdal) ——兩主要山谷之東面一個——直趨泰奈特 (Tynset) ，並又進入羅魯斯 (Roros) 射程之內。在西面之平行山谷瓜得不蘭德斯達 (Gudbrandsdal) 之盟軍，現已被迫由奧塔 (Otta) 退至唐巴斯。彼等雖能於此處阻止敵軍之前進，但在奧斯特達爾之德軍則以兩支機械化部隊越過山間小路直向唐巴斯與斯陶倫間鐵路線上之一點發動攻擊。此一行動，遂使德軍進攻部隊與德倫的英方面之德軍會師，並有切斷盟軍為二之趨勢。唯有立時之增援，始克挽救遠征之盟軍，此時德軍超過盟軍之人數，幾為十與一之比。盟軍最高統帥部鑑於德方握有空中優勢，斷定增援殆不可能；據聞瓦耳特將軍 (General de Würtz) 曾於四月二十九日報稱「英軍配備齊全」，但事實上之決定，係撤退此批部隊，以免被殲。在五月一日至二日之夜間，盟軍自安達爾斯尼斯港撤退，翌晚又自南薩斯撤退。除挪威零星抵抗外，整個挪威南部均淪入納粹之手。德國最後對撤退中之遠征軍大施轟炸，計擊沉驅逐艦三艘——英一、法一、波蘭一——但據英海軍部之公報，軍隊運輸艦未被波及。

但盟方關於挪威撤退之公報，暗示此一戰爭並未完全放棄，且將於挪威他處繼續努力。此顯示彼等將集其全力於納漢克一地。因而四月十三日海戰之結果，德國失去此地海港之控制，但市鎮本身仍在其手中。兩日以後，盟軍始行登陸，此一遲緩，遂給德國以時間，不僅藉以鞏固其陣地，且奪取其東面由少數挪威軍據守之羅巴克高地 (Rombak Height) ，並沿通至瑞典國境之鐵路線擴張其控制。當盟軍開到之時，彼等已感德軍陣地至為堅固，無

法正面進攻。故於市外峽江兩岸登陸，開始逐漸包圍納粹守軍。

此乃輕而易舉之工作。德國守軍毫無立時獲救之望，蓋從海面輸送增援部隊之所有企圖，業被遮斷，德軍經由南薩斯陸路進軍之努力復受擲軍及盟軍自莫（Mo）及波杜（Bodo）之出擊所阻滯。然德軍之據有羅巴克高地，可使運輸機偶爾降落，並以傘兵增援。供應品，包括高射砲在內，亦由降落傘補給；德機之轟炸，輔以德軍據有之海岸要塞，遂使盟軍勢須逐漸推進，其海軍方可安全進入港內。配備防空武器之輕巡洋艦麻鷓號（Corlen）之損失，即足證明繼續在此狹窄難行之水道中作戰，其危險為如何也。

然盟方之兵力不斷加增，及約達一萬五千人之數，乃逐漸迫近。五月二十八日發動攻勢，計歷時二十四小時；次日盟軍宣佈納維克城終入彼等手中。

但戰事並未即此告終。龐大之德軍於納維克港失守之前已經離開市區，沿鐵路線退至其在俾約斐基爾（Bjoern-fjell）附近之陣地。顯然彼等仍無意不戰而棄此一進入瑞典鐵礦之通路，此一爭奪戰，或將無限期延長，亦在意料之中。戰爭之整個結局——包括挪威自身之國運——全繫於西線；盟方乃決定避免再分散其兵力，全部退出挪威。國王哈康於六月十日告其國民書中謂：「戰爭之困難情勢，迫使盟國政府必須集中所有力量於其他戰線，在此等戰線上，彼等需要其全部人力與物力。」故彼勸告其國民繼續抵抗，已屬無益，並對其人民保證；國王及其政府將於國外繼續作戰，且昭示其信心：「挪威人民以及其他現今處於德國統治下之各民族，必將重獲公正與自由。」據海軍部之公佈，在此次撤退之最後悲劇中，計損失運油輪一艘，供應船一艘，驅逐艦兩艘及飛機母艦光榮號（Glorious）一艘——據德方之報章，上述艦隻係查霍斯特號（Scharnhorst）及格尼森諾號（Gneisenau）兩戰艦所擊沉。

德國之獲得

此等作戰雖至艱苦，實則雙方皆僅用其兵力之小部分。雙方均未以挪威為孤注，致召重大損失之危險。希特勒

或可將其他處無大作用之軍艦，用於此處冒險，而英國海軍部亦不願其海軍干犯嚴重之遭遇。挪威南部之盟國遠征軍不過一萬二千人，尚不及一師兵力；德國所派之兵力雖達八師或十師，但在擁有武裝部隊二百師之德國，仍係一小部份。自歐方面而言，佔有挪威固屬重要，但雙方均恐敵方在巴爾幹各國或地中海及荷蘭有所行動，故均無意留此酣戰致受過重之損失。

然在經濟上與戰略上，則有明確之結果，足示德國已獲實益而盟國則顯然損失。當時納粹所掠奪之直接戰利品多屬寶物。奧斯陸與哥本哈根兩地中央銀行之金幣準備之半數（約值七千五百萬元），連同數目不詳之外國證券，均落於德人之手。哥本哈根自由港之倉庫中滿堆各種輸入物品，自食料以至車胎等等，油及石油之存儲量，僅在丹麥一地即達三十萬噸至五十萬噸。此等意外之收穫，在實行嚴密配給制度之德國，自感歡迎之至。

挪威丹麥兩國之自然資產，亦極重要。丹麥乃一富有農業及牛乳之國家，其三分之一之人民完全以農為生。寧捨牛油而取大砲之國家如德國者，自極歡迎獲得世界上之最大牛油出口國家，況丹麥又為最大醃肉製造場之一。丹麥及挪威均屬鉅量魚類輸出國家，挪威之森林及礦產在軍事上均屬重要。此項獲得之另一特點，即彼等現已剝奪同盟國，尤其英國，前此所享有之物資。英國購取丹麥出口之一半及挪威出口四分之一以上。今則其牛油醃肉及雞蛋之供應，均告斷絕。由於挪威之被佔，彼又失去平常大宗木材及百分九十以上之木柴供給——此等材料對於製造飛機及製造炸藥所用之纖維素，以及製造新聞紙張，均極重要。鍊 及造船所需之重要原料如含鐵合金與乙炔 (Acetylene) 產出，亦係來自挪威。此等物資，既由德國支配，盟國須從較不方便之產地，始能獲得。

然亦有數事，可以多少改變此種均衡。其一，即丹麥與英國之貿易，向屬有利，而彼購入德國之貨物，實多於其售與德國者。此即丹麥自英取得現款而交付德國，英國如此所供給之若干外匯，今後將不復為德國所使用矣。再者，此一新征服雖可緩和德國國內之糧食情形，但其利益，在若干方面均屬一時。蓋此數國中無一為糧食自給者，其中尤以挪威為甚，挪威僅有百分之三之土地適於耕耘，故須仰賴各種穀物之輸入；丹麥則為世界市場之特殊品出

產者，而多種物資，皆須仰賴于國外供給。此在肥料及畜糧方面為尤然，兩者咸從海外運來；而穀類產物，尤其如油餅類之畜糧，適為德國本身所缺者。其意義即丹麥雖可暫時供給糧食，然由於畜糧之缺乏，冬季又有大批屠殺牲畜之可能；同時挪威糧食供應問題，亦操諸德國之手。但此等困難，極易估計過高。德國在其他佔領區內，類皆減低其所統治人民之生活標準，以處置此種局勢；其立即在丹麥制定嚴密分配制度，顯示勢將用同樣之手段，以保持其所得之資產。

然而有一重要之資產，則已大部逃避其控制，此即斯堪的納維亞之船舶。就挪威而言，此點尤為特別重要，彼有商船四百五十萬噸，佔世界最大商航隊之第四位，比德國之商輪尤略過之。此項船舶之大部（包括約佔挪威油輪二百七十二艘之百分之五十），業已租予英國政府。僅有一小部船隻於被侵時停泊于挪威港內。其在海上之船隻，則均接到無線電之命令，駛赴中立國或同盟國之海港。經其後之協議，挪威委員會成立於倫敦，統一管理此一商輪隊，並與戰爭初期成立之英法船舶管理會合作。然丹麥之船舶，則成較為複雜之問題。挪威政府可與同盟國合作；但丹麥現已處於德國保護之下，勢難採取仇視德國之行徑。故就同盟國之觀點而言，丹麥之船舶在技術上實帶有敵對性質。同時同盟國不願視丹麥為敵國，並有種種理由，應設法取得丹麥船隻而不加以破壞。同盟國遂提議租用此項船隻，並改懸英法國旗，而其收入亦不得交付德國，如此則盟國即不加以捕獲，或擊沉之。然此種條件，難被接受，在四五兩月中，丹輪七百艘之大部（其中有三分之二停泊中立國或同盟國海港內），陷於停頓。丹麥駐美公使所組織之丹麥船舶委員會，遂與同盟國協商；至五月二十三日協議成立，允許所有船隻駛離中立國海港。除德國及其控制之國家外，可到任何目的地。但此僅為暫時之讓步；仍懸丹麥國旗船舶之最後命運，似終將遭受同盟國之捕獲。

從戰略方面而言，挪威南部之佔領，實係德國明顯之收穫。挪威海港，極便於潛水艇之活動。挪威空軍基地距離英國北部，僅為以前空中距離之一半，尤以飛至英國海軍根據地斯卡巴佛洛為然。德國至少在潛在勢力上，更處

於有利之地位，可以出擊英國主要海路，包括不列顛島西面及北面之海路，且可迫使巡邏於蘇格蘭及挪威區域間之對鑽艦隊延伸其活動於更大之範圍。四月十七日英國宣佈西岸沿海之佈設雷區，主要係在保護克來得 (Clack) 河口，由此可知此種新形勢關係之重大。但此種威脅仍屬潛在而非實際，因德國潛艇襲擊商輪之成就，逐漸減弱，而挪威空軍基地，顯然尚未用作長程空襲之基地。然德國業已擴大其攻擊力而及於不列顛之東側矣。

從消極之意義而言，此亦於德國真正有利。縱彼不用此等新地區以為侵略之根據地，而其佔領，最少可免除為敵人所佔以之對抗其自身之憂懼。挪威與丹麥之控制，乃對德國北面戰線之防衛，其重要性，因其復可控制波羅的海而增大。其更大而富積極性之利益，則為瑞典，幾乎自動歸其控制。

挪威之佔領，自然使瑞典震恐，因而關注其自身之安全。其可奇者，瑞典之未參加挪方作戰，係因蘇聯否認計劃中之斯堪的納維亞公約。但若德軍作戰失利，則恆有納粹即將假道瑞典運輸軍隊以及供應品之形勢。而瑞典對於此種觀念，事前業加拒絕，且力陳其將抵抗任何侵害其中立者之意向。彼並射擊飛越其領空之德機。及向德國強硬抗議此類行動，以支持其意向。瑞典國王考斯道夫 (King Gustav) 與希特勒之交換信件，顯然曾獲德國方面之保證；但決定性之事實，乃德國鞏固其對挪威之控制，已獲成功。此即表明實際上瑞典在政治及經濟方面均難避免墮入德國之懷抱；其四月杪對德商業談判之開始，顯示瑞典業已認清德國既已控制波羅的海之門戶，今後瑞典與外界之往來，胥賴德國之善意。

此項談判之意義，亦即瑞典之資源較以往更完全歸於德國之支配，尤其德國至是已可保證彼可獲得瑞典鐵苗繼續不斷之供應。此事極關重要，蓋一九三八年德國輸入之二千四百萬噸鐵苗中，約有一千一百萬噸係來自瑞典，且因其品質優良而為德軍火工業所不可或缺者。大部鐵苗平時係取道納維克運入德國，此港目前已不可復用。德國經過該路之進口物資，入年以來即形大減；由於波羅的海通路之閉通，估計魯勒 (Luleå) 及其他瑞典港口，雖其容積力量較納維克尤受限制，然可能担负必要出口之大部。反之，同盟國由瑞典輸入之鐵苗，則大受阻止。不列顛於二

月間取自納維克之鐵苗，實際上多於德國在該港所取者。平時從挪威及瑞典輸入之二百萬噸，僅佔其全部輸入三分之一，但其品質之優良，使其處於重要地位，英國鋼鐵業，在未尋獲足以代替供給來源之前，似已面對若干困難。

張伯倫內閣之倒台

挪威戰役之崩潰，促使英國醞釀已久之嚴重政潮達於頂點。在納粹侵略之初期，國民咸受政府之鼓舞，因而相信希特勒業已作成輕率之行動，不久即將自食其後果。嗣因日復一日，而報仇雪恥渺不可期，遂致衆怒騰沸，日漸顯然；及至同盟國顯然完全無力作決定性反攻之時，受騙之感覺，乃在反對政府，尤其反對首相之憤怒中發洩。但挪威戰役之失敗，並非唯一之原因。如阿特里 (Aulie) 於其後辯論中稱：「焦慮情緒，遍及國內之人士，彼等之不滿，係以政府未能以充分之努力與力量，推進及決心等因素，進行作戰，非僅挪威一役爲然。惟挪威戰役乃其不滿中之最甚者。」此由一般對於張伯倫與邱吉爾態度上之差異可以證明。後者負責海軍部，其政見因缺乏勇敢之故，大受責難——首由海軍上將凱斯 (Admiral Keyes) 開其端，彼極憤其攻擊德國的英之提議，遭受拒絕。邱吉爾曾以樂觀之口吻，談論希特勒之行動，認爲此種行動，有若「拿破崙攻擊西班牙時，所造成政略上及戰略上之錯誤。」彼且誓言盟軍必能於「盜竊之窠穴，肅清納粹暴政不潔之玷污。」但無論邱吉爾之錯誤如何，彼對注定戰爭失敗之主要欠缺，僅負一少部份責任。自希特勒開始擴軍時，彼即敦促政府，力勸彼等宜對未來戰爭預作準備。彼今據其以往之經過，以證與彼無關，並謂：「吾人未曾採取主動，致遭嚴重不利之原因，目前實難諱言。此乃五年以來，吾人欲與德國保持或恢復空中均等力量之失敗。此爲一陳舊之故事，亦爲一冗長之故事。」

反之，張伯倫對於此種局勢之促成至少不能逃避其應負之責任。由於挪威戰役之失敗，張伯倫政府之整個政策，雖在其擁護者之心目中，亦已開始發生不同之透視。彼以往緩和和獨裁者之無效企圖，對於建議採取積極步驟之人士頑強排斥，在戰爭開始後，尙無勇氣以及所發表之淺薄樂觀言論，如「希特勒業已不及搭車」之類——現均一一

集於其身矣。彼之每一補救其地位之機會，皆因其公然不自悔悟而誤。其五月七日演說中所暗示之歡意，對於遠征軍之派遣者，重於遠征軍之失敗。彼拒絕作任何人事上重大之更動，或建立任何真正有效之戰時內閣。且一再重述其信念云：「迄今為止，優勢之均衡，仍在盟軍手中。」此顯然在彼領導之下，殆難期冀有勇敢之新精神或理想。

其結果，即保守黨內部對此頑固不稱職內閣之延續，亦生反感。此乃五月八日在下院對政府信任投票中之重大事實。政府以二百八十一票對二百票之多數，獲得表面之支持。但保守黨在下院中佔有三百六十五席，而投票贊成政府者僅二百五十二票。六十五位未投票之保守黨黨員中，或有若干確未出席，但其大部，則故意以不投票為不贊成之表示。投反對票之三十三位保守黨黨員中，包括卓著人物，如特夫古柏 (Duff Cooper) 亞梅利 (L. S. Amery) 培立夏 (Leslie Hore-Belisha) 及溫特頓爵士 (Lord Winterton) ——皆屬前任保守黨閣員。所有參加戰時服役之保守黨員而出席下院者，亦均投票反對內閣。

投張伯倫之票，雖仍佔多數，但此次投票顯然係指責其領導。彼猶思放寬其內閣之基礎以圖挽救其地位。但工黨領袖拒絕加入張伯倫主持下之政府，此一拒絕，遂致解決此一問題。張伯倫於五月十日辭職，邱吉爾卒以生動活躍及應變之經歷，博得首相之地位。

但此時希特勒正以其全力攻擊低地國家，致使同盟國又遭受一新而遠較嚴重之危機。

荷蘭之被侵

丹麥與挪威之突然被侵，係因彼等之率真不疑，及未加提防之故，此在德國西境諸小國，並不如此。自德國復為軍事強國之時，彼等即已深知一旦西方發生新戰事，必將遭遇種種危機。低地國家之地形，因其天然之障礙，並不如其東部之多，因而成爲來自法國或德國方面侵略軍隊最適宜之通路。其防禦工事又不能與德法兩國邊境所設之堅固要塞相比擬，故其誘惑性亦隨之而增。假道荷蘭及比利時之攻擊，無論在德國或同盟國軍事領袖之心目中，

皆爲永屬可能之事。

低地國家方面，對此情勢，備極注意。在戰爭初期中，德國之進擊於十一月間即幾近於實現，一月且有迫及羅眉之勢。斯堪的納維亞戰爭之爆發，足示弱小中立國家如何暴露於納粹之殘暴侵略，而德國之擬在西線作更大之努力。更昭然若揭。四月十日比利時取消所有軍隊之例假。荷蘭亦開始採取預防步驟，彼于四月十二日在靈舉 (Lith-Burg) 及不拉丹 (Brabant) 邊境區域增強兵力，並在烏得勒支 (Utrecht) 周圍一帶地域實施汎濫，若干特別地區業已施行戒嚴令；及至四月十九日戒嚴狀態已擴及全國。由於前此第五縱隊在挪威活動之教訓，荷比兩國開始於重要地區拘禁形跡可疑之人——然至少就荷蘭而言，此種措施之範圍，實屬有限。

至五月七日，顯然可見此種預防步驟，極有根據。是日德國部隊迅速集中於國境重要據點之報告，傳至荷蘭。其政府立刻取消所有軍隊假期，召集若干級後備役，關閉若干內地航路，並截斷所有出境電話及電信。而德國半官方報紙，對於低地國家已視其本身感受威脅之觀念，表示悲痛之驚異，且明顯指出巴爾幹各國乃真正危險之地點。其時，一切準備業已就緒，德國政府於是大聲疾呼，指責盟國運用地中海之局勢以爲掩護，而對德國必須率先取得並予以保護之荷蘭，有所企圖。五月十日黎明，德軍侵入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

低地國家之防禦

此等受納粹蹂躪新被難者之防禦力量，雖爲其面積及資源所限，然亦不可忽視。擁有六十萬人口之盧森堡大國自難望其作有效之抵抗。但荷蘭與比利時，此際均已全部動員，各有武裝部隊約四十萬人及六十萬人；雙方咸有防禦體系，自可望其能在此方面對其天然便利之缺乏，取得相當之補償。

然有數項嚴重缺欠，久爲軍事專家所深感不安者，此由於兩國政治態度而產生之必然結果。比荷兩國，均固執其既定之中立政策，故均拒絕彼等必須參加特殊計劃，以接受盟國援助之一切建議，而此項援助，實爲彼等目前所

迫切需要者。荷蘭傲然孤立，亦無於受侵時得自外界即予以援助之任何保證。遲至四月十九日，首相蓋爾（Cool）在廣播中尤堅決聲明：『就人類之援助而言，吾人獨倚吾人本身。且吾人已獲得雙方之保證：吾人之中立，如能認真維持，則必受雙方之尊重，此實毫無可疑者，因此，吾人不欲，甚且避免任何形式之協議。』假其結果，荷蘭仍對於盟軍之有效赴援未能及時趕到表示憤懣，則此種態度，實應負其咎。

比利時之態度，與此相似。直至一九三六年比利時仍與法國軍事聯盟。但由於希特勒之興起及新戰爭之徵兆，比王李奧波特遂感比國若回復中立地位，比之一旦發生戰事因而被侵之情勢，較為妥善。是以彼於一九三七年解除其約束。但英法兩國，重又提出彼等在羅加諾會議時曾對比利時一旦被侵應給予援助之保證，而德國政府亦重申『於任何時期，尊重比國領土』之決心，但德國限定比利時不得參與敵對德國之軍事行動。

由於此一新處境之結果，李奧波特遂感彼與同盟國所進行軍事會商亦須停止。彼謂：『即屬於防禦性質之聯盟，亦不適合於吾人，因即使迅速將事，援助亦不能於吾人遭受侵略者具有壓倒優勢之最初突擊以前趕到，吾人仍須準備單獨作戰。』盟國欲與比利時簽定一儘速赴援之協定所作之一切努力，乃因此而成泡影。李奧波特相信：如彼能採取超然立場，必能保持其中立地位，若與盟國有任何之合作，勢將招致攻擊。在十二月間，緊接上月戰爭恐怖之後，兩方參謀人員曾有某種接觸，但比王對於統一指揮，或聯合作戰計劃，均予拒絕。彼深信比利時防務之堅固，已十倍於一九一四年，維持孤立，比之計劃接受有限之援助，危險較少，挪威前車之鑒，亦難使其同意于同盟國之勸告。

事實證明彼之估計，實屬過於樂觀。比利時或較一九一四年為強，惟今日所遭遇者乃一九四零年之新蹂躪方法，其慘烈遠非以往可比，對此艱鉅之工作，彼亦未善為準備。重裝軍備費用之浩大，使彼無法購備價值較昂之兵器，包括重砲及機械化裝備在內。彼於坦克車及戰車防禦砲兩項，俱感不足；尤其嚴重者，其第一線飛機及防空設備亦極薄弱。就希特勒閃電戰之性質而言，此種缺陷所關至大。

尤有進者，比利時對於盟國之態度，係與荷蘭對比利時之態度相平行。荷蘭不僅拒絕考慮與比共同防禦計劃，即對邊境要塞有效之連接亦不同意；彼等沿愛塞爾河 (IJssel) 之第一真正防線，乃比利時牟斯河 (Meuse) 防線之延長。但此線並未形成重大之障礙；荷蘭享有馬斯特立喜要塞 (Mastricht) 之意義，即彼等對於比國防禦體系享有極為重要之據點；但此一據點一部份由於地理上之困難，殆難希望荷蘭本身予以長久之支持。

除此柔弱戰線外，荷比兩國在防禦方面毫無其他連繫。誠如十二月二十六日比利時參議院國防委員會主席所云，介於此二體系之間者，乃一寬達四十哩未加防衛之走廊。敵軍如由東而向此一區域侵入，即可分裂兩國，並威脅比利時最為脆弱之側翼陣地。荷蘭陣地大部係由水防所組成，其在烏得勒支 (Utrecht) 東面二十哩之格萊塔 (Gelebale) 防線，雖已伸向比國邊境，但與阿爾柏耳運河 (Albert Canal) 防線並無連繫。在烏得勒支地帶，築有保護荷蘭西部財富及稠密區域之主要防線——亦以水防為主要基礎之防線。此乃荷蘭傳統而所費不多之體系，頗於荷人節儉之風相合；無論其在十七世紀之效力如何，但在二十世紀之戰爭，則殊難適用。

比利時之防禦，較為現代化而綿密。在南部，亞登尼斯 (Ardennes) 之困難地形，乃保護滑率河主要戰線之前進陣地。在北部，阿爾柏耳運河形成一水面防線，並以約平行於荷蘭邊境由安特衛普 (Antwerp) 迄牟斯河一連串之地下砲台予以加強。在中部，保護安登尼斯及荷蘭邊境間之通路者，為列日 (Liege) 要塞，自一九一四年以來即加以現代化並擴充之，並於牟斯河與阿爾柏耳河交點之處，新建愛班愛麥爾 (Eden Elmael) 要塞以輔助之。荷蘭之防禦體系，至多有助於延宕性之作戰，而比利時則希望彼等之防禦工事，可以維持奮抗，以迄有效援助之到達。

但彼等必須獲得該項援助，且需迅速獲得。比利時於獲悉被侵時，其政府即向英法求援。其照會書有云：「比利時政府已決心用其所有力量，以反抗重以其國土為對象之侵略。彼向法蘭西共和國及聯合王國懇求條約上所訂立並經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共同宣言所確認之援助，能於最短期間到達。」

同盟國之支援

同盟國早已考慮在此情況下層層擊破之行動。彼等完全洞悉德國經由低地國家之攻擊，必將危及彼等之左翼。其屢次向比利時申說共同防禦計劃之必要，即係企圖應付此種威脅。比利時拒絕聽信後，同盟國當即開始以其他方法保衛其陣地。馬奇諾防線，乃以比利時為法國之盟國時所設計者，故沿比利時邊境一帶迄大戰開始時尚未興建。自九月以降，法國即在此地帶，趕建輔助體系之要塞。此等要塞不若馬奇諾防線之精密與永久，其所根據者為縱深防禦之原理，亦即以個別堡壘中間舖以坦克車陷阱及其他佈置所組成之綑狀工事；但法方對此似不懷疑；祇須防守得當，亦可擊退敵人。

法國最高統帥部中，確有一部主張應不顧低地國家之命運，而將盟軍主力留於此防守陣地以內。但另一部人士以及英國方面均反對此種見解，彼等認為對比利時之保證，必須履行，而比利時之海岸，亦不應不戰即陷於敵手。又有人感覺德國之侵入，將予盟方一帶有決定性之反攻機會。一如比利時某軍事記者在此被侵不久以前所發表者：「對低地國家之侵略，將為德帝國外交之一大失敗。德意志似不至採此行徑。」

故宮比王李奧波特之請求到達時，盟國業經擬定一種極之援助計劃。兩小時以內，盟軍即開始移動。其主要目的地，係在盧汶 (Louvain) 南面防線之一部，然至少有一大隊開往荷蘭，俾可及時到達救援荷軍。少數法國部隊進入海岸之陣地，但其左翼，則大部由比軍防守，英國遠征軍之主力居於中央，法軍防守南部，尤其沿奈斯河一帶。前進盟軍之前鋒於十三日與敵接觸，至十五日其主力部隊亦開抵陣地。

然在此時，德軍業已獲得巨大之成功，因使盟國所有計劃歸於無用，並粉碎彼等對此次戰爭性質之整個概念。德國向西推進所用之戰術，於波蘭一役中，已見端倪，但波蘭救調之意義，盟軍最高統帥部似未完全認識。結果，

德軍對荷之侵襲，其本身雖非突襲，而突襲之成分依然存在，此處一若挪威，亦係德方使用各種戰術之結果。

此等戰術之成爲可能，係由汽油引擎所造成。隨陸上及空中機械化戰鬥部隊之發展，而有納粹今日所充分利用之新的速度及攻擊力。德軍以俯衝轟炸機開路，以坦克車完成初期之衝破敵陣，再以摩托化部隊開拓或鞏固前進陣地；其精密而有效力之聯合作戰之新景象畢現無遺。而其突襲之另一要素，即彼不僅攻擊盟軍防線，且在彼等背後活動。此種進攻，得力於納粹第五縱隊之幫助甚大，尤其在荷蘭境內；蓋彼輩業受正確之指導，準備担任所指定之重要工作。但使德國奪取重要陣地及在五日之前征服荷蘭成爲可能者，乃由降落傘部隊之降落，及以汽艇或運輸機運送之登陸部隊。

荷蘭之征服

荷蘭之征服乃德國集其全力之初步。當其進攻邊境之時（其時業已佔領馬斯特立喜並越過荷蘭北境），復由空中對鹿特丹（Rotterdam）及沿賓士河（maas）重要據點發動空中攻擊。運輸機降落部隊並奪取威爾海文（Waalhaven）航空站。裝運另外部隊之水上飛機，亦在賓士河降落。德國僑民於夜間聚集於河中一島上，該處德國設有船舶公司，其公事房係三和土建築物，乃一理想之總部，彼等遂協助德軍奪取進城之橋樑。

數目更多之運輸機 於日間降落機場，直至英國空襲，使此機場之一部不能應用爲止。雖荷軍於苦戰之後，擊退德軍在城內所獲之立脚點，但納粹仍然固守機場及左岸，直至向東推進之德軍主力到達。

德軍此次之能迅速推進，又賴機械化之力量。荷蘭防禦部隊，無法抵抗德國轟炸機之大舉攻擊，或阻止坦克車之突進。其阻止坦克所憑藉之汎濫防線，亦被克服，因空中之攻擊，使德軍前進支隊，能越過河流及運河，並固守一據點，直至工兵架立通過坦克之橋樑。降落傘部隊，復奪取莫爾迪克（Moerdijk）橋，以阻其被毀，因使德軍能以包圍整個荷蘭主要汎濫防線之側翼，並於作戰之第四日，切斷大部荷軍獲取任何自南而來之增援。

其時荷蘭主要大城，均遭猛烈空襲，鹿特丹在燃燒中，且有一部被毀。阿姆斯特丹被炸慘重，在阿姆斯特丹與海牙兩地之第五縱隊份子，因有降落傘部隊之助，亦向各要點發動攻擊。五月十三日女皇威廉敏娜率荷政府逃亡英倫，將國事委托總司令魏克曼將軍 (General Wickham) 翌日鹿特丹陷於敵手，烏得勒支亦有夷為平地之憂，荷蘭之有效抵抗顯已近於完結。荷蘭當局聲稱：經過五日之戰鬥，陸軍傷亡十萬人，計為作戰兵力四分之一。五月十四日為免受再度之破壞及殺戮計，賓士河以北之所有荷土，均一一投降，及至十七日所餘之西蘭 (Zeeland) 省亦停止抵抗。經兩週軍事管理之後，此經五日而叛征服之國家乃受治於西斯。殷戈特博士 (Dr. J. van Ingen) —— 此名字令人引起奧地利亞悲傷之回憶，而于荷蘭未來之幸運，無絲毫之安慰焉。

法蘭德斯之戰

荷蘭交戰國之地位自被消除後，德國即由比利時北部實施其一九一四年包圍運動之故技。然不久即顯然易見者，戰略上所預期之困難一若戰術方面。如在波蘭者然，德軍仍依照突破敵軍陣地及包圍敵軍之計劃進行作戰。彼等既已處置荷蘭，乃拋棄左翼而向其與法境主要戰線之會合處進攻，以期孤立比境之敵軍。

前已擊破荷蘭防線之德國初期攻勢，今又以非常之速度掃蕩比境之第一線。馬斯特立喜不久即被佔領，致阿爾柏耳運河亦形暴露；第二日新設要塞本愛麥爾亦被佔領，遂使德軍幾在一九一四年相同之地點包圍列日，並抄襲阿爾柏耳運河陣線之側面。比軍退守沿利河 (Dyle) 一帶之防線。盟軍亦於此處與其會合，但此時那慕爾 (Namur) 已被圍（雖其砲台，一如列日要塞猶繼續抵抗）而德軍業已到達矣。德軍之壓力雖在此區域繼續不輟，但至五月十五日顯然可見德軍主力之前鋒，則指向牟斯河上之法蘭西陣地。

盟軍之離開預定陣地而進入比境，實際即係實施以色當 (Sedan) 為樞軸向右旋轉之戰略。彼等進入沿牟斯河岸之防線適與自蒙美第 (Montmédy) 延伸至美最耳 (Mezières) 之馬奇諾延長線成直角，並於進行中調動若干駐守

此一特殊陣地之部隊，因使此部防線暫形脆弱；但盟軍認為比境安登尼斯之防禦，足以阻滯敵軍並可防止任何嚴重之攻擊。

此實一嚴重甚或一致命之錯估。德國機械化部隊以驚人速率衝過森林及崎嶇難行之安登尼斯險峻山地。其行動極為迅速，遂將駐守該地之較為輕裝部隊克服，並阻止其破壞足以阻滯彼等前進之公路與橋樑。德軍攻擊牟斯河防線時，增援色當一帶之部隊仍向其陣地開進。據雷諾所述，此等在科勒浦將軍 (General Corde) 指揮下之部隊較其所瓜代者素質低劣，訓練較差，其指揮官亦欠佳。彼等沿牟斯河橋樑展開，至五月十四日各步兵師之半數未進入陣地。當德軍進攻那慕爾與色當間之牟斯防線時，彼等又半因若干橋樑尚未破壞，故能於三處渡河並突破色當與摩拍日 (Mauberge) 間之陣地，法軍兩翼遂被包圍，而整個法國要塞之體系亦受威脅。五月十九日，東部法軍與比境盟軍間已被德軍造成一寬達六十哩之走廊。此並非以前所謂之「突出」陣地。蓋此一走廊經不斷之壓迫益形加深與推廣，至五月二十一日而達於頂點，其時德軍已打通其西進之路而抵亞貝威勒 (Abbeville) 海岸。

此驚人之成功，可在腓特烈大帝 (Friedrich the Great) 所作之簡單格言中發見其基本之解釋：戰爭勝利係以優勢火力獲得。德軍在此等戰役中所發射之火力，較其敵手為強。此因德軍機械裝備之優越，及使用該項裝備之效能，一如其在波蘭者然，德軍於五月十日先用其空中優勢狂炸法國空軍基地南錫 (Nancy) 及其他中心地點，然後襲擊防守步兵，以為地面進攻開路。盟方空軍亦盡力予以有效之反擊，侵擾德方補充隊，並出擊萊因蘭及德國南部以轟炸鐵路中心及對機械戰爭最為重要之油庫。五月十五日英國皇家空軍全力出擊橫渡牟斯河之德軍，並以損失飛機三十五架之代價，協助盟軍避免迫於目前之慘敗。經多日之戰鬥，始終證明盟軍之飛行員及飛機之品質皆甚優越。但此種情事並不能抵補其數目上之不足；即使德方之損失為四與一之比，如英方所宣佈者，此項消耗，仍不足以補救空中之均勢。

德軍在坦克車方面，尤佔更大之優勢。德軍最少有十師或十二師裝甲師，配有坦克車五千輛。法國至多有四師

或五師，英國僅一師。故盟方以之防守則不足，以之反攻則更弱。德方宣佈彼有噴火坦克車（可能即為攻陷愛本麥爾要塞之『新秘密武器』及七十噸或八十噸之巨型坦克，其裝甲足可抵禦反戰車砲之火力，致法國調用七十五生的大砲直射射擊。回憶此等最有效果且為尋常方法難以阻止之坦克車，似在捷克斯拉伐克所製造者，不覺悲從中來耳。

德國在此等重要方面所具之優勢，更因兩種武力密切之合作而益加強。此即：德軍先以俯衝轟炸機轟炸，繼以機械化部隊進擊，而不用上次大戰中所用之砲火網。此時守軍方面於眩惑中不知所措。重坦克車一經發現防線之弱點，即行衝入，而輕型裝甲車隨之而進，並迅速展開以擊敵後方陣地；守軍則被迫倉卒重整其防線，以應付來自新方向之威脅。守軍因而失去均衡。並在德軍保持主動不斷之打擊下，無法獲得真正復蘇機會。盟軍發動反攻，以截斷走廊之努力雖略獲初步之成功，但未能一鳴驚人而造成任何永久性之戰果。德軍經由巴彼謨 (Bapaume) 與佩倫 (Peronne) 間之缺口大舉增援，致迫使法軍退守宋美河之後，德軍並沿海岸向北推進包圍北面之盟軍。

自比撤退

盟軍領袖早已料及由於德軍向牟斯河推進之迅速，此等盟軍將感危險。至五月十二日，顯然可見德軍之推進，實已嚴重威脅帶利河之盟軍陣地，而南部之局勢亦使盟軍有撤退之必要。然因國王李奧波得之固執已見，反對放棄不魯塞爾及安特衛普，故遲至十五日始頒發撤退令。當德軍突破色當防線時，退却已成不可避免之事。五月十七日盟軍退於不魯塞爾之後（比政府由此遷往俄斯坦德——Ostend），並據守由里爾 (Lille) 沿根的 (Ghent) 前面之斯刻爾特河 (Scheldt) 至安特衛普西面一點之防線。德軍於翌日進入安特衛普。

由於德軍五月二十一日向海峽突進，北部盟軍之處境遂陷於極端危險中。彼等來自南部之直接援助已被切斷，唯有仰賴海峽各港之供應與增援。但德軍沿岸掃蕩，並對各港猛烈轟炸，致此等最後交通路線，亦有被切斷之虞。

五月二十三日，布倫 (Boulogne) 之市內與其西部均已發生激烈戰鬥，此處守軍於兩日後由驅逐艦撤退，各艦始以極近之距離擊退德軍前進之坦克車。至二十六日德方宣佈加來 (Calais) 已被攻克，然盟方之守軍雖孤立無援僅賴空中之援助，猶能堅守該城至四日之久。此際俄斯坦德已受德軍之威脅，故丹刻爾刻港乃成盟軍唯一可用之港口。

五月二十八日，比王李奧波得率同軍隊向德投降，而保持此一港口之最後希望，似亦被粉碎矣。

同日雷諾於廣播中稱：「比王李奧波得三世對於英法應邀赴援之士兵，不發一語竟放下武器。」盟國之悲憤，自不待言。但實際之投降，雖突如其來，而比王之意向（雖或非其最後之決定），似已於數日前即已通知彼等；五月二十五日曾有一澈夜之會議，迄至次日上午五時方散，會間比王各大臣曾力阻其行徑，但無效果。當彼執迷不悟時，彼等責其未獲內閣之認可為不合法行為，並稱比國政府將以新的力量與盟軍並肩繼續作戰。李奧波得乃要求德方休戰以求妥協，及被拒絕時，彼乃選擇無條件投降之一途。

比王所以出此之理由，無疑乃因深信軍事情形已屬絕望。六月四日邱吉爾會謂：自牟斯河防線被突破時起「唯有迅速退至亞眠 (Amiens) 及其南部，始能保全英法之軍隊」。但彼嚮謂此項退却未經實行之理由，係因此舉必將涉及比軍之瓦解及其整個國家之投降。此乃比王南週前未曾認清而今已面對之形勢。當德軍掃蕩海岸之際，其在北面之主力，則以全部力量壓迫比軍。彼等驅退斯刻爾特河防線之盟軍，佔領根的奧庫爾特累 (Courtrai)，繼又越過立士河 (R. Lys) 而將布魯日置於砲火之下。由於退路之日促，比軍之瓦解已迫於目前，而全比利時之喪失，亦將隨之而至。為希圖保持其不完整之國家及其個人之權力，李奧波得乃自負責任進行和議。

比王此種行動，其初似乎必將赴援比國之盟軍陷於瓦解。因其左翼突然暴露，而其切斷宋美河走廊所作之努力亦受餽而退，故似難相信彼等或可向南退却並在陷阱最後關閉之前取道丹刻爾刻脫離危境。五月二十九日德國官方公報宣佈：英法兩國軍隊之命運，業已注定。

繼此而來者，乃紀律及士氣方面之勝利。暴露之側翼，迅即重加調整，而形成一連貫之防線。並引水汎濫丹刻

爾刻周圍地區，以爲對機械化部隊攻擊之臨時障礙物。普利奧克斯將軍 (General Plumer) 指揮下之法國坦克車兵團，此際正在里爾附近作戰，並於後衛之戰鬥中英勇完成其任務，雖德軍已遮斷其與主力部隊之連絡，其中一部仍能突圍而出。面對擬以全力將其擊潰之德軍，英法軍隊仍能井然有序，徐徐向丹刻爾撤退。

英法兩國海軍在此處所担負之工作乃艱鉅工作中之最艱難者，即在急迫之下搭運敗軍。此足令人回憶一世紀前科藍那 (Coruna) 之戰事，但其時約翰莫爾爵士 (Sir John Moore) 並未面對敵人之空軍。德國轟炸機不斷狂炸退却之軍隊及其救助船，而丹刻爾刻一地尤爲慘烈。此種局勢恰如挪威一役相同，敵方航空員復對海軍及陸軍間聯合點加以攻擊。但此次船塢設備之破壞，並不如前次之具有決定性，蓋此種設備對於軍需品之裝運非爲必需者，環境僅許可將官兵自無掩蔽之沙灘上搭俄上艦。盟方集調數目衆多之小船搭乘殘存人員送至守候海岸外之運輸艦及軍艦。撤退歷時五日，其時海面風平浪靜，且至少在兩日中爲大霧所掩護。德軍最後於六月四日進入業成廢墟之丹刻爾刻，而其戰利品亦自該處逃脫矣。

就戰爭之宏大及暴露於飛機潛艇與魚雷快艇之攻擊觀之，盟方所宣佈之損失似乎輕微可驚。英國承認在此次戰役中損失驅逐艦六艘小艇二十四隻及合計二萬四千噸之商輪。法國損失驅逐艦七艘及供應船一艘。在比利時原來兵力最終被救之比例如何，僅有高級當局能確知其詳。邱吉爾宣稱：海軍共用各種艦船約計千艘，裝運三十三萬五千人渡過海峽。其對生命損失「超過三萬人」之聲明，似以審慎含糊之詞以掩飾其決定之含默。然彼殊無意減輕物質方面之嚴重損失，其中包括大砲逾千，及英國機械配備之大部，而屬於法國之兵器，尙不知損失若干。勿論攻勢之德軍究受若何損失——據一中立當局估計當估其機械化裝備百分之四十——誠爲邱吉爾所告戒者，此一損失，乃同盟國必需相當時間方可克服者。

退却中之一特徵，亦可對盟方之未來予以少許之慰藉，此即英國空軍之表現。自開戰起，英國空軍人員個人技術之卓越，即日益明顯，但遠不如此次在丹刻爾刻上空戰鬥之顯著。此次英國戰鬥機之基地，係在航程以內，彼等

雖因數目上之劣勢，不能完全逐退德國之轟炸機。但在大部退却中，實際已使德國空軍之活動，毫無效能。若無英國在空中所佔之優勢，則海軍之一切勇敢，殆難阻止此一戰鬥之惡化而終成爲屠宰場所。某美籍觀察家著文稱：「此係英德兩國驅逐機第一次時期較長之實際戰鬥。而其關係又如此之大。英國飛機性能之優越，立被確定。」

德國之收穫

估計德國由於征服低地國家及法國北部所獲之得失，較之估計其得於斯堪的納維亞者更爲複雜。此等國家，大致均係特別品出產者，而在生活必需品方面遠不能自給自足。荷蘭出產之糧食尙不足供給其八百萬人口中三百萬人之食用。比利時乃歐洲人口最稠密之國家，更需仰賴糧食之輸入。此等國家，一如丹麥與挪威，皆賴與其他各國交換貨物爲生；德國雖在此項交易組織中佔有重要位置，但若使此等征服土地適合於德國之經濟制度，須有深刻之整理，尤以對被征服者而然。

關於直接財產之收穫，德國或會期望能有巨大之收益。彼亦誠然獲得爲數無幾之現金或外匯，其大部份已於被侵以前從容運出。荷比在美國之存款，一如丹麥與挪威者然，於戰爭開始時，即經美政府下令凍結。而荷蘭之大部分商輪又逃免納粹之管理。雖有若干存油爲其所得，但在夫拉新 (Flushing) 及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等處之大部分油庫，則於放棄以前，破壞盡淨。

但荷蘭爲一大貿易國家，其現有及在轉運中之貨品爲數甚鉅，各海港之倉庫，以及如安特衛普與丹刻爾刻之城市，無疑均爲受人歡迎之收穫物。荷蘭一如丹麥，自可以其牛乳業及園藝工業在短期內供給糧食，然如丹麥然，此等生產之維持，須賴海外肥料及畜糧之輸入，德國能否供給無缺，誠屬疑問。

但在工業方面，德國獲得更永久性之收穫。德國捕獲之船隻固屬不多，然彼取得若干歐洲最大之造船廠。在四個被征服國家中所獲之總生產力，等於德國本身所有者。雖此等設備如無相當時間及費用，不能使其適於大型海軍

艦艇之建造，但可用以建造潛艇，尤其因爲丹荷兩國均有製造第塞爾機器之工廠。而盧森堡與比利時之重工業尤關重要；比利時之煤鐵，蘊藏甚豐，而法國北部之獲得，又予此以補充，此區包括年產三千萬噸以上之隆斯 (Lens) 盆地。盧森堡係位於洛林鐵礦盆地之邊緣，其所產之鐵苗等於德國四分之一，並供給德國戰前輸入百分之八。比利時，盧森堡及法國北部之重工業，乃德國資源上可喜之增益，同時亦爲盟國相對之損失。

此等收穫中亦有一可能之不利。德國戰前自此等國家所輸入之物資，計佔百分之三十，且爲德國獲得海外輸入之通路。此以荷蘭爲尤然，其轉口貿易，計佔其出入口物資之半數。此於戰爭爆發及盟軍施行封鎖以後，尤爲重要。荷蘭於一九四零年一月由美國輸入之物資，倍於一九三九年之同月，顯示盟方機構中有一嚴重之缺口。至是盟方遂運用全力以制止之，而德國亦難再以荷蘭作爲通達外界之路線。但其意義不應估計過高。盟軍之管制，早已開始緊縮，此由二三兩月之進口數字較上年爲低可以見之。三月二十一日荷蘭與英所簽訂之商務條約，係根據戰前數字規定定量之出口；而荷蘭商人因恐盟國將其列入黑名单中，亦願合作以防止主要供應品運入德國。故此一漏洞於德國侵襲之前，卽已縮減，而成涓涓之細流矣。

關於被征服之各國，新經濟情勢中最嚴重之方面，乃其整個經濟體系，係基於在世界市場上之自由易貨；而此一基礎，現已被粉碎。關於同盟國方面，此使願主與供給資源方面均受損失。前此英國對此諸國之貿易額，將近總額百分之十，法國近百分之十五。但最爲急迫之危險，則在戰略方面。德國對英國之邊境，前已因挪威之征服而伸展，至是又向更爲危險之方向再加延伸。自拿破侖時代以來，英國第一次復見海峽對岸握於強大敵人之手。挪威前已使納粹進入斯卡巴佛洛及北方商業航路攻擊距離之內，今荷蘭又給予彼輩以空軍基地，能於一小時內之轟炸距離，空襲英國工業心臟及其潛艇根據地，其重要性，已於上次大戰中明顯揭露。雖布倫及丹刻爾刻港口之設備於退却以前業經破壞，最不魯革 (Zebruges) 亦被封鎖，但其地之復被利用，僅屬時間問題——其利用之程度可能較一九一四年所籌劃者，更爲可怖。同時德國佔據此等地區，勢將阻撓盟國交通線，並使希特勒更易於集中攻擊英

國，或以其全部力量襲擊法國之心臟。

巴黎淪陷

同盟國初期自滿心情之特徵，乃其一再宣稱時間屬於盟方。但彼等至是方明瞭時間係一變化無常之同盟者。若英法能站立於防線之後，從容建立準備長期戰爭之機構，則吾人可謂彼等正逐步趕上德國初期之佔先，但若欲充分利用此喘息之時間，亦必需從事迅速有力之行動；及至事過境遷，盟方始知彼等所有之時間如何之微矣。

沉寂時期，既告結束，時間隨之易主。顯然德軍決心擴乘盟軍在組織上及裝備上獲取優勢以前，用其全力將盟軍摧毀。因希特勒一再打擊其敵人，不予以復蘇機會，故盟方所迫切需要之時間，至是竟不可得。正當最後一批敗軍由丹刻爾刻到達之時，納粹已集合同盟大軍直向巴黎作新的推進矣。

進攻前之初步預兆，仍以空襲方式出之。六月一日倫河流域 (Rhône Valley, 包括里昂 (Lyon)) 周圍重要工業區首次被炸。六月三日第一批炸彈落於巴黎市區。此項空襲之主要目的，似在摧毀空軍基地，並破壞地面上之防禦飛機。英國於六月五日經歷前此所無之第一次連續三次之空襲，但大率未收宏效，而其目標則在東海岸與南海岸上之根據地。

德軍於六月五日黎明開始猛攻。在沿宋美河及恩河 (Aisne) 長達一百二十里之前線，納粹俯衝轟炸機先對法軍防線轟炸，其步兵繼以密集隊形攻擊前進。而其坦克車此次並未前行開路，顯然留作開展步兵所造成缺口之用。德方此種行動之可能動機，或因沿宋美河防線新防禦工事之特質，此等工事係倉卒築成，並特別用以應付納粹之滲入戰術者。防軍對來襲之步兵須鞏固其陣地，如坦克車出現時，即讓其於前進陣地間通過，然後由後方坦克車防禦線陷捕之或擊毀之。

此種防禦，雖非堅不可破，一般深信必能予敵以重大之損失。但不久即已明顯：即使如此，亦難阻止德軍之前

進，蓋彼等已決心於法蘭德斯之殘軍整編或魏剛防線鞏固之前，一舉而擊潰之。其主要之攻擊，係對宋美河下游，及在恩河與瓦茲河（Oise）間之亞勒特（Allerte）運河，並於第一日內即穿入外圍防線。在接連之數日中，攻勢之猛烈以及攻擊者之人數，均有增無減。在此役之始，估計德軍約有四十師。至第五日則已增至一百師——德國全部可用之第一線兵力。

在此龐大壓力之下，法軍雖有英軍支持其左翼，但仍被迫一再後退，六月六日德方宣稱：德軍已於三處突破宋美河防線並已前進十七哩，其在東面進擊之部隊，已達瑟芒堤（Chemin-des-Dames）。九日彼等已到塞納河之盧昂（Rouen），並向東推進攻擊阿爾良（Arras）。恩河兩處亦被渡過，其前鋒距巴黎不到三十五哩。翌日，鉅形攻擊之兩端，已楔入塞納河，而其東端則抵馬恩河（Marne）並向理姆斯（Reims）進擊。法國政府乃撤離巴黎，先遷至都爾（Tours）。四日之後，復遷至波爾多（Bordeaux）。至十二日塞納河與馬恩河均被渡過，而一部最少包含英軍一師之盟軍，被敵切斷於海峽沿岸。德方宣布兩支法軍，總數約近五十萬人，已不能有效作戰。

巴黎之命運，至是業已注定。為避免破壞計；盟軍統帥部決定不作防禦此城之努力，而將其兵力撤至稍南之防線。六月十四日德軍開入七十年前曾向彼等投降之寂靜城中。納粹又以全力猛烈攻擊向東延伸之法軍防線，使其於來到蒙美第（Montmédy）之樞軸，即被粉碎，並進而包圍馬奇諾防線之側翼。

當五月十日荷蘭被侵之時，希特勒聲稱：此一戰爭將「決定德國未來一千年之命運」。德軍進迫巴黎之時，魏剛於其手中稱：『法蘭西之戰，業已開始。吾國之命運，吾人自由之保護，吾人子孫之將來，均賴於諸君之不屈不撓。』此乃於雙方有極大關係之爭端，而非僅為勝敗之簡單問題；兩國或存或亡，在此一舉。殘酷之壓力，依然繼續進行，而意大利亦加入德方作戰，顯然英法所能運用之每一策略，均為挽救此一局勢所需要者。

戰時聯合政府

挪威戰役雖對張伯倫內閣予以致命之打擊，而於雷諾之地位，則有一重大之相反結果。張伯倫係代表過去之過失。雷諾則反抗此種過失并代表一新而有效政策之希望。挪威事件似足證明達拉第去職之正當。雷諾內閣於三月二十二日僅能勉強獲得議院信任投票之多數，而於四月十九日則獲該院一致之擁護。

荷蘭之被侵，益使國會增強其對內閣之支持，國會之磨擦，亦暫告消失，外來之反對，亦因一致認識必須舉國團結以應付新危機之需要而形消沉。反對內閣原因之一，係內閣中包括社會黨黨員以擴大其根基——此種步驟首使右翼政黨採取不合作之態度。然此際力謀團結之願望，超越政見上之分歧。五月十日保守黨反對派領袖兩人加入戰時內閣，遂使內閣具有完全代表各政黨意見之性質。

然而此項新創立之和睦，於後數月中遭受嚴重之試驗。尤其造成初期種種欠缺之緩和妥協精神。繼續於若干方面阻撓政府。並有種種象徵，顯示前任首相賴佛爾業已說服達拉第促其重對意大利作新的綏靖努力，甚至提議與德國成立妥協性之和平。達拉第所負戰事之直接責任，於五月十八日終結。其時內閣局部改組，由雷諾接長國防部，並調任達拉第為外交部長。同時喬治曼台爾 (George Mandel) 接任內政部長，彼曾協助克里蒙梭，以強硬手段處理內政，並以果斷有力之精神，督勵地方官吏。且起用老邁之貝當將軍為會議國務副總理，專負雷諾作戰顧問之責。

此等任命，令人緬懷老虎總理及二十五年前法國防禦之成功。彼等以此一事實而將慕尼黑黑精神與具有此種精神之人物的缺點，形成對照。六月五日，因對將來政見問題之磨擦日漸加甚，此一感覺達至頂點，結果內閣又復改組，達拉第完全垮台。其密友阿伯特塞勞特 (Albert Sarraut) 失去教育部長之職務，此外尚有其他種種同一趨向之普遍更動。其結果凡與慕尼黑有關之主要人物，最後均被消除——某批評家稱：「此種變更乃由於陳舊觀念，厭倦意志，以及衝突趨勢之所致。」同時復將戰時內閣閣員十一人減至八人，俾可增強工作效能。

此種在內政範圍內之更動，係需要「新政與新人」之結果，而雷諾于兩日前即曾表示此意。軍事長官之更迭，

尤有重要之意義。貝當被召服務於政府之次日，甘末林將軍即被免去總司令一職，由魏剛將軍接任，而甘末林於一九三五年亦曾接任彼之職務。五月二十五日，於劇烈整飭之下，又有十五位將軍被免職。其與六月五日內閣改組相關者，即戴高樂將軍 (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 被召入陸軍部充任雷諾特別助理。

雷諾於五月二十一日，承認法國傳統戰爭觀念，全為新發展所推翻，此即此等更動之起因。此項觀念乃根據陣地戰之防禦戰術，而由甘末林與馬奇諾防線代表之。但雷諾對此觀念早已懷疑，一九三五年彼曾企圖提出建立一強大機械化兵力，使法國具有攻勢力量之議案——為當日政府所拒絕。戴高樂將軍對於攻擊之需要機械化配備，具有同一信念；魏剛乃福煦之學生及其精神之繼承者，故法國希望彼有攻擊精神。

英國亦有同樣趨勢之變更。五月二十六日調任帝國參謀總長恩賽將軍 (General Ironside) 為英國本部軍總司令之動機，一部份即因政府對被侵之可能性日益關注。一般咸認其繼任者狄爾爵士 (Sir John Dill) 似能贊同魏剛改守為攻之主張尤過於恩賽將軍，但英國態度改變之真正徵兆，係見於張伯倫辭職後政府之更動，此較法國之情形更為顯明。

邱吉爾內閣

法國鑑於面對希特勒之攻擊，舉國希望團結一致，此在大英帝國立有平行之反應。前此真正全民政府之未能成立，係因不信任張伯倫之故。今邱吉爾已出任首相，故各黨對於戰爭努力通力合作之途徑，立即開啓。

新戰時內閣，乃一由五位閣員所組成之內閣小集團。邱吉爾，哈立法克斯，與張伯倫代表保守黨多數派，阿特里與格林伍特 (Mr. Arthur Greenwood) 代表工黨。自由黨之未參加此一集團，足示某種政治之困難依然存在。蓋起用辛克萊 (Sinclair) 而排除西門固屬極端困難，而排除西門又係工黨合作之先決條件。但實際上各方對此新內閣尚稱滿意。人員既少，自能對政治上作有效之指導。其閣員均免除一般行政職務——此一原則前曾有人力請張伯

倫發行而無結果者。僅哈立法克斯在外交部負有特殊部門行政之責。其餘四位關員，均對其職位純負名義上之責任，如是可以完全專心致志於一般之政策。

但戰時內閣，或內閣全部均不能代表政府內部之靡滑。工黨於攻擊張伯倫及其同僚之際，特別憎惡西門爵士、賀爾爵士及伍德爵士 (Sir Kinley Wood)。然排除此輩與基尼黑及妥協精神有關之人物並不澈底。西門仍以子爵之身份逐漸升至大臣職位。賀爾出任馬德里特使，當感失意。彼在該地所受之敬禮，乃青年國家主義者之示威運動，要求此著名之溫和使者交還直布羅陀。而張伯倫仍得加入戰時內閣，伍德則任財政大臣之要職。但事務部門中則用新手以使其均衡：如供應部，即由工黨中最有行政能力之莫里遜 (Mr. Herbert Morrison) 担任。亞力山大 (Mr. A. V. Alexander) 長海軍部。艾登長陸軍部，辛克萊任空軍大臣，因而構成在邱吉爾領導下極有希望之三人組合；蓋新任首相仍以國防部長之資格担任事務部門之調整者。激勵其內閣者即邱吉爾於解釋其政府目的時所稱之新精神：「吾人所求者，唯有勝利，即不惜一切代價之勝利；不顧一切艱險之勝利；無論路途如何遙遠與艱鉅，必須勝利，因無勝利，即無生存之望。」

兩個部門於現存情況下，勢須引起特別之注意。第一為空軍部，尤其此部增加生產之效率。早在三月間，其時任空軍大臣之伍德，即已表示其對同盟國飛機數目之「增殖」，業已超過德國每月生產之自信。中立專家並不如此樂觀，即使最初六個月中自美所得之七百七十架飛機包括於估計之內，彼等亦不相信其能超過德國。其後事件，顯示伍德之演說，確屬樂觀太甚，此種自滿，遂激起批評家之憤怒；但伍德雖因此而於四月去職，改由賀爾接任，而此一更動，殆難視為新活力或有效力之保證。但就辛克萊而言，空軍部至是已有一有效能有活力之領袖。為保證效能起見，又成立一飛機生產部，由卑維勃魯克爵士 (Lord Beaverbrook) 主其事。此乃一近於想像而冒險之任命，但與邱吉爾之性格相合。卑維勃魯克乃一新聞界人士，新聞界人士之行動，往往傾向於異常濃厚之情感，而不顧實際之籌劃（路易喬治會謂其與諾司克力夫之接觸——Northcliffe——如同與蟋蟀共同散步）。但關於此新奉命

者之有機動性能及其對增加生產所具之信心，則無疑問；此兩種性格乃其與前任所不同者也。

其二為財政部，金融政策問題實與整個供應問題有關，財相西門爵士與其同僚均不願承認保守與節制政策之不足。四月二十三日，彼所提出之預算，範圍有限，又缺乏理想，遂引起嚴格之批評。雖其預定經費數目，超過二十萬五千萬磅，但有資格之批評家仍認為距離應作之努力尚遠；增加貨物稅收，或借款備用，亦似不足以應付瞬息萬變之時局——此項借款，包括凱尼教授 (Professor Keynes) 所廣泛討論而遭否決之強制儲蓄計劃——財相伍德是否較其前任更為胆大，亦殊可疑。但五月廿九日可能之新措施已見徵兆，因其時政府已將征收固定限額以外一切所得之過分利得稅，由戰時工業擴及所有貿易及營業。然彼非至國家將現有負擔予以調整之時，拒絕計劃新稅，故一般仍認為彼未能充分認清國家實需動員全國之所有資源。

但實施此項動員之權力，業已無可置疑。在英國議會非常之措置中，政府於五月二十二日因國防緊急法案 (Emergency Power Defence Act) 之通過，獲得管理全國財富及人力之權力。此使政府有權徵發任何工業，「命令任何個人担任任何所擬完成之工作，解決工人之薪給與衛生，及普遍徵募財富與勞力以為國用。其直接目的在使國家管理並重組整個戰時工業；其第一步即將所有軍火工廠置於二十四小時連續至七日生產之基礎上，並將此等工業隸屬於新立軍火局之內，其任務係使重要生產加速及獲得更有效能之組織。」

此種管理，同時愈增強政府對於取締國內可疑份子已臻嚴厲之權力。挪威國內奸類活動所激起之憂慮，復因實際侵略之威脅，日見加厲，此種威脅似將隨德國征服荷蘭之後即可到來。對敵人登陸之警戒，尤其對降落傘兵之預防，勢須建立障礙物及成立地方防護隊。為預防內部通敵計，又對敵僑施行新約束並拘禁法西斯同情者之首要人物，其中包括莫斯萊爵士 (Sir Oswald Mosley) 與國會保守黨議員雷蒙爵士 (Captain Archibald Ramsay)。對叛逆科以死刑之提案於五月二十三日倉卒在國會通過。面對數世紀以來未有之危險，並為國家安全利害計，英國遂中止其傳統之自由以謀國家之安全。

中立國與非交戰國

德國戰爭機構之前進，對於置身戰爭以外國家所激起之情緒，極不一致。其中數國，尤以意大利爲然，已準備祝賀納粹成功並希冀分享其利益。但多數仍未捲入戰禍之國家則日感不安，咸以其結果必將深重影響彼等之命運；彼等深感將來之結局，必與其自身有直接之關係，此種自覺所表現者，即其政策之重要改變，以應付由德國勝利所造成之新局勢。

諸強之中，態度最爲曖昧者或爲蘇聯。彼對同盟國之怨憤及官方對德之親善（此爲三月杪莫洛托夫演說中之特點），至少在形式上爲其後數週內蘇聯政府之態度。此際有一傾向認爲德國侵略斯堪的納維亞，乃同盟國計劃干涉芬蘭之必然結果，並以此舉乃對抗西方攻擊進一步之担保。蘇聯現在正運用蘇芬戰爭中之教訓並考慮其國內懸而未決之問題，故暫以自得之態度注視德國之冒險。

然而時勢推移，蘇聯對德之偏袒及對盟國之痛恨，均有漸露減弱之徵兆。後者發展之跡象，即蘇聯於四月下旬提議與英國恢復商務談判。此項談判係於一九三九年春季開始，但其微弱之進展，終因芬蘭戰爭爆發之故而全部停頓。特殊之困難，至是已成過去，但雙方均無匆促簽訂協定之願望。英國雖在原則上準備談判，但堅決主張任何條約必須有助於對德之封鎖，並明白希望此一條約須以最近與西方中立國家所訂之條約爲範本，蓋按此種條約之規定彼等承認對德之出口，應以戰前水準爲限。蘇聯準備商討一種担保，保證彼之進口物資中並無一項係轉運德國者，但對任何限制其分配本國生產品之權利，則拒絕加以考慮。此係一種阻礙，但並非一嚴重之阻礙；五月杪英國放棄其主張，俾可派遣商務代表團前往莫斯科。然談判之進行仍有種種困難，因英國大使自一月起即已假歸。而蘇聯政府則極願兩國外交關係完全恢復。即任命其所喜之人物克里浦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爲商務代表團團長，亦不能滿足蘇聯對於談判須由大使階級充任之要求。其結果乃授克里浦斯以大使銜，於是初步之手續，顯已完成。

然德國之控制波羅的海門戶，殊為蘇聯所不歡迎；若再延伸其控制而達於波羅的海內部，則蘇聯更難緘默。彼對瑞典之地位，尤為關注，此於五月三日之外交談話可以見之，結果公布：蘇德兩國政府同意基於相互之利益，保持瑞典之中立。蘇聯繼此乃努力於加強其本身之地位；結果之一，即六月十五日立陶宛之接受蘇維埃最後通牒，致蘇聯由去歲十月所訂條約而獲得之權利大為擴展，並使立陶宛成一完全軍事保護國。此乃蘇聯防禦地位之加強，且顯示其對將來德國行動之可能進程，頗表懷疑。

蘇聯之在巴爾幹，認為安謐乃安全之最佳保證。五月九日蘇聯宣佈彼已警告交戰國家，意大利在內，不得在巴爾幹方面鼓動是非；並聞彼於五月十七日向巴爾幹各國作同樣之建議。就巴爾幹各國而言，蘇聯由年初之似將成爲威脅國家，一變而爲一保護者及友邦。

巴爾幹各國

此種態度，實予某等國家以相當之安慰，蓋彼等仍感覺其自身之安全，頗爲不穩，其安全全視其強鄰之野心或交戰國之軍事變化而定。交戰國在挪威或法蘭德斯戰役中所耗費之力量，僅需短時間之休養。而德國及同盟國之盛衰則影響此等小國之態度至深且鉅。彼等抵抗侵略之意願，須視在此種抵抗中所獲援助之多寡而定；六月中旬，軸心漸次成功所反映於巴爾幹各國者。即彼等對德國及意大利採取妥協政策之傾向，日見增強。

四月初旬，交戰各國仍在東歐爭取有利之外交及經濟地位。英國於三月杪召回其駐巴爾幹各國使節，有所會商，並於四月四日宣佈創立一隸屬於財政部之特別貿易公司，以辦理在巴爾幹諸國之商業事宜。在德國方面，堅忍不拔之克勞斯博士 (Dr. Clodius) 仍逗留於不加勒斯特 (Bucharest)，壓迫羅馬尼亞復員並交付更多之石油與食料。此等重要要求雖未成功，但彼終於四月二十日獲致一新匯兌率與一試辦性質之協約，因是德國得以軍火與機械換取某種原料。彼於獲取此項有限之成就後，即繼續其行程而至布達佩斯 (Budapest) 與伯爾格來德 (Belgrade)，

希望能將匈牙利及南斯拉夫更穩固的拉入德國之懷抱。

同時德國對多瑙河予以實際之保護。陰謀與反陰謀達於最高峯，四月初旬德國指斥英國計劃在鐵門 (Iron Gate) 破壞河岸以封鎖多瑙河之運輸，四月十日又傳裝載俄供應品前往德國之貨船一艘及油駁兩艘已被炸毀，四月八日羅馬尼亞以畏懼德國之干涉為藉口捕獲若干裝運火藥之英國駁船，然英國之解釋則稱：裝載之火藥，為在德國企圖捕獲此等駁船時自行破壞之用。結果乃有德國要求多瑙河警備之報道——此一提議，後經匈牙利之贊助改為建議，即多瑙河各國本身，應自現存之國際委員會接管多瑙河之警備——此乃准許德國參與該項行動之建議。南斯拉夫起而反對；但在四月末，德國顯已支配多瑙河大部分之商業，如有必要，此亦可演成軍事上有效之統制。

此種壓力係與挪威之役同時並進，蓋此役並未使交戰國渙散其對巴爾幹之注意。此乃巴爾幹各國期望德國尊重其中立如何渺茫之實例，且係將來危險或可來自國內親德份子之警告。一如其他中立各國，巴爾幹各國乃轉其注意於此等份子，及壯健之德國旅行者，彼輩似對邊境要塞與油田特別注意。最驚人之事件，為南斯拉夫前任首相斯圖丁諾維基 (M. Stoyadinovitch) 於四月十九日被捕，其後復因政府發現在德國侵襲時有同時發動暴動之陰謀，又有多人被捕或被放逐。羅馬尼亞亦採取相同措施；其內閣並於五月十一日重新改組，其中包括不少較其前任不甚親德之人物。然此種情勢，因羅馬尼亞與法西斯鐵衛團之間漸趨接近，為之改觀，此由四月二十五日之大赦政治犯一事，可以概見。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均無意關閉其與軸心維持友善之門。由於德國在法蘭德斯之勝利，彼等亟欲增強彼此間友善之關係。五月二十九日羅馬尼亞局部復原之後，復於六月一日免去親同盟國之外交部長，並任命一親德者以代之。斯圖雅丁諾維基 (Stoyadinovitch) 及其同夥於六月十四日宣告釋放，此乃南斯拉夫走向同一方向之明證。

但戰爭之擴展，除在歐洲大陸之外，總有若干受其牽連者。除盧森堡外，所有被侵各國均有海外領土；而此種土地之現狀，尤其隸屬於荷蘭及丹麥者，乃交戰國與中立國所嚴重關切之事務。

英國方面目前所關切者：即不使納粹對丹麥之統制擴及法爾俄羣島 (Faroes) 與冰島。法爾俄羣島，係位於波得蘭西北二百哩之一羣小島，丹麥被侵不久後，即為英軍佔領以免淪於敵手用為空軍與潛艇基地。冰島或將被敵方用作同一用途之危險亦昭然若揭，但採取行動，一時尚不可能，其一部份原因，係因冰島當局本身所採步驟之結果。此島之現狀，為一獨立國，僅由丹王個人之連繫而與丹麥相連屬。四月九日議會通過；德國之侵略既使國王不能於冰島執行王權，王權之執行，應即付託內閣辦理直至接獲另一通告為止。然自盟軍由挪威撤退之後，冰島無保護之狀態，實需更有效力之保證；五月十日英國政府宣佈；英軍隊已登陸冰島，以防其被侵，並保證於戰爭結束時，即行撤退。

格林蘭大島亦為丹麥所有；戰爭之結果，顯示有在此處直接侵入西半球之初次徵兆。美國之關切，乃立被激起，美人明白表示不願德國之立足點得與美洲大陸如此接近。格林蘭之資源，雖比較上微不足道，但其所佔之位置適為飛往歐洲北方航路之重要連結點，並可成為接近美國而使其不安之可能空軍基地。如羅斯福總統於五月十六日對國會所指出者：「自格林蘭峽江至紐芬蘭之空中航程為四小時，五小時可至諾拉斯科西亞 (Nova Scotia) ……六小時即達新英格蘭。」然美國並未立即採取步驟；僅與英加開始會商，五月一日美國公佈；彼將派遣一領事前往格林蘭，此乃美國擬對該國應用門羅主義之第一步。

荷蘭之被侵，愈益引起更形紛亂之可能事故。丹麥於上次大戰時即已放棄其在加勒比海之領地，當時美國購得維爾京羣島 (Virgin Islands)。但荷蘭乃保有荷屬西印度與其地之重要石油提煉廠，以及荷屬圭亞那 (Dutch Guiana)。盟軍支隊於五月十一日在荷屬各島登陸，以阻止可能之怠工；但據公布所示，美國政府曾接獲此一形勢之通知，而盟方不擬變更其主權之保證，亦暫為美國所接受。

荷屬東印度問題，亦引起深切之關注。日本久已覬覦此等領土，倘被其奪取，則太平洋上戰略形勢，必將爲之變更，而日本亦可獲得有價值及其所需之物資。日本政府已明白表示；不容其他列強取得此等島嶼，英國於四月七日發出相似之聲明，實際即爲對日本之警告。兩國於荷蘭被侵之後，均立於警戒地位，互相牽制，而荷蘭本身則由殖民政府採取銳利之行動，以避免問題立即尖銳化。

但除上述實際事物之關切外，美國對於普遍戰爭進行中，有關國家重大之利益，亦愈益迅速認清。德國對無辜中立國慘無人道之攻擊，尤使美國之憤怒日見加深；而同盟國失敗之可能將使希特勒之勝利突然牽連于美國。

此種情緒，曾由羅斯福總統。作有力之宣述。四月十五日在泛美各國會議席上之演說，係以美國之和平傳統與歐洲侵略者之姿態相比照，雖未指出特殊國家。然其含意則爲譴責與警告。荷蘭被侵之後，其譴責更爲露骨。同日彼對美國科學會議發表演說宣稱：其本人「爲來自比利時荷蘭與盧森堡之悲慘新聞所震動與激怒。」四月十一日，彼於答復李奧波得國王之求援復書中曾謂：「美人希望，一如余所希望者，凡擬憑藉武力與軍事侵略以統治和平獨立民族之所有政策，均將被阻止，比利時政府及其人民將能保全其領土之完整與自由。」新大陸其他國家，亦有同感，此可於五月十八日見之，其時美洲二十一個共和國採取空前之步驟而發表聯合宣言，申述彼等抗議近今之軍事侵略，並認爲「侵害中立國或進攻弱小國家，在戰爭行爲及成就上，係一不合理之方式」。

美國之行動並不以文字爲限。由於德國之侵略及同盟國挫敗之結果，總統遂應民衆之要求，倡導兩種同時并行之方策。其一爲擴大及加速增強國防，此由羅斯福總統於五月十六日要求國會撥給十萬萬美元以上之新撥款已開其端。其二不使此種擴軍，影響其對同盟國之供應。至六月間，政府乃採取積極步驟，提出其備存之軍火，或直接售出舊裝備，或將此項物品如飛機之類交付工廠，俾其日後出產新型飛機，並於同時出售此項裝備，以供英法使用。此種步驟之採取，遂使美國資源更易爲盟方所運用，而美國之外交，亦以逐漸增加之壓力加諸意大利，冀能使其不捲入戰爭。

意大利之參戰

當挪威被侵之時，意大利對同盟國之姿態已成爲不可和解之敵意。墨索里尼與希特勒在布倫納山隘之會晤，是否獲一詳細而行動一致之計劃，固屬疑問；但其後之數週間，已見意大利開始加入戰爭之積極準備。四月二日實施國民動員之措置，並授權政府在戰時徵發所有國民服役與其財富。四月十日報紙登出意大利軍隊已入戰時編制，並於其後數週中，以個別通知之方法，秘密動員後備役。同時傳聞意大利艦隊中於多得喀尼斯羣島(Dodecanese)俾自該處進襲東地中海之盟國根據地。

同盟國方面則繼續努力，以期澄清其與意大利之關係。隨米蘭敵意示威運動以後，英國經濟作戰部長於四月十七日以警告之口氣稱：英國亟欲知悉其與意大利所處之地位。五月初傳聞英政府曾要求意大利於兩週內明白表明其立場。至是否能得到任何意國滿意之答覆，至屬疑問，故英國於四月底採取召回地中海所有商輪，及增援以亞歷山大爲基地之艦隊的嚴重步驟。

反之，法國之態度，則極溫和，希望將意大利增強中之憤怒，一掃而空。在此期間，雷諾屢向意大利作善意之表示，並數次指出法國有意討論意大利之要求。彼於四月二十日宣稱：其直接之建議，迄未獲得答覆。其對意大利在突尼斯，吉布的及蘇彝士運河之權利，亦於五月作明確之讓步。雷諾於六月六日在廣播中稱：『法國能與一切民族，以和平方法解決彼此間利益之分歧。』但其時以和平方法之解決，顯非墨索里尼之所欲者。

此種不置答之態度，並由墨索里尼遽然放棄其前此所嗜好之浮誇公開演說，而益明顯。彼於五月九日告其聽衆稱：『在余多次演說之後，君等必須習慣於余之緘默。倘有事實足以破此緘默。』但其領袖雖已停止發言，而其餘之一羣則大聲呼號。彼等係由基奧文尼。安薩多(Giovanni Ansaldo)領導之，基氏係電訊報之編輯且係齊亞諾伯爵之至友，彼於四月十四日以『號角即將吹奏』爲論題之約言，更於其後之社評與廣播中加以申論。其他法西斯人

物及一般意大利報紙咸忠實響應其言論；爲避免任何不一致之論調起見，意大利境內唯一對戰爭維持公正態度之報紙（天主教所辦之羅馬觀察報——*Osservatore Romano*），初則受攻擊，最後實際上加以禁售。

在某一階段，似若號角將對南斯拉夫吹出戰號。兩國間僞促不安之關係，並未因派遣大批意大利「工人」前往阿爾巴尼亞而有所改善，至四月底又因佛羅稜薩（*Florence*）之敵意示威運動而益形緊張。至五月二十一日，此種緊張情形已達於嚴重階段，此由意大利關閉沿阿爾巴尼亞之南斯拉夫邊境，並加速在阿爾巴尼亞之軍事準備可以見之。但至二十九日意大利又準備給予滿意之保證，南斯拉夫之獲救，實助成其對軸心採取新政策。

實際上意大利肆意攻擊之對象，乃係英國。英國海軍之控制地中海，及其對意實施封鎖之確實有效，使意大利虔誠期望英國之被摧毀。安薩多於五月五日表示：彼希望目睹英國之被侵。意大利顯然多方努力惹起西班牙奪取直布羅陀而使其列入十字軍。西班牙雖派遣軍事代表團訪問意大利，但佛朗哥似不願過於明確表示其立場。關於封鎖所進行之協商，意大利似在訴說不滿，並非爲尋求解決之方法。及至五月三十一日，此項談判完全中斷。六月九日安薩多宣稱：意大利擬於戰爭第二階段中參與戰爭，在戰爭中「吾人將聯合德國對英作戰。吾人將一勞永逸開啓英國鎖閉之門，此乃吾人之確信。」

當時一切戰爭準備，均已就緒。早在四月十八日即有意德互換軍事人員之報道。四月三十日，意大利新戰鬥艦維圖羅魏尼圖號（*Vittorio Veneto*）編隊服役。五月十七日戰時預算案中撥付大量新款充作軍事費用，並警告法西斯黨員：如彼等反對參戰而有賣國行爲，則彼等縱係黨員亦罪在不赦。普通動員之法令於五月二十四日付諸實施。兩日後保存石油供給之措置，亦預爲籌劃，因自六月一日以後，私人汽車及汽艇之應用，一概禁止。復於五月二十九日廢止現存進口許可證，顯示意大利距其最後之冒險已不遠矣。

德機於六月一日空襲羅尼河流域，並由海上起飛之飛機，襲擊馬賽，顯係意在向墨索里尼作一實際之表示，以示意大利如加入此種冒險，亦甚安全。內閣會議於六月四日集會，而最後之關頭業已到來。次日即宣佈意大利海岸

水面爲「危險」區，大抵係因業已敷設水雷。六月七日命令所有在國外之意大利船舶，駛往最近之中立海港。六月九日前任法西斯黨祕書長法因克西 (Farducci) 宣佈：「意大利一切要求均將實現之日已至」。翌日，墨索里尼自其習以爲常之陽台上發表演說，并對其國民宣告意大利已加入戰爭，「以對抗一向阻撓意國前進及常常圖謀敵對意大利人民生存之財閥政治，及反動守舊之民主國家」。

「持利刃之手，」羅斯福於同日晚間演說稱：「已刺入其鄰邦之背部。」意大利之決定，大使總統失望。回憶近在三月以前，墨索里尼猶以自豪之態度，指出其不使戰爭擴及地中海之行動。當意大利之態度轉變時，總統意欲以壓力加諸其身，使之不動。故於五月一日，及五月十五日相繼提出建議；在此等機會中，總統提議將意大利之要求通知同盟國，並要求保證意大利以同等地位，與交戰國參加和平會議，但意大利須不參加戰爭。墨索里尼宣稱；彼在目前尙未發見協商之基礎，顯示彼無意爲和平而合作。五月三十一日美國所作之新努力亦未收效。

在其最早之通牒中，羅斯福曾警告意大利領袖稱：「美國政府認爲地中海區域內任何敵對行爲之擴大，均將使戰鬥場所，更形擴展。」此乃暗示美國於此種事態中，或不能袖手旁觀之警告。今此種事態，既已發生，美國雖仍未在形式上加入戰爭，但在實際上政府已走向非交戰國之極端。總統謂：「吾人將從事兩種顯明同時並行之步驟。吾人將以本國之物質資源，資助反對暴力者，同時吾人將配備並加速應用該項資源，俾國人亦有裝備及訓練，足以担負任何事變及一切防禦之工作。」

羅斯福會保證其久經主張之政策——以「除戰爭外」之各種方法，援助同盟國之政策——必將全力以赴。五日後，在其答覆雷諾迫切請求書中，羅斯福以更確定之詞句，應允美國將倍加努力；倘同盟國能繼續支持，則美國之供應，必將有增不已。就後一措辭及其所含之意義，可知其對同盟國之將來，實感恐懼與希望。但此一保證仍屬空虛，不足應付危局。六月十七日，由於馬奇諾防線之放棄，及軍隊之總退却，法國乃乞求和平條件。

第五章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至八月。

法國之傾覆

法國背棄盟友及單獨乞和之決定，至六月十七日，已無任何足以驚人之處。在過去之若干時間，英法雖一再宣稱必能團結不輟，然上述步驟之可能，已在逐漸增長中。即此項宣言本身之語調，亦帶有此一可能性之色彩。例如邱吉爾於五月九日稱：「余已自法蘭西共和國之首要，尤其自堅強不屈之雷諾總理接獲最神聖之保證，即無論有何事故發生，法國必將作戰到底。」但此一保證之迫切情況，其影響所及不但不足加強一般信念，轉使一般推測何以需此保證。邱吉爾在六月四日演說中所引用辭句之意義，不久即獲實現：「余完全自信，吾人將證明吾人自身足以再度保衛英倫本島，並能衝過戰爭中之風暴，而渡過暴政之威脅，即使需要悠久之歲月，即使需要單獨之作戰。」

但預料某事係一事，而於事發後予以滿意之解釋，則另係一事。尋求乞和之解釋，有如尋求替罪之羔羊。此種過失係由多方所促成，軍事領袖、政治家、法國軍隊一般士兵及全體法蘭西人民均應負其責。

無一種解釋之本身，能使人完全滿意，然亦無一種可以全然置之不顧。政治問題，雖與實際之失敗無關，但至少對於造成可能失敗之形勢，亦有關係——然關於此事，若干方面強調係屬左派之計劃錯誤，而對右派更險險或更謬誤之活動則置若罔聞，此種傾向實為不當。但就某一範圍而言，法國政治上之鬥爭，實助成法國之無準備。自一九一八年以來，社會上之爭端，已日趨尖銳化。一般民衆對於統治階級之趨於極端，益感不耐，而有產階級之答復，則愈堅強拒絕社會上或經濟上之改革。處此增強不已之內部爭執，自將影響法國在外交政策上採取一有力而具有決定性方針之能力。此在一九三五年後為尤然，其時法國社會鬥爭之糾紛，已擴至國際範圍，而柏林與莫斯科已

成雙方主要之威脅或逃難者之象徵。結果，外交事務之決定，乃陷人半麻木之狀態，因而在外交上甚或軍事上助成最後慘敗之基礎。

其時若干觀察家突然發見失敗之情緒，蔓延於法國人民之間。此種發見，並不能完全使人相信，但或已指出若干有關民族精神上之特點。少數人士或將力辯謂法人係以驚人之熱誠起而抗戰。法國走向戰爭，並非僅為抗拒目前之侵入，但係阻遏一潛在之敵人，以免其於強大後不能以軍事抵抗之。希特勒之統治東歐，即係法國不戰而被征服之謂，此即對於波蘭問題贊成抵抗之人士之觀點。但此一觀點亦有可爭論之處，而法國某部份人士並已準備辯論此種觀點。當戰爭開始逆轉時，一般對於抵抗效力所發生之懷疑，當可助長民衆之沮喪，因而削弱人民抵抗之意志，而有助於國內之希特勒代理人及其同類。此種困難情形之造成，係因在危急之際，並無任何具有效力之領導，以發揚抵抗精神。亦無甘必大 (Gambetta) 其人起而號召全國作新而英勇之努力；應予制止或結束 (Il faut en finir) 一語，乃表現法國對此鬥爭之態度；迅速而壓制之失敗已在面前，此一口號，自不能形成自然努力之適當基礎。

然所有各點，雖均經檢討，而中心事實，仍未論及，此即軍事上之失敗。在開戰之始，法國軍隊威望頗高，現已為優勢之敵人所粉碎。法國國內之一般情勢，雖均為造成此一結束之原因，而軍事之潰敗，首須加以解釋。

軍事之崩潰

軍事之崩潰，不能完全以法國士兵素質作解釋。彼至少不負裝備窳敗及後備軍部署不當之責任，此於五月十日以後更為顯然。對法兵之批評，至多不過彼於裝備不足之情形下，未能格外用命，俾其最高統帥部能有額外之時間，以補救其錯誤。彼僅準備一種戰法；彼現發見其自身正從事與以往不同且從未習見之作戰。彼遭遇前無先例之集中火力，致其所用於應戰者，似均孱弱不堪。彼發覺其自身連續作戰十日之久，而對方之德軍則兩三日一換。更有甚者，彼感覺在與敵人作直接肉搏之前，時時均被敵方壓制。最後乃開始感覺其所屬之部隊，已孤立無援，以阻

負作戰之重任。及至戰爭達到絕望之局面時，彼之精神，在各方面均不足以再行支持；分崩離析之局，隨之而來。此雖為一般之情形，但亦有甚多之例外，即在休戰協商開始以後，仍有法國軍隊維持其英勇與頑強之抵抗。英國某評論家，在軍事雜誌上著文讚揚法軍稱：「致敗之過失不在法國之士兵。無人較法國之農民，更愛其國土，無人較法國之農民，更能真誠愛國。……真正之原因，係在下列二事——準備上之錯誤與準備之不足。」

就此種錯誤而論，甚多過失應歸罪於法國最高統帥部。彼等準備之失策，不僅在物質方面，即在智力方面亦然。彼等之固執思想，可由拒絕承認波蘭戰役之教訓，係與法國防衛問題有任何重要運用之一事見之。對防禦戰術過於自信，致低估敵方以新武器及新方法之攻擊。彼等雖集其心力於馬奇諾防線，但未將此線加以發展使之益形鞏固。當比國邊境之防禦經已成為彼等當前之問題時，既不準備適當之固定防線，亦未對意料中之德國進攻，擬定一有效之反擊計劃。德軍推進之成功，業已粉碎其一切之假定，彼等仍依附其殘餘之固定觀念，在法國之命運已沿卑斯河與宋美河發生危險之際，彼等仍允許其主要之後備軍屯駐東方要塞。

此為同盟國脆弱因素之一，不僅在初期之防禦上，即在反攻之重大事件，尤其嚴重。在德軍突破海峽之後數日，此一弱點更為明顯。在數日之中，德軍僅保持一寬達十二哩極不穩固之走廊。此一缺口之關閉，足以切斷大量德國兵力，即使不能阻止，亦可宕延德軍通過法蘭德斯之前進。

盟方僅有一次重要之企圖以期達到此一目的。此即英軍僅以二師兵力，並無法軍之協助，於五月二十二日開始發動攻勢。英軍雖在阿拉斯 (Arras) 地區略有進展，但以兵力薄弱，未能完成突破目的。且因缺少兵力，不能擴大其戰果之故，英軍發覺本身正進入陷阱中，乃被迫撤退。然在此時，魏剛將軍已擬定一更為遠大而仍屬有限之計劃。此即在北方發動一新的突擊，英軍兩師須再度參與，同時並以法軍主力在南方推進。本來規定於五月二十五日發動，但英軍兩師因需要休息與整備，致延期至二十六日。此已為時過晚。此際德軍對比軍之進攻，已使後者之崩潰，迫在目前，英軍乃將所有之兵力向北疾馳，予以支持。法國既已失去期望中之英軍援助，遂放棄其計劃，並

由比國之投降，所有重行實現此一計劃之機會，均告消失。

此一插曲之意義，不僅表示同盟國指揮官間之合作，未臻完善，且現出可資利用之後備軍之不足，其時僅因缺少兩師英軍兵力之援助，法軍之主力，即覺其本身不能發動僅此有限之反攻。更可驚人者，法軍即對非常重要之局部陣地，亦無力收復，此點由其不能規復德國沿宋美河所佔領之橋頭陣地，可以見之。當法國之戰開始時，此等地區，即成德國機械化部隊之通衢。由此等橋頭陣地出發之坦克車，能貫穿魏剛防線並開始對全戰線鑄成最後之破裂。

法蘭西一役，顯明指出法軍之劣勢，不但在裝備上為然，在數目上更可驚人。法國官方曾經宣佈：法國動員人數在五百萬至六百萬之間。即使有二十至三十師之兵力駐防意國邊境，吾人亦難揣度其餘之兵力究在何處，故一較愈益懷疑，此一數目大概荒誕無稽。保爾巴多恩 (Paul Baudoin) 於日後之敘述中，對英法之作戰努力，作一對比，彼并無低估法國努力之動機，僅謂法國之動員數字為三百萬。據貝當所述，法國於最後萬分危急之時，僅能以六十師兵力開赴戰線，而德國之兵力，則為一百五十師。美國某工程軍官著文稱：「德軍於六月五日進擊時，在亞貝威勒 (Abbeville) 與蒙美第間之德軍二倍於法軍。並因德軍既握有主動與優勢之機動性，故在擇定之作戰地點，此一比例，極易成為四與一之比。法軍顯然缺少阻止突破攻擊之力量。」

德國最高統帥部謂：「此一戰鬥之目的，乃在突破法國之北部防線，迫使法軍各單位分向西南與東南撤退，然後一舉而殲滅之。」當法軍自宋美河防線被迫撤退時，此路已啓，並因德軍之渡過塞納河與馬恩河，上項目的之達到，已屬可能。在此區域之法軍，已被一切成小段。由馬奇諾防線後方地區抽調之援軍，不但為時已晚，且因交通破壞而受阻，蓋德軍不僅轟炸戰線之後方，而其前進部隊，則已切斷多數直達鐵路路線。法軍撤退羅亞爾河 (Loire) 一線之計劃，亦歸失敗，因其時有如潮湧之難民，阻滯道路，而疾進之德國機械化前鋒，復越過退却之法軍。羅亞爾河並非足資防守之有效戰線，且因法軍之撤退，德軍遂得源源開入馬奇諾防線之後方，而助成其正面攻擊之

成功，此種正面進攻現已於兩處突破法方之防線。少數部隊，仍在該區繼續抵抗到底，但所有連貫戰線之希望，均已消失。魏剛於六月九日以諷刺含糊之語氣，告其部隊稱：「此為最後關頭，請堅持之！」但當最後關頭既過，法軍之主力已潰不成軍。

政治之崩潰

當魏剛繼甘末林為聯軍總司令時，彼感敗局已定，此種信念由於軍事情形之每況愈下更形加強；其時德軍已對宋美河防線發動攻勢，魏剛判定此為最後之一試，如法軍仍須退却，則投降定所難免。

法國政府中亦有一部逐漸增多之人士，支持魏剛此種信念。六月五日內閣發生危機，結果將異常活動並主張單獨求和者，予以排除。加入新閣員之動機，原為堅定抵抗精神，但其中如巴多恩之流，在幾天之內即轉入主和派；其他數員，雖在精神上仍極堅定，但深信巴黎如告失陷，則無其他希望矣。六月十二日此一問題已鑿頂點，其時內閣集會於郝爾，魏剛報告內閣稱：戰爭已告失敗，除要求休戰外，別無其他途徑可循。

但反對此項提議者，仍大有人在。彼等認為即承認在法國本土繼續抵抗之可能性將告終了，然在殖民地地上繼續進行戰鬥仍屬可能。雷諾乃不贊成投降者之喉舌——其文字之一部已被刪改——彼於十日致書羅斯福總統稱：「吾人將在巴黎之前面作戰，吾人將在巴黎之後面作戰；吾人將於一省內作戰，如被逐出，吾人將在北非繼續作戰，若有必需，吾人將在吾人之美洲領地繼續作戰。」

然魏剛與貝當兩人，堅決反對此意，而閣員之一部亦支持之。魏剛顯因內政之益形紊亂，及此種危險或將促成革命，而不知所措。據傳彼曾報告內閣，謂共產黨之騷動，已在巴黎爆發——此一報告，立為孟第爾 (Mandrol) 召集首都警察首長取得一有力之否認所制止。但此種恐怖，依然存在；並希望如在尚未完全失敗以前，進行和平，則法國殘餘之獨立或可仍然保全。巴黎晚報主筆拉薩夫 (Pete Langnot) 著文讚揚貝當，此文即係真偽不明，亦可

表示主和派之觀點：「讓吾人在我國艦隊與大部份陸軍完整無恙，及馬奇諾防線仍可支持之時，要求休戰。如再遲緩，則吾人將受勝利者之宰割……吾人不能委棄國土，任聽敵人之處分。讓吾人留於吾人神聖之國土以照顧吾人之人民。在勝利者無所恐懼拒絕商討條件之前，讓吾人自彼獲得赦免吾人之青年與吾人之城市之保證，如是則復興之可能性，乃操諸吾人手中。」

但法國之前途，尚非唯一所應首先考慮者。英國為法之盟國，法國對英所負條約上之義務，實難不顧信譽，置若罔聞。兩國最高作戰會議在倫敦開會之後，曾於三月二十八日發表下列聯合宣言：

法蘭西共和國政府與英國政府……相互保證，兩國除經雙方同意外，均不得在目前之戰爭中協商或締結休戰或和平條約。

兩國並約定在未達到兩國完全同意對其安全所必需之具有效力而永久之保障以前，絕不商討和平。

最後，兩國担保在和平締結之後，仍在各方面維持共同行動，迄至兩國之安全確獲保障，並與其他國家合作，以完成國際秩序之重建，藉以保證人類自由與法律之尊重及歐洲和平之維持。

然法內閣決定向英要求解除法國在條約上之約束；雷諾因屈服於一般之情緒，乃要求邱吉爾與彼會晤，邱氏遂借哈里法克斯與卑維勃魯克於十三日飛抵都爾。英國閣員在此階段中仍拒絕解除法國在條約上所負之義務，但允許以儘可能之援助，以阻止德軍之進展（英國空軍實際上已在戰爭中始終力戰，英國所可召集之軍隊，包括加拿大軍一部在內，已趕赴法國）。但彼等同意由雷諾再向美國呼籲；如美國之答覆不能令人滿意，則即重新檢討其局勢。

雷諾六月十日之最初請求，係要求「新而更多之援助」。而其所得之答覆，則為美國允諾盡力加速並增多物質之供應。至對雷諾六月十三日要求「由大西洋彼岸增援無數飛機」之「新而最後」之呼籲，美總統僅能以政府當就目前力之所及相答覆，彼並感覺應先警告此一援助，並不包含軍事幫助在內，因為僅國會擁有權訂立此種約束。

由於此一答覆之曙光，法國於十六日再度向英呼籲。其所得之答覆，乃一合併兩國俾便共同繼續作戰之驚人提議。兩國僅成立一個戰時內閣，兩國議會應正式合併，英法聯合國應向美國呼籲，「增強同盟國之經濟資源並以其有力之物資援助用于共同之目標」。此乃明晰保證：因法國之故，英國將戰至最後一人。但法國主和派認爲此一提議，徒使人心惶恐而不能提高愛國之熱誠。彼等感覺法國將失其獨立，且將隸屬於英國。故彼等寧願將其本身擲入納粹德國之仁慈憐憫而不肯冒此危險。

英國至是乃聽任法國背棄之趨勢。彼雖勉強默許法國之申請休戰，而其本身則明白表示決定單獨繼續作戰。但英國政府因法方此舉所發出之照會，包含一至要之條件。法國艦隊應駛至英國港口，並在協商期間停留該處。

十六日晚邱吉爾正將起程再度與雷諾會晤之際，法國內閣倒台之消息到來。面對主和派有增無已之壓力，與其內閣員不斷之背離，雷諾乃被迫辭職。彼顯然未曾考慮覓取議會或全國之助力以應付投降派。彼或希望藉其辭職以解散現內閣，俾有機會組織一更具決心之新內閣，但勒白倫總統現已加入主和派。彼並未授命雷諾組閣，而竟轉向貝當。

此年老之元帥宣佈其內閣不但包括主和派之主要人員，而且大部爲右派代表。內閣中之主要人物爲賴佛爾，彼現已成爲雷諾之主要敵對者及主和集團之真正製造者。以前之猶豫不決，現已告終。貝當立即經其老門徒佛朗哥將軍之政府，開始向德乞和。六月十七日彼向法人宣稱：「余已向吾人之敵人徵詢是否準備簽訂某種辦法以結束戰爭，一如戰後兩國軍人在榮譽中所簽定者。」

休戰協定

貝當對希特勒之措詞，似屬稍形陳舊。榮譽問題在彼看來，並不如真實目的之實際問題較爲重要。彼或對法人此種抽象情緒，加以充分考慮，以免足以惹起法國寧願繼續作戰而不願降服之條件加於法人。但除此以外，彼決心

要求至最大限度——以爲將來無限擴展之基礎。

希特勒於六月十八日在慕尼黑與墨索里尼商討將來所擬提出之條件。墨相之列席，係表示除法德兩國外，尙有其他與此有關之國家。法國是否欲對意大利繼續作戰，抑——似不可能——法國政府純因意大利在交戰國中乃一極爲緩和之一員而忽略之，尙未十分明瞭。總之，法國立即糾正此種失察；於六月二十日，將休戰請求送達羅馬，然已稍晚矣。

次日，當法軍仍對不斷推進之德軍繼續作戰時，希特勒與其幕僚會見法國談判代表。福煦 (Foch) 於一九一八年簽訂休戰條約時所乘之車廂又被拖至康邊 (Compiègne) 森林中之原來地點。在此象徵之佈置內，戰敗法國之代表面對勝利之德國代表。德方對於德國過去之不幸與現在之無辜略作簡單歷史性之演說後，即將其要求遞交法方，並保證德國不欲以帶凌辱性之條件「加諸如此英勇之敵人」。其後之討論，復在若干方面獲得修正，至二十二日德方條件均被接受。但即使如此，亦不能使戰爭結束，蓋必須與意大利商定滿意之條件後，始能停戰。二十四日法國與羅馬商妥條件；此時德軍止於約略橫跨法國自日內瓦湖 (Lake Geneva) 至吉倫特 (Gironde) 河口之一線。六月二十五日上午一時三十五分，即在彼等之領袖承認其目的業已無望經過足足八日以後，法軍最後乃奉令放下其武器。

法國政府自協商之初，即聲稱：「惟有一榮譽之和平方能接受。巴多恩謂：『如法國被迫在生存與榮譽之間有所抉擇，則彼等之抉擇業已決定。』」彼於其後數日中，一再強調重述此種信念。但由於休戰締結之宕延，及德國報紙與無線電繼續指出戰敗國家必須無條件投降，法國政府之倉皇失措，亦隨之加甚。對於重新抵抗，雖仍加以考慮，但在法國諸領袖之心目中，此乃絕望之途徑，僅能於最後關頭，始能採行。當休戰條件已送到之際，彼等之心情已爲凡使法國政府僅有獨立形式之條款，均樂於接受。

休戰條約所留於法國者，亦即此也。其對意大利之讓步，則屬輕微，幾成德國對其小伙伴公開表示蔑視之姿。

態。由於微妙之愚弄，意大利土地之獲得，僅限於其在休戰前四日所發動為時已遲之推進中所佔領之數里法國領土。但對意國邊境之安全，亦有一種姿態，此即沿其阿爾卑斯及非洲殖民地邊境建立不設防地帶；並將在吉布的港(Djibouti)及沿法屬境內吉布的至阿的斯阿巴比(Addis-Ababa)鐵路線之全權，讓予意大利。

意大利其餘之條件，大體上係遵循德國之休戰條件，即使法國解除武裝與解體。法國國土三分之二，應由德軍佔領——軍費由法國負擔。此不但包括法國之主要工業區域（里昂除外），即沿大西洋全線直迄西班牙邊境之全部亦包括在內。法國軍隊除留少數兵力維持國內治安外（其力量應由戰勝者規定之），應立即復員。所有砲台與軍事設備，應予繳出。即在非佔領區之空軍活動，亦在禁止之列，在此區域內之機場，應歸德意兩國管轄。所有法國之商輪，應即召返本國，並須停留法港迄至另行通知。德國戰俘應予釋放，但法國戰俘則仍應留於德國之俘虜營中，直至和平締結之時。法國應依照德方要求引渡德國政府所開列之德國公民——此乃一最可恥之讓步，因將成千之難民投入躊躇滿志之祕密警察手中。在法國港內之艦隊，應於德意監視之下解除武裝，但德意保證無意自行使用法艦。

但此等條件，不過僅屬開端。關於細節之運用，尚須由在威斯巴登(Wiesbaden)開會之休戰委員會決定，該會中之德國代表當能以不斷之壓力加諸無力之法方。德意均保留取消此等條件之權利，如彼等認為法國政府未能履行其責任。至永久之和平條件應俟軸心獲得完全勝利之時，其時無助與分裂之法國，將在希特勒新歐洲之奴役組織中，奉命扮演一特殊之角色。

此即貝當所說之條件：「榮譽已獲救，吾人之政府依然自由。法國唯由法人統治。」

貝當之獨攬大權

然在維琪(Vichy)統治階級之法人，決意使法國統治之基礎須與過去之七十年不同。新政權代表法國政治上

中心爭點之暫時澄清——即一七八九年革命主義之終結或毀滅。右派勢力至是乃決定用外來之失敗，以寬取內部之勝利。此等人物視共和政體與其自由、平等及博愛之格言爲可詛咒之物。彼等決定仿效其全能勝利者，以服從替代自由，以權威替代平等，以組織替代博愛。並以工作、家庭、祖國之口號，開始根絕過去一百五十年來所形成之法國精神之傳統。

其第一步之措置，乃將現存之憲法變成廢紙。七月九日法國議會（約有三分之一議員未曾出席）通過一授予貝當政府全權之決議，次日即由議會聯合會所組成之國民議會加以批准。勒白倫總統於七月十一日將其國家元首之權力讓與貝當元帥。改制同日即告完成，因是日公布三項法令，廢除現行憲法之主要條款，並將立法全權、外交、陸軍、及財政管理權以及所有文武官職之任命權一併授予貝當。此項法令預示新立法議會，即將建立。但並無明確之規定。同時現存之議會，在法律上依然繼續存在，但因無期延會及會議之召開，僅能聽命於貝當，彼等參與公務之任務，事實上似已告終。

其後又連頒法令多則，其效果足使法人生活發生根本之變更。此等法令預示未來之經濟基礎。主要係在農業方面，並須避免與工業化之德國有所競爭；政治團體及職工組合均被禁止；不但對猶太人與外國人，即對互助團（Freemasons）之組織亦將施行壓制政策；對於教會則增強其威權，並定立新遺產法以保農村基礎。即地方之分劃——此即革命時期所建立之郡縣而爲拿破崙政府之基礎者——亦予以廢除而採行舊日之行省制。貝當宣稱：「法國政府將竭力保持所有慣例以防止道德上之墮落而保護真正之快樂……；法國首應恢復其農業與農民性格，而其工業應再發見其傳統之特性。是以須以生產合理之組織與合作之體制，將經濟上現下之混亂加以結束。」

但此種模仿之阿諛，縱屬真誠，亦難對德國造成若何印象。貝當曾希望和平之法國將能保留相當力量以保證其在政策上之獨立。賴佛爾則大作其成立拉丁集團之迷夢，相信法國如轉向法西斯制度則墨索里尼將助法抗德，並可利用意國爲一盟國以均衡過強之德國。然二者之迷夢，不久即被驚醒。走向全能獨裁制之途徑及開庭審判各被控爲

負戰爭責任之領袖等，均不能平息納粹喋喋不休之指責，法國政府仍為不斷之壓力所困。佔領地區之資源，因佔領區邊境之封鎖而受阻礙，此不但切斷法國之交通與供應，並使其南部仍負荷大量之難民。法國要求德國允許政府遷返巴黎之申請。雖係根據休戰特定條款，依然遭受拒絕，此一請求，雖顯示貝當無意從事於開罪征服者之政策，但德國當局仍不願在佔領區內，有一可能敵對之政權。佔領區中之組織，尤其使亞爾薩斯益形附屬於德帝國之措施，顯示德國決心使法國分離並增加其困難，以造成繼續不已之混亂，而使法國政府所祈求之復興無從實現。貝當政權愈益成爲一般苦惱之年邁者所組成，彼等僅於懵然不知及不能控制之環境中力保其地位。當彼於八月二十日對新聞記者申述苦衷時，貝當似已漸知此種情勢。彼稱：「吾人現已絕對爲休戰條款所束縛。德人手執繩索，如認條款尚未實行，即扭轉其繩索。」

英國與法國之艦隊

英國對於休戰條件所持之態度係於忿怒之中雜以關注。而於法國不可挽救之悲慘處境，則寄以真誠之同情。但亦深信，在英國之繼續抵抗中，不但英國自身之生存有望，即法國獨立與完整亦可賴以恢復。法國投降之條件，自將引起不但如邱吉爾所言之「悲哀與駭異」之情緒，且對違反其保證之政府表示憤慨，因法政府已予敵人以嚴重甚至爲一致命打擊之方法加于其以前之盟友。

因此，勿論貝當政府如何，仍可希望法國之抵抗至少能於其殖民地內繼續不輟。此由來自摩洛哥，敘利亞及越南之報告而益可信，因在各該處之軍事領袖，均決定繼續作戰；戴高樂將軍所主持之法國民族委員會亦在倫敦成立，並號召所有自由法國人士與英國繼續並肩作戰。但此類事件德國業已料及，故在休戰條款中插入一條，約束法國政府禁止任何法國公民或武裝軍隊之任何一部繼續抵抗德軍。至是德國乃壓迫維琪鎮壓尙未成熟之反叛。越南總督遂被更換。魏剛飛往敘利亞勸說指揮官密特胡塞將軍 (General Mittelhauser) 接受休戰。而摩洛哥亦被勸就

範。但此種成功，仍有不可靠之危險性。至八月末，隨英國保證願以充分經濟與軍事之支持，給與參加共同鬥爭之任何區域以後，法屬赤道非洲遂接受戴高樂將軍之領導，而新喀里多尼亞 (New Caledonia) 與越南亦日見不穩。但在極關重要之地中海區域，法國殖民地在全個之防禦計劃中，原佔有極重大之地位，至是不但不復為一種資產，而且在若干方面甚至成為一種負擔。

即法國將來如何之問題，無論其如何重要，若與法國艦隊將來如何之問題相較，實居次要地位。

英國對法國單獨求和協商之默許，當其通知雷諾時，實附一重要之條件——法國艦隊應駛至英國各港，並於協商期間，停泊各該港。當其當政府獲得政權時，彼等立被提醒此一條件。英國數位大臣雖與法國領袖獲得接觸，並施以直接壓力，但立即遭訓法國之海軍，並未見諸實行；法國僅重申其保證（包括達爾朗海軍上將 Admiral Darlan 個人之允諾）：法國艦隊決不容落於敵人手中。

休戰之實際條款，殊難認為對該項保證之充分履行。條約本身誠然包括德意允諾不得實際應用法國艦隻。但此項允諾之價值如何，則為世人所熟知。軸心對於手邊可資對抗英國海軍霸權之武器，能不奪取而應用之，實乃不可思議之事。即使彼等以未曾前見之慎重，力圖保持合法之形式，而休戰條約中之解約條款 (Release Clause)，亦能使彼等解除此條以及其他各條，蓋彼等可藉口法國未能履行條約上之規定而將其取消。法國處此情形之下，除屈服外，實無他途可循。休戰協定，不過一紙上之保證，並無任何安全可言。

在法國之殖民地，起初似有法國艦隊必將拒絕投降之希望。但當政府當局，可能受德國私人報復之威脅，復又制止法國水兵反抗休戰之任何情緒；顯而易見者，若彼等自行決定，彼等不僅拒絕繼續作戰，且願將彼等之艦艇，任聽德國之處置。

制止此種情事發生，實屬極端重要。在當時之情況下，假使法國艦隊不動，英國尚可在海上保持優勢。如法國艦隊移向對方，則該項優勢即將完全消失。軸心至是有主力艦十九艘，巡洋艦四十六艘，驅逐艦約二百五十艘，

而英國僅有主力艦十四艘，巡洋艦六十艘，驅逐艦一百八十二艘，軸心之潛艇早佔優勢，其比率將增至三對一。

法國艦隊，除少數在美洲領海外，已在七月初旬集中，分爲三大主要分隊。一部份爲封鎖所阻不能進入法國海港，而停於英港之艦隻，大部係在樸次茅斯 (Portsmouth) 及普里穆斯 (Plymouth)。此項艦隻，包括戰鬥艦巴黎號與庫爾伯特號 (Courbet) 兩艘，輕巡洋艦兩艘，及若干潛水艇——包括世界上最大之潛艇蘇可夫號 (Sarcot) 在內——與約計二百艘之小型船隻。在亞歷山大與英國艦隊共同停泊者，有戰鬥艦洛林號 (Lorraine) 一艘與巡洋艦四艘，及若干小型船隻。在其他之非洲港內，主要係在阿爾 (Oran) 附近之新根據地麥爾塞開伯 (Mersel Kebir)，泊有強大之新戰鬥巡洋艦斯特拉斯堡號 (Strasbourg) 與丹刻爾刻號 (Dunkerque) 兩艘，戰鬥艦布勒塔涅號 (Bretagne) 與布羅溫斯號 (Provence) 兩艘及輕巡洋艦與驅逐艦數艘。英國對於前兩艦隊之艦隻，可望施行若干之統治，但在阿爾及爾 (Algerian) 港內停泊之艦隻，則須立即予以決定性之解決。

七月三日凌晨，強大之英國部隊登上停泊英國領海內之艦隻，除在蘇可夫號潛艇上因誤會而發生猛烈衝突致死二人外，均未遭遇抵抗。在同一清晨，有一英國艦隊出現於阿爾海外，並以最後通牒送交法國司令官貝爾海軍上將 (Admiral Gensoul)。要求彼須遵照下列任何一條而行動：

甲、請與吾人同航，並繼續對德意作戰，以求勝利。

乙、遣散一部水手，並在吾人監督之下駛往英港。被遣散之水手，應儘速送歸故國。

丙、如閣下採行上述任何一項，吾人決於戰爭結束之時，將閣下之艦隻交還法國，若在此期間法艦有所損傷，英政府當完全賠償之。

此外，若閣下感覺應約定：除非德人破壞休戰條約，不得用閣下之艦隻以抗德國，則可遣散一部水手與吾人共同駛向西印度——例如馬提尼克 (Martinique)，俾在該處解除其武裝，以至吾人認爲滿意之程度。或委託美國保管之，以迄戰爭結束之時，水手則予以釋放。

如閣下拒絕上項公正之要求，余不得以深切之惋惜，要求閣下於六小時內將閣下之艦隻，自行沉沒。上項要求若均失敗，余已奉有英政府之命令，將用任何必需之力量，以免閣下之艦隻，淪入德意之手。

英國因此至少提供法國海軍上將五種可能之行動途徑，其中兩項保證法國艦隻不落於任何交戰國之手，包括英國在內。彼對上項條件一概拒絕，協商竟日，終未改變其決定。彼復宣示其作戰之意志；當談判進行之際，法艦已從事準備作戰。提出建議八小時三十分之後，英國司令奉到海軍部命令，須於夜幕降臨之前，完成其使命，故彼不得不中止談判而向法艦開火。

法艦竭力應戰。彼等雖於宕延期間已發起蒸氣，但對於敵對之英艦則處於不利之地位，尤其英機已在港口之處，散佈水雷。然斯特拉斯堡號仍不顧一切，聯合若干小型艦隻，衝過英艦逃往土倫 (Toulon)，彼曾遭英機之追逐，並至少為魚雷擊中一次，雖略受損傷，終能脫逃。其餘之戰艦，則頗不利。經十分鐘之激戰，布勒塔涅號沉沒，布羅溫斯號起火，丹刻爾號重傷後擱淺。至是法國艦隊之大部已失却戰鬥力，或被擊毀。

在以後之數日中，英國復採取其他步驟，以使其成功，愈加確定。並對受傷之丹刻爾號施行轟炸，使其確實不能行動。七月八日又使泊於西菲達喀爾 (Dakar) 港內即將服役之新戰鬥艦呂希留號 (Richelieu) 不能行動。泊於亞歷山大港之法國艦隊同意投降與復員。在卡薩布蘭卡 (Casablanca) 尚未完工之恩巴特號 (Jean Bart) 則未被波及，因此艦在未來之若干時間確於敵人無用。至七月八日，已無法國戰鬥艦依然未受損傷或未就逮捕。

此種行動，距在丹刻爾刻撤退一役英國與法國海軍之合作尚不及一月之久，其事之悲慘與刺痛已不待申論矣。此於以前盟國間關係之可能結果，至是亦為顯然，貝當政府業因英國對休戰之立場，極形憤慨，甚至欲將法國崩潰之罪，歸過於英國援助之不足。因阿蘭之戰，此一增長中之緊張，已達於決裂點；兩國間正式上之關係遂告斷絕。英國諸如封鎖法國，徵用法國商輪，轟炸佔領區中之法國軍港與空軍根據地之種種行動，益使法國悲憤。兩國察自聯盟關係迅速轉為非實際戰爭之公開敵對狀態。

不列顛之戰

邱吉爾於六月十七日宣稱：「在法國所發生之事件，並不影響英國之信念與目的。今日吾人已成以武力保衛世界正義之唯一戰士。吾人將唯力是視以担負此項無上之榮譽。」

英國在事實上，已成希特勒完全勝利之最後障礙。此時，除在技術上之意義外，已無任何聯盟對抗希特勒。被征服之流亡政府誠然存在，並宣稱其為被征服國家之合法統治者。挪威與荷蘭之君主，已到不列顛國土避難。貝奈斯博士領導下之捷克民族委員會，亦在倫敦成立，英國並於七月二十一日承認其臨時政府。波蘭流亡政府於波蘭陷落之後，依然存在，波蘭武裝部隊，仍與盟軍繼續並肩作戰。在休戰之後，波蘭政府與其軍隊均自動移入不列顛領土，並於八月七日又與戴高樂將軍領導下之法國民族委員會，簽訂同樣之協定，英國保證決於戰爭勝利時，恢復法國之獨立。

但各該流亡政府，無論其如何有用，亦僅係災難中幸存之斷片，其中無一能於大陸之尺土上行使任何有效之統治權。各殖民地內之情形，則與此略有不同。荷蘭政府仍能在荷屬東印度羣島繼續施行統治權，此乃一不可疏忽之資產。在法領殖民地重新發動抵抗之趨勢，亦受一般之歡迎與激勵。但當時對於擊敗德國之任何真誠希望，係在英國，且在英國一國而已。

最急切之問題，乃在建立一有效之屏障，以阻止納粹征服力量之推進。方法與資源，終須覓得，俾使英國渡過難關，改取攻勢。但此時法國業已傾覆，致使擷取主動之期望，隨之消失，並迫使英國採取防守政策，以防預料中迫於目前之侵入。

此種可能性，已因德國對低地國家之征服，昭然若揭，現又因法國之投降，更形迫近。休戰條件，加上以前之領土獲得，已使德國佔有自芬蘭至西班牙之歐洲全部海岸線。自拿破崙以後，英國從未面對如此嚴重之局勢，而英

吉利海峽亦不復爲一絕對之屏障如一八零五年者然。潛艇、飛機、魚雷快艇均係攻擊英國掩護艦隊之新武器及新方法，並可掩護敵人登陸部隊，俾能迅速輸送。由降落傘降下或由運輸機運送之部隊，可望佔據一立足點，並建立橋頭陣地，以爲由海上大舉進攻之進入點。三千哩長之海岸線，可與敵人以極多之海空軍根據地，藉以集中其所需之兵力，發動變換迷離之攻勢，以掩蔽其主力進攻之真實方向。在英國本土上登陸之成功，已決非完全在可能範圍之外。

但敵人此舉，必將遭遇可怕之阻礙。無論新武器所造成之變化如何，而英國海軍仍在海上握有霸權，乃不易之事實。英國空軍於丹刻爾爾刻撤退之時，已明確指出其防禦力。該次輝煌戰績所救出之英國陸軍，後來亦僅受較小之損失；彼等不但直接獲得新戰術之經驗，且深信：彼等之戰鬥素質，如在相同條件之下，與敵人相遇旋，必較敵人爲優，入侵人所將遭遇者並非未曾訓練之募兵，亦非士氣不振之正規軍，而爲——或者此係首次——久經戰場之部隊，其過去之經驗，僅能使其戰鬥精神有增無減也。

關於統率與組織方面，防禦者亦因獲知德國所用之方法，及法國錯誤之教訓而受益不淺。全面戰爭，要求全民努力之組織與指導。但法國行政當局與人民，毫無準備，致助成軍事局勢之混亂。軍事之移動，爲阻塞於途中之難民所困累。平民之無組織，致使敵人之間諜乘機散佈虛偽謠言，發佈虛偽命令，因而造成更形紊亂之狀態。普通人民在軍事吃緊之時應負之職務若未預爲規定，在其最後潰敗之際，必將發生莫大關係。

爲免去此種困難在英倫之重演，英國乃採取若干必要步驟，以組訓平民。空襲預防所根據之地方責任原則，普遍加以擴展，並劃分防禦區，某區如與外間隔絕，則該區之責任，得由指定之人員完全負之。又頒發指令多則，指示如何處置降落傘部隊，如何封鎖道路，以阻止坦克，及如何破壞飛機場，以免敵機降落之各種方法。不適於軍役或尙未奉召入伍人員之地方自衛隊（Local Defence Volunteers），亦告成立，並予以武裝，專爲應付敵人如在低地國家所已成功之後方擾亂。對運輸與交通之交替路線，亦經詳細策劃，並於同時欲以分散原則，使每一地區即在

交通被切斷時，仍能繼續抵抗。

同時軍事防禦，亦加改革。英國海岸遍設砲位，俾對可能登陸地點，發射具有毀滅性之交叉火力。海灘均以帶刺之鐵絲網，及他種障礙物加以防護。精密偽裝之防禦網，擴及內地，其後站有兩百萬之武裝部隊。重要區域之居民，均行撤退；最後又沿大部份之海岸，及在若干內地區域，劃出寬達二十哩之狹長特別防禦區域。預防命令於八月十九日宣佈：全英為一防禦區——此一步驟可使國內治安部大臣 (Home Minister of Security) 授予十三位區域長官幾近於完全獨裁大權。議會前曾逼迫政府允許人民對特別法庭所判之罪名，有上訴之權；除此保障外，每一公民之命運，在此非常時期中，均握於地方官之手。

與此步驟并行者，即武裝部隊所嚴重缺乏之裝備，亦加強其供應之努力。英國對於經濟機構，仍不願採取全能國家之方法。但雖有責難，而新的生氣，已顯示於戰時生產中。當不列顛奮起益加努力之際，其自治領亦起而援助之。加拿大前已計劃成立兩完全師之軍團，並加速空軍之訓練，現又加速其供應品生產速度，並與美國戰時工業密切合作，以消除若干阻礙。澳洲、新西蘭、與南非之軍隊，已到達英國，南非空軍，且參加怯尼亞 (Kenya) 之防禦。在英帝國之後，更有美國工業資源之助，美國工業現復因英國源源不絕之軍火定單，及羅斯福政府合作政策之鼓勵，愈益大量生產。英國苟能一日保持海運暢通，則彼似能獲得人力與物力兩方面源源之接濟。

然在此種聯合努力中，有一極為重要之例外。在聯邦政府中，唯愛爾蘭於戰爭爆發時宣佈中立。彼不願其他弱小中立國家之命運相繼遭遇不幸之前例，決心保持其中立。愛爾蘭或能變為德國入侵之階石，此種可能性在英國防禦計劃中已成爲所應考慮之主要問題。倫敦、都柏林 (Dublin)、與貝爾法斯特 (Belfast) 之間，遂舉行磋商，冀能尋出足資調和英國安全與愛爾蘭政治需要之方式，但愛爾蘭堅持愛爾蘭之分割，必須廢除，此乃一不可克服之障礙。英國所得之權利，僅於愛爾蘭一旦真正被侵時，得予以幫助。預防方策中所能做到者，至多不過如在厄爾斯得 (Ulster) 邊境駐紮軍隊，及在愛爾蘭海面，與克尼寧島 (Orkney) 與冰島 (Iceland) 間之航路敷佈水雷。愛

爾爾雖不願步荷蘭命運之後塵，似仍決心與先來犯者作戰。

和平「試探」與預算案

此際謠言甚盛，據傳德國利用愛爾蘭為媒介以探詢英國對於和平問題之意見——而德國方面之謠言，則與此相反，宣稱賀爾爵士（Sir Samuel Hoare）為英國主和派之代表，並向軸心作和平之試探。後一傳聞或在掩蓋德國本身對探詢和平談判之可能性所作之努力。無論真相如何，德國必不反對協商一節。巴自希特勒本人於七月十九日對議會發表之演說詞中獲得若干確證。

但其演說雖曾提及和平，並未建議一締結和平之實際基礎。希特勒於述及其信念之簡短而幾近於輕蔑的一段中，曾謂：「余並未發見戰爭必須繼續之理由」。此種說法，與其謂為協商之提議，無寧謂為投降之要求。希特勒一反其通常反對對方之激烈言詞，尤其對英國之領袖，僅就德國之力量，及其不可征服等作自吹自擂。彼「對理智之最後呼籲」，並未對英表示：英國所得於和平者為何？僅以完全夷滅英國為威脅，如英國仍繼續作戰。

英國官方對此之回答，包含於哈里法克斯七月二十二日之廣播中，表示英國與希特勒並無成立任何永久和平之可能性。非官方之答覆，係對德國目標發動廣泛而連續不斷之空襲。然英國之真正回答，係伍德財相於七月二十三日送交下議院之預算案中所含著者。

此為開戰以來所提出之第三次預算案。前兩次預算案，每次均曾要求納稅者作空前之犧牲。此次預算案更作進一步之要求，並且規定三十四萬六千七百萬鎊之支出——約等平時國家收入百分之七十。為使此款五分之三由課稅籌措計，基本稅之所得稅遂增至每鎊為八先令六辨士；附加稅及財產稅亦予增加；並增加享受品之稅額，如煙、酒、啤酒及筵席娛樂等等；又制定新購置稅，俾對奢侈品課以重稅。此種規定無疑使英人較以往任何時期更面對斯巴達（Spartan）式生活之水準。但非議之來，不在徵收之苛刻，而在其緩和，尤其對不足之二十二萬萬鎊須發行

公債一事表示不滿。民衆之反應，足證英國人民，不僅欲繼續作戰，且願竭其所能繳納戰費。

空軍與封鎖

若德國不願英國之頑強態度，決定對其唯一之敵人，予以難以敵擋之打擊，則彼等實已面對一初期而最重要之任務。此一任務，即欲獲得無疑問之制空權。空軍不但須保護軍隊之實際登陸，且須使其登陸成爲可能。英國之制海權不致因軸心所能運用之任何海軍手段，而成嚴重問題。德國僅能希望以空軍優勢向英國海權挑戰，並置英國艦隊於不顧，使其進攻兵力得以通過；但此亦係暫時之計耳。

初步階段係於六月十八日起開始，自此以後，德國逐日對英發動空襲。其時之空襲規模並不甚大；在許多次中，似擬試探英國之防禦，發現可攻擊之目標如機場與工廠之類，並使其飛行員熟習以前所未到過之地區。此等襲擊大半均係夜襲。德國指揮部此時正在法國海岸建立基地多所——包括英國認爲難守而於六月末撤退之海峽羣島（Channel Islands）在內——除非此種程序完成時，德人殆難發動強有力之空襲。

德國並於七月初旬，開始使用新戰術。此可由益見增強之白晝空襲見之。因新根據地之建立，飛行員遂得接近其目標而可白晝出擊，且使戰鬥機伴同轟炸機至目標上空成爲可能。同時目標與方法亦有變更。炸彈雖依然落於空軍站與工廠，但已非其主要之目標。其最猛烈之轟炸，係對英國軍港及船舶。

德國此舉，顯示其目標在於封鎖之加強，而不在英國空軍之毀滅。交戰國在經濟上互相抑壓之努力，雖爲更劇烈之軍事發展所遮蔽，但仍繼續不懈；武裝衝突現既再度減弱，經濟鬥爭又成戰爭中主要之因素。

德國征服力量之疾進，致嚴重增加英國對封鎖之維持問題。德國已得大量資源，而法國之淪陷，愈益嚴重減削英國之封鎖力量。英國以往原期法國海軍之幫助，以應付此一問題，今已獨負重任，且因意大利由惡意中立而成積極之交戰國而益加重。但此種損失，並非毫無代價。英國艦隊聯合其他被征服國家之海軍艦隊，現已接受在休戰前

駛入英國軍港之法國戰艦，並於若干艦上，配置自願繼續服役之法國水手。由於進攻挪威之結果，德國海上力量，亦形減弱，因而減輕英國艦隊任務之一部，並使其在本國領海內少受敵人攻擊之危險。自六月十五日至九月一日之期間，並無主力艦沉沒或受嚴重之損傷。然輕型艦隻，因負有護航任務，自難順利無阻。英國承認自開戰起僅損失驅逐艦三十艘，但損失者實較新造者為多，英國在地中海方面亦需要一部份驅逐艦，其損失與因傷待修之數目，均屬而不宜。此種消耗戰，雖非致命之威脅，但當其進行之際，英國能於九月自美國獲得五十艘運輸之驅逐艦，誠屬至堪歡迎者也。

英國雖有各種不利，但封鎖並無失去其效率之形跡。考慮少數中立國之感情，實係一種資產。英國於法國休戰之後，即對法國淪陷區施行封鎖。非淪陷區以及西班牙，亦依照英國之裁奪被迫接受定量分配。七月末，因全面封鎖制度之擴展，統治益形嚴密，德國之抗議，尤其彼對人道感之呼籲，聲高而悠久。彼等指出歐洲若干地區勢將歉收，並堅稱封鎖將造成普遍之飢饉。但據專家估計，食物雖或不足，而飢饉之造成，則為納粹自被征服各國家整批劫掠食物供應以致分配不均之結果。英國當局遂以德方對於迫在目前之飢饉呼籲與芬克博士 (Dr. Funk) 所說者相比照，芬克稱：「英國目前之處境已甚艱難，尤其關於食物之供應，至於德國之食物供應，則已獲得絕對保證。」邱吉爾於八月二十日重申英國對德國及其控制下之各國，絕不鬆弛封鎖之決心。但彼允諾：如有任何領土真正重獲自由，彼立即予以援助。彼謂：「希特勒應完全担負其責任，並請呻吟於其奴役下之歐洲人民，多方盡力于獲得解放之日降臨。」此一提議，自難緩和德國之領袖。

英國並以強有力之空軍活躍以輔助其海上之控制。英國轟炸機並不待德機轟炸英國，方對德投彈。自低地各國被侵之日起，彼等即對德國交通線與集中點，發動攻擊，彼等之目標，逐漸擴展，直至達於柏林。即淪陷地區，亦難倖免，法國淪陷區之海港與空軍根據地以及在荷比奧斯堪的納維亞者，均遭受毀滅性之襲擊。此等目標中有許多係在戰鬥機護衛航程之內，且可白晝襲擊。對德國本土之轟炸，因其較遠，大半多在夜間——此種戰法較白晝轟炸

較難準確，但自身之犧牲亦少。英國之出擊，比較上較為不利，因德國襲英，事先幾乎無所警報，而英國襲擊德國目標，則須在敵人統治領土之上空，作長程之飛行。此等土地之上，均有堅強之防禦。英國飛行員亦稱許德國之集中火力及其射擊之準確。但英國之駕駛員，通常均較其敵手受有更嚴格之訓練，並於開戰初期，由傳單襲擊之經驗，獲得裨益不少。據公正觀察家之意見，彼等能以果敢不屈之精神猛炸敵人，故其工作之效力遠較德國飛行員為

彼等之目標，大部屬於經濟性質。鈔等轟炸納粹根據地以協助英國之防務。彼等對於凡可用為潛艇根據地或入侵軍隊之集中港，一律加以襲擊。但彼等之廣泛目標，乃在打擊生產來源與供應路線，以破壞納粹作戰之潛在力量。油庫，飛機及軍火工廠，人造汽油廠與提煉廠，均為夜夜所提及之目標。海港與鐵路運輸點，幾亦受相同之注意。德國西部及荷蘭之運河系統，即非實際失却效用，亦瀕於危殆不堪之境，且因多特蒙得延姆斯運河(Dortmund-Ems Canal)上最大高架鐵橋之破壞，一條特別活動之貨運道路亦被毀滅。工業集中區之魯爾(Ruhr)及德國西北部運輪繁忙之海港與製造中心，成為經常益趨猛烈之轟炸目標。據估計，英國每夜出襲之機數至八月底已增至八百架。即使此種襲擊不能完全肢解德國之生產系統，但仍可望其對以封鎖為骨幹之長期消耗戰，有所供獻。

德國方面則痛擊英國海港及船塢。掃桑普敦(Sou Hampton)海港及樸次茅斯軍港尤為特別兇猛轟炸之目標，但其後不斷之轟炸，則自蘇格蘭東部以至布里斯它爾海峽(Bristol Channel)各處之所有目標。多維海峽所遭受之襲擊，日見加劇，因納粹擬使此峽不能為英國船舶所應用。及至德國對船舶襲擊之效果，為武裝護航及拖於鐵尾之汽球防禦網所限制時，彼乃用魚雷快艇以輔助之，最後更用長射程大砲射擊。無數砲位（可能輔以鐵路裝置）建築於自布倫(Boulogne)至丹刻爾刻一帶無數防線之上，因而形成一阻敵之砲火網以控制沿海峽五十哩至七十哩間之地區。少數之長射程口径大砲於八月二十二日襲擊通過海峽之護航隊，但未命中。次日又向多維爾發砲射擊。英國大砲亦予以還擊，而英國轟炸機且尋出敵人之砲位，德方此種攻擊，遂暫告終止。至德國為何採取此種小規模

之攻擊，則不明瞭。

德國以各種方法襲擊英國船舶之效果，仍難與其激烈之程度成比例。在六月底與七月初旬，英國船舶之損失，顯已上升，其損失之數字至七月七日之週末，計達一一四、一三七噸。但自該日起至八月十八日之週末，此種損失即徐徐降為五二、八九九噸。在戰爭第一年之全年中，英國所公佈之損失總額，不到二百萬噸，而盟國及中立國之損失則較為略少。但英國之損失，可由新建及捕獲之船舶以抵補之，出入於英港之船舶，因敵人攻擊而毀滅者百無二三。護航隊繼續使用海峽；英國各港，包括倫敦港在內，繼續執行其職務。如納粹之目的在於切斷英國與外界之往還，則其前程，仍屬遙遠。

到七月底，此種襲擊在參與之機數上及攻擊之時間上，均形加劇。但機數仍較不多，襲擊者所受之損失（英國估計在七月內為三零七架）亦不嚴重。德國某官員稱：至七月底，足有半數納粹飛行員，尚未參與作戰。如此說屬實，則其後數週中之戰局，當有顯著之變更。

白晝連續之大轟襲擊，自八月八日開始，在兩週之內僅有數次之間斷。出擊之機數初則以百計，最後增至千架以上。海港及船舶被炸多次。但大部份日見加強之活動力，係對英國之空防，以破壞空軍站並摧毀防禦用之飛機。

英國空軍，亦起而還擊。彼等不但加劇空襲德國，且擴大其轟炸範圍，甚且飛往一六〇〇哩外之意國北部。防禦戰鬥機，亦使德國攻擊機蒙受平均百分之十五以上之損失。戰鬥雖極激烈，而皇家空軍尤未完全動員，則為明顯之事實。

此種情勢，又需在戰術上加以改革，德國似擬靠其數目上之優勢（此數尚未達其頂點）以壓倒英國空軍。但防禦戰所佔之便利與英國飛行員之優良素質，顯示此種目的並非僅以大批機羣之白晝襲擊所能達到者。結果德國放棄襲擊，轉對廣大之分散目標，從事於夜襲。德國飛行員對此種飛行方式之經驗不如其於白晝之飛行，故其轟炸及航

行之準確性必然減低（八月二十六日在愛爾蘭之投彈，足示無經驗之駕駛員飛出航道）。但轟炸機，即使無戰鬥機之保護，亦無多大之損失，因雙方均未想出滿意之方策以應付夜襲。且因襲擊之分散性（德國於八月二十八日在二十處不同地區投彈），德機迫使防禦機全力作戰，並以數目上不斷之壓力消耗英機。

德機投彈之目標，遍及各處。而飛行場與飛機製造廠尤佔顯著之地位，其他工業建設、港灣與鐵路中心，亦屬轟炸之目標。其特別注意者，為倫敦港及環繞倫敦之空防及交通網。於開戰之始即將成為目標之倫敦，今已第一次遭受連續之轟炸，且一經開始，即無中止之形跡。

此種戰法之效力，繼續兩週後，仍難加以估計，在若干地方已被承認之損失或頗廣泛；但英國作戰努力之基本資源，似未遭受嚴重之損傷，其對英國空防之損壞，亦純係暫時之性質。而英國作戰精神，亦無若何減弱之形跡。如德國空軍旨在為其入侵軍開一有效途徑，則其前面仍有主要之工作。

但英國領袖亦有根據反復告誡其民衆不可過于樂觀。德國仍距其空軍努力之頂點甚遠。德國擁有第一線飛機四五千架，並有數倍於此數之預備機，迄今在每次之襲擊中，僅用其實力之一小部份。德機在英之損失，估計為一千三百三十五架——大部份在八月中損失者——約達英機損失數目之三倍或四倍，但仍少於德國在一個月中之生產量。此時英國宣稱：其生產率雖不能超過德國，亦欲與德國相埒，可知英國若欲在數量上與德國相等尚需若干時日。然英國此時已知其飛機性能改良，其飛行員亦能勝任愉快——此較飛機之損失更為重要——而敵方飛行員之損失，則漸次耗竭訓練有素之飛行人員，故英國因而益為振奮。此後英國首須注視即將到來之秋分潮汐，因此時為可能之危險時期。但希特勒如不能把握此一季節發動攻勢，則或於秋季風霧不定之季節有所動作——在此不穩定之季節中，由含水之日光一變而為霧與雹之天氣，英國氣象家以極端樂觀之口氣，稱之為「最佳」之季節。

意大利之參戰，遂使盟國兵力之數目與敵方相差懸殊。意大利有七十師，估計約達一百五十萬人，其中約一百萬爲第一線。其空軍包括二千至三千架之第一線飛機與相同數目之預備機。此種兵力之素質與性能，如就其近來之表現而言，可能發生問題。意大利之飛機，大體上雖尚佳良，但似不及英德最新型之標準。陸軍則在訓練與裝備上均有多少缺點。但一般認爲阿爾卑斯軍隊七師，係屬精銳部隊；最近並由德國協助組成三個裝甲師及三個摩托化師，然或仍不及德國之標準；意大利陸軍組織中最優秀且有潛在價值之部分，乃係由騎兵與摩托化部隊合成之數個「突擊」師。

同時，意大利陸軍之戰鬥素質，亦堪懷疑，而此種懷疑且及於意大利作戰之潛在力。彼乃一嚴重缺乏持久戰爭所需資源之國家，實際上其所有之重要戰爭物資，均係來自國外，其中一大部份，現已受制於英國之封鎖。棉花、橡皮、以及幾乎所有之重要礦產，均須運自海外。國內之食物供應，亦不十分充足；在未參戰之前，即已實行分配制。其財政則因在阿比西尼亞及西班牙之冒險而感窘迫，由其五月所列一年預算之大綱，即見其不足之數在十億元以上。意大利在三月間與英發生爭論，明白揭露其對外國煤炭之依賴，而其缺乏國內油產之供應，更屬嚴重。若干此種缺乏，如煤之類，或可自德國獲得供應。當阿比西尼亞危急時，國聯對意制裁之教訓，曾使意大利從事於國內石油之存儲，並開發阿爾巴尼亞之石油儲藏。盟國期望意大利脫離軸心之故，鬆弛其封鎖，因使意大利得以充分貯備其他主要物產。但即使稍有餘裕，意大利似仍感覺其資源僅能支持一短時期之成功戰爭。

但有若干象徵，顯示意大利自始即未準備發動一德國式之閃電戰。彼之領袖矜誇其對德國成功之貢獻，因在趨向不定之非交戰國時期，彼曾使五十萬盟國軍隊不能移動。現今其交戰國任務，殆與前無異，彼雖對尼斯 (Nico) 奧薩伏衣 (Savoy) 叫囂不已，但不急欲佔領此等地區。意大利僅於六月二十一日發動一謹慎之推進以越過阿爾卑斯；此時法國確已要求休戰，而其抵抗之終止，亦無疑義。即在此時，彼經四日戰鬥之進展，仍未能獲得尼斯，而其垂涎已久所欲佔領之土地，爲休戰條約所不許。彼或仍望能於最後和平時，獲得此等土地，但同時在歐洲之活

動，並未增高其戰譽。

但意大利亦有殖民地之野心；在法國崩潰之後，其能如願以償之趨勢，似更明顯。但盟國如能團結一致，則意大利在北非之領土，即難安定。利比亞位於突尼斯之法國勢力及埃及之英國勢力二者之間。厄立特利亞 (Eritrea) 與阿比西尼亞，則因英國之控制蘇彝士運河及三面受敵土包圍而與本土切斷。如土耳其參與盟國，則意大利對多得喀尼斯羣島 (Dodecanese) 之掌握，決不能安然無憂。

法國之背棄，使全局為之一變。盟國在此區域內之防禦，係在突尼斯與敘利亞兩點。當該區之法國統帥決定保守休戰條件時，戰略位置乃發生根本之改變。駐防敘利亞之法國兵力（巴多恩置六萬人於該處，但最多時可兩倍此數），代表近東盟軍之十足半數實力。彼等之撤退，致在土耳其與巴勒斯坦英軍間造成一嚴重之缺口，因而減弱土耳其所依賴之後援並助成其仍守中立之決定。突尼斯一切威脅之解除（連同其在比塞大 (Bizerta) 之海軍根據地及至少有五萬法軍所支援之設防邊境），遂使意大利勿須顧慮盟方所加於利比亞之重大威脅。而法屬索馬利蘭 (French Somaliland) 之投降，又深切變更東非之局勢。前此處於兩面砲火之意大利殖民地，至此已處於適為相反之地位。埃及與蘇丹 (Sudan) 現已感受兩面意軍之鉗形壓迫，其兵力計達五十萬人。

現時之戰鬥，仍不過小衝突而已。兩方之空軍，立刻互對基地開始攻擊。自厄里特利亞出動之飛機，不但轟炸其鄰近之英國殖民地，且及於在亞登 (Aden) 海空軍之重要根據地。英機則轟炸在厄立特利亞及阿比西尼亞之基地與供應倉庫。亞歷山大遭受經常之襲擊。邊境上之軍隊駐紮地，如索倫姆 (Sallum) 與馬特魯 (Marsa Matruh)，亦屢次被炸。意大利飛機則對海法 (Haifa) 及塞得港 (Port Said) 試行襲擊。英軍乃轟炸利比亞海岸各根據地以報復之，尤其猛炸多布魯克 (Tobruk)，蓋此地乃策劃中入侵軍之主要集中點。兩方之地面兵力，亦各向對方邊境襲擊，英國輕型坦克巡邏部隊，在沿邊一帶橫過沙漠地區執行擾亂性之作戰中，已證明特別有效。

當意大利攻勢戰術更為大胆更為確定時，其目標之性質，亦復明顯。其目前之準備，必須越過利比亞邊境三

百哩之沙漠。由於蘇丹多處之降雨，致延遲對尼羅河流域之協同推進。然有各種理由足以預料：最後必自利比亞與阿比西尼亞發動聯合之攻擊。同時意軍從事於掃蕩或足以在其後方阻撓彼等之英軍前進陣地，並奪取邊境陣地以爲最後進攻之跳板。

在後一活動中，彼等在利比亞邊境並無若何成就。彼等已克復在戰爭初起時爲英軍奪取之克普索要塞 (Fort Capuzzo)，但守軍之處境，極爲不利，尤其在英軍切斷其給水供應之後。但在蘇丹之意軍，已奪獲商業與交通之重要中心喀薩刺 (Kassala) 及卡拉巴 (Calabat)，此等地區或可用爲向喀土穆 (Khartoum) 及白尼羅河與青尼羅河會合處進攻之有用根據地。在怯尼亞邊境，彼等經三週之進攻後，奪取莫耶爾 (Moyale) 設防陣地，隨又截斷都勞 (Dolo) 突出地帶，因將此一區域之邊境，大爲縮短，且將英國出擊之有效根據地除去。

然其最大之成功，乃爲英屬索馬里蘭之佔領。法屬吉布的 (Djibouti) 之投降，已使此一殖民地多少處於孤立地位。其地握有西拉 (Sala) 與貝比拉 (Berbera) 兩小海港及一毗連進入紅海之海岸線，故有若干戰略意義；但意大利對厄里特利亞與吉布之之掌握，已使彼等獲得更爲重要之根據地以與亞登及紅海航路相抗衡，而其他之收獲僅能使其加強而已，此一殖民地經濟上之價值不關輕重；且因其爲意國領土所包圍，僅能以極大代價，始克抵禦具有決定性之進攻。其用爲根據地以牽制意國兵力之地利，亦屬有限；但此種可能性，足使意大利必須征服之。當八月四日意軍三面進攻此一殖民地時，英國早已決定以駐在地之兵力盡力抵抗，並未對增援作重大之努力。英軍以七千人抵抗配備重砲及坦克車之兩師意軍，充其量不過宕延敵軍之推進。英軍遂於八月十九日在英艦砲火掩護下退出，而此一殖民地遂淪入意軍之手。

此雖非重大之成就，但至少亦不可估計過低。意軍仍須宕延其對主要目標埃及與蘇彝士之攻擊；且因此一宕延，彼遂不能摧毀英國在地中海之海軍地位。

海戰

意大利發言人一再堅稱：彼等在地中海有獲得控制權之能力。英國之霸權，迄今係以直布羅陀，馬耳他及亞歷山大為基地之三大要點。此三大要點，若按意大利之觀點，在新武器及海戰新戰術之下必難防守。彼等在班特刺麥亞 (Pantelleria) 新設防之根據地，必能封鎖西西里至北菲間之水路，並孤立英國在利凡得 (Levant) 之兵力。馬耳他距西西里僅五十哩，似唯有聽任轟炸機之轟炸。亞歷山大則處於意大利在多得略尼斯基地所能達到之範圍內。即直布羅陀亦在撒地尼亞 (Sardinia) 飛行距離以內。至在地中海方面，下有意大利之潛艇，上有意大利之轟炸機，其結局英國水面艦隻勢難應用此等地區，而「我們的內湖」一語——此為意大利侵略主義者所依戀不捨無稽之談，最後或將成爲事實。

此種預計，亦不可漠然視之。如特別以土倫與比塞大為基地之法國艦隊依然作戰，則意大利之希望，勢將微不足道。但當地中海所有作戰負擔落於不列顛之肩頭時，英國海軍兵力自將負擔過重，難勝其任。彼不能再集中其戰鬥艦之大部於本國領海，而不致嚴重危害其地中海之地位。英國在地中海內之軍艦，須分爲二分隊，而以其強大之一隊置於亞歷山大港；此種部署之危險，即意大利可以優勢之兵力集中輪流向英國艦隊攻擊。在主力艦方面，大概二分艦隊之和，略優於意大利海軍；意大利已有五艘主力艦作戰，最近又完成一艘。但在小型船隻方面，尤其驅逐艦與潛水艇，意大利所擁有之數目，遠非英國所可比擬。

兵力之平衡，遂助成意大利戰術之決定。彼從未期望在主力之海戰中，能與英國艦隊相抗衡。在開戰之初，意大利即將商船擊沈，足示其國家並不期望立即取得制海權。意大利所仰賴者，乃遊擊戰與消耗戰。彼之輕型快艇，速度高而裝甲薄；其設計，原為蹂躪商船，突襲劣勢之船隻，並在英國戰鬥艦到達射程之前，即行逃遁。至於對英國戰鬥艦最後之一擊，意大利之所仰賴於其主力艦者，尚不如其仰賴潛水艇之甚，而尤以飛機爲最。在彼等之心目

中，轟炸機乃對英國海權之答覆。地中海戰場，遂成轟炸機對戰鬥艦作戰問題之真正試驗場所，而意大利未來之整個希望，亦在此一滿意之答覆。

此一答覆，迄至九月初旬，尙未到來。英國艦隊不但未自地中海退出，且在該處之戰鬥中益形勇敢。彼等不顧意大利之空軍，依然自其根據地出發作戰。馬耳他雖自開戰之第一日起即遭受具有決定性與連續不斷之轟炸，但至少仍爲軍艦與護航隊之停泊所。英國商船在海軍保護之下，繼續不斷通過地中海，同時英國艦隊並對意大利奧里比亞之交通線加以干擾。據九月初旬之披露，英國在利凡得之艦隊，毫無阻撓而獲有新式艦隻之增援，其實力幾比以前增加二倍——此示喬治五世級戰鬥艦多艘現已編隊服役。在此時期中，僅有若干小規模之戰鬥，而其主動與優勢，顯然操諸英方。

第二次之重要衝突，於九月九日發生，其衝突所在之海面，係意大利宣稱爲其完全控制者。英艦一隊護送供應船隻自馬耳他向亞歷山大航駛，於克里特 (Crete) 之南，窺見意大利海軍一隊，此隊兵力包括兩艘戰鬥艦，多艘巡洋艦及約二十五艘驅逐艦，一見英艦即遁去，而英艦則跟蹤追擊直至地中海，比至意艦竄至其本國海岸砲台保護之下時方行終止。意大利戰鬥艦一艘在遠距離內被擊中，巡洋艦一艘爲空中魚雷擊傷。英國艦隻遂駛回，繼續其護航工作；並在其後之兩日中，遭受強大之空襲，意大利雖稱此爲「無情」之轟炸，並堅稱英艦被逐逃向亞歷山大，但英方則謂並無一彈擊中任何艦隻。同時直布羅陀之艦隊，亦在地中海之西部從事廣泛之掃蕩，但未遭任何意國艦艇。意方僅以轟炸機轟炸英艦，意方飛行員且報告彼等已擊中軸心得意之目標，如胡德號 (Hood) 與皇家方舟號 (Ark Royal) ——英方對此加以完全否認。

由此次戰役及七月十九日之戰役，可知意國海軍作戰或逃避均非所能，七月十九日巡洋艦雪尼號 (Stheny) 與其伴隨之驅逐艦與意大利快速巡洋艦兩艘接觸，遂擊沉其中巴圖拉米歐可里尼號 (Bartolomeo Colleoni) 一艘，因此艦留後稍久，以致互相開火之故。在八月三十日至九月五日間整整六天之廣泛作戰中，意大利戰鬥艦隊均謹慎保

持於射程之外，英國遂空襲撒地亞尼並轟炸砲擊多得喀尼斯羣島上之意大利根據地，以掩護援軍之到達。此次戰役及前此對利比亞海岸根據地之砲擊，似足證明英國艦隊仍能隨意使用地中海。

此等發展，亦有若干政治上之效果。一般估計喪失英屬索馬里蘭之主要意義，係對英國聲望之打擊。但另有若干徵兆，顯示此種打擊業爲其他種因素所抵消。例如意大利之報紙，重又提起在突尼斯意人之不滿，乘機指責法國當局不顧意大利之勝利而只見英國之海軍實力。此一見地似對其他中立國家亦有若干影響。

西班牙即係其中立國之一員。意大利之加入戰爭，足以增強西班牙對參加之引誘，長槍會領袖之間，尤其存在一種傾向德國之強烈感情。法國之崩潰與德軍之到達比里牛斯（Pyrenees）山麓，致改變前此之戰略形勢，此際如西班牙決定參加軸心。亦可希望獲得德國之直接幫助。六月十二日西班牙之官方公告，係有意義宣佈西班牙爲「非交戰國」，而非中立國；坦吉爾（Tangier）之佔領，及要求歸還直布羅陀之叫聲——此爲七月十七日佛朗哥所公開贊同之要求——足示直接行動極有可能。但至八月間，參戰之趨勢轉趨黯淡。意大利對直布羅陀之空襲，除加連撤退平民外，並無若何成就。意大利在地中海西部之海軍顯然失其所措。其對於英國封鎖之抗議，尤其對於汽油進口之干預，亦開始消沈；由於協定於八月下旬成立之故，西班牙幾已實際接受英國之管制。彼至少已暫緩與軸心國家同其命運。

希臘亦表示相似之抵抗。八月中旬，意大利對希臘施行壓力使其取消一九三九年所接受之英國保證。當其最初提議顯已無效時，彼乃以希臘在阿爾巴尼亞亞邊境之恐怖行爲爲口實，大施恫嚇。希臘商船被捕獲，希臘驅逐艦遭意大利飛機之轟炸，希臘巡洋艦一艘被潛艇擊沉，但此艇之所有權，意大利堅不承認。希臘乃向各方求助，一面又向德國呼籲以求緩和意大利之壓力，同時又與蘇聯專家舉行參謀會談，並努力求取土耳其予以援助之保證。最後，面對希臘堅定之立場，意大利乃放棄此事而轉其注意力於埃及，並以立即進攻相威脅。希臘依然依附英國之保證——或因彼鑒於羅馬亞尼之命運於放棄保證後所受之驚人例證，故能堅持其立場。

羅馬尼亞之分割

德國在西方之壓倒勝利，使羅馬尼亞政策中在五月末即已出現之某種趨向愈形堅定。親法西斯份子吉蓋圖 (Găeșcu) 出任外交部長之後，羅馬尼亞即有傾向德國之顯明象徵。英國雖於六月六日與羅締訂商業協定，但此一協定僅是代表卡羅爾國王 (King Carol) 猶豫不決之最後痕跡。由於法國之傾覆，彼之意向乃形決定。六月二十一日頒布勅令，規定建立全能國家而由卡羅爾獨攬大權。此乃已決定將其自身投入軸心懷抱之明顯朕兆。

彼之酬報迅即降臨。此一酬報無他，即其王國之分割與其王位之喪失而已。

信號係由蘇聯發出。蘇聯已利用德國之前進而鞏固其在波羅的海方面之地位。彼向立陶宛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全面軍事合作與建立一親善政府之後，即向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提出類似之要求。三國政府之改組，係為完全併吞此三共和國開路。共產黨所主持七月十四日之選舉，獲得多數贊成票。七月二十一日三國議會通過加入蘇維埃聯邦之決議案。彼等之要求，於八月初旬被最高蘇維埃所接受。德國前曾列為其特別勢力範圍之疆域，至此乃投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

但上述事項中無一足以轉換蘇聯對巴爾幹各國之注意力，由於卡羅爾之轉變，蘇聯在德國保證羅馬尼亞邊境之前，進行收復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a) 之時機已至。六月二十六日蘇聯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歸還比薩拉比亞及布哥維納 (Bukovina) 之北部，並要求於次日以內答覆。羅馬尼亞建議對此項提議加以商討，同時倉皇試圖取得德意兩國支持之允諾。但無一國準備冒險背與蘇聯決裂，而蘇聯則堅持其要求必須立即接受。在限期前一小時，羅馬尼亞遂表同意。在隨後之四日中，蘇軍——藉演習之機會，以測驗其速力與機動力——接收二萬一千方哩約有四百萬居民之土地。

所可預料者，羅馬尼亞之其他鄰國，亦將受此行動之鼓勵，而要求羅馬尼亞立即接受彼等之要求。保加利亞欲

恢復一九一三年所喪失之多布魯甲(Dobruja)之一部，除羅馬尼亞外，各國均一致贊同。匈牙利之要求，則更廣闊而強硬，但贊同者不多，德意兩國再三勸告匈牙利容忍一時，致使匈牙利大感不耐。七月十日，以香客名義自匈牙利前往慕尼黑之代表，由齊亞諾與李賓特羅甫二人就睦鄰之美德，與經過協商所訂條約之價值，加以教誨——此種訓誡，與軸心國家以往之共同行徑，斷然不同。但匈牙利至是乃決心甘冒戰爭之危險以滿足其要求。

此乃軸心國家所不欲者。彼等希望巴爾幹各國和平相處，並在經濟上合作。當彼等勸誘匈牙利緩和其要求時，即已明白表示羅馬尼亞必須有所讓步。羅馬尼亞至此已完全聽命獨裁者之意志，因而棄絕英國之保證，並以吉蓋圖爲首相組織法西斯政府，以正式表示其完全之轉變。爲滿足德國之經濟需要，彼又奪取英國投資甚多之亞斯托羅門諾(Astora Romano)石油公司，且徵用運油車輛與河上駁船，其中若干亦係英國之資產。英國則以捕獲若干羅馬尼亞船舶及以更嚴酷之報復相威脅以答復之。但卡羅爾即使有意取消其抉擇，至此已不可能。

其必然之結果，乃對匈保兩國割讓土地。關於多布魯甲南部之割讓，於八月初旬已在原則上獲得同意，但於讓渡細目之商討，則延續經月不決。羅馬尼亞代表團於七月下旬訪問薩爾斯堡(Salzburg)與羅馬，因而深知彼等必須對巴爾幹困難問題之解決有所努力，以迎合軸心國家之願望；八月中旬遂與匈開始談判。但兩方之意見，仍相差甚遠，至二十二日談判遂陷停頓。

德意兩國至是遂決定自行解決此事，並召此二巴爾幹國家參與在維也納所舉行之會議。八月三十日即以仲斷裁判選交羅馬尼亞，令羅馬尼亞將德蘭斯斐亞尼(Tessalyvasia)中之近於一半土地割予匈牙利，並限於兩週內撤退完畢。羅馬尼亞外長雖稱此一仲裁爲「吾人毫無商討餘地之判決」，並謂德國對羅馬尼亞其餘之領土願予保證，但此一決議之接受，遂燃起民衆之憤慨，擬對匈軍佔領加以抵抗，結果國王被推倒。

卡羅爾已無他途可循，實無關重要。彼會親自處理國政，故彼應負其後悲慘結局之責任。但所可奇者，對德國之鐵衛團(Iron Guard)，亦以愛國之名義並不願德國之決議，贊同推翻卡羅爾。卡羅爾本人前曾對此團體因循

姑息，但相互之憤懣，依然存在；鐵衛團既決定報復，彼乃企圖任命安多尼斯哥 (Antonescu) 將軍爲首相以求妥協。但安多尼斯哥亦同情鐵衛團，且其最近因政見不合所受之拘禁（彼於七月一日內兩次被捕），殆難使其對於國王懷有好感。僅於卡羅爾幾將所有權力均讓與首相之後，彼始於九月五日就職。但即使如此，反對國王之示威運動，仍風起雲湧，日見激烈，而鐵衛團受經年壓制之後，一旦獲勝，氣勢益壯，大有難於控制之勢。卡羅爾於九月六日退位，流寓海外，其子邁克爾一世於十八歲中二次登位。但真正之大權，則在安多尼斯哥手中，且公開宣示：彼欲用其權力，改組羅馬尼亞，使其成爲與德意密切聯繫之法西斯國家。

美洲各國與希特勒

希特勒軍事上之迅速成功，遂在新大陸引起生動之情緒。此種情緒並非完全一致。在若干拉丁美洲共和國國家中，原已存在全能獨裁之傾向，故其若干領袖對於納粹之進展，寄以謹慎之同情，而此種同情復經巴西總統維格斯特 (Vargas) 表示有意傾向納粹觀念之演詞，予以證實。但更爲顯著之情緒，則爲一般對於屏藩美洲各國之防禦崩潰，益感恐慌。

一般威感鬥爭結果，將與美洲有直接利害之關係，此種情緒復因德國前進所生之若干具體問題，益見深刻。希特勒既在歐洲獲勝，彼是否將進而奪取被征服國家之殖民地；此一問題遂使人憶起一世紀前美國宣布孟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 時之局勢。第五縱隊爲征服之前鋒現象，使人驚悉相同之運動，正在若干美洲共和國國家從事工作。拉丁美洲之商業，早因此次戰爭而嚴重脫節，今希特勒勢力又踏入大多數彼等所剩餘之歐洲主顧，故其面臨之困難益多。除此實際問題之外，一般人更推測在獲勝希特勒所統治之世界上，美洲各國將何以自處。若干觀察家仍能以相對之樂觀面對此種局勢。但多數均同意於羅斯福之言論，彼稱：此係無自由之人民所受無辜之奴役生活，此種奴役生活即人民被囚於監牢，加上手械，饑餓不堪，而其來自他洲傲慢無情之主人，則日日由牢柵外喂養

之。

美國政府確曾受其刺激加力推行，自開戰以來，即指導其行動之政策。尤其同時勵行三項步趨——加強國防；與其他美洲共和國家密切合作以完成西半球之共同防禦體系；加強對英之援助，俾對納粹之攻勢，繼續抵抗。

德國陸軍新式攻擊方法洩露之後，美洲各國自將參照新近之發展，以研討彼等之軍事機構。並可預料：軍事當局不但將要求增加兵員，且將要求大量機械化裝備，尤其坦克與飛機。但對陸軍之欠缺，正作廣泛之檢討時，海軍方面所呈現之問題更為重要。前此海軍之任務，首在防衛太平洋。來自大西洋方面任何嚴重攻勢之危險，實際上已因英國海軍所佔之優勢而消失。但因法國海軍之厄運，及德國對英發動攻勢之趨勢，故必須考慮：如英國之優勢一旦結束，而統治大西洋之重責須由美國海軍担負時，則美洲將發生何種情形。

此種考慮之影響，可由美國國防撥款數目之空前增加，見其一般。當希特勒進攻荷蘭時，國會所規定之十七萬萬八千四百萬元，尚在未決之中。緊隨該事之後，總統又另要求十億美元以上之撥款。迄七月十日，國防撥款總額，已達五十二萬萬五千二百萬元。同日總統又要求撥款四十八萬萬四千八百萬元以爲擴展軍備之需。且於同日期約需四十億美元以建立兩洋海軍之計劃，亦在考慮之中。在一九四一年之會計年度內，共有一百億美元用於國防建設，並預料在一九四七年海軍擴充完成以前，將另支一百億美元。

其他措置，當爲此後關於人力物力之雙重問題。根據服役法實施強迫軍事訓練之議案，在九月初旬仍在繼續商討中。九月一日公告：召集六萬國民兵服役。戰時資源局亦告成立，並以廣泛之權力授予總統，俾以特許或禁運手段管制重要物產之出口。鑑於太平洋上之發展，勢將妨礙橡皮與錫之主要供應，故又成立兩個國家合作社以積蓄此種重要物資之富裕供應。秋季之到來，必見一巨大之準備綱領，在極度進行中。

然此種國內措施，僅屬問題之一面。美國至少在最近之將來比較易於不受來自歐洲之任何攻擊。但亦須使美國之防禦，不因法西斯之滲入拉丁美洲而被包圍。故有效之防禦，乃整個西半球之問題，以是亟需泛美各國之合作。

此際所發生之若干意外事件，足示美洲各共和國已感覺納粹之活動確有真正之危險。五月末，烏拉圭採取步驟以處置其認為納粹之軍事暴動及納粹強奪政權之計劃。納粹有組織之接濟團體亦被破獲，其「支持站」設在各要地與國境要道，且在阿根廷及巴西設有相似之團體。國會委員會調查所獲之證據，顯示烏拉圭乃納粹南美組織之活動中心，由柏林外交部予以指導，並由德國外交官密切監督之。自納粹經濟廣泛侵入巴西（此時巴西國內德國巨額僑民已有嚴密之組織）及智利右傾份子於七月中旬發動政變之計劃，相繼暴露後，美國方面深為所動，除前派巡洋艦一艘訪問烏拉圭外，又加派軍艦兩艘前往各該特殊國家。一般認為西班牙致送智利之無禮通牒及召還其大使，乃全德國家壓力之明證。德國並向中美五國遞交通牒，施行更直接之壓力，警告彼等在未來之哈瓦那會議上，不得採取不友好之行為，此種事件，雖較單純或未免言之過甚，但至少足示納粹對拉丁美洲確關切；此等國家是否在防禦公約上決心與美合作仍屬可疑，因履行此約之主要責任，既須由美國担負，各國或認此約，可以加強美國在西半球之霸權。

歐洲殖民地問題，亦含有幾分相似之困難。盟國之佔領加勒比海（Caribbean）荷屬島嶼，已為一般所公認，但德國若因戰爭獲勝而奪取此等地區或法國領土，則係另一事件，即使現狀不變，而英國艦隊對於法國泊在馬提尼克（Martinique）艦隊之監視，亦可演成一種紛亂之局勢。希特勒於記者謁見中，曾否認彼對新大陸有何企圖，但此一聲明及李賓特羅甫所發表之官方否認，均不足使人相信。六月十七日國會通過聯合決議案，申明美國拒絕承認西半球內之任何地區自一非美洲國家轉讓於另一非美洲國家。惟縱無轉讓情事，德國亦可假手在法荷之傀儡政府獲得有效之統治。然美國如在其他美洲國家享有優先權之區域內，自行活動，究非明智；故為團結一致計，某種各個同

意進行之方式，實所必需。

經濟問題尤為棘手。加勒比海以南各國百分之七十之貿易，通常係與歐洲大陸各國。彼等輸出原料以輸入製成品。當美國準備對此等國家供以進口物資時，其本身除少數物品如水菓及咖啡外，甚少需要彼等之輸出品。即使歐洲由德國統治，其於拉丁美洲之繁榮，仍極重要——芬克於七月二十五日即強調此種事實，警告美洲各國不得採取不友好之經濟步驟。芬克心目之中，特別注意美國所建議之商業同盟由美國供以資金，俾全部收購並分配拉丁美洲之剩餘物品，但此一計劃之是否可行，迄未確定；拉丁美洲各國雖均準備接受美國之貸款，但彼等是否能對美國所要求之團結政策有所讓步，尙屬疑問。

此即七月二十一日汎美會議在哈瓦那舉行時之主要問題。此次會議，雖無多大成就，但仍足代表沿合作大道之真正進展。根據七月二十九日所通過之哈瓦那公約（然其最後效力須待各簽字國之批准），殖民地不能轉讓之原則，已獲承認；履行此原則之辦法，已有規定；限制第五縱隊活動之方策，亦經提出。但未成立聯合防禦公約；關於經濟事項之決議，亦未提供積極合作之方法；但為應付未來意外事態，對上述各事採取步驟之可能性，確已有更進一步之接近。

根據地與驅逐艦

美國一方對美洲之一致團結，努力進行，一方又擬加強英國力量，以對抗納粹之威脅。此二目標，前曾似相逼庭，今已顯出二者之間與美國國防問題，實有密切之關係。

美國政府之政策，仍限於以「戰爭以外之方法」，援助英國。此為民主共和兩黨代表大會於夏季集會時所贊同之政策。羅斯福為要求增加國防經費於七月十日致國會之咨文中，重對此種政策加以申明；彼稱：「吾人決不以吾人之武力用於侵略戰爭。吾人亦決不派遣吾國之軍隊參與歐洲戰爭。」就大體而言，此種政策似可代表美國多數民

衆之觀點。

但除軍事協助之外，美國如何給以有效之援助，至成問題。其中立法上禁止貸款予交戰國之規定，亦不願予以廢除。美國之國防準備，固可與英國戰時定貨，混合併行，於不妨害對英物資之源頭輸出中，以收鼓勵工業之效。其所積貯之軍火，亦得由政府提出轉賣，使英國於即將被侵之時，得以迅速裝備其兵力。但此類積貯，不久即將耗盡，此外殆無法可以直接供應軍事裝備。然海軍裝備中之可資利用者，則有停航已久之逾齡驅逐艦一百二十三艘；此對英國負擔過重之海軍，當爲極受歡迎之增援。

關於此等艦隻之出售，有其障礙，亦有其動機。此等艦隻之現狀，並不妨害其出售，其中百艘於開戰之後，即編隊服役；約有五十艘不久亦可服役。真正之障礙在於海牙條約中之某項條款，此條又經美國立法加以補充，禁止以此類船隻售與交戰國；但總統之法律顧問相信仍可尋出適合之避免方法。出售之動機在欲不使英國失敗，並維持英海軍以爲第一線之防禦。英國此時在主力艦方面所佔之優勢尤未危及；但其驅逐艦之缺乏，可由其船舶之損失，顯而易見，甚至因船隻不足而有局部護航之慮。設欲維持英國之主要供應線暢通無阻，則其海軍必須予以加強。美國雖已計劃建設兩洋海軍，然非五六年間所能完成。英國艦隊之保持，至少在此期，實爲各方所切望者。

英國方面之動機，並不在於接受美國所提出之合理條件而獲得此項驅逐艦。彼在太平洋之利益，因日本之前進，危機日增。其在遠東所處地位之微弱，由其同意封閉滇緬路對中國之供應及撤退其華北駐軍（包括上海之剩餘駐軍），即可見其一般。若美國由於對歐之恐懼，亦被迫自太平洋撤退，則英國在東方之利益，將更形減弱。故合理之政策，須使美國逐漸增強其對英國海軍之信任與依賴，並允許美國在英國領土上建立海空軍根據地以保證其大西洋之防務。

但後一政策之全面發展，實需第三國之合作。自治領之加拿大，雖可勸其就範，但已不再唯母國之命是聽。同時，加拿大事實上已爲獨立國家。彼雖未在汎美會議佔得一席，但對汎美之團結一致，則極關懷。因此彼所處之地

位，可以促進亦可以妨害英美間關於防務措置之計劃。

八月十八日羅斯福總統與加總理金氏在奧格登堡 (Ogdensburg) 所商訂之協定，雖非實際上廣泛協議所必需之前奏，亦係不可或缺者。其重要處不在任何明細之條文，而在其可能之含義。協定上規定：成一聯合國防局，俾「就廣泛之意義，考慮西半球北半部之防務」。然協定並未規定在特殊情況下所應採取之特殊行動。此非形式上之聯盟，亦未明顯規定雙方軍隊有互用領土之權利。但美國在任何情形下決不容一潛在之敵人控制加拿大，此為羅斯福於二年以前所已承認者，其時彼曾保證美國決助加拿大以抗侵略者，若美洲捲入大戰漩渦，美國亦不容加拿大危及其本身之安全。事實上，兩國不能分離；次週國防局在渥太華 (Ottawa) 開始會議，其主要之工作，在準備於意外事件發生時所應採取之必要步驟。

英國至是已準備採取行動。八月二十日邱吉爾宣佈其政府已在原則上同意美國租借英國根據地。九月三日羅斯福通知國會：彼已完成出售五十艘驅逐艦之準備，並稱美國將在加勒比海英國領地上獲得七個基地並在紐芬蘭獲得第八個基地，租期九十九年。此對西半球之防務，係一長足之進步，且係英國繼續獲得美國援助之佳兆。

此亦係英國繼續抵抗之保證。反對出售驅逐艦之人士，認為即使美國助以艦隻，亦不能使英國渡過德國猛攻之難關，且此等美國艦隻當其成爲英國艦隊之一部而投降德國時，最後將轉而對付美國。故宣布出售此等艦隻之時，國務卿赫爾並將英方之保證發表，即英國艦隊在任何情況下決不墜沉亦不投降。此不過丹刻爾刻撤退後邱吉爾於六月四日對侵略者挑戰之反響而已。

吾人將作戰到底，吾人將在法國作戰，吾人將在海洋上作戰，吾人將以益見增強之信念與力量在空中作戰，吾人將不惜任何代價保衛國土，吾人將在海灘上，在登陸地區，在田野，在街衢，在山間作戰，吾人決不投降，即使（余未曾有一刻相信能有此事）此一島國，或其大部遭受征服與饑饉，而吾人在海外業已武裝並由英國艦隊所保衛之帝國，將繼續此一鬥爭，直迄新大陸於時機成熟時，以其所有力量出面解救舊世界。

希特勒之新歐洲

在波蘭被侵第一週年之時，歐洲大陸各國幾乎全部屈服於納粹武力之下。十二個月戰事所促成之變遷，極爲劇烈。歐陸二十五國中僅有七國之邊疆未變，其國土亦未受國外侵略者之蹂躪。四十萬方哩之土地業已易主。一萬萬人民，遭受外來之統治；而其三分之二，則在德國統治之下。

就人民而言，此種變遷之含義不僅征服而已，此乃數百年來傳統生活方式之摧毀。在西歐所演進之文明中，實有兩項基本因素。其一即希臘人之觀念；彼以靈智之自由，無拘束之推考及以個人之判斷爲尋求真理唯一之正確指導。其二即基督教之根本觀念；亦即人類相互間之友愛及每一個人之價值在造物者之眼中並無分別之觀念。此兩種傳統之觀念，均爲納粹學說所完全排斥者。納粹學說並無信念或理性作其領導原則，僅係原始粗野之感情衝動而已；除自身之要求外不承認他人要求；毫無約束之暴力外，不知其他力量。

此種局勢之所含著者，完全屬於破壞性質。自不容許西方共同生活所特有之自然表現。不僅政治自由，必須消失。即所有出自衆意之文化與經濟體制，亦有同樣危險。宗教必須加以統治。職工協會必須予以廢止。教育之基礎，不在於尋求真理，而在加強愚民政策使新統治者獲得唯一安全。所有自由交換意見之工具，無論文學、無線電或報章，必須嚴密封鎖，因恐一線光明之透露將在被征服民衆之飢饉心情上喚起種種疑問。歐洲——馴良而冷淡之歐洲——將永久臥於黑暗與恐怖中之寂靜棺槨中。

此時之歐洲。唯有服侍其新主人。對此優秀日耳曼民族——或對此一民族之主人即一羣恐怖者——，大陸上之其他民族，均爲其附庸。在被征服之波蘭，年老者均成羣被逐至東部，使其在資源已被掠盡之土地上受餓；二百萬之強壯農民則被運入德境，強受奴役工作。在被壓服之捷克斯洛伐克，一度繁榮之工業機構，現已完全爲德國所利用。在西方，物資被掠奪之被征服國家，則面對冬季之飢餓，即非實際餓死，亦須挨餓，而其經濟上之崩潰已迫於

層賊，此由丹麥因無力餉養須將其三分之一之鷄及將近半數之豬屠殺，可見一般。此等國家前所享有之廣泛與不同之商業路線，及使其生產適合於世界市場之自由權，現均蕩然無存；彼等之生產努力，至是必須為德國之需要効勞，蓋德國已成獨佔主顧——條件由其自定。

為確保此種奴役設計，被征服土地之體力與智力，必須削奪，凡能對征服者發動抵抗之領袖亦須一律剷除。對個性及理智之主要因素，則假秘密警察老練之手以摧毀之。在波蘭及捷克之集中營中，充滿牧師教授及政治領袖；彼等逐漸被殺或以有計劃之酷刑使其在精神上感受損傷。德國某執政者曾謂：「波蘭人係一僕人，唯有服役而已。吾人必須注射一鐵質藥劑入於吾人之脊骨，永不使波蘭人重新興起。在西方，納粹欲加捕殺者之名單亦日見加長，蓋納粹擬將主要自由主義新思想者及領袖逐一覓出而捕殺之。絕望難民之巨流，亦益形增大，因德國已將各處避難處所蹂躪殆盡。」

除上述種種觀察之外，復有德國前進之基本恐怖。此種暴力之恐怖，如對途途上難民之屠殺，對於不設防城市鹿特丹之瘋狂破壞，以及其空軍之普遍濫炸等，即習于野蠻暴行之世界，亦必為之震撼。所尤甚者，則為數百萬安分守己之民衆輾轉於苦痛中，漫無止境；彼等昔時曾與其鄰邦和平相處，從事于簡樸之生活，并自由發表其意見而勿開罪於人，且復聯合其同志對於教會、娛樂或其他組織共同努力，以增進其本身及社會之福利，今則此等權利已一掃而空，而彼等之身心亦須聽受野蠻暴政之擺佈矣。無論其藉口如何，此種革命之目的，不在民生之富裕，而在一奴役社會之建立，德帝國傲然居於其中，藉戰勝者之威力接受四周奴隸國之貢物。故在戰爭第一年末，英國則單獨反抗此種黑暗勢力，而挺身為自由人類一致相信自由最後必能存在之信念之屏障者。

附：大事記

一九三九年

九月

- 一日 德國進攻波蘭。
- 三日 英法對德宣戰。
- 四日 郵輪雅典尼亞號 (Athenia) 沉沒。
- 六日 英空軍轟炸基爾德鐵。
- 六日 第一批英軍到達法國。
- 十六日 英國已對商輪開始實行護航。
- 十七日 蘇軍進侵波蘭東部。
- 十八日 英航空母艦勇敢號被魚雷擊沉。
- 二七日 華沙陷落。
- 二九日 德蘇就劃分波蘭，簽訂友好條約。
- 十月 愛沙尼亞與蘇聯簽訂互助公約。
- 十月 拉脫維亞與蘇聯簽訂互助條約。
- 六日 希特勒向議會演說，提出根據勝利之和平。
- 十一日 立陶宛與蘇聯簽訂互助公約。

大事記

- 十二日 達拉第駁斥希特勒和平根據。
- 十四日 張伯倫駁斥希特勒和平根據。
- 十四日 英戰鬥艦皇家橡樹號於斯卡巴佛洛被德國魚雷擊沉。
- 十六日 德機轟炸英海軍根據地洛次。
- 十七日 土蘇協商中斷。
- 十九日 土耳其與英法簽訂互助公約。
- 二三日 德國捕獲美貨輪福林得城號之消息洩露於世。
- 十一月
- 三日 福林得城號在豪格桑得由挪威當局釋放。
- 四日 美國修改中立法，將禁售軍火予交戰國一款加以修改。
- 七日 比王李奧波得，荷女皇威廉敏娜斡旋和平。
- 八日 希特勒在慕尼黑酒店被炸未中。
- 十三日 蘇芬協商中止。
- 二六日 蘇聯譴責芬軍越境射擊。

二七日 英國頒令捕獲德國出口物資。

二八日 蘇聯廢棄蘇芬不侵犯條約。

三十日 蘇聯開始進攻芬蘭。

十二月

十日 英公報宣佈：英軍增防馬奇諾防線並已與敵接觸。

一九四〇年

一月

四日 德國設立戰時經濟會議，由戈林主持。

五日 英陸軍大臣倍立夏辭職，由斯坦萊爵士繼任總理。

六日 意匈外長會議於威尼斯。保蘇商業協定成立。

八日 英國開始邊證購買牛油，糖，醃肉及火腿。

十日 英國轟炸機空襲黑耳郭蘭島。

羅馬尼亞國王卡羅爾與南斯拉夫王儲保爾會議。

十三日 法西商務協定成立。

十四日 荷蘭取消軍隊假期。比利時動員。

十六日 英國宣佈損失潛水艇三艘。

十三日 德袖珍艦格拉夫斯比號於巴拉他河口戰敗，逃入蒙納維多港。

入蒙納維多港。

十四日 國聯譴責蘇聯向芬攻擊，並開除其會籍。

十七日 德國擊沉格拉夫斯比號於蒙的維多港外。

二十日 格拉夫斯比號艦長漢斯倫道夫上校自殺。

二四日 教皇庇護十二世，作和平呼籲。

德匈商務協定成立。

二十日 英國驅逐艦格林維爾號沉沒。

英國自日輪淺間丸捕獲德水手二十一名。

二四日 張伯倫重申英國支援比利時之保證。

英國宣佈驅逐艦厄克斯茅斯號沉沒。

二六日 英希商務協定成立。

二月

一日 英國成立出口局。

芬蘭總統請求蘇聯商談和平。

蘇軍對曼納林防線發動攻勢。

二日 巴爾幹各國會議於伯爾格來德。

六日 英國允許將捕自淺間丸之德水手送還九名。
七日 羅馬尼亞向英國保證對德石油之輸出將不再增加。

八日 土耳其佔領伊斯坦保爾之克魯普造艦所。

九日 韋爾斯訪歐團發表。

十二日 德蘇商務協定成立。

十四日 英意商務談判停頓。

十六日 驅逐艦科薩克號自德國俘虜輪亞爾馬克號救出英水手二九九名。

十七日 芬蘭宣佈自曼納林防線之一部後退。

十九日 英驅逐艦勇敢號沉沒。

二十日 英國商業代表團自意召回。

二二日 同盟國軍艦出現於摩爾曼斯克海外。

二四日 土耳其於得悉土蘇邊境發生軍事衝突後即宣佈緊急狀態。

德意商務協定成立。

斯堪的納維亞會議，重申中立。

韋爾斯在羅馬。

蘇土同意自邊境撤軍。

二六日 芬政府承認喪失科維斯圖。

三月

一日 英國禁止德煤運入意大利。

法國開始食物限制。

韋爾斯在柏林。

二日 郵輪多馬拉號在海峽途中被德機攻擊。

三日 蘇軍宣佈已抵芬蘭維普里。

五日 英國發行戰時公債三萬萬鎊。

同盟國最高作戰會議，決定援助芬蘭。

法意商務協定成立。

蘇芬在莫斯科談判和平。

韋爾斯在巴黎。

九日 英意間煤炭爭執已獲妥協。

十日 李賓特羅甫訪問羅馬。

韋爾斯在倫敦。

十一日 李賓特羅甫親見教皇。

英挪商務協定成立。

十二日 英丹商務協定成立。

蘇芬簽訂和約。

- 十五日 韋爾斯在羅馬。
- 十六日 德國空襲斯卡巴佛洛。
- 十八日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會晤於布倫納山隘。
英西商務協定成立。
- 十九日 英國空襲瑟爾特德國空軍基地。
- 二十日 法國達拉第政府顛覆。
- 二十一日 雷諾組成法國戰時內閣。
- 二十二日 英潛艇烏蘇拉號 (Ursula) 擊沉德國之運貨輪
黑的爾黑因號 (Hedern heim) 於喀特加德
(Kattegat)。
- 二十三日 英潛艇突恩號 (Truant) 擊沉德貨輪胡格斯太尼
號 (Hugs Stines) 於喀特加德。
- 二十六日 英軍接防馬奇諾防線之另一部。
英意重開商務談判。
- 二十七日 法驅逐艦刺呂斯號 (La Railleuse) 沉沒。
- 二十八日 同盟國最高作戰會議集會。
- 二十九日 莫洛托夫發表演說重申蘇聯中立。
- 四月
- 十一日 意大利採取戰時總動員之措施。
-
- 三日 德機空襲斯卡巴佛洛。
- 四日 張伯倫內閣改組。
- 四日 英國政府成立商業合作社，經營對巴爾幹各國
之貿易。
- 五日 英機空襲威廉港。
- 五日 同盟國對挪威通牒預示即將採取不使德國使用
挪威領海之行動。
- 八日 同盟國宣佈：已在挪威領海三處敷佈雷區。
德機空襲斯卡巴佛洛。
- 八日 德運輪靈里約熱內盧號 Rio de Janeiro 油輪
坡茲但號 Poseidon 在挪威海外被魚雷擊中。
- 九日 德國進攻丹麥及挪威。
- 九日 冰島中止丹王王權之執行。
- 十日 納維克第一次之戰。
- 十日 比利時取消軍隊假期。
- 十一日 英機轟炸斯達完格空軍基地。
- 十二日 英機轟炸克立斯坦散特空軍基地。
- 荷蘭採取防禦措置。
- 十三日 納維克第二次之戰。

十四日 第一支盟軍登陸南薩斯。

十五日 德軍佔領科斯文格 (Kongsvinger)。

十七日 英軍登陸安得爾斯尼斯 (A dalnes)。

十八日 英軍與挪軍取得連絡。

十九日 荷蘭宣布戒嚴。

雷諾獲得法國議院一致信任投票。

英國通知蘇聯準備討論商務條約。

二一日 盟機轟炸丹麥空軍基地奧爾堡 (Aalborg)。

二二日 德羅商務協商成立。

二三日 德軍宣稱：在里爾哈瑪 (Lillehammer) 獲勝。

英財相西門提出戰時預算案。

二四日 德國直接統治挪威佔領區。

二五日 德軍宣佈已控制由德倫的英至瑞典之鐵路。

二六日 同盟軍宣佈由里爾哈瑪以北撤退。

羅馬尼亞大赦政治犯。

二七日 李賓特羅甫聲明侵略理由。

二九日 意大利抗議盟國之封鎖。

三十日 德軍宣佈佔領唐巴斯 (Dombas)。

英國命令商輪駛離地中海。

五月

一日 美國力促意大利維持和平。

二日 盟國宣佈自安得爾斯尼斯撤退。

三日 英軍由南薩斯及挪威南部撤退發表。

四日 荷蘭拘禁嫌疑犯。

七日 荷蘭防禦準備。

八日 傳聞德國要求假道匈牙利運輸軍隊。

張伯倫於挪威問題辯論中獲得八十一票之多數信任票。

南斯拉夫與蘇聯開始商務協商。

九日 英軍佔領冰島。

十日 德國進侵盧比荷三國。

張伯倫辭職。邱吉爾出任首相。

反對派黨員參加雷諾內閣。

十一日 德軍佔領馬斯特立喜及愛本愛麥爾。

盟軍佔領荷屬西印度。

盟機轟炸萊因蘭。

十二日 荷蘭承認德軍渡過愛塞爾河及牟斯河。

德軍越過盧森堡，並宣佈佔領列日。

十三日 德軍越過莫爾的克橋 (Moerdijk Bridge)，荷蘭政府逃往英倫。

十四日 德軍佔領鹿特丹。賣士以北全部荷蘭投降。德軍到達牟斯河。盟軍撤出那慕爾及色當。

十五日 德軍於三處渡過牟斯河防線，侵入馬奇諾防線之延伸線。

十六日 巴黎處於軍事管理之下。

羅斯福總統要求新的國防撥款。

十七日 西蘭 (Zeeland) 荷軍停止抵抗。

德軍佔領布魯塞爾。比政府移至俄斯坦德。

色當以南法軍防線被突破。

十八日 安特衛普被佔。

雷諾內閣改組。

汎美宣言譴責德軍進侵低地國家。

十九日 魏剛辭甘末林爲盟軍總司令。

德軍宣佈渡過斯刻爾特河，佔領勒·卡托 (Lo Cateau) 及聖昆敦 (St. Quentin)。

德國併吞比利時尤坪 (Eupen) 及馬爾美地 (Ma-

Imedj) 等地區。

二十日 德軍到達佩倫 (Peronne)，佔領拉安 (Laon)。

二十一日 德軍突破宋美河，佔領阿拉斯 (Arras) 及亞眠 (Amiens)，並到達在亞貝威勒之運河。

英國施行全國財富及人力之徵發。

二十三日 德軍到達布倫 (Boulogne)

莫斯萊爵士 (Sir Oswald Mosley) 及其同黨被拘捕。

二十五日 德軍佔領根的 (Chen) 及庫爾特累 (Courtrai)

，到達加來 (Calais)。

法國將軍十五人解除指揮職務。

二十六日 狄爾爵士繼恩賽爵士爲帝國參謀總長。

二十七日 盟軍自立士河撤退。德軍擴大宋美河防線缺

口。

二十八日 比國王李奧波得率比軍投降。

二十九日 盟軍宣佈佔領納維克。

伊最耳河 (Yser) 水閘開放，氾濫丹刻爾刻區城。盟軍開始撤退。

三十一日 意大利中止英意商務談判。

六月

一日 德軍轟炸倫河流域。

瑞士擊落德機。

二日 艾登調法蘭德斯五分之四兵力已撤回。

三日 德機空襲巴黎。

四日 英軍撤退完成，德軍佔領丹刻爾刻。

五日 德軍進攻宋美——恩河 Somme-Aisne 防線。

英海岸被炸。

意大利宣佈意領海爲「危險區」。

雷諾內閣改組。

六日 德軍向亞貝威勒以下推進十七哩。

七日 盟軍前進陣線，全部後退。

意大利命令船舶駛往中立港口。

八日 魏剛防線在布勒斯爾河(Bresle)以南被突破。

埃及自亞歷山大撤退老幼。

九日 德軍到達盧昂及幾索斯(Gisors)，向阿爾良發動新攻勢。

日意大利對英法宣戰。

十日 德軍渡過納塞河，到達波末(Bouvaix)。法政

府由巴黎遷往都爾。

十一日 法軍向馬恩河撤退。

馬耳他及利比亞之意大利基地被空襲。

十二日 德軍渡過馬恩河，理姆斯周圍激戰。盟機空襲意大利北部。

埃及與意大利斷絕外交關係。

十三日 盟軍決定不守巴黎。

雷諾向羅斯福作「新而最後」之呼籲。

十四日 德軍佔領巴黎。進攻馬奇諾防線。

法政府遷至波爾多。

西班牙軍隊佔領國際共管地帶丹吉爾。

十五日 德軍佔領凡爾登。馬奇諾防線被圍。

蘇軍佔領立陶宛。

十六日 法國雷諾內閣解組。貝當組閣。

蘇軍佔領拉多維亞及愛沙尼亞。

十七日 法國向德乞和。

美國參眾兩院聯合決議：禁止轉讓殖民地。

十八日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會議於慕尼黑。

英倫連被空襲。

二十日 法國向意乞和。

二二日 希特勒會見法代表於康邊森林。

羅王卡羅爾執行獨裁權。

二二日 法國休戰協定簽字。

二三日 戴高樂將軍成立法國民族委員會。

二四日 法意休戰協定簽字。

二六日 蘇聯向羅馬尼亞提出最後通牒要求歸還比薩拉比亞。

比亞。

二七日 羅馬尼亞割讓比薩拉比亞及布哥維納之北部。

二八日 英國宣佈撤出海峽羣島。

七月

一日 羅馬尼亞放棄英國保證。

三日 英國奪取英港法艦。阿蘭之戰。

四日 意軍佔領喀薩拉及賈拉伯特 (Gala Bati)。

五日 法國決定與英斷絕外交關係。

直布羅陀第一次被炸。

八日 英艦使法戰鬥艦呂希留號失去戰鬥力。

九日 地中海英意海軍發生衝突。

亞歷山大法艦解除武裝。

十日 法國國民議會取消憲法。

匈牙利代表與李賓特羅甫及齊亞諾會議於慕尼黑。

黑。

十一日 貝當創立法國新基本法。

十四日 波羅的海各國大選。

十五日 英軍自莫耶爾 (Moyale) 撤退。

十六日 意軍宣佈佔領多羅 (Doro) 突出地帶。

十九日 希特勒在國會演說，要求英國停止戰鬥。

二一日 波羅的海各國要求併入蘇聯。

汎美會議於哈瓦那開會。

二三日 英國第三次提出戰時預算。

二四日 羅馬尼亞政府強佔阿斯特羅門諾 (Astra Romano) 石油公司。

英國扣留賽得港內羅馬尼亞油輪。

二六日 羅馬尼亞代表與李賓特羅甫及希特勒會議於薩爾斯堡。

羅馬尼亞代表與李賓特羅甫及希特勒會議於薩爾斯堡。

爾斯堡。

二七日 希特勒接見保加利亞代表。

二八日 墨索里尼接見羅馬尼亞代表。

二九日 汎美會議通過哈瓦那法案。

三十一日 英國採用嚴格全面封鎖制度加緊封鎖。

八月

四日 意軍進攻英屬索馬里蘭。

八日 對英大規模白晝空襲開始。

九日 傳聞羅馬尼亞同意割讓多布魯查南部予保加利亞。

十三日 意大利壓迫希臘放棄英國保證。

十四日 英國開始轟炸意大利北部。

十五日 德國轟炸克累頓(Croydon)及替爾堡(Tilbury)。

十六日 希輪被意機轟炸。

十七日 德國宣佈全面封鎖英國。

英艦砲擊利比亞意大利根據地。

十八日 加拿大及美國同意成立聯防局。

十九日 英國宣佈退出索馬里蘭。

宣佈全英爲一防禦區。

二十日 邱吉爾宣佈準備以根據地租予美國。

二十一日 德國長射程大砲射擊護航隊及英海岸。

第一次空襲英京倫敦。

二二日 英西對封鎖問題已獲妥協。

二四日 匈羅關於德斯基尼亞之談判陷於停頓。

二五日 英機第一次空襲柏林。

二六日 德機轟炸愛爾蘭之四城。

波羅的海三國批准併入蘇聯。

二九日 維也納會議討論德蘭斯基尼亞問題。

三十日 維也納判決德蘭斯基尼亞之一半須割讓予匈牙利。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發行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版

國防研究院叢書第六種

第二次世界大戰紀——第一年（全一冊）

定價國幣三元二角

（郵運匯費另加）

Edgar McInnis

原著者

編譯者

張奇駿

校閱者

杜建時

發行人

顧樹森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101293657



中華民國玖壹年玖月

肆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427953



2743

籍

(13299)